

《绝望》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二)：绝望

作 者：〔美〕V. 纳博科夫译者：常立车振华 责任编辑：

张四季 责任校对：文，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印刷厂

开 本：850X1168毫米 32开

字 数：172千字

印 张：8.375

版 次：1999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6 000册

书 号：138^7—5387—1121—2/1， 1279 定 价：〈四

册〉52.80元

内容提要

《绝望》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意。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指导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那些小说一会儿被大吹大擂，一会儿又被哄赶下台。热情很高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会认为他从我的搁置已久的文稿中发现了形状新奇的东西，或者维也纳炸小牛肉式的梦，然而，如果仔细看一看和想一想，原来只不过是我的经纪人制造的一

个嘲弄人的幻景。让我再补充一句，以防万一，研究文学“流派”的专家们这次应该聪明地避免随意给我加上“德国印象派影响”：我不懂德文，从没有读过印象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谁。另一方面，我懂法文，如有人把我的赫尔曼称为“存在主义之父”，我将会兴趣盎然。

目录

作者介绍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一八九九年四月一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威尔斯理、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在洛桑病逝。

纳博科夫与《绝望》

纳博科夫，俄裔美国小说家、文体家。除了在大学教书外

，在写作之余还收集蝴蝶等鳞翅目昆虫（曾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任研究员）。《洛丽塔》为他带来巨大声誉和财富后，得以辞去教职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对昆虫的细致研究也得到了满足，现实生活全部交由妻子料理。

《绝望》十三万七千字，充满悬念引人入胜。如果你喜欢《洛丽塔》，作为其姊妹篇《绝望》当然不能错过。主人公赫尔曼与亨伯特相像，“那只是说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画的两条恶龙相像而已。两人都是神经官能有问题的恶棍，但在天堂里有一条绿色通道，亨伯特得以每年一次于薄暮十分在那儿漫步；但地狱却永远不会假释赫尔曼。”纳博科夫在前言中如是说。

如果你不喜欢《洛丽塔》，那么请读读《绝望》。它不繁杂，简洁流畅；它也没有对少女粘腻的痴恋和缠绵。它的语言依然机智精美、散发绝妙的气质，它叙事的腔调依然诙谐而叛逆不羁。在阅读中往往会这样：作者引领你进入情节游戏中，当你胸有成足猜测着故事发展脉络时，出乎意料的情节走向将带给你惊喜，读小说的旧有经验被一一颠覆，结局更是超出想象。你会发现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在不时地与你对话，牵引着你穿过一道道帷幕。你期待着结局为你释疑，但事与愿违，你还是一头雾水。最后你意识到：似乎这一穿越迷宫的过程就是最棒的享受。千变万化，酣畅淋漓！

如果你没读过纳博科夫的小说，那么你不妨买来读读。《洛丽塔》当然是首选，尤其是男读者的必读书。它抒写了所有男性潜意识里的神秘的邪恶和柔情的爱恋！而《绝望》也可

以被评为男性必读书，它是将隐秘的犯罪心理及自恋情结崭露尽致的杰作。这需要你自己去体验。女读者你是不是产生了好奇？

纳博科夫认为，讲故事的方式：小说的结构、气氛、节奏，比故事本身更重要。讲故事的人必须主宰一切。他说过：“使一部小说流传不衰的，不是它的社会影响，而是它的艺术价值”。我深表认同。一部小说的艺术形式，说白了就是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当你被充满魅力的讲述方式所吸引，全心投入到阅读（倾听）之中，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自然而然便渗入进你的情感之中。

纳博科夫的《绝望》 / 黄慕春

与他最富盛名的《洛丽塔》一样，这是一个恶棍的故事，那么作为《绝望》中疯狂堕落的主人公赫尔曼先生，与作为《洛丽塔》中梦幻绮思牺牲品的亨伯特先生，无论站在纳博科夫还是读者的视角，二者之间可有什么认知上情感上的微妙联系？

对于这个评论家注定要问到的问题，比如说“不可避免地，有人试图在我一部比《绝望》晚许多年写的小说里找到我从《绝望》中提炼出来注入故事叙述者言语中的那种毒素；对于读者这种努力，当时我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

我们很想听听纳博科夫本人生动有趣的回答，或者我们就可启悟赫尔曼先生与亨伯特先生的内在区别：“如果说赫尔曼和亨伯特相像的话，那只是说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画的两条恶龙相像而已。两人都是神经官能有问题的恶棍。但在天堂里有一条绿色通道，亨伯特得以每年一次在薄暮时分在那儿散步；但地狱却永远不会假释赫尔曼。”（上海译文出版社纳博科夫著《绝望》“前言”第3页译者 朱世达）

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欺骗专家，在他这部貌似日记般的回忆——遐思录里，意识经常抛锚的他——明确供认自己是个直言不讳的谎言缔造者，“说一点离题的话：那关于我母亲的描述全是谎言。事实上，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朴实而粗俗?????因为这显示我性格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一面：骗人，面不改色，还充满激情。”（正文第2页）

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自己，还有他的记忆。所以，按照有些评论家的阐释，纳博科夫通过这个人物种种自白，反复暗示这个关于“绝望”的故事是虚假的，它绝不真实，这是艺术，彻头彻尾的艺术，艺术讲究的是原创性而不是相似性，是虚构而不是真实，是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但又不像他们那么口号标语式的自我标榜。“我就是我自己，不要把别人与我混在一块！”，只要与纳博科夫一真正接触，读他的书，接收他的“访谈”，深入他的文论，我们总能感受他艺术的超越以及超越艺术本身的卓越人格。他从不模仿任何作家，也拒绝承认任何作家对他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他就像他笔下的每本书、每个人物般——“独创”，对于他来说，《绝望》绝对不是他心目中“愚蠢”的“共产党评论家”（让·保罗·萨特）在一九三九年为法文版《绝望》写的那篇文章所谓：“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战争和移民的牺牲品。”在纳博科夫心目中，赫尔曼就是赫尔曼，他既不是想当然的亨伯特的“前世今生”，也非作者道德理想的任何戏剧化的“投影”，他就是他自己，一个相当“原创”的赫尔曼，或者，赫尔曼的赫尔曼。为此，纳博科夫正告世人：

“《绝望》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

然提出什么思想含意。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那些小说一会儿被大吹大擂，一会儿又被哄赶下台?????让我再补充一句，以防万一，研究文学‘流派’的专家们这次应该聪明地避免随意给我加上‘德国印象派影响’：我不懂德文，从没读过印象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谁。另一方面，我懂法文，如果有人把我的赫尔曼称为‘存在主义之父’，我将会兴趣盎然。”（前言第3页）

很明显，两位大师说不到一快去，纳博科夫对于萨特的“愚蠢”，以一种幽默风趣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揶揄。情绪化的“愤激”显然。但我们不免产生一点疑惑，那么这个恶棍赫尔曼先生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否真正印证“捏造”他的人所暗示的，是戛戛独造飘渺难寻的真空人物，不带一丁点“思想”痕迹在我们眼前心中撩拨着我们这些——读者——惯有的好奇心。一句话，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或骗子？

其实，赫尔曼先生正式身份不是一位骗子，而是一位衣冠楚楚

的绅士，一位生活在爱沙尼亚说俄语的德国人的后裔，或杂种？谁知道呢，要知道我们的赫尔曼是个?????他从事巧克力生意（一种浸透了甜言蜜语的谋生之道），目前看来是位成功的商人，虽然有些促狭的人会嚷嚷往往商人——也是骗子的一种，而且也未必有赫尔曼先生那么坦白。

有一天，一个满布着意外惊喜的下午或早晨（不要相信赫尔曼的“忠实记忆”），赫尔曼先生来到布拉格的比利牛斯山上散步，落日的余晖仿佛随着他的光洁鞋面一起轻轻摇曳，为了证明赫尔曼描写景物的手段，我必须把这段简练动人的景物描写披露给大家。“空气冷冽而清新，天空中散落着斑驳的蔚蓝；远处的风儿沿着逼仄的街道吹拂着；有一片云彩不时遮掩阳光，太阳躲过了云片重又像魔术师手中的硬币一样出现了。”（第3页）

就是这个纳博科夫一贯带着梦幻色彩描摹的比利牛斯山麓，那个流浪汉出现了。原创性的赫尔曼与他极为相似的摹本菲利克斯在这里相识，就像孪生兄弟一样，“两个人像两滴血一样相

像，这本身是否就是一件罪恶？”（第16页）

那么按照有些人的构思，这是否意味着纳博科夫即将为我们呈上一个富于传统的叙述主题：两个一胎双生的同胞兄弟，由于离奇的命运作弄，一位成为生活的王子，一位却沦为社会底层的瘪三，或某个专为别人垫背的角色，许多年以后，由于离奇的命运好比冬日过后惊蛰时节的某条爬虫，蠕动着，伸出一个长长的懒腰，作为它大显身手的标志，告诉我们，一场有关《王子与瘪三》的惊险故事就要神奇展开，彼此的角色遵循着纳博科夫从古罗马戏剧家或者莎士比亚那里偷来的桥段——不断地被人们有意无意的调换，煊赫与平凡的深刻对比吸引了一波波上至上流社会的贵妇名媛，下到市井穷巷某位落魄的、拥有真正公主般的美丽的小丫头的目光，一头亮丽的金发后面总有一个如巫婆般龌龊、如噩梦般揪心的后母的声影在闪烁，发出咬牙切齿痛恨社会不公的乖谬颤音??????

不不不，纳博科夫不想这么复杂，他早为赫尔曼量身定做了一套“杀人骗险”的丑陋衣裳，而最恶毒的角色还是要他本人来

扮演，因为他在这整整十一章的长篇布局中，真正的高潮还在后头。这“孪生兄弟”的意外相逢暂时是个引子，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因为现在我们还不清楚赫尔曼的财政状况，同时，最根本的，我们还根本不知道这个叫做赫尔曼的家伙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在远离家乡的捷克认识一位叫做菲利克斯的流浪汉，就因为他们长得相像到酷似？

原来在此之前还得引出一个人，赫尔曼先生的妻子的表哥阿德利安，他具有几乎所有西方世界艺术家的共同特征：好吃懒做，酗酒滥饮，除了不事生产伸手借钱，没有丝毫经济观念；如果没有成名，永远是对自己卓越才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忠实崇拜者（我避免说唯一）。但对于艺术家的种种陋习，赫尔曼从来不置可否，因为他也许根本就不关心除了巧克力以外的任何事情。当然，为了连缀起情节，从而跌跌撞撞奔向高潮，纳博科夫借赫尔曼之手，还为这位艺术家首付一百马克，在距离柏林三个小时车程的一片森林里购买一块地皮，它象征性表明即使你想要一件凶杀案发生，你也需要构思一块地皮便于操作，“这地皮足有两个半网球场那么长，紧邻一座风光相当旖旎的小湖。”同时，他也需要赫尔曼到那有着两株“连体的白桦树”的地方去熟悉一下环境，那地方过于幽僻，很不好走，于是他们三个人开车进入的时候，纳博科夫的为了提前调剂凶杀

的气氛，笔调是非常幽默的，“颠簸让我在座位上蹦了起来，在我旁边丽迪亚蹦了起来，在我后面蹦了起来，他不断地说：‘我们将很快（车颠了一下）进入森林（车颠了一下），然后（车颠了一下）是石楠矮树丛，路就要好走一些（车颠了一下）’。”（第33页）

从三、四两章开始。罪恶渐渐显现出它的狰狞面目，但还不明朗，尽管我们知道赫尔曼的巧克力生意陷入低谷，我们还知道他开始联系上流浪汉菲利克斯先生，但我们现在与菲利克斯一样，还无法获悉或是赫尔曼或是纳博科夫或是无常的命运的安排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隐隐觉得（假设没读过前言而又过于敏感）赫尔曼有个计划，而这个计划与菲利克斯有关，并且，还意味着“相似性”将在这个计划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位置。

随着戏院布景的展开，赫尔曼开始悄悄策划一切，他写信告诉菲利克斯——他的孪生兄弟——为他找了一份永远不可能匹配流浪汉的工作；他在最好的朋友面前造成一个生活陷入一逼近——自杀的低谷的假象，言外之意是“相信我们，如果在不久

的将来有人死去，那多半——一定就是我。”他告诉自己的天真而傻气的妻子，他的巧克力生意归于破产，而现在多年未见的兄弟突然出现，因为堕落而羞于人世，准备用洗刷苟活之耻辱的良心之举来赎清他对哥哥的莫须有的愧疚（菲利克斯被赫尔曼虚拟为一位潜逃的杀人凶手，因饱受良心的挣扎而决定为自己的哥哥贡献余生）等等等等，一切都在赫尔曼天才的头脑中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因为他笃信“偷窃是人对一件事物的最好的褒奖”，只不过这次是人的生命外带难以想象的高额赔偿。

有几段对话值得注意，当丽迪亚为这个计划感到犹豫彷徨的时候，赫尔曼发出这样的哲学辩证，“你必须懂得我们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这个境界就是：菲利克斯为我而死，而由于那戏剧性的“相似”，我为自己领取保险公司的赔偿，但实际操作的丽迪亚必须在我被确证已被谋杀之后，与乔装打扮的菲利克斯会合，然后在法国巴黎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让我们下半生的美好时光饱受甜蜜幸福之光的笼罩，可以想见，这时对于精通极端唯我主义哲学的赫尔曼来说：沐浴其间，滋润无比。

犹如天使与魔鬼的较量一样，赫尔曼与菲利克斯围绕着“彼此的信誉”问题，同样展开一场智慧的较量，虽然几经反复，最终还是菲利克斯这个弟弟败给了赫尔曼这个哥哥，在我们的记忆里，老谋深算的，总是哥哥。

“我越往下写，就越感到我不能将故事就这么撂下，我必须坚持写下去，直至达到我的主要目标，我当然会冒险将我的作品发表——其实也无所谓风险，因为我的手稿一旦寄出，我将隐没，这世界足够博大，完全能让一个蓄胡子的安安静静的人安身立命。”（第141页）

至始至终，菲利克斯都不知道赫尔曼要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难道就是冒充他的样子这么简单？”他也许会在心头发问，他把我带到这片森林，一个有两株连体白桦树的地方。然后他把他套在外面的两件衬衣脱给我一件，接着，还有短裤，还有袜子与袜带，然后一个酷似赫尔曼的菲利克斯就出现了

，两个人面对面站在那艺术家购买并充满艺术幻想或狂想气息的森林里，我端详着你，你端详着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面对面站着，等待高潮的出现。

“当他走近时，他挺了挺肩膀，假装摆出一副纨绔子弟的架子来。

‘就这样了吗，就这样了吗，’我不断地大声说。‘等一等，让我彻底地想一想——是的，似乎一切都做好了??????现在转过身来，我想看看后背的形象——’

他转过身来，我往他肩膀中间开了一枪。”（第153页）

赫尔曼干掉了菲利克斯，赫尔曼成为了菲利克斯，但菲利克斯至少在大众与警探看来，却始终没有成为赫尔曼。骗保计划失

败，正如许多评论家叽叽喳喳地对着纳博科夫说，我知道，你的赫尔曼代表原创性，艺术的原创性，而你的赫尔曼与菲利克斯的关系代表相似性，艺术的模仿产生的相似，但是，你用赫尔曼的失败，你用他对相似性的迷恋的导致的严重溃败向世人表明：在这个世界上艺术的原创性是第一位的，我要用我的《绝望》让世人证明：一，赫尔曼是个骗子，他的记忆未必可靠，这意味着艺术的虚构性；二，赫尔曼被相似性蛊惑而身败名裂，这说明世界上只有一个赫尔曼，他的无可代替象征了艺术的原创性；三，萨特先生用政治来图解我的艺术，这好比强权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纳博科夫的粗暴侵犯，政治与艺术无关，而艺术应该是——纯艺术性的。（参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汪小玲主编《纳博科夫小说艺术研究》第144页——155页）

不过，从这本不准备宣扬所谓“思想性”的《绝望》中，我却感觉到一种超乎其上的失落，我觉得我就是赫尔曼。我感受到一种——什么呢？——偶然性给我带来的战栗，因为这个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些时刻都会感同身受的偶然，这种由于命运的奇诡与变幻生出的“偶然”，有的时候，特别在你回首往事的时候，甚至就在昨天已经逝去而未来又显得扑朔迷离无法把握的今天，你会感到一阵惶恐，你觉得很多事情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但它偏偏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于是你发觉，在这个多姿多

彩的世界上，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操纵你我的命运，主宰你我的际遇，管领着你我的悲欢，只要这只手一旦施展它的魔法，那么（一），命不该绝的菲利克斯遗失的那根手杖就会被老谋深算的赫尔曼所忽略，被上面刻着的冤死鬼的名字所出卖——给警方；（二），一直没走的阿德里安背信弃义的反讽证明，一个人不要总是把另一个人想得太愚蠢，哪怕他是个只知道酗酒的艺术家的艺术家，这个世界没有良心的艺术家很多，而阿德里安就是其中的一个；（三），那辆希望警方确证“赫尔曼”身份的蓝色伊卡勒斯小轿车在赫尔曼的“绝望”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神奇地消失在本来应是“赫尔曼”的菲利克斯身边，却与赫尔曼的精心策划相分离，而被发现尸体的理发师所掩蔽，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位有爱心的哥哥，车在发现尸体之前就被贪心的弟弟开走了，“从来没有一辆汽车”，他面对警方的现场盘问时，就是这么想的。

赫尔曼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只要建造起一座精巧绝伦的罪恶大厦，这个地球就会永远为他转动，只为他转动，但当他突然意识到某块砖头早已松动的时候，大厦的倒塌好比某个基本论点的错误无法支撑整套自以为是的精密理论一样，是注定要被精通逻辑推理的警官摧毁殆尽的，“警官感到十分惊讶，并且作出了一个出色的逻辑推理：我竟然给一个跟我毫不相像的人

穿上我的衣服来欺瞒世人。这种推理的愚蠢性和悍然的不公正性真是可笑得很。”（第172页）

是的，一个人抱怨这个世界不公的时候，不是把别人想得太聪明，就是把别人想得太愚蠢，但菲利克斯用“血淋淋的真理”证明，有些事情，好比客观真理，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一只带着疟疾的蚊子据说就可以灭掉整个煊赫的罗马，难道赫尔曼不知道吗？我觉得这才是提倡纯而又纯艺术的纳博科夫的真正绝望，在绝望中，在梦幻的现实中，在赫尔曼这个恶棍罪有应得的犯罪生涯中，我们或者醒悟：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事实上，除了赫尔曼先生，所有人——包括我这个局外人——看过相片并深度比照过的都知道，他们并不相像。甚至，一点也不相像。你见过幻觉者做过的梦吗？那真的很夸张。

1倘若我不是恃才傲物仗着自己有笔扫千军之力，倘若我不是坚定不移地相信本人乃偷天妙手，完全能够栩栩如生文采并茂

地表达我自己的思想……想必正缘于此，我才早就思忖着要着手写我的故事。此外，我早就应该吸引读者去注意如下的事实，如果我缺少才气及其它诸如此类的条件，那我就不仅要回避描写某些最近发生的事情，而且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好写的，那是因为，尊敬的读者，是因为根本也就没

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有什么事情发生过。这话听起来好像是痴人说梦，但至少我说清楚了。那种参透人生奥秘的天才，一种锲而不舍地将创造性的天赋予以千锤百炼的与生俱来的癖好，仅凭这一点就能让我……说到此处我本应该将那位敢于冒犯看见区区几滴血竟然如此大惊小怪的法律的家伙与一位诗人或是一名舞台

演员作一番比较。但是，正如我那位左撇子朋友的口头禅，哲

理思索是富人的发明，我们不理睬它。

看起来好像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可笑的景象，那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拖着笨重的步伐，发出笃笃的喧声，下颚的一堆肥肉沉甸甸地晃来晃去，他勇敢地冲上去追赶那辆末班车，他最后赶上了，但车已开动了，恐生不测，他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绵羊般驯顺的笑容，最后还是又退了回来，仍然还是三

步并作两步地赶路。是因为我不敢跳上去吗？汽车呼啸着加大马力掉头不顾，现在即将在附近拐角处消失不可挽回。那辆汽车，那辆公共汽车，予我的故事以强大动力的登山汽车。

相当笨重庞大的想像，真是的。我现在仍然还在跑。
家父是说俄语的德国人，来自雷瓦尔叭他曾在那里一所[^]有名的农学院就读。家母，纯粹的俄罗斯血统，出身于世家 阀阅。在炎炎夏日，一位身着淡紫色[^]丝裙的贵妇，她往往 斜倚在她那把摇椅里，一手摇着扇子，津津有味地咂摸着巧 克力，百叶窗全都拉了下来，从远处刚刚收割完毕的田野上 吹来阵阵薰风，掀动着百叶窗发出声声巨浪，有如千帆竞渡
X； 8[^]3！，塔林的旧称，在今之爱沙尼亚。[^]紫色是身份高贵的尺穿的颜色。

绝望

3

的紫色方阵。

在战争期间'工'，我被当做德国移民行动受到限制……运 气真是糟透了，要知道那时我刚, 刚进入圣彼得堡②大学。从 1914 年到1919年上半年，我确确实实读了一千零一十八本书……我数得清清楚楚的。在去德国的途中，我在莫斯科羁 留了三个月，就在那里成了亲。自从1920年我就住在柏林，在1930年5月9日那一天，我刚刚过了 35岁'……

我稍稍有点走题了：关于我母亲的情况我是有意撒谎。事 实上，她完全是一介平民，头脑简单，举止粗鲁，衣着寒酸， 常常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短衫，腰间遮掩得一点也不严谨。当然，我本来可以将这一点略而不谈。但是 I 有意做了自我暴 露，让你们对我的基本情况有个了解：我常常福至心灵，谎 话脱口而出。

喏，正如我刚才提到的，1930年5月9日那天，我发现我是在去布拉格出差途中。我那时是做巧克力生意的，巧克力是好东西。有些女孩子只喜欢味道苦的那一种……自命不凡难以讨好的小东西（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信马由缰地写到这儿了）。

我的手现在在发抖，我很想“砰”地一声打碎什么东西或是尖叫一声……这种心情很不适合我的写作，因为讲故事时必须心平气和方能娓娓道来顺理成章。我心里一直烦躁不安，这种感觉挺可怕的。要镇静，要保持头脑清醒。我别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即今俄国之彼得堡，十月革命前之旧称，在苏联时代改名为列宁格勒。

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选择。完全冷静，巧克力，人人都知道……—〔请读者自己想

像这里有一段关于巧克力是怎么生产制造的描绘。〕我们印在

包装纸上面的商标画着一位手执纨扇的紫丁香夫人。我们那时正在敦促一家濒临倒闭的外国厂家将他们的工艺流程改成我们供应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种，我就是为这事来布拉格的。

5月9日那天早晨，我从旅馆出来上了一辆出租车要去……

记述这些流水帐真是乏味透顶，简直把我烦死了。我自己也巴

不得尽可能快地言归正传，但是看起来先做几点解释还是必要的。所以咱们还是先把这事说完：那家工厂的办公室坐落在荒郊野外，我没找着我要找的人。他们告诉我说他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回来……

现在我觉得有必要通报读者，这中间有很长一段间隙，太阳正好来得及落下山，余辉灿烂，映红了比利牛斯山脉①山顶上的浮云，此情此景恍若富士山。我就一直这样坐着，感到心力交瘁周身不舒服，一会儿侧耳倾听呼啸的风声，一会儿又在稿纸的空白处画鼻子，一会儿又陷入了昏昏沉沉的梦境，然后忽然又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全身发抖，接着我又一次滋生出那种刺痛的感觉，那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颤抖……我的意志现在是在一个空虚的世界里跌跌撞撞的……我不得不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打开了电灯安上了一个新笔尖——那个旧的已经用坏了，现在就像一个鹰鹫的嘴巴。不，那不是文学创作时产生的那种分娩式阵痛……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好了，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人当时不在，一个小时以

①611¹¹，此山脉为法国和西班牙的分界线。

绝望

5

后回来。^

我无事可做就出去瞎逛。

天空澄澈碧蓝，一阵风，是我们这里的风的远亲，掠过窄街陋巷，一朵浮云飘浮不定，时不时地将太阳遮住，太阳也像魔术师手里攥着的一枚硬币时隐时现。街心花园里来来去去都是

手早并用的老弱病残之人，猛地像雪暴似地冒出来一大片紫丁香郁郁葱葱，开得分外茂盛。

我打量着商店的招牌，辨认出了几个单词中隐藏着的斯拉夫词根，它们是我所熟悉的，虽然由此派生出来的意义我并不熟悉。我那时戴着一付崭新的黄颜色手套，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不住地晃悠着胳膊。蓦地，一排排的房屋不见了，眼前是一大片空地，乍看之下，十足的乡村风貌，非常吸引人。

走过了一片兵营，一个当兵的正在训练一匹白马，我踩着脚下柔软的粘土地，蒲公英在风中摇曳，一段篱笆底下晒着一只破了一个窟窿的鞋。再远一点，有一座山，非常陡峭险峻，蜿蜒曲折直刺青天。决心爬上去。不料它表面的奇瑰壮丽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在矮小的发育不全的山毛榉的掩映下，有一条逶迤迂回的小径，被人们踩出了很多脚窝，一直上升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开头我还幻想峰回路转，就会到达一处苍凉之美的胜境；但是这处胜境最后也没有露面。眼前是清一色的暗黄的枯涩的草木，根本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衰草遍地，扔满了碎纸片、破布条、压扁的罐头盒。你不敢舍弃这条布满脚窝的小路而另辟蹊径，因为它掘进得很深很深一直通到了陡坡上。在这条小路的两边，大量树根和腐朽的

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苔藓的干枝从土垣中露了出来，活像是一个刚刚惨死的疯子在他房间里留下的破旧家具上的坏弹簧。

最终我还是爬上了山顶，这时发现了几间风雨飘摇的简易木屋

，一条晾衣绳，上面搭着几条裤子，被一阵假模假势 的风吹得鼓鼓胀胀的。

我将臂肘支撑在那根多节瘤的木制栏杆上，俯视下方，在 极低处，透过轻纱般的迷雾，看见了布拉格市的全貌：闪烁 发光的^顶，炊烟袅袅的烟囱。我刚刚路过的兵营，一匹小 巧玲珑的白马驹。

下山时我决定走另一条路，我发现小木屋那边有一条捷径，四处张望，眼前惟一的美景是一座山上的瓦斯罐的圆]1：在蓝天的映衬下它显得又圆又红，就像是一只硕大的足球。我离开了这条路又开始攀登，这一次，我爬到了一处草皮稀疏 的斜坡。凄凉贫瘠的乡村。路上传来卡车的声音，稍后从对 面的方向过去一辆二轮马车，接着是一辆自行车，然后，过 来一个涂抹得七色彩虹般绚丽斑斓的东西，是一家油漆厂的 有篷卡车，红红绿绿的条纹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片光怪陆离 的光谱，看起来特别刺眼。^

我伫立在斜坡上久久地凝视着这条公路。然后转过身继 续前进，发现在光秀秀的地面上隆起两座土丘. 在土丘之间 延伸着一条模糊不清的小路，走了一会儿，我想找个地方喘 口气；走着走着，^一处荆. 棘丛生的地方. 发现有一个人平躺 在地上. 帽子盖住了他的脸. 我正要绕过他走开，（但是他身 上有-'股奇怪的魔力攫&了我：是他那付特别引人注目的旁
绝望

若无人的我自岿然不动的神态，那双分得很开的腿的死板，那

双半弯曲的胳膊的僵硬。他穿着一件黑色外套和一条灯芯绒 裤子。

"荒唐，"我跟自己说。"他在睡觉，只不过是睡觉，我 没有理由打扰他。"

可是我还是走近了他，伸出脚去，露出了我那做工考究 的皮鞋的鞋尖，轻轻碰了碰他脸上的帽子。

请奏起喇叭！或者是更高级的，请奏起进行走钢丝表演 时吹奏的让人凝神屏息的军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怀疑 我眼中所见是否是真实的，怀疑我自己是否神志清醒。只觉得头晕目眩一阵恶心——老实说，我不得不坐下来，因为我的膝盖抖得厉害。

此刻，如果另外一个人处在我的位3：，看见我眼中所见，他可能就会爆发出一阵尺笑，至于我则是被眼前的神秘事物 所暗示的意义弄得晕头转向。当我张望时，一我体内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控制，好像是从十层楼的制高点上俯冲下来。我在凝视着一个奇异的景观，它之完美，它之缺乏原因和目的，使我顿时生出敬畏之情，就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说到这里，现在我已经说到关键之处了，那使我心神不 安的欲望之火已经熄灭了，我想，是时候了，我应该让我的 平凡无趣的谈话稍息一个'，静悄悄地撤回我的脚步，设法阐

明那天早晨我的心结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我的思路。发现 那家工.厂的代理人不在，我就出去散步去了，攀登上了那座 山峰，凝^蓝天下那座煤气罐的红色的园滚滚的身子。那是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个微风拂面的5月天。

那么让我们，千方百计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请再一次看见我，就在那次邂逅之前，手套挺漂亮，但是没戴帽子，仍然在漫无目的地徘徊。我脑子里那时是怎么想的？什么也没有，真够奇怪的，我那时脑子里空空如也，好比一个半透明的容器，注定就是要接收尚不得知其内容的东西。一会儿想到正在洽谈的生意，一会儿又想到我刚刚到手的汽车，或是周围乡村这处那处景观。这一切好像走马灯似地在我脑子外面匆匆一一掠过，因此，如果真有什么东西在我心灵巨大的旷野中发出回声，那也只不过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觉得有种力量在驱使我铤而走险。

我在莫斯科的一位熟人，一个聪明的列特族人¹1919年曾跟我说，一旦沉思的云层偶尔地，无缘无故地，聚拢在我的上方，那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我的结局是在疯人院中。当然了，他不无夸大其辞，经这过去一年的考验，完全证明了我的思想文体具有明晰连贯的品质，其逻辑之严密条理之清楚犹如砖石建筑一样层次分明。我的强度发展的，但是完全正常的大脑就在这间砖房里自由遐想。直觉的嬉戏作乐，艺术的幻觉，灵感，所有那些给我的生命增添如许美丽的雄奇壮伟的东西，我料想，都会让外行俗人，尽管他很聪明，觉得是一篇轻度精神错乱的自白的序言。不过，您用不着担心，我的身体倍儿棒；我无论体内体外都清洁无瑕，我走起路来步履轻松，四平八稳，我饮酒吸烟都很有节制，我

①乙""波罗的海东岸，住在拉脱维亚的一个民族，与立陶宛人近缘。

绝望

9

也并没恣情逸乐，您瞧，当时我就是这样满面春风，衣冠楚楚，显得很年轻，在上面描写的乡村漫游散步。那隐密的灵感并没有欺骗我，我确实找到了我无意之中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让我再重说一遍——真让人难以置信！我在凝视着一个奇异的景观，它之完美，它之缺乏原因和目的让我顿生敬畏之心，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没准儿就在我凝视的当儿，我的理智在那时已经开始在探索那种完美，已经开始在查寻其原因，在猜测其目的。

他大声地吸了几口气，脸部开始绽放出生命的涟漪，这多少有些玷污了那奇异的景观，不过它还是存在。然后他睁开眼睛，对着我怀疑地眨了眨眼，坐了起来，接着打了无数个哈欠——还是觉得不惬意——开始搔起了头皮，两只手一齐伸进了他那一头油腻的褐发中。

他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仿，身材细长，胡子拉碴的，似举足足有三天没刮脸了。他的衣领底下和衬衫上端之间露出一圈粉红色的肉，很柔软，有两条圆圆的豁口说明掉了一根别针。质地稀疏的领带歪向了一边。他上衣前襟上也没有一个钮扣。钮扣眼里插着几朵褪了色的淡蓝色的紫罗兰[^]，其中的一朵低着脑袋已经蔫了。他身旁有一个破破烂烂的背包，从打开的包盖边上露出一块脆饼干和多半截香肠暗示出那种司空见惯的内涵：不

合时宜的强烈欲望以及野蛮残暴的截肢术。

我坐在一旁，仔细端详着这位流浪汉，他穿得笨重臃肿，

①紫罗兰是忠实，守信的象征。

1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像是老式化装舞会上的小丑，显得又笨又蠢。 "我想抽支烟。 "

他用捷克语说。

他的声音原来是令人意想不到地低沉，甚至可以说很安 详，他的手指头状如叉子，做出夹香烟的姿势。

我把自己的大香烟盒子塞到他手中，眼睛一刻也没有离 开他的脸孔。他向我这边欠了欠身，用手撑着地，我趁机审 视他的耳朵和凹陷的太阳穴。

"德国的，"他露出了笑容~露出了他的齿龈，这让我 失望，但是幸亏他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 （此刻我真不愿意和 这位异人分手）。

"您自己是德国人吗？"他用那种语言问。他把香烟夹在 手指中间不停地旋转着。我回答说是，喀嗒一下打开了打火 机，送到他鼻子底下。他急不可耐地伸过手来去捕捉那抖动 的火苗。他的指甲是方方的，颜色发 青。

"我也是德国人，"他吐出一团烟雾。"实际情况是我父亲 是德国人，可我母亲是捷克人，是比尔森①那边的。"

我一直期待着他能发出一连串的惊叹，可能还会爆发出 一阵大笑，但是他依然保持守势。我这才明白他是一个多么 愚凝的白痴。

"睡得真香，"他自说自道，唾沫四溅，真是一个洋洋自 得的傻瓜。

"失业了？"我问。

他忧伤地连连点头答是，又吐开了口水。我老是百思不

611，在今之捷克境内3

绝望

11

得其解为什么低能儿看去总是有那么多口水要吐。

"我没有鞋也能走很远。"他看看自己的脚说。确实他那 双鞋是挺寒碜的。

他翻过身去趴在地上打量着远处的煤气厂和一只从车辙 里飞出冲入云霄的百灵鸟，继续沉思地说：

"我去年做的那份工作挺不错，那是在萨克森^就离边 界不远。是当园丁，天下最好的工作！后来我在一家点心铺 打工。每天晚上下班后，我和朋友都要越过边境去买一品脱@ 啤酒。来回都是七英里。捷克啤酒比我们的便宜，那里的妞

儿也比我们的肥。那会儿我还拉小提琴。还养着一只小白鼠。"

现在请让我们从侧面打量一下，只不过是顺便而已，不 是相面，不要看得太仔细了，请吧，先生们，否则的话，您 准会吓得魂不附体。不过也可能没这么严重。天哪，毕竟我 终于明白了人们的眼光会有多么偏颇，会有多么靠不住。无 论如何，眼前是这样一幅图景：两个男人斜倚在一块了无生

机的草地上——一个人，穿戴得高雅讲究，用一只黄手套拍

打着膝盖；而那另外一位呢，是个泪眼昏花的流浪汉，整个 身

子躺在地上倾吐着他的一肚子苦水。

旁边的荆棘丛不时飒飒作响。乱云飞渡。这是5月份里 的一天，和风吹拂只能微微掀动马的鬃毛。公路上传来卡车 疾驰而过的隆隆声，还依稀听得见高天上云雀的叫声。

流浪汉不作声了，然后又说了-来，又停下去清清喉咙。

(!) 53X0^, 易北河上游, 东德南部之地区, 昔口的萨克森王闹。

②? ^, -一种度量单位, 用于量液体, 相当于0.57公升。

1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件事情接着另一件事情。一直在忙个不停。长嘘短叹，还 是躺在那儿，把腿缩回来，小腿几乎都顶着臀部了，然后又 把腿伸直。

"你瞧，伙计，"我脱口而出，"难道您真的没点什么吗厂，

他翻了个身坐了起来。

"您这是什么意思？"他问，皱了皱眉头，脸沉了下来，流 露出怀疑的神情。

我说："您简直是个瞎子。"

足足有十秒钟我们两人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慢慢地 我举起了右臂，但是他并没有举起左臂，而我本来以为他是 会这样做的，我闭上了左眼，但是他仍然还是瞪大了两只眼 睛。我伸出舌头让他看。

"怎么回事？怎么啦？"

我掏出来一面小镜子。他接了过去。几乎都挨着了他的脸，然后又看了一眼他的手掌，但是既没发现血迹也没发现鸟蛋。他举着那面映着蓝天的镜子，端详着他自己的影像，然后把镜子还给我耸了耸肩膀。

"你这笨蛋，"我喊了起来，"难道你没看出来咱们两人——你这傻瓜，难道你没看出来，咱们两人——你听着，你现在好好看看我……"，

我把他的脑袋朝我扭过来，这样我们两人的太阳穴就挨着了。在镜子里，两对眼睛闪闪烁烁游移不定。他开口了，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

绝望

13

"富人决不可能和穷人完全相像，但是我敢说，您一定了解得更清楚。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一次看见一对双生子，在一个集市上，在1926年8月——要不就是9月？让我想一想，不是9月，是8月，他们俩确实长得太像了，谁都区分不开他们。如果你要是能够指出哪怕是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你就能赢一百马克气'就这么说定了啊，，弗里茨说（我们都管他叫大胡萝卜、他抽了双生子中的一个一记狠狠的耳光，'看见了吧，，他说，'他们中的一位有一只红耳朵，另外那位没有，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就把钱给我吧？我们笑得可真开心！"

他的目光急促地扫视着我那身鸽子灰色的衣服，滑向了袖子，又继续游移，然后停下来盯住了我手腕上那块金表。"您能给

我找到活儿干吗？”他歪着脑袋问。 请注意：是他而并不是我，首先发现了我俩之间的天然 的相似，就像共济会员②似的。但后来又由我将这种相似确 定下来，按照他的潜意识推测，我是面向他站着，处于一种 微妙的屈从的地位，好像他是范本，而我是模仿者似的。当 然了，人们总是喜欢别人对他们说“他长得真像你”，而决不 是反过来说。

我之所以生出恻隐之心愿意帮助这个卑鄙的无赖，只不过是觉得将来他会对我有用。在他那混乱的思维后面，没准 儿潜藏着一种下意识，认为我应该感谢他，就是因为他自己

① IV[&&，德国货币名。

② ^50X110 ^ 一个国际秘密组织，其原则是友爱，慈善，互相帮助

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存在，因而他很慷慨地赐予我机会，使我看上去和他外貌相似。

我俩的彼此相似使我大为震动，犹如于神秘之物之外又 加上了一件奇事。使他感兴趣的是主要是我希望看到我俩之 间的任何一点相似。在我的眼中，他就是我的复制品，就是 另一个我，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造物，他的身体外形与我 的相同。正是这点绝对的相同使我全身都感到震颤。而在他 那一方面，他则把我当成一个可疑的模仿者。我想在此强调 他这些念头的模糊性。他当然不会明白我对他的这些念头的 评论。真是蠢货一个

"恐怕我帮不了多大的忙，"我冷冷地回答，"不过请你留下地址。"

我掏出了记事本和银笔。

他苦笑着："若说我住在别墅里您肯定不相信，睡在马厩的干草堆上比睡在林间的青苔地上舒服，但是睡在青苔上又比硬板凳上强。"

"不过我还是希望知道到哪儿去找您。"

他考虑了一会儿说："今年秋天我肯定会住在去年打工的那1、村子。您可以给那儿的邮政局写信，那地方离达尼兹不远，好吧，我给您写下来吧。"

原来他名叫费利克斯，意思是"幸运"1？他到底姓什么，高雅的读者，这就不关您的事了。他的书法很不好，好像是在拐弯时总要"吱"地响一下。他用左手写字。我该走了，我绝望

15

把10个克朗①放进帽子里。他还是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咧嘴笑笑，伸出了手，几乎懒得坐起来。我抓住他那只手，仅仅因为它让我产生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的感觉——那西沙斯②将命运耍弄了，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形象拉出了小溪。

然后我几乎是跑着返回了我刚才走来的那条路。我扭回头去看灌木丛中掩映着他的阴暗瘦削的身影。他还是懒洋洋地躺着，两条腿架起来伸向空中，脑袋枕在胳膊上。

忽然我感到一阵眩晕，身子摇摇晃晃的，头部觉得死沉，好像

刚刚参加了一个令人作呕的冗长的狂欢活动。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余兴未尽”的感觉，是因为，我发现，他虽然看上去那么冷漠，心不在焉，但他却竟然偷走了我那枝银笔。一连串银笔在我头脑中回旋，前进着，践踏出一条腐朽堕落的无尽的隧道。我沿着路边前行，不时地闭住眼睛，最后几乎掉到了沟里。

后来，在办公室里，又是一阵事务性的谈话，我一心巴望告诉我的对手：“我刚才碰着一件怪事！您简直不会相信……”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决心从此以后对这件事守口如瓶。最后我终于回到了旅馆。

在我的房间里，在那具镶着青铜边框闪烁飘乎的影像中，
0北欧钱币之一、

②、3^ "化，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美丽的青年。被爱匕闪为^不到他的爱，？血死了，命运女神为了惩罚他，让他爱上了水中自己的影子。他死后，天神将他变成水仙花。

1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发现费利克斯正在等着我。他走近了我，神情肃穆脸色苍白。他现在经过了一番精心修饰，头发梳向后面，很整齐。他穿着鸽子灰色的上衣，系着紫丁香领带。我掏出了我的手帕，他也掏出了他的。休战了，谈判开始了。

刚才在野外走着时不知什么东西钻进了我的鼻孔。我擤了擤鼻子，坐在床边，继续审视着那面镜子。我至今牢记不忘那些证

明我清醒存在的蛛丝马迹，诸如我鼻尖上的尘埃，一只鞋脚后跟与胫骨之间沾上的黑土，饥饿的感觉，而此刻，从烤肉室里飘出来一块大型炸肉饼烤熟了的香味，还能嗅得出来当中夹着柠檬的气味。这些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好像我正在寻找，而且找到了〔仍然还有点疑惑〕，我就是我，而这一个我〔一个满腹心事的二流商人〕确，是在旅馆里的确凿证据，是我正在用晚餐，在思考着生意与一个流浪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而后者，此刻正在灌木底下打盹呢，

可是须臾之间，这件奇事引起的战栗使我的心脏又一次停顿了一下。那个人，特别是当他睡着时，他的脸部一动也不动，显示出了我自己的脸，我自己的假面具，完全是我的尸体的毫无二致的拷贝——我使用尸体一词仅只是因为我希望把我的想法表达得最清晰——表达什么呢？不外乎是我们长得很像，还有就是尤其是在沉沉熟睡之中，这种相似是太明显了。那么死亡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一张平和宁静的面孔——也就是它的经过艺术加工的完美典型，又会是什么呢？生命仅只是玷污了我的替身，也就是一阵清风将那西沙斯的美貌弄得模糊不清了，也就是说，趁画家不在时，他的学徒乘

绝望

17

虚而入，画蛇添足，给画像涂上了一层红晕，使那位大师的杰作走了样。

接着，我又想，我，不是我，那个我熟知并且喜欢我自己的脸

，他是在一个比他更加优越的位置上注意到我的复制品，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善于观察，人们评论两个人之间惊人的相像，情况往往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互相认识，可是并没想到他们自己的相似（如果有人告诉当事人他们就会竭力否认）。同理，我以前也从未设想过竟会发生费利克斯和我完全相像这类情况。我倒是见过兄弟之间长得彼此相似的，但那是双生子。在电影银幕上我曾见过一个男人遇见了和他长相一样的人，或者说得更明白点，实际是同一个演员扮演两个角色，正如目前我们的情况，这类电影片往往幼稚得很，老是强调两人社会地位的不同，因此一方是行动诡秘的粗人，而另一方则是严肃沉着的宁，&箐坐着小汽车一而如 果换成一对彼此相像的流&汉，^是一对彼此相像的绅士先生，那就会很没意思了。是的，我对这些都很熟悉，然而孪生兄弟之间的相似，犹如一组相同的押韵被相同的表征糟踏了，而同一个电影演员在影片中扮演两个角色也几乎不能骗过观众，因为即使他扮演两个人同时在银幕上出现，当电影演到一半时，观众的目光就不可避免地要循迹追踪发现秘密。

不过我们的情况，既不是那种彼此相像的私生子（意味着血统一样），也不是某一位舞台鬼才的骗术。

我多么想能说服你们，而且我一定要，我一定要说服你们！我会迫使你们大家，你们这些无赖，使你们相信……虽然我恐怕单凭语言本身，由于其特殊的属性，不可能以非常

鲜明的形象表达出我们那种相似：这两张面孔应该被并排画下来，要运用真实的色彩，而不是语言，这样，也只有这样，旁观者才能理解我的苦衷。一位作家的痴心梦想是要把读考变成观众，这点抱负实现了吗？文学作品中主人公们苍白的 高潮在作者的监督指导下随着读者的血液逐渐地膨胀。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天才就在于给予读者使其能够适合于那种——不是非常可口的——食物的能力，并且能够靠这些食物生存，有时候，能够活上几个世纪。但是目前，我需要的不是文学写作的方法，而是画家那种简单明了的大刀阔斧的艺术。

你瞧，这是我的鼻子，一个北方人的大鼻子，一根硬骨 有些拱起，多肉的部分向上翘起几乎成了直角。而那是他的 鼻子，完完全全是我的鼻子的复制品。这是我的嘴角两边的 深深的皱纹，嘴唇很薄，像是被削过一般。他的也一样。这儿——又是颧骨——但是这只是个护照表格，只是一些表面特征，不能说明问题——是一些荒谬可笑的条文。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我长得像阿蒙森气那位极地探险家。唔，费利克斯。他也长得像阿蒙森。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想起阿蒙森的面孔。我自己能想得起来但是很模糊，我也不敢肯定是不是有些和南森②的脸孔混淆了。

不，我什么也解释不出。——

我现在只有傻笑的份儿。不过我知道我已经证实了我的
0 ^1110^560 ^12-1^2^挪威探险家，于1911年发现南极。②、
、11化"0861 —193(0挪威北极探险家、博物学家及外交家。

设想。堂而皇之地说，读者，我们两人您现在已经都看见了。两个人，却只有一张脸。无论如何您决不应该猜想好像我羞于暴露自然之书上一些小小不言的瑕疵。您再走近瞧瞧：我长了一口大黄牙，他的牙却白得多，而且排列得更致密，但是这一点真的挺重要吗？我的前额上青筋暴露，像是刻下了一个大写的字母^Λ，挺不好看，得是当我睡着时，我的前额就和我的复制品的一样平滑了。那么耳朵呢？……和我的比起来他的耳廓稍有不同，他的在这里有点窝回来，又在那里变平了。我俩的眼睛一模一样，都是细长的睫毛很稀，但是他的虹膜比我的颜色要暗淡。

这就是在我俩第一次相遇时我所发现的非常清晰的特征。次日晚上，我的理性的记忆没有停止审查这些小小的毛病，更借助我那缺乏理性的感觉记忆，我继续不断地看见尽管一切如旧，我自己，我自己的自我，却是令人遗憾地披上了流浪汉的伪装，看见了他那不露声色的脸，下巴和面颊布满胡须，好像是一个一夜之间倒毙的僵尸。

为什么我在布拉格赖着不走？要知道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呀。我完全可以无牵无挂地回到柏林。为什么我又第二次回到了那条小路上？为什么我又要爬越那几道斜坡？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头一次他懒洋洋地躺着的那个地方。我发现了一个镀着金边的烟头，一朵枯萎的紫罗兰，一片捷克报纸碎片。还有——那令人惋惜的难以界定其个人身份的痕迹，这是

那位呆头呆脑的漫游者惯于在灌木丛中留下的，一具挺

①^^(^"谋余的首字母。

2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得直直的男人的形体，还有一个按照他的模子铸造出来的不 过 比他要瘦一些的一个 人，几个青头苍蝇完成了这幅画面。他 究竟走了没有？他在哪儿过的夜？完全是一个空虚的谜。我 觉得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心憋气闷，仿佛那整个一场经历是一 个邪恶的勾当。 ^

我返回旅馆去取提箱匆匆忙忙地赶到火车站。在站台入 口处，有两排做工考究的低凳子，靠背上还按照人体的脊柱 结构刻了一些弯弯曲曲的纹路，板凳上坐着旅客，有几个在 打瞌睡。我忽发奇想我应该突然发现他也在他们中间，睡得 正香，手张开着，钮扣眼中依然插着一朵最后的紫罗兰。人 们会发现我俩在一块儿，会吓得跳起来，然后围拢过来，把 我们扭送到警察局……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写这些东西？是 我下笔有神兴之所致吗？抑或，两个人犹如两滴血一般彼此 相像这件事本身就是罪恶？

21

2

我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观察我自己了， 我既是一个画家，同时又是一个模特儿，所以若是我的风格 缺乏那种妙趣天成之雅，那也不足为怪。我尽力要把这个故 事写好，但是还是没有能回到我原来的包装，更遑论舒舒服 服地蜗居在我

原来的自我之内了，那里面杂乱不堪——东西 全都被移动了，灯光暗淡了寂灭了，我的过去被撕成许多碎 片扔了一地。

2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敢说，我的过去是相当幸福的。

我在柏林有一幢小小的很漂亮的住宅，三间半居室，阳 光灿烂的阳台，热水，中央供暖设备。我还有丽迪雅气我那 30岁的妻子，以及爱尔西，我们17岁的女仆。车库唾手可得， 停放着那辆小巧玲珑的 轿车——深蓝色，双座位，分期付款 买来的。阳台上栽着一株仙人头，叶片上长满了白白的刺绒， 真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它肆无忌惮地膨胀着，长大着，虽 然是慢慢地。我老是在同一家小铺子里买烟丝，而且总是有 人满面春风地招呼我。而在供应我们鸡蛋和牛奶的铺子里，我 的妻子也受到同样亲切的礼遇。星期六晚上我们常常去咖啡 馆或是电影院。我们属于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的精英分子，或 者可以说是看起来像是。我下班回家，并不是脱下鞋子躺在 沙发上看晚报。也不与妻子就家务琐事交换意见。我也并不 总是将我做巧克力生意所冒的风险挂在心头。我甚至可以承 认有些波希米亚②习 性也并不让我感到绝对格格不入。

至于说对于那个新俄国③的看法，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 我不敢和我妻子的观点苟同。从她那涂了口红的嘴唇里说 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一词带上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普通的仇

：「衫容1'。为! , ^; ^, 有优^的、淫荡之意。

② ^! ^^!! 指玩^ ^恭的人，特^是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名

称源于

古普恭人的[^]乡波希米[^]。

③ 指十月革&后成立的苏联。 I

④ 俄语音译，意为多数派，指"月革命前以列宁为首的俄[^]社会民主工党

多数派克思主义者)即后来的俄[^]共产党0918〕、苏联[^]产党(,)的

别身。

绝望

23

恨的色彩——不，我恐怕，在这里用"仇恨"这个词是有点言重了。因为那是谈论家长里短时所用的最一般的娘娘腔，她之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就好比一个人不喜欢下雨（特别是在星期天）或是不喜欢臭虫（特别是在迁入新居时）。布尔什维克政体对于她说就好比一场普通感冒那样。后来事情的发展证实了她的看法，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其真理性太明显了根本不值得讨论。布尔什维克党徒不信仰上帝，这可太不道德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常常争辩说，从长远的观点看，共产主义是必要的，是伟大的，那个年轻的新的俄罗斯正在产生着奇妙的价值，虽然对于西方人的头脑来说是无法理喻的，对

于我们这些颠沛流离饱受折磨的流亡者们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热情，禁欲苦行，大公无私，他们如

此相信人们很快就会从里到外都被同化变得千人一面，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我如此大发宏论时，我的妻子总是非常安详地说：“我觉得你这么说是我在嘲弄我，我觉得你这样做可太不仁义了。”这可把我冤枉死了，因为我真的是一本正经的，因为我真的相信现今人们这种杂乱无章的生活，

现今人们这种难以捉摸的生活，确实需要如此根本的变革，共

产主义确实将会创造出一个美丽的公平正义的新世界，共产主义确实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类——他们长得彼此相像，都是肌肉发达肩宽体壮小头小脑的。倘若对共产主义持有敌意，既是孩子气又是自以为是，这往往让我想起我妻子板起面孔时的模样——鼻翼鼓胀，扬起一条眉毛（那种荡妇式的孩子气和自以为是的念头），她每次从镜子里照见自己时就是这副

2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模样。

此刻，那东西是一个令我厌恶的单词，可怕的东西！自从我停止修面之后我已经没有那东西了。可是，只要一提到它就要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就要打断我的故事（请想像此处本来接下去该讲什么——对了，镜子的历史），然后，七歪八扭的嘴脸，镜子里的妖魔鬼怪们：一条裸露的颈项，不管是多么细，伸得老长，突然又朝下进入一个肉感的哈欠，在那里，从腰带下面延伸出另一个粉红色杏仁糖似的裸体，两者衔

接为一体，一面歪曲的镜子剥光了照在 它里面的男人，或是开始把他压得粉碎，您瞧！那里生出一 头男人形体的公牛工'，一只男人形体的蛤蟆. 在变幻无穷的镜 子的神奇摄面的压力下，人就像是一个面团被拉长'，线后又 被:撕为两,个:"：？"、：：八：：）：：，一：：：；^够：【一^咱御泽是富归36传^剃造槃斜骅众取宠本冗 ^裁韵兴饑所:在:!: 够^，錄根本不是,口所想像;的那^瓚单。，猪猡"你!\哦、是的，：我繫，诅咒你;l：，飫谁迤不锥 -禁止我骂:人'。不许在我的房阒里放镜子了二那也是我的权称！真的，1：甚至就密我的存在因，，东西]9感,不愉快时:：（我这 又是在胡:说了：、我有#么可怕的?、它将会映照出^个胡紧 拉碴的陌生人"-因为我的胡子；直保养得非常：好^就在这 ^短.的财阒内】我:伪装得真是天衣:无缝，竟然.连我本人.的,自 我也看不见，：毛发从每」个毛孔^中生想出#是我体内贮存 l大批的烟丝：。我躲藏在天然的莽莽丛林中,那是从我自身：&牛有时被当作残^的象'彡近。.'

绝望

25

生长起来的，没有什么可怕的，愚蠢的迷信！

说到这儿，我又要写那个词儿了，镜子，镜子。哦，发生什么事了吗？镜子，镜子，镜子。只要你高兴，说多少遍 都行——我无所畏惧。一面镜子。在一面镜子里瞥见一个人 自己。我那时是针对我妻子说这话的。如果老是要被半路打 断，是很难把故事讲下去的。

顺便说一句，她是很讲迷信的。她非常热衷于“触木术”^①。诚惶诚恐地，一付非常果断的神情，双唇紧闭，她将会搜寻一块没有加过工也没有打过油漆的木头，不过只能找到一张桌子底下的部位。然后用她短粗的指头触摸它（像个小小的肉垫子似地包着草莓般闪光的指甲，虽然涂上了指甲油，可从来也不很干净，她长着孩子般的指一）——当那提到的祝福还停留在空中时，很快就触摸一下桌子。她还相信梦：你如果要是梦见掉了一颗牙，那就预兆着你所认识的某个人要死了；如果这颗牙还在淌着血，那死者就是你的亲人。一片雏菊预示着要和初恋的情人重逢。珍珠象征眼泪。要是看见自己全身穿白坐在饭桌上首那就再倒霉不过了。泥潭意味着你将发财；一只猫——就是有人背叛你；大海——是你的灵魂有麻烦了。她非常喜欢讲述^②的梦境，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天呐！我现在怎么用过去时写她了。现在让我把我的故事的扣环再收紧一个扣眼。

①摸木制之物以求避邪

2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她憎恨劳埃，乔治气要不是因为他，俄罗斯帝国绝不会陷落。而且总爱说：“我恨不得亲手掐死那些英国佬”。德国佬也难辞其咎，因为那辆密封的火车皮里装满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是列宁贩运到俄国的。至于法国佬呢？她说：“你知道吗？阿达里昂（她的一位表兄，曾经同白军一道作战）说他们在撤退时在奥德萨^②干尽了下流事。”可是同时她又认为（除了我的）天下最漂亮的脸型非英国人莫属，她尊敬德国人，因

为他们富有音乐天才，而且脚踏实地，她宣称她崇拜巴黎，我们碰巧曾在那儿盘桓数日。她的这些意见坚定不移犹如神像在神龛里那么牢固。相反的是，她对于俄国老百姓的看法，却是经历于一些变化。直到1920年她还说："真正的俄罗斯农民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可是现在她却说："真正的俄罗斯农民已经不存在了。"

她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不善于观察。有一天我们发现，在她头脑中"瓜，^"一词③竟然莫名其妙地与"! 11 气"! !

13""⑤和"⑥联系起来了，可见3 0115^10到底是什么，她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她惟一能辨认得出的一种树是桦树，她

① 00^001^，劳埃，乔治0863——1945〉英国政治家，1916—22年任首相，在任期间限制其内阁采取毫无妥协余地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

② 位于黑海北岸，乌克兰南部港市，重要港口，大工业和文化中心，1的5—1907年为无产阶级和水兵革命斗争基地之一。前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先后被奥、德军队和英法武装干涉军所占领。

③ 形容词，神秘的、奥妙的、通灵者之意。

@ 0113^名词，雾之意。

⑤ 10; 4^，名词，错误之意。

⑥ "咄，名词，树枝之意。

绝望

说这种树能让她想起她老家的林地。

她是一只大蠢虫，但是读的书都是一堆废纸，什么也记不住，比较长的描写她根本不屑一顾。她常去一家俄国图书馆借书，到了那里坐定之后就花很长时间挑书；在桌子上的书堆里摸来摸去；拿起来一本翻上几页，眯起眼睛再从旁边窥视一下，活像一只认真刨食的母鸡；然后把这本书扔开，拿起另一本，打开它——所有这一切表演都是在桌面上进行，而且只需要一只手帮助，她注意到她把那本书打开翻颠倒了，马上这本书就被来了个90度的翻身^决不会更多了，因为她把这本书扔掉了，勇敢地冲向了另一卷，那是管理员正要交给另一位女士的；整个过程要延续一个小时，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促成了她最终的抉择。兴许是书的标题。

有一次我乘火车旅行归来拿回一本翻烂了的侦探小说，封面上画着一只黑网，中间有一只紫红色的蜘蛛。她浏览了一番，发现这本书着实够刺激的——她觉得她忍不住非要看结果不可，但是因为这样会破坏所有的事情，于是她把眼睛闭得紧紧的，把书撕成两半，藏起来第二部分。结果后来她忘了藏书的地方，花了很长时间，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搜寻被她本人藏起来的罪犯，还不断地喃喃自语："故事太刺激了，真带劲；我知道如果找不着的话我简直都要急死了。"

她现在找到了。那些解释详尽的篇页被安全地藏起来了，可是它们还是被找到了一它们全被找到了，也许除了一页。确实，好多事情发生了，现在已经得到了解释。最让她害怕

的事情也发生了。在所有的预兆中那是最不可思议的最荒诞

2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一面摔碎了的镜子气可是，这事情确实发生了，虽然不完全是按照一般方式发生的。那可怜的已故去的女人。

噏一踢一噏，再来一个一噏！不，我并没有发疯。我现在只不过是弄出一点低低的声音来表示我心情愉快，而这种愉快是您把某人当成4月愚人②耍弄时的那种开心。况且我真的已经把某人大大地耍弄了一番。那人是谁呢？高雅的读者，您照照镜子看看您自己，因为您好像挺喜欢照镜子。喏，突然一下子我感到了悲哀——这才是真实的东西。这一次，我已经，栩栩如生地，在脑子里勾画出了阳台上的仙人球，那些蓝颜色的房间，我们的公寓。那是属于一种式样新但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房屋。按照现代的盒子式风格建成的。给人一种虚幻的空间感，让我们一不一要一异想天开的风格。就在那里，虽然我营造了一个清新整齐的世界，丽迪雅却扩展着她的无序状态，房间里弥漫着她的劣质香水的强烈气味。不过她的缺陷，她那种天真的傻气，她那种在寄宿学校宿舍垂.养成的喜欢在床上咯咯笑的习惯，并没有真的让我感到厌烦。我俩从未吵过架，我也从未对她抱怨过半句——无论她在大庭广众之中多么喋喋不休废话连篇，无论她的穿着打扮多么缺乏品位。她什么都懂，就是不善于辨别色彩，不善于辨别明暗浓淡的细致差别。可怜的人儿，她认为只要主要的色彩互相匹配就可以了，这完全能让她的色彩感官感到满意，

0在西方，据说打碎一面镜子要倒霉七年。 -' ②西俗愚人节〔4月1日〕早上受骗的人，愚人节这天可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绝：望

29

所以她常常在炫耀那顶绿颜色的帽子①时，配了一件橄榄绿 或是浅青色的裙子。她喜欢一切东西都能"彼此共鸣"。比方 说，如果肩带是黑色的，那么她就认为绝对有必要在脖子上 系一条黑色的窄穗子或是黑色的低绉边。在我俩结婚后头几 年，她喜欢穿镶有瑞士刺绣的内衣。她穿上一条薄薄的裙袍 居然还能再穿上厚厚的秋天的鞋子；不，无疑地，她对于和 谐的神秘性一无所知，这是和她那可怕的不爱整洁的习性有 关系的。她的邈邈也表现在她走路的方式上，因为她有 一种特殊的走法，能把左脚的鞋后跟穿破。

瞥了一眼她衣柜里面的抽屉，不禁让我感到毛骨悚然，里 面是一片乱七八糟，一些破布头、丝带、，丝绸片、她的护照、 一枝凋谢的石竹花，还有'被虫蛀了的毛皮，各种各样过了时 的东西々比如护腿套，这是^多年以俞当姑娘时用过的八锺：娜 澳没有角处的被烂辨^抽：癥』葡欵经繪，'^我精；嫩 '楷好的 独立^国；中也^ 见洩^只小小#脏兮。l的苾

極毕絹^是^只#伶伶^袜子摘且还是铍的^ '袜寧#朵肯定 蓁在她 浙嫌活泼的^、腿上碰^。^： "： "'：：

对于家务事她简直是一窍不'通^她对客！人韵款待：简直'# 得 没献常常是一个小镣子：，姜#：了；的年奶巧党力V，像是

进7穷乡榆壤的穷家：小[^]#我：有.时不寨桐心：自何：，[^]到底为什么爱上了她？许是因为她锋双毛茸莺的眼睛里淡褐色 射虹彩[^]我感到温[^]不[^]是因为她[^]头波[^]般的褐[^]②

：1①若是'勇人戴绿帽子为[^]产的象征，'也转喻名誉扫魑[^]象征

。

；：：'②'褐色象征没有结果。：'—'：/":：'

3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头发？或是因为她那圆胖丰满的双肩的抖动？不过真实情况 可能还是因为她爱我所以我才爱上了她。对于她来说，我是 个理想的男子汉：智勇双全。而且谁也比不上我打扮得潇洒。 我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穿上了那件新的黑色礼服，配着那 条大裤子，她鼓起了掌，一屁股陷在沙发里嘴里磨磨叨叨的："噢，赫尔曼……，'她欣喜若狂又表现出几分天国的忧伤。

可能是由于美化了她所爱的男人的形象，错误地阐释了 感情，我向她做了一些妥协，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我利 用了她的信任，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十年当中，对她讲了堆积 如山的谎话，包括我自己、我的过去、我的冒险经历，全都 是我杜撰出来的，根本不是我的能力所能成就的，到处都是 破绽。但是她一向健忘。她的雨伞轮流在我们的熟人家旅行， 她的口红经常出现在最无法理解的地方，比方说她表兄的衬 衫的口袋里，她在晨报上读到过的东西到了晚上告诉我时就会变成："让我想一想，我在哪儿读到的，到底是说什么的？……我只想起来一点了——噢，劳驾，快帮我想一想！"让她 去发一封信无异于将

信扔进河里，欲知下文就有待于溪流的智慧和收信人的垂钓道行了。

她将日期、人名和面孔混淆不清。在发明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再也沒有谈论过它们，她很快就忘了，那些故事深深沉到了她的意识的底部，但是在表面上依然还残存着新的谦卑的惊奇的涟漪。她的爱几乎越过了限制她其它全部感情的边界。当6月和月亮押韵时，在某些晚上，她的最平静的思维就变成了胆小的游牧人。这倒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它们并没有漫游很远，世界于是再度封锁了，而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绝望

31

世界，最复杂的事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去寻找电话号码，她把它匆匆写在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的某一页上，这本书结果不幸正是被她要打电话的那人借走了。

她身材矮小，丰满肥胖，几乎看不出来体形，但是偏偏矮胖的女人才能让我动心。我对于那位身材细长的年轻女士根本没有兴趣，是芦柴棒似的野女人，一个趾高气扬的穿戴漂亮的妓女。她足蹬贼光雪亮的紧身靴子，在陶安真斯特拉斯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 6 我不仅非常满意我的温顺的床上伴侣和她那小天使般的

可爱，而且最近，以一种对自然的感谢和惊喜的兴奋，我还注意到我夜间欢乐的暴烈和甜蜜被提高到了近乎完美的极顶，这得归功于某一种突如其来的情绪失常，这一点，我理解，在三十多岁的神经质的男人中并不罕见。

我现在是指一种有名的"分裂"现象。在我身上，这种情况缘起于几个月以前我的布拉格之行之前是以支离破碎的方式出现的。比方说，我和丽迪雅上了床，正在行使那简短的准备性抚爱程序，她被认为赋予了权利这样做，结果突然一下子我就会猛然意识到那位分裂的精灵将我征服了。我的脸埋在她脖子的襁褓里，她的两腿正要把我紧紧夹住。这时——烟灰碟从床头柜上掉下来，接着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不过也是让我高兴的，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屋子中间，一只手托着椅背那上面搭着的她的袜子和内裤。

在同一时刻身处二地，这种感觉着实让我感到一种非同小可的兴奋；不过与后来的发展比起来这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3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急不可耐地要将自己一分为二，老是在一吃完晚餐之后就 把丽迪雅赶到床上。那种分裂感现在达到了完美的阶段。我 坐在安乐椅上，离床有六步远，丽迪雅已经被非常合适地放 在上面一丝不挂。从我那神奇的视点，我观察到涟漪微波涌 动起伏在我那肌肉发达的后背上，我的床头灯瓦数极大有如 实验室的灯，在灯光下我发现在她粉红色的膝盖上有一个珍珠母在闪亮，还看见从她头发中发出青铜的光照射在枕头上

——这就是我所能看见的她的全部，而在观众面前，这时我的宽阔的脊背还没有溜走再度支持它的气喘吁吁的前半部。当我意识到我的两个自我之间的间隙愈大，我就愈心荡神移，这

时，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这样，每天晚上，我都坐在离床几英寸远的地方，很快，我的椅子的后腿就到达了开着的门的门槛上。最后我发现自己坐在起居室里——这时实际正在卧室里做爱。

这还不够。我渴望发现一种方法，能使我将自己移开，至少要离我进行表演的舞台有100码^①远。我渴望游弋于群星灿烂的苍穹之中，透过一片蓝色的迷雾，顶着满天璀璨荡漾的寓言象征，从某一遥远的高处的大堂楼座，居高临下地观看那一幕卧室场景进行严肃的思考。我渴望通过观剧镜，还有小型的双筒望远镜，巨大的望远镜，或是尚未知其能力的视觉仪器，能够与我的逐渐增长的狂喜状态成比例倍数扩大的视觉仪器，去观察一对小小的，但是看得非常清楚的，非常活跃的男女。事实上，我的位置从未超出过起居室里那个

①一码等于36英寸

绝望

33

衣帽架以远的地方，甚至发现我注视卧床的视线被房门侧柱挡住了，除非我打开卧室的衣橱，让那张床反映在门板内那扇斜斜拉开的内窥镜上。

天哪，在4月的某个夜晚，春意阑珊，犹如管弦乐队弹奏出撩人春思的曲调，我好像是坐在最大限度以远，有五排座椅那么远，引颈翘首盼望看到一出特别优美的演出——这场戏实际已经开演了，而我那个行动的自我似巨无霸一般，而且是最有发明创新的——不料，从远处的床上，我觉得我正 在那张床上

，传来丽迪雅的哈欠和说话的声音，真是太煞风景了。她说如果我没有上床，那就给她拿一下她忘在客厅里的那本红皮书。其实，那本书就在靠近我椅子的衣帽架上，可是我没有给她送去，而是使劲给她扔到床上，结果书页哗啦哗啦地响着就好像是个玩具风车似的，这一陌生的可怕

惊人的震动破坏了我刚刚产生的魔力。

我仿佛一种生活在海岛的鸟类，失去了高入云霄的技巧，而是像企鹅一样，只有在睡眠时才能飞翔。我竭尽全力想重新获得那种分裂状态，可能最终还是会成功的，要不是我忽然又产生了一种新鲜奇妙的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意念，一举摧毁了我想要恢复这种虽然挺逗乐但却相当陈腐的体验。；

否则的话，我的婚姻还是挺圆满幸福的。她那时毫无保留义无反顾地爱着我，她的这种忠诚似乎是她天性的部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又陷入过去时了。不过，没关系，我的钢笔发现这样写还更方便。是的，她那时很爱我，非常依赖地热爱我。她喜欢来回来去地端详我的脸，大拇指和食指二齐上阵，好像罗盘一样地度量着我的相貌的各个部分，上唇

3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上面某个多刺的部位，中间有一道长长的向下的车辙。宽阔的前额，眉毛上方有两道像是双生兄弟般的隆起，她的食指顺着这两条线摸下去一直摸到我的嘴巴的两边，那张嘴永远是紧闭的，而且对于任何搔痒呵气的把戏都毫不在意。一张阔脸大有文章，是用特殊的工序塑造成的。在颧骨上有一大片光亮，两

颊稍稍有点凹进去。只要我两天没修面，就会杂草丛生，在某些光源的照耀下，就会发红。确实和他的胡子一模一样。只是我俩的眼睛不大一样，不过想企图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似乎是一种奢望；因为他在我跟前躺在地上时，眼睛是闭着的，虽然我从来没有真的看见，只不过是凭感觉，那时我的眼睑也是合着的，我觉得自己的和他的眼檐没有什么两样~眼檐，真乃一绝妙好词，噫欤唏！这是一个装饰品，但是挺好，是我的美文所欢迎的座上客。不，我一点也没有兴奋，我的自制力极好。如果我的面孔时不时地突然从树篱后面探出来，可能会惹得端庄的读者老大不愉快，这其实对后者有好处：他这样能慢慢地习惯我的面孔；而眼下，他不知道哪张脸是我的，哪张脸是费利克斯的，我只能一笑置之。我来了！现在——又走了，没准那还不是我！只有用这个办法我才能给读者一个教训，让他看见我俩的相像并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真的有这个可能；而且——这是事实，是的，是事实，不管看上去是多么荒唐幻想和不可思议。

从布拉格回到柏林，我发现丽迪雅正在厨房里忙着在玻璃缸里打鸡蛋~我们管这叫“瞪眼哥哥儿”。“噪子又哑又痛。”她奶声奶气地说，然后把玻璃缸放在炉台边上，用手背抹抹她那黄色的嘴唇，又伸过来吻我的手。她穿着粉红色的

绝饕

、35

裙衣，水红色的袜子，趿着一双破拖鞋，夕阳的余晖在厨房里照出了许多的格子光影。她又动手用调羹搅和那粘稠的黄色的

东西，白糖块发出轻微的喀喳喀喳的响声，仍然是又冷 又粘，调羹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地在那柔软的卵形里平滑地运动。

炉台上平摊着一本被黄油污渍了的书。书边上有一行字，不知是谁用一支钝笔潦潦草草地划拉的：“悲惨，但是事实。”后面跟着3个惊叹号，它们各自的圆点都滑向一侧。我仔细阅读那句看来打动了我的妻子的某位前任读者的那句话：“雷 金那德爵士①说‘爱你的邻居’，这句话如今并没有被人际关系的股票交易所奉为圭臬。”

“怎么样——路顺风吗？”丽迪雅问，一边还是忙着摆弄咖啡磨粉器的手柄，两膝紧紧夹着箱体，咖啡豆喀里喀啦 地噼啪作响。一股醇香扑鼻而来，咖啡磨粉器仍然在运转，发出隆隆隆隆和吱呀吱呀的声音，然后是一声减缓的声音，柔顺的^^切抵抗都消失了，留下了一片空虚。

我现在将许多回忆混淆了，似乎在梦中一般。她那时是 在弄那个瞪眼哥哥儿——不是咖啡。

“本来还要更糟。”我说，是在说这次旅行。“你呢？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我为什么不告诉她我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我本来惯 于给她杜撰成千上万个奇迹，可是那时好像不敢，不敢从我 这两片已经被污染的嘴唇，讲出来那确曾是真实发生的奇迹。

①！^加”，不详

也可能还有其它什么东西紧紧攫住了我的舌头。一位作家并不会把他的草稿拿给人看，孕育于子宫的胎儿也不会被当做是小汤姆或小白丽一个野蛮人绝不肯说出神秘意义和不明确的情绪的具体指向；丽迪雅本人也不喜欢我去读她还没有读完的书。

后来的几天中，我还一直受着那次邂逅的压抑。我一想到我的复制品，我的另一个我正在我不熟识的路上跋涉，一想到他食不果腹又冷又湿——可能还冻得患了感冒浑身发抖，一想到这里我就心烦意乱，真是莫名其妙。

我企盼他能找着工作；如果知道他全身衣服裹得紧紧的穿得暖暖和和——至少也是安安稳稳地蹲监狱，那就好了。不过怎么都二样，因为归根结底我并无意去想办法改善他的处境。我一点都不想为他付赡养费，况且在柏林根本不可能给他找到工作，这里已经挤满衣衫槛褛的脏孩子了。

事实上，坦率地说，我觉得最好是能让他与我保持一定距离，好像只要越雷池一步就会打破致使我俩彼此相像的那种魔力。我可以隔一段时间给他寄一笔钱去，以免他在长途跋涉中会突然摔倒起不来或是暴死在路上，这样就无人再能继续充当我的令人可信的代表了，因为他是我的面孔的活生生的流动摹本……这主意真好但是一无用处纯粹是在浪费时向，'因为那位老兄根本没有永久通讯处。所以就让咱们这么耽搁着吧（我当时想5，一直到夏季里有一天，他到萨克森某0英美男女孩子最普通的名字。

@同①。

地的村镇邮政局去一下。

5月份过去了，我头脑中对于费利克斯的记忆已经痊愈了。我出于自娱自乐，念出了这句话，语调流畅柔和：前两个单词是老生常谈的讲述语气，然后是笨蛋愚人式心满意足的一声长叹。不管怎么说，热衷于感觉研究的人们可能会有兴趣来观察一下，一般而言，“痊愈”一词仅只用于提及伤口时。但这只是说说而已，无伤大雅。

我现在还有件事想说一下——就是说，我现在对于写作已经驾轻就熟了，我现在讲故事时真可以说是下笔如有神了。我现在已经上了那辆公共汽车（在故事开始'时提到的），而且我还占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挺舒服的。就是说我那时通常都是乘公共汽车上班的，当然这是在我买上小汽车之前了。

那年夏天，它不得不非常卖力工作，那辆闪闪发光的蓝色的小伊卡路斯气是的，那时我完全被我的新玩具迷上了。丽迪雅和我常常是离开家驱车疾驰到乡下玩一整天。我们老是把她的那位名叫阿达里昂的表兄也^上，他是个画家：红扑扑的有如樱桃，但却是一名腐败了的蹩脚画家。而且他一贫如洗，就像是俗语所说，穷得跟麻雀似的。如果真有人要他作画，那也全是被画的一方的善行义举，或者是他们性格上的弱点所致（因为那人会死乞白赖地纠缠不休）。他总是隔三岔五地问我，而^可能还问丽迪雅，借个三块两块的，当然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待到开饭。他老是拖欠房租，即便他付

①1[^]:118, 希腊神话中能工巧匠化的儿子, 他与父亲一块儿逃跑飞

上天空, 但是飞得太高了, 太阳融化了他的蜡制的翅膀, 他就坠海淹死了。

3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房租, 也老是以实物抵账。说得更准确点是画静物。……几个苹果摆在斜放的桌布上, 或是挺拔如阳具般的郁金香插在一只歪歪斜斜的花瓶里。所有他这些"杰作", 都被房东太太自己花钱镶上了框子, 因此她的餐厅就让人联想到某些前卫派的画展, 非利士人①似的画展。

他通常在一家俄国小餐馆用餐, 他说他以前给他们"瞎捣斥过几下"(意思是说他给那家餐馆装饰^墙壁、他甚至用了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表述, 因为他是从莫斯科来的, 那儿的人都喜欢说滑稽诙谐的俚语, 那些俚语惨杂着大量小杂碎〔我不想在这里——展示八滑天下之大稽的是, 尽管他穷得捉襟见肘, 可却还雄心勃勃居然真的买下了一处产业, 距

离柏林开车去有三个小时的路程——也就是说, 他设法搞到了分期付款, 已经交付了首期款一百马克, 根本不费心去考虑余下的款项了。事实上, 他决无意再多吐出一分钱了, 因为他认为那片土地, 已经被他的预付款项搞肥了, 从此以后就属于他了直到他撒手归西的一天。那片地大约有两个半网球场那么长, 与一个相当美丽的小湖毗连。那儿长着一对连

在一起不可分离的白桦树, 树干是"丫"字型的(或者说

是一对对偶树，如果你把它们的水中倒影也计算在内的话[^] 还有几片黑黑的赤杨属灌木丛，不远处，有五棵松树，再远一些就是内陆了，长着一大片石楠，周围是一大片森林。那片地周围没有篱笆——没有足够的钱办那事。

我强烈地怀疑阿达里昂是在等着毗邻的两块地先修起篱

①？！化[^]化（圣经：），此处指思想与风趣庸俗之人

绝望

39

笆，那样他的财产的边界就会自动地法定下来了，而且他分文不花就会得到一片场院；不过邻近的那两块地仍然还没卖掉。湖岸边的生意很不景气，那地方太潮湿，蚊子如天兵天将，而且距离村子很远，也没有便道通往公路，无人知晓便道何时才能修成。

那是，我想起来了，是6月中旬的某一个星期天早晨，架不住阿达里昂几次三番巧舌如簧的鼓动，我们第一次去那儿观光。我们在中途停下来去接这家伙，我不停地按喇叭眼睛紧紧盯着他的窗户，那扇窗户酣声大作。丽迪雅把手放在嘴边做成喇叭形大声喊着：“阿一达里—奥—奥！”

在下一层的一扇窗户里，正好就在一家酒馆的招牌上方（看那样子，是表示阿达里昂在那儿欠了帐），一张窗帘从里面刷拉一下被愤怒地拉开，露出一个俾斯麦①式的要人，身穿一件缀着饰扣的晨服，向外瞥了一眼，此公手里真的拿着一个喇叭。

汽车现在已经停止震动了，我把丽迪雅留在车里，上楼去喊阿

达里昂起床，发现他仍然睡得死沉，穿着他那件上下连身的浴衣。他打了个滚下了床，不声不响地很快穿上了凉鞋，蓝衬衫，法蓝绒的裤子，然后顺手拎起一只公事包（表面上非常可疑地鼓鼓囊囊的）。

我俩一块儿下了楼。他那付庄严高贵睡意朦胧的神情并没有使他那张长着一个脂肪饱满的鼻子的脸增加多少妩媚。

O 615¹⁰（化）&— 1898），德国政治家，第一任首相，因主张强硬外交而有“铁血宰相”之称。

4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被放在了隆隆作响的位子上。

我根本不认识路。他夸口说他对那条路的熟悉程度有如^

对于主祷文“在天之父”^的熟悉。我刚刚出了柏林就走错了路。因此一路上一直不停地问路。

“这景象真让土地所有者满心欢喜！”阿达里昂惊呼着，这时大约已近正午，我们越过了柯尼斯道夫，在他认识的那条平坦的小道上加快了速度。“到拐弯时我会告诉你的。万岁，71岁，我古老的森林！”

“别像个小丑似的，亲爱的阿达里昂。”丽迪雅平静地说。

路的两边，都绵亘着大片的荒原。沙地和石楠杂然相处，稀稀拉拉地散落着一些幼松。然后，再往前走一点，乡村的景色稍有变化，现在我们的右边可以看见一片普通的庄稼地，这块地延伸得很远很远被一片黑压压的森林挡住了。阿达里昂又开始想出了新花招来烦人了。在公路的右边，竖立着一根黄灿灿的

柱子气就在那儿，'成直角，扩展出一条几乎辨认不出来的便道，是一条久已废弃的道路，鬼影幢幢似地，那条路现在长满了燕麦草和有芒刺的种子植物。

"该转弯了。"阿达里昂喜悦地说，可是他忽然咕哝了一下，就被颠了起来摔到了我身上，因为我来了个急煞车。

高雅的读者，您现在觉得好笑吗？一说真"的，为什么您就不能笑呢？让人心旷神怡的夏日，安宁静谧的乡村，一位艺原文为拉丁文？ 3【61 "：^《^6 ！"。 ②英文中象征胆小鬼，妒忌等。

绝望

41

术家扮演的一个心地善良的小丑，以及路旁竖立的柱子：~ 那根黄灿灿的柱子——是要出卖那些地块的那人竖立的，牢固地矗立在那儿，享受着耀眼夺目的寂寞，胃其它那些油漆了的柱子的偏离正道的一位小兄弟，这根柱子距离瓦尔道村有十七公里远，矗立在那里像是一位哨兵坚守着要比它更具诱惑力的，也更为昂贵的土地，那个特殊的里程碑后来竟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意念。竖立在一片杂乱无章的风景中，它那身黄色使它分外醒目，它就牢牢地矗立在我的梦境中。借助它的位置，我的幻想找到了它们的方位。我的全部思想都复归于它。在我的玄思默^的一片漆黑之中，它像一个可以信赖的导航灯，闪闪发光。今天我产生了一种感觉，我原来就认识它，第一眼我就认出了它，：我对它十分稔熟犹如看见一个预示未来的物件。也许我现在搞错了，也许我只不过是漫不经心地

瞥了它一眼，当我转弯时，我惟一关注的是别让挡泥板碰上它撞坏了；但是，这无所谓，今天，当我再一次回忆起这根柱子时，我实在不能把我俩初次相识的状态与其后来的成熟发展分离开来。

这条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不知所终，.不见了。地面崎岖不平，小车开起来噉里喀嚓的，我停了下来耸耸肩头。丽迪雅说："阿蒂①亲爱的：，我建议，，咱们干脆把汽车推到瓦尔道去吧，你不是说那儿有，个很大的湖，还有卿啡馆 什么的吗？"——：：「；，？：：： "那都是些没指望的事，"阿达里昂兴奋地顶着嘴。"首^， ①阿达里昂的爱称。

4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因为咖啡馆还只是正在拟议之中，其次，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湖。开吧，伙计，"他又转而跟我继续说，"让那辆被车动起来，你不会后悔的。"

在我们前方，地势高了一些，大约三百英尺①远的地方，露出一片松树林。我注视着那林子……哎呀，我敢发誓当时好像我早就知道这片林子了。是的，就是它，现在我很清楚地想起来了一我当时确实有那种奇特的感觉，这可不是像画画儿似的后来补上的一笔。还有那根黄柱子……它是多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啊！当我回头望见它时——好像听见它在说："我在这里，供您驱遣……"，而那片面对着我的松树林，树皮好似被拉紧了蛇皮一样红，它们绿色的毛发受着微风的抚摸，被扭曲到

了一边，树林边上有一棵光秃秃的白桦树〔现在，为什么我要写“光秃秃的”一词？现在还不是冬天^ 冬天还远着呢〕，气候怡人，几乎是晴空万里，小小蟋蟀快活地鸣叫着，好像一个口吃的人非常想跟人说话似的，断断续续地发出“吱吱……”，‘的声音，是的，这一切全都含有特殊的意蕴——没错。

“我可以问一下吗，——你到底想让我往哪儿开？我根本看不见路。”

“噢，别这么挑剔，”阿达里昂说，“一直往前开，老兄。嗯，是的，一直往前，往那边，，就是你看见裂缝的那个^^方。咱们一定能对付着开到那儿，只要到了树林里、离我那块地就没有几步远了^

0等于三百零五公尺。

绝望

43

“咱们最好还是下车步行吧？”丽迪雅提议。

“就这么办，，”我回答，“没有人会梦想从这儿偷走一辆被遗弃的新车的。”

“是的，太冒险了，”她马上就承认了，“要不干脆你们俩去吧（阿达里昂嘴里嘟嘟囔囔的、“让他领你去看他的产业，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们，完了我们可以去瓦尔道，在湖里游泳，然后去咖啡馆坐一坐，好不好？”

“你怎么这么讨厌？”阿达里昂非常冲动。“难道你看不出我想在我自己的领地欢迎你吗？我在那儿藏了一些好东西想让你大吃一惊。你可真让我寒心。”

我将汽车发动了，说：“好吧，如果汽车撞坏了，你可得付修理费。”

汽车震动了一下弄得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丽迪雅在我旁边也跳了起来，在我们后面阿达里昂也跳了起来可还是不住嘴：“我们很快就（扑哧碰了一下）要进入森林了，（扑哧碰了一下）然后，（扑哧碰了一下又碰了一下）就是石楠地，路就要好走一些了（扑哧碰了一下）。’，

我们确实开进去了。开头我们陷入了沙子里，马达直叫唤’，车轮只转不向前，最后我们死拖活拽地才把车驱动了。然后又又是树枝横扫着车身，又把烤漆都刮掉了。一条所谓的路千呼万唤始出来，可是又被一片干枯的劈啪作响的石楠卡住了，现在只能在紧密纠缠的树干之间迂回曲折地探路了。

“再往右，”阿达里昂说，“再往右一点。好了，你们喜欢松树的清香味吗？太棒了，是不是？我说的没错吧，绝对棒。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再去摸摸路。99

4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走了，大踏步前进，—每走一步，后臀就像有了灵感似地撅一下。

“嗨，我也来了。”丽迪雅喊道，但是他走得飞快，很快就消失在密密的矮树丛中了。’：引擎响了一会儿，然后就静下来了

。

“这鬼地方真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丽迪雅说，“说真的，我真害怕自己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抢，或

是被谋杀——或者是任何……，‘—^ ^

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真的！树林飒飒作响，白雪皑皑，不毛之地露出了黑色。胡扯到哪儿去了！6月份怎么可能下雪呢？如果把它擦掉不为邪恶的话，就应该把这句话删去。因为真正的作者不是我，而是我那没有耐心的记忆。您爱怎么理解都行，这不关我的事。那根黄柱子也有一顶白雪的无边便帽。：未来之事就这样闪闪烁烁照亮了过去。不过这已经足够了，让那个夏日再一次成为我们的焦点’：斑驳陆离的阳光，树枝的影子映射进蓝色的汽车，一颗松果落在踏板上，在那地方，有一天会冒出来一个最意想不到的东西^^把修面刷。：：\

“是星期二他们来吗？”？丽迪雅问。· — ^我回答：“不，^是星期3晚上。”

一片寂寞。 | ； ： ； ： ^ ；

“我真希望，”；妻子说，：：“他们会和上次一样不带它来。”

；“可是如果他们带来了，”，“你为什么：么要操这份心？”，”’

一片沉寂，·几只小蝴蝶落到了麝香草上^：

“我说，赫尔曼，你真的有把握是礼拜三晚上吗？”：…

绝望

45

〔其中暗涵的意味值得揭示出来吗？我们在谈论一些琐事，暗指几位我们认识的人，他们的狗，一个很残忍的小东西，它在晚会上吸引了所有的人的注意。丽迪雅只喜欢“那些血统高贵的大狗”，她发“血统高贵”的音时，鼻翼翕动着。〕

“他怎么还不回来？”她问，“他肯定是走失了。”

我下了车，绕着车走了一圈，车身的漆被刮擦得一塌糊涂。

丽迪雅无事可做，就去注意阿达里昂的那只鼓鼓胀胀的公事包：先是摸索了一阵，然后索性就打开了。我走开了几步（不，不一——我想不起来那时脑子里在沉思什么；）；仔细观察着踩在脚底下的几根树枝子，然后又折回来。丽迪雅现在坐在了踏板上，轻轻地吹着口哨。我俩都点燃了香烟。一片沉寂。她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让烟雾从旁边喷出来，她的嘴唇歪向了一边。

^

远处传来阿达里昂的大喊大叫，兴高采烈的。很快他就出现在一片开垦地上了，挥舞着双臂，示意我们前进。我们慢慢地开车跟着他，小心翼翼地绕开了那些大树干。阿达里昂在前面大踏步前进，他显得非常有决心像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前面有什么东西熠熠发光——原来是那片湖水。

我已经描绘过他的那块地了。他老是给我说不清它的确实界限。他用力踩着地，走来走去地度量，停下来，回头看看，半弯着腿，支撑着他的重量，然后摇摇头，又去找到一棵标志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事情的树桩。

郎两棵互相缠绕的白桦树注视着它们在水中伶仃倒撑。；《面上飘浮着一些柔软的毛絨絨的灯心草，被阳光照得发亮。阿

4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达里昂想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原来是一瓶伏特加①，可是丽迪雅已经设法藏起来了。她欢欣雀跃放声大笑，她穿着米黄色的泳

装，中间有红蓝相间的道道，全世界就像是一个草地槌球游戏②的球在滚动。后来她整个身子都骑在阿达里昂的背上尽情嬉闹，他慢慢地游着〔“别掐我，娘儿们，要不就把你摔下去！”〕，她尖叫着，把水拍得哗啦哗啦的，后来她终于钻出了水面，两腿显得分外毛茸茸的，不过很快就干了，显示出一小片金灿灿的花絮，阿达里昂准备倒栽入水中，他先要画个十字，沿着他的外胫，有一条很大的丑陋的疤痕，那是内战③给他留下的；从他那令人作呕的松松垮垮的游泳衣的开口处，露出了一个银质的十字架，是穆吉克式④的，他紧贴皮肤挂着它，当他跃入水中时，十字架也在不住地跳动。

丽迪雅一丝不苟地给自己涂抹着冷霜，然后仰面朝天躺在阳光下尽情地享用。隔了几步远，阿达里昂和我在他那棵最好的松树底下找到了荫凉舒舒服服地坐下了，他打开他那只十分难看的破公事包，取出一个素描本，几只铅笔，我马上就发现他是在画我。

“你脸上的表情微妙不定很难画。”他说，使劲眯缝起眼

①原产并流行于俄国及波兰的一种烈性酒，无色无味。②在特制的草坪上进行的游戏，用木槌打术球，使球通过小拱形的柱门而确定比赛胜负。

③〔1918—1922〕前苏联时期，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保卫第一个工农政权面进行的战争。

④ 11101 11； □&"6【11， 不详。

绝望

睛。

"喂，快拿来让我看看！"丽迪雅喊着，身子一动也不动。"头再抬高一点，"阿达里昂吩咐，"谢谢，这就好了。""喂，让我看看嘛。"她一会儿又喊了起来。"你先得告诉我你把我的伏特加扔到哪儿去了。"阿达里昂嘟囔着。

"你甬吓唬我，"她回答，"有我在场就不让你喝酒。"

"这娘儿们真够疯癫的！喏，老家伙，你猜她是不是真的把酒给藏起来了？说真的，我本来打算跟你痛饮一番，畅叙咱们的兄弟情谊呢。"

"你们俩谁也甬想喝酒。"丽迪雅又嚷嚷开了，她那涂满膏油的眼皮抬也没抬一下。

"该死的老母鸡，"阿达里昂骂了一句。

"告诉我，"我求他，"你到底为什么说我的脸不好画？究竟难在何处呢？"

"不知道，铅笔对你不合适。下次我应该试试木炭或是油彩。"他擦掉了什么，用手指关节拂去擦起来的渣子，把头歪向一边。

"真有意思，我一向以为我的脸最普通不过了，你再试试，也许，侧面好画一些？"

"对，就画侧面像！"丽迪雅又喊起来〔和刚才一样，还是四仰八叉地躺在沙滩上〕。

"呃，我确实不认为你的脸长相普通。再高一点，劳驾。不，如果你问我，我觉得你的脸上有些很奇怪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

楚的。你脸上的全部线条都从我笔下滑走，滑走了然

4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后就不见了。”

“这种长相，就是说，是很少有的，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每一张脸都是独一无二的。”阿达里昂宣称。

“天哪，我都快烤死了。”丽迪雅呻吟着，可还是没有挪窝儿。

“嗯，真的——独一无二的！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看看世界上已确认的人脸的类型，就从动物学的观点来分类。有人的脸和猿猴的一样，还有的像耗子，还有的像猪，再来看看名人之间的相似——男人们中间有很多拿破仑，女人们中间有很多维多利亚女皇气有人告诉我说我让他们想起了阿蒙森。我遇见过许多人他们长着列夫，托尔斯泰①式的鼻子。还有，有的人的脸让你想起一些画，那是圣像似的面孔，圣母玛丽亚式的！那么由于生活方式或是职业而生的相似又该如何解释呢；——“”：>：：：、：；：'」0 1 ^：：：：：^：'

“你接着就该说所有的中国人全都长着一副‘面’孔，’。您忘我的好人孤：，；艺术家观察5乡的』，先，：应该是事物之间的差异，只有，俗人：才注意到它：訂之间的相似呢。’我们难道没有在看有声电影时听见丽迪雅在叫唤：‘哎呀！她不是挺像咱家的女仆吗？”，..：'」：：：：：〔V：：：：」

“阿蒂，亲爱的，别老是想出洋相。”丽迪雅说^^；；

\ ①0116^7^01^，英国女皇（^^「"（^），英国珂史上在位

时间最长的

王，时英。国国力最强)、：— ^ ^ ^ ^
——

②'俄'罗斯大文豪，代表作为^篇小说《^争与^平'》；'《^娜，卡列尼娜》、

鍾活》等。國：：'，'國'-，圍。

绝望

-''?— ^ '?、：，： —1- '义力

49

錄、-、"-，— —''

"不过你必须同意，"我继续说，"有时候相似性是至关重要的。"

"买一个二手货的烛台时。"

阿达里昂说。

确实没有必要继续记述我们的谈话了。

我急不可耐地盼望这傻瓜会开始谈到相似的人，然而他 就是不沾边。过了一会儿他合上了素描本。丽迪雅求他让她 看一看他画的东西。他说等她还了他伏特加才让她看。她拒 绝了，因此也就没看成素描。

一片迷朦的阳光结束了我对这一天的记忆，还有一些就 和后来的几次旅行回忆混淆了。因为那次之后我们还有好多 次旅行。对于那片孤寂的森林，以及森林中间那个波光潋滟 的湖，我都逐渐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但是强烈的刻骨铭心的 热爱。阿达里昂死乞白赖地游说我，要我去会见那位管理人， 买下紧挨着他

的产业的那块地，但是我坚决不动心。即使我 曾经急着要买土地，我也无论如何不会拿定主意的，因为那年夏天我的生意形势不妙，一切事情都让我厌烦，我那肮脏的巧克力生意毁了我。但是我向你们保证，先生们，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们保证——没有一点惟利是图的打算，一点也没有，我一点也没有奢望给我自己涂脂抹粉……无论如何，没有必要预先采取行动来制止未来要发生的事。

50

3

这一章我们该从何说起呢？我提出几种变体请诸君选择。 第一号方案如下（这是小说写法用来得心应手的，那些小说 通常是第一人称叙事法，是由真正的或是代理作者讲述的、今天是晴天，但是很冷，寒风凛冽而且丝毫没有减弱的 势头。在我的窗户底下，一簇常绿的叶子被风刮得东摇西晃，绝望

51

皮尼昂①路上的邮差倒着走路前进，用手紧紧按住帽子，我越来越感到烦躁不安……

这种变体的突出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从某一点来说，情况很清楚，当某人在写作时，他是处于某种确定的地位。他并不只是某种神灵，盘旋徘徊在纸张篇页之上。当他沉思构想时，当他奋笔疾书时，在他周围还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在活动。比方说，现在刮来的这阵风，从我的窗口还能看见的路上卷起的这股旋转的尘土（现在那位邮差转开了身子，弯腰弓

背，还在奋力挣扎，继续朝前走〉。一个美妙、新奇的 变体，这第一号方案：它可以让我喘息一下，还可以帮助引 入一个新的成分，这样就赋予了故事以生命^特别是当这 第一人称与其他角色一样也是虚构的情况下。唔，关键就在 这儿~这是一个需要略施小计的促销手段，一件破衣服被 文学虚构贩子们穿坏了，烂成了碎布条，这不合我的口味，因 为我已经变得非常苛求真实了。所以我们可以转向第二种变 体，这一方案可以马上让一个新的角色脱颖而出，是这样开 始的：

奥洛维尤斯当时不高兴了。

当他正好不高兴时或忧心忡忡的时候，或者仅只是对正 确答案视而不见时，他喜欢拉一拉他那周围布满绒毛的左耳 垂，以避免大发醋意，目光越过他那普通平常的诚实的眼镜， 看一看你，慢条斯理地，终于回答："这话的分量太重很难说 出口，但是我…—99

0 犯，在法国。

5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太重"从他口里说出来说是"困难"，和德语一样。他 说的庄严的俄语带有浓重的条顿①口音。

作为一章的开始，这第二号方案是很常见的一种，听起 来也有条理——但是不免有些太文绉绉了；我也并不认为羞 怯、'哀伤的奥洛维尤斯会活泼轻快地猛地一下打开新的一章 的大门。请注意，我要向您呈上我的第三个变体。

就在这时—…，（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摆出邀请的 姿态

) ^ ~

在从前，这种闪回是电影摄影机最喜欢的，它又名电影 放映机，又名电影。看见主人公无所不能，就在这吋……点 点点——情节转到了乡村。就在这吋……新的一段，请吧。

……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路上举步维艰，一心想不离开 苹果树下的荫凉，只要一看见它们的弯曲的粉刷过的树干沿 着公路大踏步走来。

不，这个观念太愚蠢了，他那时并非永远都在流浪。有 些下作的库拉克③会需要额外的帮手，有些恶劣的磨房主将 会需要另外一个脊背气由于从来没当过流浪汉，我当时失败 了一——现在还是要失败——没能将他的生活重新放映在我的 大脑的屏幕上。那时我最希望能想像出来的是，在5月的某 一个早晨，发生在布拉格近郊的一片了无生机的荒草地上的 一幕留给他的那一印象。他馋醒了。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衣冠

0即日尔曼。

② 1^1吐，俄语，剥削贫农之富农。

③ 即工人。

绝望

53

楚楚的绅士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高兴地思忖着：可能会给 我一支烟。结果是德国人，他再三坚持（也可能他的头脑不 太清楚？）不住地劝说我照照他的那面袖珍镜子，骂骂咧咧的。我猜是说长相相似的事。管它们的呢，我想，管它们像不像 的呢。与我无关。他没准儿能给我找点轻巧活儿干呢。问我 的地址

。谁也想不到，没准儿还真有好事呢。

过后：在一个温暖的漆黑的夜晚，在一个谷仓里进行的谈话：“你瞧，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一个怪人，我有一天碰见的一个家伙。他非要说我俩长得一模一样不可。”

黑暗中爆发出一阵大笑：“那是你，是你看出来的，你这老是喝得昏天黑地的老酒鬼。”

这里又突然爬过来另外一个文学构思：是模仿外国小说：
□@口肩己就者拷模仿欠描^^^无赖岸^^绘^优

无^^：们的^：：，芥！^^，似翁V。：：

；、，^学，拜&^^不#^：。：：暴；^^我1^就参，'；还锦^^
举^^^素^

位轟闰泌，琳^#袤11^奢，鲫^^ ^^他苗^彖；。

她^来^！"活埠^二^姆1也反^：11^力5小^玩伴^^專：^如我言'
，！^^过^奥难祉的#； 4

过复杂动听的故事，结尾都是很恐怖的，无缘无故地讽刺我家的熟人们。但是我那时并没有把这些故事写下一来，我也从

未与人说一起过V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撒^，我撒起谎来宛若夜莺婉转歌喉，唱得心旌摇荡，明显地是自'我陶醉，：沉浸在我

正在创造的新的生命和谐中狂欢作乐。因为这些甜蜜'的谎言，家母常常赏给我耳朵上轻轻的一捆，家父则是用一根马鞭狠

狠抽我一顿，有一次甚至用一根公牛的腱子打我。可是这一点也没奏效：毋宁说，相反，它反倒更激发了我的幻想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带着一只疼得发麻的耳朵撅着疼得火烧火燎的屁股，我常常跑到果园里，趴在高高的野草丛中，吹起口哨，继续梦想。

在学校里，我的俄文课，一无例外地，永远是拿到最低 的分数，因为我对于俄罗斯和外国文学自有我自己的一套理 解。例如，当让用“我自己的话”复述《奥赛罗》①的情节时〔提醒您一下，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让那位摩尔人性格多 疑，而苔丝德梦娜则是不可信任的。

从一位寻花问柳的高年级生那儿赢得一笔肮脏的赌注，其结果是使一只左轮手枪被我据为己有；所以我常常带着粉 笔，跑到森林中，在白杨树干上描画丑陋的、尖叫的小白脸 们，接着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地射击那些倒霉鬼。

我曾经喜欢，现在也还喜欢，使得词语显得像是既有自 知之明，又傻里傻气的，想通过一个双关语的令人嘲讽的结 合，把单词连为一体，想把它们变得内外翻转，使它们无意

中相撞。在111^63&②中，^"③是什么意思？在口333；011④中，

①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讲述高贵的摩尔人奥赛罗上了恶棍伊阿古的 当，杀死了他忠贞的妻子苔丝德梦娜。

② 陛下。

③ 玩笑。

④ 热情。

358^又是什么意思？上帝②和魔鬼是如何通力合作变成一只 活生生的狗的③？

有好几年我都被一个极为奇异但又极为令人不快的梦境 困扰着：我梦见自己站在一条很长的走道的中间，在其底部 有一扇门，我心急火燎地想要走过去打开门。可是不敢。最 后决定还是过去，我确实过去了，但是呻吟了一下马上就醒 了，因为我看见的景象有你想像不出来的可怕——是一间空 荡荡的、刚刚粉刷一新的屋子^就是这些，但是它是如此令 人恐怖，以至我从来不能把梦做下去。然后有一天晚上，一 把椅子和它那细长的影子出现在那间空荡荡的屋子中央—— 不像是一件家具，而是好像有人拿来爬上去钉一件布帘子似 的，因为我事先知道下一次会在那儿发现谁，已经将持着一 柄斧头的手伸了出去还含了一嘴的钉子，我把它们全都吐出 来了；再&没有打开那扇门。

我十六岁时，那会儿还在学校读书，开始比以前更有规 律地去一个令人愉快的挺随便的下流地方走动：在将七个姑 娘都进行抽样调查后，我把目标对准了果酱布丁卷般滚圆肥 胖的波丽莫尼亚@，我常和她一起坐在一家果园湿乎乎的桌 子旁喝掉大量的多泡沫的啤酒——我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果 园。

① 驴子。

② 00^ 9

③ ^0^0

④ ? 01^1^这是希腊神话中司圣歌之女神的名字，为九位缪斯之一。

5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战争期间，我可能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待在离阿斯 特拉罕

①不远的的一个渔村里，整日郁郁寡欢，要不是因为有 那些书，我真怀疑我是否能熬过那些悲惨暗淡的岁月而活到今天。

我头一次遇见丽迪雅是在莫斯科（不知是否碰到了奇迹， 我才能熬过那该死的乱哄哄的内部倾轧，苟延残喘活了下来），那是在一个萍水相逢的熟人的公寓里，那时我正在那儿住着。

他是个列特人，脸色苍白而沉默，长着骰子一样四四方 方的头盖骨，留着平头，眼睛如同鱼一样冷漠。他的职业是 拉丁语教师，后来居然混得不错，成了一名苏联政府的要员。命运把几个彼此不明底细的人收罗到这所住处，他们中间还 有丽迪雅的另外一个表兄，是阿达里昂的弟弟因诺森特气他 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原因，在我们离开之后就被执法队处死了。（坦率地讲，所有这些内容若是放到第一章开头反倒比第三章 的开头要更为适宜。）

勇敢大胆嘻笑嘲骂但内心受着煎熬。-

（噢，我的灵魂，难道你的火炬不会发木燃烧？）

从你的上帝和他的果园的门廊

为什么飞向大地和黑夜？

0/八"0^311俄罗斯欧洲部分伏尔加河三角洲顶端一城市。 @
1^00601 ^有天真无邪的人之意。

绝望

57

我自己的，我自己的！从这些我所热爱的无意义的声音 中传达出来的我青年时代的体验，是在我那位啤酒味的情妇 鼓舞下写出的赞美诗^还有"^"^^^，，在波罗的海

内陆省份就是这么叫他的……现&，有一件事.情是我应该愿 意知道的：在那些日子里是否我就已经先天具有任何所谓犯 罪倾向了？我的青春期，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这样晦暗、 愚钝，难道真的潜藏着产生一个天才的法律破坏者的可能吗？ 抑或，可能，我只不过是沿着梦境中那条普通的走廊，当发 现那间房子是空的时，一次又一次地恐怖得尖叫了起来，然 后，在一个难忘的日子，发现这间屋子不再是空的了？是的， 就在此刻，一切都真相大白，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我想打开那扇门的热望，我玩的那些古怪的游戏，对于虚假 谎言的渴求，不遗余力编织谎言的癖好，这一切在那之前都 显得如此无的放矢。赫尔曼发现了他的"另一个我"气这件 事情发生在，正如我已经有幸通报您的，5月9号，而在6月 份，我拜访了奥洛维尤斯。

这一决定，我早已想好的，现在已经很快就要付诸实现 了，在他那里全面通过了。因为我是在执行他以前的一项建 议。

一周后，我请他吃饭。他把餐巾朝上折起来塞在衣领里。 他一

边喝着汤，一边表达他对政局趋势的不满。丽迪雅轻轻
0不详。

@ ^巧0，也称“代我”，指对自己无所不知的最亲密的期友，
亦即通常 指最知己的人。

5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地问会不会发生战争，和谁打？他从眼镜上方望望她，不慌 不忙地〈这一目光多多少少，是你在本章开始时捕捉住的那 一瞥〉，最后回答说：“这很难说，但是我认为战争的可能性 是可以排除的。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只是朝最好的方面去 想”（他把“^化，说成“口^，，他的唇辅音发音可真差）“我永远都这么想。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乐观主义。”

“鉴于您的职业，这样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笑着说。

他朝我这边欠下身子相当严肃地回答：“然而却正是悲观主义将顾客给我们送上门。”晚餐结束时意想不到地给我们上了好几杯茶。由于一些 莫名其妙的理由，丽迪雅认为这样的尾声既聪明又美妙。无 论如何，奥洛维尤斯很高兴。他闷声闷气地给我们讲起了他 的老母亲，她住在多尔帕特气他拿起了杯子，去搅动残存的 茶根儿，完全是一副德国作派——也就是说，不是用茶匙，而 是手腕来回不停地转动-~~这样就不会把沉在杯底的白糖浪 费掉了。

我与他的公司签定的协定，就我这方面而言，是一个罕 有的，意向不明确的无意义的行为。正是在那时，我变得是 那么沮丧

，寡言少语，心不在焉。甚至我那位最缺乏观察力 的妻子也发现了我身上的一点变化~特别是在那次难以控

① 最好的。

② 疫病，害虫，令人讨厌的人或事

③ 00^3^在今俄罗斯。

绝望

59

制的自身分离之后，我的做爱动作完全变成了索然无味的例行公事。有一次，在半夜时分，我们在床上躺着，瞪着眼，房间里令人难以置信地气闷，尽管窗户大开着，她说：

"你看起来是工作过于劳累了，赫尔曼；8月份咱们去海边玩玩吧。"

^哦，"我说，"不光是因为工作，主要是因为城市生活，就是城市生活简直要把我烦死了。" 在黑暗中她看不见我的脸。

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

"瞧，拿伊丽扎姨妈来说——你知道的，我的那位曾经住在法国的姨妈，她住在皮尼昂，那儿有这么一个镇子叫皮尼昂，是不是？"

"是的。"

"她不再住在那儿了，而是跟随她嫁的那个法国老头儿去了尼斯①。他们在那儿搞到了一个农庄。" 她打了个哈欠。"我的巧克力全完了，老婆。" 我告诉她，也打了个哈欠。

"一切情况都会好的，"丽迪雅嘟囔着，"你必须休息一下，这是

最重要的。”

“改变生活，而不是休息。”我说，假装叹了口气。“改变生活。”丽迪雅说。

①^10^法国东南部一港埠

6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告诉我，”我问她，“如果我退休以后，你不愿意我们住在别的一个什么安静的、阳光充足的角落吗？那对你难道不是一种享受吗？就像那种受人尊敬的靠投资生活的人哦？”

“赫尔曼，我愿意随你走遍天涯海角。我们把阿达里昂也带上，也许我们还得买上一条巨型犬？”

一阵沉寂。

“哎呀，不幸的是我们哪儿也不去，我几乎都要破产了。我猜我的巧克力要被清算了。”

一个晚归的行人路过了。梆！又一下，梆！他可能是在用手杖敲打路灯柱子。

“让你猜个谜：第一个谜面是那声音气第二个谜面是一个惊叹号：、第三个谜面是当我不存在时将加给我的头衔^整个谜面是我的破产气”

一辆路过的摩托车发出了平缓的咿鹪声。

“喂——你猜不出来吗？”

但是我那位^瓜妻子已经呼呼入睡了。我合上了眼，把身子转到我那边，竭力想睡着，但是不成功。一个人从黑暗当中，径直朝我走来，下巴朝前突出，眼睛直盯着我，是费利克斯来了

。当他向我靠拢就要挨上我时，他溶化了，在我

①②③④作者在玩弄文字游戏，"那声音"指"梆"：（：^&，本意为"迎

敌"，"迎战"。惊叹号：^（^加^。!!，本意为惊呼。"第三个…
…头衔"可能是指"手仗"：0^6？是"该隐"（（^化）的同音词
，^06本身还有"以杖击，鞭笞"

之意，而该隐则为《圣经》亚当与夏娃之长子，杀害其弟八^1
，系人类被逐出乐园后所犯之第一桩罪行，后"该隐"一词被引
伸为"杀人者"、"杀兄弟者"。破

产：01 &，有"毁灭"之意。

绝望

61

眼前，我只看见那条漫长空旷的道路，他就是打那条路来的。
然后又一次，从远处，出现了一个形体，那是一个男人的形 体
，他用他的手杖敲打着路边的每一个树干；他昂首阔步，走 得
越来越近了，我试图看清他的脸……然而，噢，下巴突出， 眼
睛直盯着我的眼睛——但是又和刚才那个一样，当他到达 我的
那一瞬间，噢，不如说是，当他似乎要进入我的那一瞬 间他却
变得暗淡无光了，好像我是个影子似的。于是那儿又 只剩下了
那条路，不出所料往远延伸，接着又有一个人影出 现了，而这
一次又是他。

我翻到了另一边，良久，漆黑一片静谧，一片宁静的漆 黑；然
后，'慢慢地，一条道路变得明显了：还是那一条路，但 是是
向另一方向延伸，而且突然一下子就在我眼前，好像是 从我体

内生发出来似的，出现了一个人的后脑勺子，一个背 包捆在他肩头上。他的形体慢慢地变小了，他走啊，走啊，他 马上就要走到……不料猛然间他停了下来，回头瞥了一眼向 后退了几步，因此他的脸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而这竟然 是我自己的脸。

我又翻了个身，这一次是仰面朝天，这时，好像是透过 一面黑镜子，看见在我的上方伸展开一片像是涂了清漆似的 黑蓝色的天空。这一片天空像一条带子，夹在乌木形状的树 林之间，它的两边都在慢慢地后退。然而一等我脸朝下躺下， 就看见在我的下方一条布满泥泞的乡村石子路在奔跑，到处 乱扔着一捆一捆的草把，一辆马车的辙痕存了一汪雨水，在 被风吹皱了的水洼中是我那一张抖动着的被歪曲了的脸^ 那张脸让我看了大为震惊，根本没有眼睛。

6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一向都是把眼睛留到最后才画。"阿达里昂很权威地 他正在举起来他开始给我画的炭笔素描，有一臂之遥，摇 头晃脑地看着。他过去是我家的常客，我们常常在阳台上聊 天。我现在有很多空闲时间：那样子好像是我给自己放了个 短假。

丽迪雅也在场，蜷缩在一把柳条编的安乐椅里，拿着本 书，烟灰碟里扔着一截有点压扁的烟蒂（她从来不把烟头完 全掐灭），余烟袅袅，像是生命的不屈不挠的挣扎，有时清风 徐来会使这股轻烟的势头下降，会使它摇来晃去，但是它会 恢复原状，

仍然是扶摇直上，纤细如故。

"哪儿都好就是一点也不像。"丽迪雅评论着，可是她的眼睛根本就没有离开那本书。

"马上就好了，"阿达里昂说，"我要在鼻翼这块做做修改，到那时就会像了。今天下午的光线太暗了。"

"怎么暗？"丽迪雅问，抬起了眼睛，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那根中断了的线条。

也让我中断这一段吧，因为，读者，在我的生活中在那个夏天还有另外一些片断值得您的注意。我的故事讲得乱七八糟，没有头绪，我为此道歉，同时也请允许我再一次重申——现在写故事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记忆力在写作，它自成章法。所以，请你看着我又屡生奇想在阿达里昂湖边的那个森林里漫游，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没有开车，而是乘火车去的（坐到柯尼斯道夫），还坐了截儿公共汽车（坐到那根黄柱子那儿）。

绝望

63

借助阿达里昂忘在我家阳台上的那张郊区地图，有一天，那一地区的地貌一下子都变得豁然开朗。让我们设想我现在正举着这张地图审视。那么柏林城，是在这张图以外，就可以想像成在我左肘附近的某处。在地图上，在它的西南角，往北延伸着的，像是一段黑白相间的录音带子，那是铁路线，它从柏林，至少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沿着我的袖口延伸。我的手表是柯尼斯道夫小镇，那儿什么也没有，再往那边以远，出现了黑白相接的丝带继续一直往东，在那儿又有另外一个圆圈（我的

上衣那枚靠下的钮扣)——那是艾兴巴赫气

不过,还没有必要旅行那么远,我们就在柯尼斯道夫下车。因为火车道路向东蜿蜒而去,它的伙伴,公路干线,就离开它,独自继续向北去,直驶瓦尔道村庄(我左手拇指的指一甲),有一辆公共汽车一天三次往返于柯尼斯道夫和瓦尔道(十七公里、就在瓦尔道,在它附近,土地出售企业的中心就在那儿。一个油漆得很好看的凉亭,一面鲜艳的旗帜飘扬着,无数黄色的路标,比方说,有一个指向"海水浴海滩、但是根本没有什么海滩值得一提,——只是瓦尔道湖边上的一片沼泽,另一个路标指向"赌场",然而赌场似乎根本就没有,虽然用一个像是基督教圣龕②似的的东西代表赌场,旁边有一家草草修建的咖啡间,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路标邀请您光临"体育运动场",而且真的你会在那儿发现新修建起一座外观非常复杂的东西,是用于体操表演的,不过它倒更像是

① 地处东德。

② 里面盛着象征耶稣圣体和圣血的饼和酒。

6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绞刑架,但是那儿没人可能用那玩意儿,除了村子里的淘气鬼们在那上头做做头朝下的摇摆运动,为的是炫耀他们屁股上的胎记。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块一块的份地,有些是卖掉一半的。在星期天,你常常会看到肥胖的汉子们穿着泳装,戴着角质边框的眼镜,很严乘认真地,吭哧吭哧地修盖简易平房,四处可见

明媚鲜艳的各种花草，你还可以看见繁茂的玫瑰丛中掩映着一处粉红色的厕所。

不过，我们也将并不去瓦尔道那么远的地方，而是在离柯尼斯道夫十公里远的地方下车。在这里，在我们的右边有一根孤伶伶的黄色路标。在地图上公路的东侧，有一片很大的空间，上面有很多点点——这就是森林。就在那儿，在它的腹地，是我们曾经在那儿游泳的那个小湖，在湖的西岸，成扇形伸展开的，就像一张扑克牌，有十二块份地，只有一块卖掉了（是阿达里昂的——如果可以把它叫做是卖了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到达令人兴奋的部分了。我已经提到过艾兴巴赫火车站，当您向东方旅行时，这一车站是在柯尼斯道夫之后。现在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一个人能否步行从阿达里昂之湖地区到达艾兴巴赫？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应该绕着湖的南边然后再穿过森林向东。在森林里，步行四公里之后，我们就出了森林走到了一条乡间的小道上，小道的一端无论往哪儿走都是茅草房屋——我们无须光顾，而另一端则会把我们带到艾兴巴赫。

我的生活现在支离破碎一片混乱，可是在这里我想寻开心，搬弄几段美妙的描写，玩弄一下那令人温暖而舒服的绝望

65

代词“我们”，对旅人们，对农舍主人，对热爱大自然的人，对那风景如画的绿色和蓝色，对它们送送媚眼。不过，我的读者，您一定得耐心。我们马上就要踏上的行程将会给您带来丰厚

的回报，与读者们的这些谈话也是相当愚蠢的。舞台 旁白。响起一片嘘声："安静！有人上场了……"，那条小路。在那根黄色柱子旁我下了汽车。汽车继续向 前行驶，带走了三个穿着黑地儿圆点衣服的老太太，一个穿 着天鹅绒背心的家伙，擎着一只大镰刀是裹在麻布袋里的，背 着一只大包裹的小姑娘，还有一个男人尽管天气那么热却还 穿着大衣，膝盖上搭着一只看起来沉甸甸的旅行袋——没准 儿他是一名兽医。

在乱草丛中我发现了轮胎的痕迹——那是我的汽车的轮 胎，在我们前几次的旅行中，在这儿碰撞反弹了好几次。我 穿着打高尔夫球时穿的半长裤，或者正如德国人所说的

111 1)0^~3 "①（这里字母&要发音）。我进入了森林。在我和妻子上次等阿达里昂的那地方停了下来。我点燃了一只 香烟，注视着喷出来的烟雾，它在空气中慢慢地扩展，被看 不见的手指头卷了起来，然后又消散了。我觉得嗓子挺难受 的。继续往前走到湖边，发现在沙滩上，有一团黑黄色条纹 的胶卷包装纸（丽迪雅给我们拍过照）。我围绕着湖的南边走， 然后又一直往东，穿过了浓密的松树林。

我漫步了一个小时，出了森林，又回到乡间小路上。我

①德语：灯笼裤

6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这条路上又走了一个小时，到了艾兴巴赫，搭上了一辆慢 行火车，回到了柏林。

如此无聊沉闷的漫步我重复了好几次，在森林里一个活人也
没碰土过。只有一片黑暗幽深的宁静。湖边的这块地还没有卖
出去——事实上，整个企业都很不景气。我们三人经
常去那儿游泳，整整一天都只有我们三个人，清静自在无人打
扰，那情景真是美极了。要是你高兴，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脱
得一丝不挂裸体游泳。这使我回想起，有一次，在我的命令之
下，丽迪雅战战兢兢地把她的泳装脱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地显得很美，一会儿又神经质地咯咯咯地笑着，在阿达里昂面
前摆好了姿势（她那肥胖的大腿并得太紧了，弄得她几乎都站
不住了），后者突然在画到哪儿时喘起了粗气，可能是因为
他缺乏天才，非常突兀地停止了作画，大步走开，去找可食用的
伞菌去了。

至于我的画像，他一直孜孜不倦地画着，一直画到3月份，他
终于拿那支忠诚的炭笔没办法了，于是改用了等而下之的彩色
粉笔。

我给自己订了一个时限就是他大功告成的那天。最后终于闻到了
油漆的梨汁香味，画像镶好了框子，丽迪雅给了阿达里昂二
十个德国马克，为了表示高雅，把钱塞进了一个信封里。那天
晚上我们请客，其中有奥洛维尤斯，我们全都站着，目瞪口呆
。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我那张红脸上恐怖的神情。我不明白他
为什么把我的面颊画成水果的色彩，实际上我却面如死灰。好
好看一看，没人能看出来一点相似之处！简直可笑得要命，比
方说，眼角上的一个紫红点，以及
绝望

从一个卷曲的咆哮的嘴唇下露出来的犬齿。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雄心勃勃的背景上展开。这一背景暗示的不是几何图形就是森林般‘密密麻麻的绞刑架’……

奥洛维尤斯，近视眼只不过是表现了他的愚蠢，走到画像跟前，站得尽可能近，把眼镜推到了额头土——也为什么要‘戴眼镜，那东西只会妨碍他’，一声不吭地站着，嘴半张着，对着画像轻轻地喘着气，好像他要把它当成一顿饭饱啖一顿似的。

“现代派风格，”他最后终于厌恶地说，目光移向了下一幅画，他还是以同样认真专注的神情审视着，虽然那只不过是一张极为普通的画在柏林家家都挂着的“死亡之岛”。

那么现在亲爱的读者，让我们想像一栋丝毫不具人格特征的楼房第六层上的一间小办公室。打字员已经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窗前隐约涌来一片多云的天空。墙上的日历显示出一个巨大的黑色的9字，简直像是公牛的舌头：9月9号。在桌上躺着一天的烦心事（以债主逼债的伪装出现），在它们中间站着一个象征性的空空如也的巧克力盒子，上面画着紫丁香夫人——她一直对我不忠实。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打开了打字机盖子。四下里阒无人声。在我的袖珍日记本上的某一页（已经毁坏了）有一个地址，是一个半文盲的手迹。透过那颤抖的三稜镜，我能看见一个苍白的前额微微前倾，一只肮脏的耳朵；低垂着头，钮扣眼儿里插着一朵紫罗兰已经打蔫了；一只指甲黑黑的手指头压在我那只银笔上。

我现在记得，我摆脱了那种僵死的状态，把小本子放回

6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到我的衣袋，拿出钥匙串，准备锁门回家——正要离开，但在走廊里停了下来，心脏扑扑扑地直跳……不，现在不可能离开。……我又回到办公室，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盯着对面的房子。

那儿的灯已经亮了，照亮了办公帐簿，一个全身黑服的男子，一只手在背后放着，来回走着，好像在跟一个秘书进行口授，这秘书我是看不见的。他时隐时现，有一次还停在窗口做思考状，然后又转过身去，口授，口授，口授。

决不动摇！

我打开灯，坐下来，压紧我的太阳穴。突然，电话铃疯狂作响，但原来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按错了号码。于是又陷入了一片宁静，雨点的轻微的滴嗒滴嗒声，加速了夜幕的降临。

69

4

"亲爱的费利克斯，我给你找了个工作，首先我们必须面对面地进行独白，然后把事情定下来。正好我要去萨克森①办事，我建议您在达尼兹会见我，希望这地方离你现在的住处不远。请你不要耽搁，赶快通知我该计划对你是否合适。如果合适，我将要通知你会面的日期、

①在德国东南部，易北河上游，昔日的萨克森王国。

7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时间和具体地点，并给你寄去一点钱供你路上开销。我的旅行生活不允许我有固定的住^，所以你最好把信直接寄给^卅局，（这里接着写上了柏林一家邮局的名字），信封上写上'阿达！：昂，，再见，恭候回音。"

它现在就摆在我面前，我最后在1930年9月9日写的那封信）我现在记不起来"独白"一词是个玩笑还是笔误。这封信是用打字机打在上好的薄如蝉翼的蓝色信笺上的，印着一个小型快速战舰的水印。但是它现在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了，四角脏兮兮的，也可能是他的手指留下的模糊的印记。这样看上去就好像我是收信人——而不是发信人，唔。最后终究会是那样的，因为我们，他和我，不是改变了地位了吗？

我手上还拿着另外两封信，是写在同样的纸上的，但是所有的@信都毁了。如果我仍然还拿着它们~~例如，如果我现在还拿着那封傻瓜写的信，写得出奇地无动于衷，就是我曾经拿给奥洛维尤斯看的那封（然后和其它的一样把它销毁了、那么现在就可能将采取一种书信体叙事形式——一种在过去已经登峰造极的永垂不朽的形式。由写给^^的信："亲爱的西^，'——而且你肯定能在上面找到日期，信件收到又寄走，很像是一只足球在网上飞来飞去。读者马上就 不再注意任何日期。而且确实是，某一封信是写于9月9日。还是9月16日对他来说又有何干？可是，日期还是需要的，是为了保持幻觉。

事情就这样进行着，5：^写信给，百！^写信给？、，——一张接着一张。有时候，一个局外人，一位2^，闯进来，为这

一通信做了他一点微薄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要让读者搞清楚〔这时你不要看他除非你眯起眼看〕果些事件。这些事件由于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论是还是都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他们写信很慎重：所有，那些，"你——记得。——那——次——当"（以后是详细的回忆）都写出来了，主要倒不是为

了刷新评^的回忆，而是要给读者提供必要的参考 1——因此，大体上，产生的^果相当古里古怪的，那些整整齐齐地镌刻下来的完全不必要的日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是特别地滑稽。

因此，终于突然撵进来拿着一封给他自己的信（因为 这是一个由无数信件组成的世界，这些小说暗示）告诉他2^和驰义的死讯或是他们幸运的结合，读者发现他自己觉得他 宁愿收到收税员寄来的一张^普通的长长的税单，也不愿意 收到上述的那类大^义.^的^。蘭，我永远都被人发现 我的异常的幽默。我的幽默很自然地伴随着优美的想像，而 幻想是让人忧伤的，因为它没有机智相伴。

请稍等一会儿。我那时正在4！^那封信、可是现在它不知 丢到哪儿去了。

我能接着抄了，原来那信掉到桌子底下去了。 一周后我收到了回信〔我已经往邮局跑了五趟了，我神 经紧张得简直要发疯了

〉：费利克斯在信中说 he 非常感谢我， 接受了我的建议。如同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写信的语调与他平常说话的口气大相径庭：他信中的声音听起来虚情假意的，好像一个嗓子沙哑的人说话口若悬河却让人听不清

7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而且错误百出。可是实际上他说话的声音却像是踌躇满志的 男中音，逐渐变成好为人师的男低音。

我又给他写了封信，这一次夹了十马克的钞票进去，我 要他在10月1日下午5点钟去达尼兹，到火车站广场左边的

林荫道，在林荫道尽头那座青铜骑士雕像旁与我会面。我不 记得那位骑士是何许人也（那雕像看上去粗俗平庸我觉得好 像是赫尔左格①），我也不记得那条林荫道的名字，但是有一 天，坐在一位业务上的熟人的车里路过萨克森，我的同伴打 了半天电话，有些事情总也说不清。

因此我就在达尼兹耽搁了两个小时，我一向拥有照相机 式的记性，我一眼就看见了那条街并且把它牢牢地记住了，那 座雕像以及其它零七碎八的东西——确实是一个相当小的照 片。可是如果我能有奇招把这张照片放大，那你肯定还能辨 认出商店招牌上的字母。因为我这个照相机的零件是绝对的 质量可靠。

我那封“9月16日”写的信是手写的——我马上就在邮 政局匆匆忙忙地写了这封信，我收到了给“我本月9日的”回 信，心里兴奋得不得了，根本就等不到找上打字机再写了。同 时对于我

的几乎笔体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我 知道最后我总得证明收到他的信的人是我。把那封信扔到信 箱里以后，我的心情可能犹如一片厚厚的红色叶脉的枫叶脱 离了树枝飘然而下慢慢地落进了一条小溪时的感受。

快到10月1日时，有一天，我和妻子一道散步，路过蒂

①德文：96『208，奥地利或是德国对公爵的称呼

绝望

73

尔加滕气我们上了铁路天桥停了下来，靠在栏杆上驻足观 望。脚下是静静的流水。我们低头欣赏着大自然那毫无二致 的复制品（当然不去理睬那原型了），看见秋天将公园点化成 一幅挂毯：色彩纷呈的簇叶，玻璃一样明净的蓝天，天桥栏 杆的暗淡的轮廓，还有我们自己向下探着的脸孔。每当一片 叶子缓缓地飘落到水中，从那朦胧的深处，就会飞出另一片 叶子与它会合，这是它命中注定的复制品。它们的会合是在 无声无息中完成的。那片叶子盘旋而下，下面也会有一片叶 子^欣然地与它迎面盘旋而上，那是将它致于死地的它自己 的毫无二致的美丽的倒影。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不可避免的会合，不忍离去。

"走吧。"丽迪雅催促着叹了口气。

"秋天，秋天，"过了一会儿她说，"秋天，是的，秋天到了。"

她已经穿上了那件豹子斑点的皮大衣。我落在她后面，用 手杖截穿那些落叶。

"现在如果是在俄罗斯那该多好啊。"

她说^在早春时节，在晴朗的冬日她会发出同样的感叹——（惟独夏天的气候对她的想像力没有发生作用）。

"尘世间没有幸福。……但却有和平与自由。……我早就对那个令人艳羡的命运抱有幻想。我早就，疲惫的奴隶^，，

"走吧，疲惫的奴隶。我们要早点吃饭。"

①在柏林西

7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直打算着逃离。……你可能会觉得无聊，丽迪雅^没有了柏林，没有了阿达里昂的胡言乱语？"

"呃，不会的。我也特别想到别处看看。……阳光，海浪，舒舒坦坦的小日子。就是不^白你为什么这么骂他。"

"到时候了，我亲爱的，到时堠了。……'！：、灵需要安宁^，……不，我不是鏢4也。，顺便问一句，咱们拿那幅可怕的画像怎么办？真的太有碍观瞻了。光阴似箭……'，

"快看，赫尔曼，骑马的那个人。-我敢说她肯定自以为是 个美人儿，就是那个女的。哎呀，来呀，过来呀。你慢吞吞的简直像个赌气撒娇的娃娃。真的，你^!道，我非常喜欢他。我早就想给他一大笔钱让他去意大利旅行了。"

^……令人艳羡的命运……-我早就……如今意大利是不会帮助一个蹩脚画家的。很久很久以前可能有那种事。我早就，疲惫的奴隶……'，

"你像是瞌睡了，赫尔曼。咱们走得快点吧。"

不，我现在要坦诚地说：我那时并没有觉得特别感到需要休息。但是近日来这一点成了我和妻子的固定话题。我俩在一块儿几乎很少是没事干的，戏老是很固执地单刀直入地把话题转到"那绝对快乐的寓所"正如普希金诗中写的。

这期间，我简直度日如年。我把约会日期推迟到了 10月0？"^^！〔1799—^37），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和散文作家，著名作品有长诗《茨0》、《青铜骑士》，诗伴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及小说《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其中《叶甫盖尼，奥涅金》代表了俄国诗歌的最高成就，而《青铜骑士》是以圣彼得堡为题材的叙事诗，并以彼得大帝的青铜雕像构成故事。此前赫尔曼背诵的是普希金在19世纪30年代致其夫人的诗。

绝望

75

1曰，因为我想给自己留有余地，使我能改变主意。直到今日我还是老要忍不住去想，如果我那时变了卦，没有去达尼兹，那么费利克斯就仍然还会在那座公爵铜像四周徘徊，要不就是坐在附近的一条长凳上休息，用他那根手杖画画儿，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来回来去地画地上的彩虹，那是每一个人在无聊时都画过的彩虹（我们永远都逃不脱圆圈，我们大家全都被囚禁在这圆圈里①）。

是的，这样他就会一直坐到今天，而我则会一直想起他，我会一直心如刀绞，会一直热情迸发，有如长了一颗疼得要命的牙

齿可是找不到工具来把它拔掉；好似面对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女人；还像恶梦中一个地貌特殊的地方，我心急如焚地想踏上去可是只能望洋兴叹。

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阿达里昂和丽迪雅在玩耐心游戏。我则在房间里踱步——从各个房间的镜子里仔细端详我自己。那时我与镜子还仍然保持着亲密关系。半个月以来，我根本没刮胡子。这下子把我变丑了。我的嘴巴毫无血色，上面耸起一个红褐色的大疤。我觉得那东西就跟粘上去的似的。有时候又好像是一个浑身长刺的小动物在我的上嘴唇上安了家。夜半时分，半睡半醒地，我会忽然用手指使劲揪我的脸，我的手指头居然不认识这张脸了。

而此刻，如前所述，我回来去踱着步，吸着烟，发现

① 圆圈：系纳博科夫特有的时空观念。

② 英国的一种扑克牌，单人游戏，给自己占卜

7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房间里每一个布满斑斑点点的穿衣镜①中，都有一个仓促化妆好的怪模怪样的人在盯着我，他的眼睛深邃而严肃。阿达里昂，穿着一件蓝衬衫，打着一个仿制的苏格兰领结，非常麻利地飞快地翻着一张接一张的牌，俨然一个稳坐客栈的赌棍。丽迪雅斜靠着桌子，架着二郎腿，裙子撩到了长统袜的边上，吞云吐雾的，翘起下嘴唇，眼睛盯着桌上的牌。那天晚上又黑又吵，每隔五秒钟无线电发射塔就发射出一束暗淡的白光掠过千家万户的屋顶，灯光一抖一抖的，照亮了黑暗——这是一个自动

旋转的探照灯，像是轻度神经病患者在发癫狂。浴室的窄窗露了一条缝，从院子里别人家的窗户中传进来一个无线电播音员轻柔的声音。在餐厅里，灯光照亮了我那令人憎恶的画像，穿着蓝衬衫的阿达里昂在飞快地翻着牌，丽迪雅端坐着手肘支在桌子上。从烟灰碟中升起一缕轻烟。我走出去到了阳台上。

"快关上门~有风。"从餐厅里传来丽迪雅的声音，一阵强风刮得群星闪闪烁烁乱了阵脚。

我又回到了室内。

"咱们的漂亮娃儿将去向何方？"阿达里昂发问，也不知他是和谁说话。

(!) 口"^^，此处指一种装在直立架上可转动的穿衣镜，本意为心灵、精神，自我、灵魂。该词源于"!^^!^"赛克。赛克是罗马神话中丘比特〔小爱神所爱之美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与丘比特结合，并得以获得永生，此后她被用来象征人的灵魂，常被描绘成有蝴蝶翅膀的美女。按：作者纳博科夫一生酷爱寻捕搜集蝴蝶标本，系这方面的专家。

绝望

77

"去德累斯顿气"丽迪雅回答。

他们现在玩起了&化(^"，就是上当者气"请代我向西斯廷③致以最良好的祝愿。"阿达里昂说，"不，我恐怕我不能吃掉那张牌。咱们瞧瞧这边。"

"他真该上床睡觉了，他太累了，"丽迪雅说，"看这儿，你没有权利摸纸牌，你犯规了。"

"我本来没想那么干，"阿达里昂说，"别发火，猫柳花气 他要
去好久吗？"

"还有这张，阿蒂⑤亲爱的，还有这张，劳驾，这张你也 没吃
掉。"

他俩就这么玩了好长时间，一会儿说他们的牌戏，一会 儿又说
起我，好像我压根儿就不在房间里似的，又好像我只 不过是个
影子，一介鬼魂，一个哑巴。

他们那种开玩笑的习惯，以前我听了是满不在乎的，现 在却让
我觉得意味无穷，好像近在眼前的确实只不过是 我的 倒映在水
中或是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像，而我的真实形体却远 在天边之外
。

次日下午我离家来到了达尼兹。我拎着手提箱，结果它

① 位于德国东部，易北河河畔的都市，为旧萨克森省的首邑。

② -这是一种俄国纸牌游戏。

③ 指西斯廷教堂，位于梵蒂冈的教堂，15世纪时所建，内有米
开朗基罗之 天庭画《创世纪》及湿壁画《最后的审判》。

④ 双关的秽亵语。

⑤ 阿达里昂的爱称。

7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妨碍了我的行动，因为我属于那种讨厌手提任何东西的阶级。

我之所好是炫耀一双昂贵的淡黄褐色的手套，张开我的手指 头
，随意地摆动一下胳膊。当我悠闲自在地散步时露一露我 那双

漂亮皮鞋上闪亮的鞋尖，它们对于我的尺寸来说是小了一点，可是在那灰鼠皮的鞋罩①的反衬下显得分外漂亮，鞋罩所起的作用和手套一样。它们给男士平添了一种高贵文雅的气质，类似于一种高级旅行用品的特殊标记。

我喜欢出售那些箱子的商店，气味真好闻，吱哑一声就打开了，保护罩下猪皮的童贞。对不起我又走题了，离题万里——没准儿我还就是想扯点别的……不要紧，咱们言归正传，我说到哪几了？对了，我决定把箱子放在旅馆里。哪家旅馆？我穿过广场，不仅是想找一家旅馆，还想回想起那个地方，因为我以前曾在此路过。我记得那边有一条林荫道，还有一间邮局。可是我没时间锻炼我的记忆力了、刹那间我的视野被挤满了东西：一间旅馆的招牌，大门，，两边各摆着一株栽在绿色木桶里的月桂树②……但是那种奢华的迹象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你一跨过大门，厨房里的一股恶臭就扑鼻而来简直能让你熏死。吧台上坐着两个胡子拉碴的傻瓜正在喝啤酒，一位上了年纪的侍者，又矮又胖跪在地上，不住地甩着夹在腋下的餐巾，在逗弄着地板上一只白肚皮的肥胖的小海獭，这0罩于鞋面，覆盖足踝的布制鞋套，以其外侧钮扣及鞋底的带子系缚，尤为当时男子听穿。

②其树叶编成的桂冠为胜利者的象征。

绝望

79

小东西也在摇着它的尾巴。

我去要了个房间（补充了一句说是我的兄弟可能要来我这儿过

夜），人家给了我一间相当大的，有两只床，圆桌上摆着一酒瓶颜色灰暗的死水，活像是到了化学实验室里。侍者走了，我站在当地多少有点觉得孤伶伶的，我的耳朵直叫唤。一种陌生的惊奇感控制了我。我的复制品可能和我一样也抵达了这同一小城，没准儿已经在等着我了，就在城里。因此现在同时有两个人代表着我了。要不就是因为我的小胡子，我的衣服，旅馆的招待就会——可是还有可能（我继续胡思乱想着）他的容貌也变了，现在不再像我了，那我就白跑这趟了。

“上帝呀，快帮帮忙！”我使劲说了出来，结果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难道我对于整个人生的感觉不就是维系在相信我拥有一个活生生的反射影像上吗？那么，，为什么我还要提到那位根本就不存在的上帝的名字呢？为什么我的大脑中竟一闪而过一个愚蠢的念头，竟然希望我的反射影像已经被变了模样了呢？

我走到窗口朝外望去，底下是一个破破烂烂的院子，有一个虎背熊腰的鞑靼人^①，头戴绣花小帽，正在向一个体态丰满的赤脚妇人兜售一块蓝色的毛毯。现在我知道那妇人是谁了，也认出了那个鞑靼人，还有院子里一角的那片草地，那股旋风刮起来的尘土，那里海^②之风的轻柔的压力，还有

① 居住于欧洲部分地区及前苏联的亚洲部分的信奉回教的诸民族。

② 位于欧亚两洲之间的内海，毗邻伊朗和俄国。

渔场上反射的令人讨厌的暗淡的天空。

正当这时有人敲门了，一位女仆又送来了一个枕头和一个比较清洁的卧室水罐，那是我问他们索要的，等我再转过身去看窗外，刚才看见的那个鞑靼人已经不见了，现在是一个本地的小贩在卖转帆索，先前的那妇人也走了。可是当我凝神观望时，那熔解的过程，那组合建构的过程又再度重现，组合成了一个明确的记忆，在那里重新出现了，发展着连成了一串，院子里一隅的那丛野草，还有红头发的克利斯蒂娜，佛斯曼。我1915年就对她通体熟悉了，她伸出手指头指那块鞑靼地毯，沙子飞扬，我没能发现这幅图景的核心是什么，但是一切东西都围绕着它形成，而且确实从中生出了幼芽，那泉源——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盛着死水的那只瓶子，突然发现它在说：“暖和了”——好像是玩藏东西的游戏似的。

很可能我最后应该是找到了那小东西，它是被我无意中注意到的，现在却立刻开动了记忆的引擎（或者，我本不应该发现那东西，那简单的非文学性的解释，在那个德国境内的旅馆客房里的每一个东西，甚至那景致，又模糊又丑陋竟也与多年以前在俄国看见的什么东西很相似），要是我没想起自己的约会就好了，可是正是这一点让我马上就戴上了手套赶紧往外走。」

：我顺着林荫道走下去，路过了邮局。狂风大作追逐着树叶——像腿部有残疾的人一样慌里慌张地跑着——横穿街道。0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中，快要接近寻找的对象时就这样喊。
绝望

而过。尽管我急不可耐，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仔细观察，不放 过每一个过客的脸孔和裤子，仔细搜索着每一辆电车，和柏 林的比起来它们就像是玩具似的。注意辨别每一家商店，我 看见一面墙皮脱落的墙上画着一顶巨大的男装高顶丝帽，各 种招牌，还有一个鱼贩子的名字：卡尔，司皮斯，这名字让 我想起了我认识的某一位卡尔，司皮斯，他是我过去在伏尔 加①乡村的一位熟人，他也是卖烤鳗鱼的。

最后，我终于走到了街道尽头，我看见那匹青铜的马后 腿站立，用它的尾巴作为支撑物，活像是只噬木鸟，如果那 位公爵骑在它身上，他得用加倍的力气才能伸出他的胳膊。这 整个纪念碑，如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暗夜，很可能以 假乱真，被当成那座耸立在他亲手缔造的城市的彼得大帝@ 的雕像。

一条板凳上坐着一个老头儿从纸袋里掏出葡萄吃，另外 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位大妈，还有一个块头大得出奇的病残老 太婆斜靠在轮椅上眼睛瞪得圆溜溜的听着她俩聊天听得非常 起劲。

0发源于俄罗斯西部的河流，东流入里海，为欧洲第一长河。

②? 6161- ^6 01-631: 0672—1725、在位期为1682—1725，俄国沙皇，又称 彼得一世，以俄国国务活动家、统帅和外交家闻名于世。在位期间，为巩固中央 集权国家，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对外政策以向 外扩张和夺取出海口为主要目标，1721年被尊奉为大帝，俄国正式称为俄罗斯 帝国。1725年他死后，一尊完全和他本人一样大小的坐

在骏马上的青铜雕像树立在彼得堡（在现在的十二月党人广场、马取奔腾姿势，人物显得威武庄严。民间传闻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彼得大帝的骑马塑像从底座上走下来，批评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政策。

8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第二次第三次地绕着那座雕像走了一圈，好像我是在观察拉丁传说中被马的后蹄踩得痛得打滚的蛇，他的长统靴的马刺闪烁出黑色的火星。抱歉，其实那儿并没有蛇，那只不过是我从沙皇彼得那儿借来的幻想——不管怎么说，他的雕像，穿着半统靴。

然后我坐在一张空板凳上（那儿一共有六条），看看手表。5点20分。几只麻雀在草皮上跳来跳去，在一片可笑的歪歪斜斜的花床上开着一片世界上最龌龊的紫苑花，十分钟过去了，不，我心中烦乱不安使我如坐针毡。另外，我的烟也抽光了，想抽烟简直想得发狂。

我走进一条小巷，路过一个漆黑的新教教堂，这座教堂古色古香的，无意中突然发现一家卖烟的。我进去之后，那自动门铃还是响个不停，因为我没关上门，就听见有人问：“请您——”从柜台后面站起来一个戴眼镜的妇人，我又转回身使劲把门关上。就在这门的上方，挂着一幅阿达里昂的静物写生：绿色的台布上躺着一只烟斗和两朵玫瑰花。

“您是怎么——？”我大笑着问。她开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回答说：

"是我侄女画的一我侄女最近刚刚故去。"

哎呀，我真该死！（我想）。要不是我在阿达里昂的画中也看见过一些即使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也是非常相似的东西，哎呀，我真该死！

"噢，我明白了，"我大声说，"您有没有……，'我说出我常吸的那种烟的牌子，付了钱就出来了。"

5点20分。

绝望

83

不敢回到原先说好的地方〔这样就给了命运一次机会使之可以改弦更张〕，仍然觉得无所适从，既不觉得烦恼，也不觉得如释重负，我沿着小巷走了很长时间，这使我离那座雕像越来越远了，我每向前走一步都要停下来，想尽办法把烟点着，但是风老是要偷走我的火，后来我总算在一个门廊底下找到了避风港，这才将那阵疾风给轰走①~这双关语真妙！我站在门廊底下，注视着两个小姑娘玩弹子游戏，那闪光的宝石般的石子儿一转就滚动起来，她们一会儿又弯下腰用手指背推它一下，一会儿又夹在两脚之间，一只脚跳起来就把它弹出去了，所有这一切必须做得使石子儿一个一个地滚进一棵分杈的白桦树下的小坑里。我定睛看着这场聚精会神的、沉默的、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的游戏，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正在想费利克斯可能不会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纯粹是我想像中的产物，因为我的想像力渴望着看到我的反射影像/重复的行为和假面具，因此我在一个遥远的小镇露面是非常荒谬的，太丢份儿了。

那么，我还记得那个小镇吗——我觉得离奇古怪觉得迷惑吗？我是否应当继续列举出小镇的各方面的例子？这座小镇是我多年以前在其它地方目睹的许多事物的回声，不过是以一种可怕的令人不愉快的方式发出的回声。现在在我的眼中，那座小镇，它是按照我的过去的某些废物微粒建造起来的，因为我发现小城中有许多东西非常醒目地，非常不可思议地让我觉得眼熟：一座低矮的蓝色住宅，是我在圣彼得堡

8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近郊看见的那一个的切切实实的副本；一座古老的服装店，那里挂的衣服从前是属于我的已故的熟人的；一座街灯上镌刻着同样的号码（我一向喜欢注意街灯的号码），和我在莫斯科住的那所房子前的一样；旁边是那同样光秃秃的白桦树，长着同样分杈的树干周围箍着一个铁圈就和女人的紧身褙似的〔啊，就是那东西引得我去看路灯上的号码的八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举出更多诸如此类的例子，其中有些如此微妙，如此——我该怎么说呢？……抽象的，富于私人色彩的，对于读者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而我像一个忠心的护士一样对读者是呵护备至的。不过我也不十分明白前面提

到的现象的异常之处。每一个目光敏锐的人都十分熟悉他过去生活中那些重要的片断：貌似单纯地结合起来的一堆细节，它们散发出的剽窃气味令人作呕，咱们把它们留给命运的良知，怀着沉重的心情——尽管一肚子不情愿，尽管觉得很乏味——还是回到大街尽头那座纪念碑去吧。

那老头子已经吃完他的葡萄走掉了，那老太太，一身的 浮肿苟延残喘，也已经被人推走了。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一个人，他就坐在我刚才坐过 的那同一条板凳上，他身子稍微前倾，两膝分开，正在喂麻 雀吃碎面包屑。他的手杖，被顺手放在他的左胯旁边顶着座 位，我看见它的存在的时候，它正在慢慢地动着，它开始滑 动了，啪的一声掉到了碎石子地面上；麻雀们？哄而起，描 绘出了一条曲线，然后又落到了周围的灌木中。

我注意到那人已经朝我转过身来。

您猜对了，我的聪明的读者。

我伸出左手去握他的右手，眼睛仍然一直盯着地面，同 时捡起了那根掉在地上的手杖，挨着他坐在了板凳上。 "您迟到了。"

我仍然不看着他说。

他嘿嘿笑着。我还是不理他，解开了大衣扣子，摘下帽 子，手掌掠过了脑袋。我觉得浑身发热。。 疯人院里的风早就停止了

。

8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马上就认出了您。"

费利克斯谄媚地说，露出一付要与我合谋策划不法勾当 的架势，但仍然不脱白痴的本相。

我现在注视着我手中的手杖。那是一根结实粗大伤痕累 累的棍子，是用酸橙树木制造的，一头刻着叉字型，上面烙 着主人的名字，字迹清晰可辨"费利克斯(什么的"，下面是日 期，然后

是他村庄的名字。我把这根手杖放回到板凳上。倏地意识到他是步行来的，这混蛋。

最后'我终于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到足以应战的状态，朝他转过身去。可我还是没能马上瞥见他的面孔。我先从他的脚开始往上打量，在电影屏幕上，当摄影师想要吸引观众注意0寸，就是这么干的。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沾满尘土的大鞋子，一双厚袜子穿得漫不经心，袜腰耷拉在脚踝上，接着是一条磨得发亮的蓝裤子（灯芯绒的，已经穿烂了、然后是一只抓着一把干面包皮的手。之后又是一件蓝外套罩在一件深灰色的毛衣上。再往高处是我熟悉的那个软领子（虽然今天显得比上次干净一点）。我就此停住。我是应该就让他这样没有脑袋存在呢？还是继续将他塑造完毕？我用一只手托着脸作为掩护从指头缝中间看着他的面孔。

刹那间我觉得这完全是我的妄念。是一种幻觉——他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复制品，那憨大，他扬起眉毛，期待地凝视着眼睛，此刻还拿不准该装扮出什么样的面容——因此扬起了那对眉毛，这样他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刹那间，如前所述，他在我眼中跟任何人一样与我相似。可是，就在这时，那群麻雀惊吓甫毕，又飞回来了，有一只单脚跳着跑得非常近，

绝望 87

这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五官各就各位恢复了正常，这时，我又一次地看见了奇异的景观，五个月以前那让我感到勾魂摄魄的奇异的景观。

他向那群麻雀扔了一把面包屑。站得最近的那只急急忙忙慌里

慌张地啄了起来，结果面包屑被反弹了起来，另外一只乘机接住，马上就溜之大吉。费利克斯又向我转过身来，恢复了刚才他那谄媚卑怯有求于人的模样。

"那只一口也没吃上。"

我指着一只小家伙说，它站在远处，用喙轻轻地啄着地面，可是一无所获。

"它太小了。"费利克斯看着它说，"您瞧，它几乎还没长尾巴呢，我喜欢小鸟儿。"

他又自作多情地咧嘴笑了。

"参加过战争？"

我询问他。好几次都走了音，清了好几次喉咙，因为我的声音很嘶哑。

"是的，"他回答。"两年。问这干吗？"

"噢，没什么。特别怕被打死吧，是不是？"

他眨了眨眼，闪烁其词地说：

"凡是耗子都有窝，但是并非每只耗子都出窝。"

这句谚语用德语说末尾也押韵。我已经注意到他喜欢使用枯燥无味的谚语，我绞尽脑汁想搞清楚他的真实用意，可是徒劳无益。 ，

"全完了，没啦，"他像念旁白似地跟那群麻雀说，"我还

8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喜欢松鼠，"（又眨眨眼），"林子里满世界跑的都是松鼠那才好玩儿呢。我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专门跟地主做对。鼯鼠也

是。”

“那么麻雀呢？”我非常文雅地问他，“它们也像你所说的，与地主‘做对’，吗？”

“麻雀是鸟类里的乞丐——真正的街头乞丐，乞丐。”他再三：再四地重复，现在两只手都靠在了手杖上，摇来摇去的。显然他认为自己是一名百里挑一的精明的辩手。不，他不仅是个小丑，他还是那种抑郁型的小丑。甚至他的笑容都是阴郁的闷闷不乐的一—让人看了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可是我却还是百看不厌。当观察到我们二人的显著的相似是怎样被他的面部运动破坏了时，那才真叫有意思呢。如果他上了年纪，我思忖着，他的露齿而笑的鬼脸将会把我俩的相似之处全部腐蚀殆尽，而现在当他脸上的表情僵化时我俩的相似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赫尔曼（开玩笑地）：“啊，我觉得，您是个哲学家。”

这话似乎有点将他得罪了。

“哲学是有钱人瞎编出来的把戏。”他深信不疑地反驳说，“其它的东西也全是胡扯淡：什么宗教啦，诗歌啦……噢，姑娘，我多痛苦，噢，我受苦受难的心！我不相信爱情。那么，说到友谊——那又是另一码事了。友谊和音乐。”

“我要跟您说件事，”他继续说，把手杖放到一边，颇有几分情绪激昂地跟我演讲，“我喜欢交这么一个朋友，他随时都准备让我和他分享最后一片面包，他还遗赠给我一块地，一座农舍。是的，我喜欢交真正的朋友。我要给他当园丁，然

绝望

后，他的花园就会变成我的，我将会永远流着感激的热泪怀念我死去的同志。我们会在一起拉小提琴，或者换句话说，是他吹笛子，我弹曼陀铃……可是女人们……您瞧，您能说出来哪怕一个女人的名字——她从未欺骗过自己的丈夫？”

“大实话！千真万确！听您讲话真乃赏心乐事，您以前上过学没有？”

“只上过很短一段时间。上学能学到什么呢？什么也学不到。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挺聪明，上学又对他有什么用？最重要的东西是大自然。政治，比方说，对于我并没有吸引力。而且一般说来……人世间，您知道，太肮脏了。”

“非常完美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我说，“是的——您的逻辑无懈可击。太让人吃惊了。喏，听着，机灵鬼，赶快还给我那享银笔，快点。”

这话让他怔了一下，倏地坐直了身子，使他顺顺当当地落入了我预先设想好的思维定式。

“您把它忘在草地上了，”他挺不好意思地咕噜着。“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遇见您。”

“偷走了然后卖掉了！”我喊着——甚至虚张声势地跺了几下脚。

他的反应真是别出心裁：先是摇脑袋否认偷盗行为，然后马上又连连点头承认将它处理了。他的这身解数，我相信，聚集了全人类愚蠢之大成。

“真该死，”我说，“下一次你可得小心点。算了，不管怎么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他松了口气，看见我息怒了，马上就高兴地微笑了，开

9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始表示感谢了："谢谢您，哎呀，谢谢您。现在，真的，咱们俩多像啊！人家会不会以为我父亲跟您母亲有一手呢？"他讨好地说，笑了起来，很得意自己开了这么个玩笑。

"谈正事吧，"我说，装出一付高深莫测很庄重的样子。"我请您来这儿不光是为了听您的俏皮话逗点乐子的。我在信中已经说了要给您帮忙。就是我给您找的那份工作。不过，首先，我得问您一个问题。您必须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在地回答。告诉我，您觉得我是干什么的？"

费利克斯端详着我，然后扭过身子耸了耸肩膀。

"我并不是让你猜谜语，"我继续耐心地说，"我完全明白 你不可能知道我的身份。咱们，无论如何，先将你不失诙谐地提及的可能性搁3一旁。我们两人的血统，费利克斯，是不一样的。不，我的好宝贝儿，不一样。我的出生地距离你的摇篮有千里之遥，而且我父母的名誉——和你的一样，我希望——是清白无瑕的。你是独生子，我也是。因此你我谁

也不会碰见一个半路上冒出来的神秘家伙——一个曾经被吉普赛人：1偷走的，失去多年的兄弟。我们之间并没有关系，我对你并没有义务，你记清楚这一点，什么样的义务也没有。如果我愿意帮忙，那只不过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请你牢牢记住这一点。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猜我是干什么的？你对 我有什么看法？因为你必须形成你的某种看法，不是吗？"

"也可能您是个演员。"费利克斯没有把握地说。

〔0其祖先来自印度北部的流浪民族，皮肤黄褐色，发黑，自称为罗马尼，以编织篮子、算命、贩马等为生，
绝望

91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朋友，'你的意思是说在咱们俩初次相遇时你想：'啊哈，他可能是个演戏的家伙，那种有劲儿使不完的，满脑子离奇古怪的幻想，穿得挺漂亮的。兴许还是个名角儿。，我猜得对不对？"

费利克斯一只鞋的鞋尖顶着石子路面辗来辗去，脸上装出了认真思索的表情。

"我什么也没想，"他发了火，"我只不过看出来。一嗯，你对我有点好奇，只不过如此。你们当演员的赚钱多吗？"

一点小小的说明：他对我的看法让我觉得妙不可言意味深长。他那独一无二的转向将他和我的计划的主要部分接触上了。

"你猜对了，"我惊叫着，"你猜对了，是的，我是个演员。确切地说，是电影演员。是的，没错。你猜得对极了，真棒！你对我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这时我发现不知怎地他的兴致有些低落了。我的职业似乎令他失望。他皱起眉头呆呆地出神，将吸了一半的香烟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

猛地他抬起了头，眨着眼睛。

"您打算提供给我什么工作？"他问，刚才那种感恩戴德的甜蜜

劲儿一扫而光。

"别这么快，别这么快。时机一到你就知道了。我在问你 你对我还有什么别的想法？说呀，回答我，请吧。"

"嗯，还有……我知道您喜欢旅行，就这些了。"

说话间夜幕已经降临，那群麻雀早就无影无踪了。暮色 苍茫中那座纪念碑显得更黑了，而且也好像变大了。从一棵黑黝黝的树后面静悄悄地爬出来一枚幽暗的但却充满肉欲的 月亮。一片云彩一掠而过给它罩上了一副面具，结果只露出了圆圆胖胖的下巴还依稀可见。

"喂，费利克斯，现在天黑了，而且这儿阴惨惨的。我敢 打赌你肯定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咱们去找点吃的，喝上 几杯，继续咱们的谈话。尊驾意下如何？"

"可以，"费利克斯比刚才活泛了点儿，然后又加了一句 说"饥饿的肚子没长耳朵"（我把他的谚语全翻译成英语了； 它们用德语说出来全是押韵的）。

我们起来朝林荫道的黄色灯光走去。天一黑，我几乎看 不出来我俩的相似了 。费利克斯在我旁边没精打采地走着，似 乎是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走路的样子和他本人一样十分乏味。

我问："你以前来过达尼兹吗？"

"没有，"他回答说，"我对什么城市都不感兴趣。我，还 有我那帮哥儿们全都发现无论什么城市都让人讨厌。"

一个破旧的招牌。窗户底下立着一口啤酒桶，由两个泥 制的大胡子小精灵守卫着，和其它店子一样。我们进去选了 远处椅角

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我摘下手套，一边探询地视察着四周。店里只有三个人，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我们。侍者过来了，这是一个戴着夹鼻眼镜，肤色苍白的矮子〔这并不是我头一次看见戴夹鼻眼镜的侍者，可是我想不起来以前在何时何地还看见过一个〕。

在等着我们点菜时，他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费利克斯。自然地，由于我的上髭，我俩的相像并未引起他的注意。事
绝望

93

实上，我是特意留着髭须没刮，就为的是和费利克斯一块儿露面时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我相信在巴斯卡①的思想中有一点是很聪明的：两个彼此相像的人单个儿出现时并不会引起注意，但是两人同时出现时却马上就会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我从未读过巴斯卡的书，也不记得是从哪儿偷来的这条语录。噢，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常常是靠诸如此类的恶作剧发达的。不幸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从事这类表演或是干这种拾人牙慧的勾当。在圣彼得堡有一回，在一次晚会上，我说："屠格涅夫②说过，有些情感只能用音乐表达。"几分钟后，又有一个客人光临，在谈话当中，他也陈述了同样的句子，是从一个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偷来的，在那次音乐会上我发现他一头闯进了演员休息室。是他，而不是我，让自己当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可是这仍然让我心里很不舒服（虽然我狡猾地问他对伟大的VI¹⁰有何高见，这才出了口闷气）。所以我当机立断将这门自炫博学的勾当收了起来洗

手不干了。

上述这些都是题外话而绝非遁词——我再次强调不是遁词；因为我无所畏惧而且要一一道来。应该承认，我不仅非常优雅完美地控制了我自己而且也控制了我的写作风格。想当年我写了多少小说呀——随随便便写的，压根儿没想发表

① ？ 950¹ ("—" ^"),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著有《教区书简》、《冥思录》等。

② 丁"^^"？)，俄国作家，代表作为小说《父与子》、《处女地》等。

③ 不详，也可能没有其人。

9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它们。现在又有人发言了：是斯威夫特①说的，他说一部发表了的手稿犹如一个妓女。有一天〔还在俄罗斯〕我给了丽迪雅一份我的手稿去读，告诉她那是一位朋友的作品，她发现索然无味根本就没读完。直至今日，她也根本就不认识我的笔迹。精确一点统计，我有二十五种笔体，最好的几种（就是我使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有以下几种：圆圆的小巧玲珑的，在拐弯时肥肥胖胖的很讨人喜欢，所以每一个单词都像一个刚刚出炉的花样蛋糕；其次是一种快写的草书，笔头锋利，不好看，胡乱涂写像是一个驼背匆匆忙忙赶路，尽是缩略语；还有一种自杀者式的笔体，每一个字母都是一个

绳套，每一个逗号都是一个扳机；最后，是我最得意的一种：字体挺大，好认，坚定，完全不具人格特征，这样就可以恣肆挥洒写出从一只其长无比的神仙的袖口里伸出来的抽象的书法'@——就是指路牌上和物理学课本上用的那种。就是用这种笔体我开始写我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可是，不一会儿，

我的笔就发狂了：这本书是用我的全部二十五种笔体混合写成的，所以排字工人或是打字员，他们都不认识我，或者是我自己挑选的人，那是时机成熟时我的手稿就要送交给他的那位俄国作家，他们都会以为我的书是好几个人合作的结果，完全可能还有某位长着一个耗子脸的狡猾的小专家，将会在此书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狂欢玩闹中发现一个非常明确的迹象证明我心理不正常。这样更好。

① 〈1667—1745〉，英国著名讽刺作家，代表作为《格列佛游记》。

② 113^，双关语，本意为^手”。

绝望

95

这里……我跟您提到了，我头一位读者，提到了那位举世闻名的心理小说的作者。我读过那些小说，发现它们写得非常虚假做作，虽然结构还差强人意。那么，您会作何感想，读者——作家，当您读完我的故事时会作何感想？高兴？是妒忌？甚至或者……谁知道呢？您可以无条件地运用我的素材去给你自己……发挥你自己瞒天过海的伎俩栽培你自己的果实

……是的，我给您这个特权……让您可以葆有狡黠巧妙 经验老到的想像——让我坐冷板凳。

对于我来说，提前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以防范类似的冒 犯行为，这并不难。我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那又另当别论 了。如果我发现你要偷我的财产，我会觉得受宠若惊吗？对 一件宝贝的恭维莫过于将此宝贝偷为己有了。你知道最逗乐 的部分是什么吗？我猜，一旦你拿定主意去将那令人愉快的 偷盗计划付诸实现，你将要镇压下那些折中妥协的线索，也 就是我现在正在写的几条线索，而且，根据你自己的好恶，在 形式上做一些处理（这是不太令人愉快的想法），好比一个偷 汽车的把他偷来的车子重新漆一遍。那么，在这方面，我将 允许自己讲述一个小故事，那当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滑稽的 小故事了。

十几天以前，好像是，1931年3月10日〔半年已经过去 了——梦中的一打①，时间之袜上的一个脱了线的裂口〕，一 个人，要不就是几个人沿着公路或是穿过森林（这一点，我 认为，在适当的时机就会昭然若揭了）时，突然看到，在林

①西俗：如果梦见摔倒在地上就是要死了

9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子边缘，随之便非法地占有了一辆外观、制造工艺和马力如此这般的蓝色汽车（我撇开技术细节暂且不谈）。而且，事实

上，这就是全部。

我并不想鼓吹这个故事多有意思：它的含意一点都不明

显。它之所以弄得我乐不可支皆因我知道详情。我还可以加上一句，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另外，我在哪儿都没读到过这个故事，其实，我所做的，就是通过汽车的丢失这简单的事实，做一些缜密的推断，然后再演绎出我的故事。而所谓简单的事实也是被各种报纸完全错误地诠释了。好了，言归正传，时不我待。

"你会开车吗？"我记得这是我突然向费利克斯提出的问题，这时那位侍者，没有注意到我们身上的任何特殊之处。把一杯柠檬苏打水放到我跟前，给费利克斯端来的是一大杯啤酒，我那位脸面被弄脏了的化身迫不及待地吧上嘴唇伸进了那大量的泡沫之中。^ "什么？"

他像上了九重天似地低声咕噜着。"我是问你会不会开车。" "不会！我以前曾和一位司机住在一起，他在我们村子附近一个古堡里工作。有一个大晴天我们压住了一只母猪。天哪，那叫声可真惨！"

侍者给我们端来一盘肉汁土豆碎肉煎肠，量很大，还有土豆泥，也是浸在汤汁里的。我到底是在哪儿还见到过一个侍者也架着夹鼻眼镜呢？噢——我想起来了（只有在此刻我写到这里时！）——是在柏林的一家破破烂烂的俄罗斯小旅馆
绝望

97

里那位侍者酷似这一位——那长着同样的麦杆似的头发的阴沉的小个子男人，但是出身要高贵一些。

"就这样吧，费利克斯，我们酒足饭饱了。那么现在，咱们就

谈正经事吧。你已经对我做了一些猜测而且事实证明你 猜对了。喏，在进一步深入探讨手头的事务之前，为你打算 起见，我想要把我的人格和我的生活给你大致描绘一下，很 快你就会理解这为什么是十万火急的了。从哪儿开始呢

我呷了一口饮料继续说：

"从这儿开始吧，我出生在有钱人家。我们有一幢宅邸还 有一个花园——啊，相当漂亮的花园。费利克斯！——你想 像一下，不仅有玫瑰树，而且还有玫瑰丛，各式各样的玫瑰， 每一个品种上都栓着一个标签：玫瑰花，你知道，给它们起 的名字都是很响亮的，就跟给赛马起的名字一样。除了玫瑰 以外，在我们的花园里还种了大量其它的花，如果要是 在早 晨，整个花园里都挂满了亮晶晶的露珠，费利克斯，你要是 看见了，真会以为是在梦中呢。我小时候，喜欢侍弄我们的

花园，我很会干活：我有一只小水罐。费利克斯。还有一把 小鹤嘴锄，我父母亲常坐在一棵老樱桃树的荫凉下，看着我 这小忙人儿（请你尽管想像，想像那幅图景！）忙忙碌碌地在 玫瑰花丛中跑来跑去，捉住那些像是小树枝子的毛毛虫，把 它们弄死。我们的园子里有很多小生灵，比方说，兔子，那 种体形最像鸡蛋的动物，如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火鸡长 着红玉似的肉冠。（我发出了咯咯咯的声音）还有可爱的小娃 娃以及许多，许多其它的东西。

9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后来我父母失掉了一切钱财，他们全都去世了，那座可 爱的

花园也没有了。只有现在，幸福似乎又一次来到我身旁：最近我设法在一个湖边搞到块地，那儿会出现一个新花园——比原来那个还要好。我的多树液的儿童时代充溢着那些 鲜花和水果的香味，因此邻近的森林，又大又密，给我的整个灵魂投下了一道罗曼蒂克的忧郁的阴影……

"我永远都是孤独一人，费利克斯，我现在仍然很孤独。女人们……没有必要谈论这些朝三暮四的不贞洁的荡妇们。我旅行了好多地方，和你一样，我喜欢背着背包四处漫游，虽然当然了。永远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完全谴责它们）使我的漫游比你的更加愉快。这确实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你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吗？——两个男人，一样穷，可是生活并不一样一个人，正如你，过着乞丐一样的日子没有出头之日，而另外一个，虽然也挺穷，生活方式却非常不同——无忧无虑，吃好的喝好的，整天在富人堆里寻欢作乐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费利克斯，这两个人属于不同的阶级。说到阶级，让我们设想一个人，他乘四等车旅行可 是没有车票，而另外一个人他乘一等车旅游，也没有火车票：X先生坐在硬板凳上，Y先生却懒洋洋地靠在有垫子的靠背 椅上。但是两人的钱包都是空的——或者，说得准确点，V先生把钱包拿给人看，虽然是空的，而X先生却连钱包也没有，什么也拿不出手，只有他衣服口袋上的窟窿。 ，

"我说这些全是为了让你能搞清楚咱俩之间的不同：我是个演员，一般地说生活没有保障总是没钱，但是我对未来永绝望

远充满了可伸可缩的希望。它们可；能会抻得很长，这样的希望是涨不破的。你甚至就连这也被剥夺了，你将永远都只是 一个穷小子——要不是有奇迹发生——这个奇迹就是让我遇上 了你。

"没有一个东西，费利克斯，是人不可能利用来发财的。不，还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人不能很长时间成功地利用来 发财的。也许在你的更为激烈的梦境中，你看见过大量的两 位数，这是你的渴望的极狠。现在，你瞧，，这梦不仅实现了， 而且马上就变成了三位数。要让你的幻想理解这一点绝非易 事，当你计算到 10 以上的数字对，难道你没觉得你正在接近 一个很难想像的无穷极数吗？现在我们正在进入正题，图谋 大事，一张百元钞票在向你微笑，在它的肩膀上——是另一 张。那么谁知道呢，费利克斯，也许第四个数字正在成熟。是 的，它使一个人头昏目眩。心跳加快，神经有刺痛之感，但 不管怎么说它是真实的。你看这儿：你变得如此安于你的悲 惨命运，因此我怀疑你是否懂得了我的意思。我说的这许多 话在你看来好像仍然是不明不白的，像听天书似的，我接下 去要讲的你会觉得更加不明不白更加陌生。"

我就势又长篇大论了一番。他不住地瞥着我流露出一不信任的目光，很可能，他逐渐地明白了我是在拿他开心。像他那样的家伙，好性情只能保持到某一限度。一旦他们明白了他们被人利用了，他们的善良马上就会消失，在他们的眼睛里就会闪现出玻璃似的格外坚硬的光亮，他们就会勃然大怒。

我说得含混不清，但是我的目的是绝不要激怒他。相反，我希望能拍上他的马屁，把他弄迷糊了，但同时也要吸引他，

10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句话，语言含混地但是有说服力地. 把他那样本质和脾性 的人的形象表达出来，让他领悟。我的幻想，可是，像脱了 缰的野马，结果很讨厌，活像是一个人老珠黄却仍然还要假 充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妇人，喝酒太多了说了分量太重的戏 谑的话。

我注意到自己说话已造成了影响，停了一会儿，我觉得 吓坏了他，心中有些不安，但是接着，马上我就觉得通体畅 快，因为我能使我的听者惴惴不安。所以我微笑着又打开了 话匣子：“您必须原谅我，费利克斯，原谅我说了这么多废话，可 是，你瞧，我很少有机会带着我的灵魂外出旅游。还有，我 急不可耐地要从各方面展示我自己，因为我想把一个你将要 为之服务的那人给你一个全面彻底的描绘，尤其是这一工作 将要直接关系到我们二人的相似。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替 身演员是怎么回事？”

他摇摇头，下嘴唇耷拉下来，我早就观察到，他喜欢用 嘴巴呼吸——他的鼻孔被堵塞了，或者因为其它原因。

“如果你不知道，我来给你解释。你想像一下一个电影厂 的经理——你去过电影院吧，去过没有？”

“嗯，去过……”，

"好。你就想像这么一位经理或是导演……请原谅，朋友，你好像想说什么？"

"呃，我去的并不是那么勤，当我想花钱时，我觉得有比电影更好的东西。"

"我同意你的话，但是有人想的和你不一样——否则的绝望

101

话，也就不会有我这样的职业了，是不是？所以，正如我所说的，一位导演，向我提供了一笔小小的报酬——差不多一万美元——就这么点儿，当然，不太多，但是如今物价低了——让我在一个电影里当主角，演一个音乐家。这个角色很适合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很喜欢音乐，会玩好几种乐器。夏天的傍晚我常常拎着小提琴去附近的小树林——还是说正事吧——一个替身，费利克斯，是这样一种人——他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代替某一位预先指派的演员。

"那个演员扮演他的角色，摄影机对准了他，还有一个不太重要的小镜头还没拍好，就是说，主人公，开着他的汽车过去了，可是 he 不能，他感冒很厉害起不了床。然而时间不等人，因此他的替身就接替了他，冷静地开着车过去了（你可以设想汽车都是非常好的）。当电影最后上演时，没有一个观众能看出来那是一个替身演员。两个人长得越像，价码就越高。甚至还有一些专门公司，他们的业务就是给电影明星提供明星幽灵。幽灵的生活很好，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可是只偶尔工作一下，也并没有很多活儿干——只不过穿上和主角同样的服装，坐在

一辆豪华轿车里嗖地一下过去，代替一下那个主角，就是这么简单！自然，一个替身不可以泄露他的工作秘密，如果有些记者风闻了这些计谋，如果大众知道了他们最喜欢的角色原来是赝品，那你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你现在该明白了吧，为什么我发现了你的确确是我的复制品我会这么高兴？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只要想一想，这对我意味着什么——特别是眼下，电影已经开拍了，而我，身体不太好，被委派领衔主演。万一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

10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立刻给你打电话，你到了……，'

"没人给我打电话我哪儿也到不了。"费利克斯打断了我的话，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的宝贝儿？"我和颜悦色地责备他。

"因为，"费利克斯说，"你拿我这么个穷人开心。这太不善了，开头我还把你的话当真。我以为你要给我提供一个体面的工作。我走了那么大老远的路来这儿。一路上真无聊。你看看我这两只脚板子……可是现在，不是工作——不，这不适合我。"

"我恐怕这里面有点小小的误会，"我温和地说，"我给你提供的工作既不丢人也不太复杂。咱俩可以签一份协定。你一个月可以从我这儿得到一百马克。我再重复一遍：这工作简单容易得可笑，和小孩游戏一样——你知道孩子们打扮成士兵、鬼

怪、飞行员那类的游戏怎么玩吧？你想想：你 将要一个月拿到一百马克的薪水只不过是穿上——很少，也 许一年只有一次一穿上和我现在穿的这身衣服一模一样的

服装。现在，你明白我们该做什么了吗？咱们定一下会面的 日期，再排演几个小场面，就是看一看会是什么样子……，‘

“我对此一窍不通，也不想知道，”费利克斯相当粗鲁地 顶了一句。“不过我要跟你说件事，我姨妈有个儿子，他在集 市上扮演小丑，他老是喝得烂醉如泥又太喜欢泡妞儿了，我 姨妈为他伤透了心，直到有一天，感谢上帝，他没抓住秋千， 也没接住他老婆的手，结果脑袋开花脑浆子溅得满世界都是。所有这些电影院还有马戏团什么的……’，

绝望

103

但是我俩的谈话果真是这样的吗？我是否忠诚地听从了 我的记忆的领导了呢？抑或我这支笔偶然地把舞步搅混了，随 心所欲地乱舞一气？关于我俩谈话的这段描 写，文学色彩有 点太重了，略微带有舞台上小酒馆里的拇指夹①似的不断发 出啧啧声的谈话的意味，然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②的拿手 好戏。要是再多说一点我们会听见那假作谦卑的咝咝的嘎 嚅，那凝神屏气的呼吸，那些咒语般的副词的大量重复—— 然后……’，这就是那位著名的俄国惊险作家视若至宝的神秘 莫测的文章剪裁术。

从某一方面来说那个念头甚至在现在仍还在折磨着我。我是说，它不仅是折磨我，而且完全，完全搅乱了我的脑子，我敢说

它还是我的克星——也就是我一直情不自禁地对于自己这支笔过于自信的那个念头——您认出了这句话中的变调了没有？没有？你认出来，而对于我，我似乎很喜欢并且很清楚地记得我们的那场谈话，记得它的全部含沙射影以及

^^0《0【皿711，⑧"整个指甲底下"，指甲底下的秘密（运用酷刑室里的行话，在那里指甲盖被撬掉了，一个备受宠爱的术语""^被斜体字④加强了一一我们国内医治灵魂寒热病，以及人类自尊突然失常症的专家^对它格外青睐〕。是的，

① 占时用于夹拇指的刑具。

② 005106^^； 1； 1821—1850俄国小说家，^著有《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③ 不详。

④ 指?义0 口!：'^!!。^^]!!!”。@暗讽陀思妥耶夫斯基。

10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现在还记得那次谈话，但是不能将它明确地表述出来，有什么东西把我堵住了，一些发热的、可怕的完全忍受不了的东西，我摆脱不了，因为它就和捕蝇纸一样粘乎，一个人赤着脚在一片漆黑的屋子里给踩在上面了。还有，更重要的，你找不着灯。

不，我们的谈话并不是像我在这里记载下来的这样，就是说，那些单词可能是和我说出来的确实一样（又一次我有点小喘气），但是我没法不或是不敢弄出伴随着它的那种特殊的声音。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渐渐消失的声音，又像是凝结成块的声音，

然后又是一阵咕哝，耳语一般的沙沙声，响起了一个硬邦邦的僵硬的声音，听得很清楚："喝吧，费利克斯，再来一杯。" 墙壁上那帧褐色的花卉图案，一行题辞不耐烦地解释说 请顾客保管好自己的财物，若有丢失本店一概不负责任，圆 纸板充做啤酒的杯垫（有一个上面匆匆忙忙地用铅笔画下了 价码），远处的吧台上有一个人在喝酒，他两条腿扭在一起好像一柄黑色的麻花钻，他的周围烟雾缭绕，所有这些对我们的谈话都形成了注解和评论，不过，其之无关宏旨如同丽迪雅那些无聊的破书的书页边缘一样。

倘若那坐在腥红窗帘下的三人，离得很远，倘若他们回过头来看见我俩，他们那三个郁郁寡欢低头喝着闷酒的人，他们就会看见走运的哥哥和倒霉的弟弟——一个人蓄着小胡子留着时髦的发式梳理得很整洁，另一个人的胡须刮得很干净但是头发却需要理了〔在他细细的脖子上，一小撮鬼毛似的马鬃拖在颈背上〕这两人互相对视、两人的坐相也绝望

105

颇相似，手肘放在桌上手掌托着腮帮子。这样，我们两人就被那面雾蒙蒙的模糊不清的、从外表看来，一面挺邪乎的病病歪歪的镜子映照了出来，那面镜子很怪异地斜挂着，还透露出几分疯狂。这面镜子，如果它要是碰巧映照出了一个真正的人性的面容，那它肯定会立马粉身碎骨。

我俩就这么干坐着，我继续像蚊子嗡嗡似地喋喋不休，对他进行开导。我不擅长辞令，我似乎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往外迸

出的演讲词一点也不流畅根本不像现在写在纸上这般 珠圆玉润。其实，根本没办法把我那乱七八糟的发言记录在案，那堆杂乱无章的词汇，孤独凄惶的从句，它们群龙无首，漂泊歧路，而所有那些给词汇以支撑或遁词的叽哩咕噜全都 显得多余。但是我的大脑却开动得很有节奏，坚定不移地苦苦追踪它的猎物，因此我自己那一连串词汇留给我的印象现在不是被曲解窜改了就是纷乱如麻似的。我的目的，无论如何，还是没有达到。那家伙的抵抗，与他有限的智商和胆小 的性格成正比，必须想方设法将其一举摧垮。这一主题之明快高雅及自然简洁对我的诱惑是如此强烈，以至我忽略了他 对此毫无兴趣的可能性，没有想到它很自然地诉诸于我的幻想，却同样可能把他吓得退避三舍。

我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跟舞台或跟银幕还曾经有过 丝毫瓜葛。事实上，我惟一的一次登台机会是在20年以前了，是在我们郡政府所在地的一次小小的业余演出中（家父曾主管当地的政务）。我必须说的台词只有几个字儿："我奉旨传达亲王口谕他马上驾到，啊哈！他来了。"可是我没这么说，我得意忘形。我说出来的是："亲王不能来了，他用剃须刀割

106

纳博科夫小^全集

断了脖子。"我话音刚一落地，那位扮演亲王的绅士已经登场了，他那扮相俊美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结果观众顿时都楞住了，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运转——一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我从那场狂风暴雨和灾难中呼吸进了那么多的神圣的新鲜空

气

不过，虽然严格地讲，我从没当过演员，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一直都随身携带着一个小巧玲珑的便携式剧院，而且以多种角色亮相，我的表演永远是精益求精的，还有，如果您以为我的提词员①名叫盖因②——大写的O，不是大写的「、那您就大错特错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亲爱的先可是就我与费利克斯的谈话而言，我的表演被证明了只不过是失去有利时机，因为我恍然大悟，如果我将关于电影的独白继续下去，他就会放弃，就会离去，归还我给他寄去的十马克（不，决不会！）。德语中“钱”这个沉甸甸的词儿（金钱在德语中是金子，在法语中是银子，在俄语中是铜），从他的口中，是带着极大的敬意说出来的，有意思的是，这敬意竟然能转化成残酷的邪恶的欲望。不过，他当然会走开，流露出“我——决——不——受侮辱”的神情。

非常坦率地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凡是与剧院或电影院
0这是一个双关语，该词还有教唆者，鼓动者之意。

②03 [11，利益之意。

@ 该隐，亚当与夏娃的长子，是圣经中第一位杀人者，杀死他的亲
弟第亚伯，后转义为杀人者，杀兄弟者。

绝望

107

有关的事情在他眼中都是那么卑劣呢，觉得陌生，有害，格格不入^卑劣？让我们试一试用德国百姓的落后性来予以解释。

德国农民守旧，过分拘礼，只要试一试，有一天，只穿着游泳裤穿过一个村子。我就这么干过一次，所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男人们呆若木鸡，女人们把脸捂住，禁不住吃吃地笑，活像欧洲大陆喜剧中在客厅中干活的女仆们。我闭口了。

费利克斯也缄口不言，用手指头在桌子上划道道。他原先很可能一心以为我会给他提供一份园丁的差使，或是司机，因此现在大失所望。紧绷着脸。我把侍者叫来付了帐。

我俩又一块儿走上了街头。夜色沉沉寒气袭人。云彩一丝一丝地翻卷着就像羔羊皮似的，一轮扁月光华四射出没其间。

"听着，费利克斯。咱俩的谈话并没有结束。咱们不能这样不了了之。我在旅馆订了个房间。跟我走吧，你今晚就跟我过夜。"

他显出当仁不让的样子接受了我的建议。尽管他悟性很差，他还是明白了我需要他，因此如果还没初见分晓，就贸然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绝非明智之举。我们又一次路过了那座青铜骑士的复制品。

林荫道上一个人也没有。沿街上的房屋也没有一丝光亮，设若我发现了有一扇窗户里透出灯光，我应该猜想是曾经有人在那里上吊自杀却留着灯一直开着一所以一束灯光将会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是图谋不轨之举。我们默默无语地到了旅馆。一位穿着无领衬衫的梦游者给我们开了门。一走进

屋子，我又一次地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我被别的事情分了神。

"请坐。"他照办了手掌放在膝盖上，嘴半张着。

我脱掉大衣，两只手插到裤兜里，摸来摸去弄出清脆的叮当声，开始在房间里踱方步。对了，还有，我结着一条紫丁香色的领带，上面有黑色的斑点，每当我急转身时，它就要发出闪亮。好长一阵儿都是这样，沉默，我的踱步，我行动时的一阵风。

费利克斯，猛地一下子，像是被枪毙了似地垂下了头开始解鞋带。我瞥了一眼他那光裸的颈项，他第一根脊椎骨的渴望的不满足的表情，让我觉得颇为怪异。想到我就要和我的复制品同床共枕，几乎就是合盖一张毯子，因为那两张床是紧挨着并排放的。然后我又感到一阵心悸，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来，万一他要是得过红斑狼疮可怎么办？那是一种皮肤病，或者他身上若是刺着下流的花纹呢？我要求他的身体最小限度地与我相似，至于他的脸，那是不成问题的。

我说："对了，就这样，把你的衣服脱掉。"我走了几步又转了回来。

他抬起了头，手上拎着一只最普通的不起眼的鞋子。

"我好久没有在床上睡过觉了，"他露出了笑容（傻瓜，别露出齿龈来、"在一张真正的床上。"

"把衣服全都脱掉，"我不耐烦地说，"你可真脏，土烘烘的。我待会儿给你一件衬衫穿上睡觉。可是你先得洗个澡。"

他露齿而笑，嘴里咕哝着，可能在我面前有点害臊，他脱得

一丝不挂，趴在碗橱式脸盆架上从脸盆里捧出水来浇他
绝望

109

的腋下。

我向他鳖了好几眼，热心地审视着这个赤身裸体的汉子。他的背部肌肉发达跟我差不多，尾椎骨颜色更粉红，髂部更其丑陋。他转过身来，一看见他那长了个大球的肚脐，我避之惟恐不及——不过我的也并不好看。我怀疑他这辈子到底洗过他的动物性部位没有：就一般而言它看上去还像样儿，但是不能近观。他的脚趾甲不如我预想的那么让人恶心，他身上又瘦又白，比他的脸白得多，因此很像我的脸，还保留着夏天晒黑的地方，是固定在他苍白的躯干上的，你甚至能分辨出围绕着他的脖子的那根连接着他的脑袋的线条。他的身体真让我看得其乐无穷，它让我觉得大放宽心，他身上并没有烙上去的特殊的朱红斑。①

他穿上了我从衣箱里给他拿出来的干净衬衫就上床去了，我坐在他的脚边，紧紧盯着他，丝毫不掩饰我的讥诮。我不知他心里作何感想，但是那前所未有的清洁干净确实使他和缓了许多，他羞羞答答地冲动地说了些什么，虽然他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但却是一个温柔得多的姿态，他抚摸着我的手，说~我将他的话一字一句地翻译如下："你真是个好 人。"

虽然我咬紧牙关可还是笑得一颠一颠的，然后，我猜想，我脸上的表情想必是很怪异的，使他突然感到受了伤害，因为他的眉毛爬了上去，他翘起了头。我不再抑制自己的欢乐，

①西方国家过去给罪犯烙上印记以示耻辱。又：被超人的力量印在某些人身上的印记，形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的伤口。

：

11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把一根香烟捅进他嘴里，结果让他呛了好半天。

"你这蠢驴！"我惊叫着，"难道你真的没有猜出，我让你来这儿，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吗？"我从钱夹子中抽出一张一千马克的钞票，我还是高兴得乐不可支，我把那张钞票在那傻瓜面前高高举起。"给我的吗？"

他问，扔下了那根已经点燃的香烟，好像他的手指头不由自主地分开了，想一把攫住那张票子。

"你要把床单烧出窟窿来了，"我说，笑啊，笑啊。"要不就是把你那可爱的肚皮烧破！你好像是动了心了，我看出来了。是的，你甚至可以提前拿到手，只要你同意去做我待会儿建议你做的事。我跟你稀里糊涂地：了一通演电影的事，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吗？我只是在试探你，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劳什子演员，而是一个精明的勤恳的商人。长话短说，事情是这样的：我打算去做一个手术，但保不准他们后来会报复我。可是，一切怀疑，能够马上平息下来，只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上述手术正在进行的确切的时刻，我正好远离现场。"

"抢劫？"费利克斯问，脸上闪现出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快意。

"我看出来你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傻，"我继续说，把我的声音

压低成了耳语，"显然你早就略知这里有几分蹊跷了。现在你高兴了自己并没有猜错，每一个人，当他的猜测被证明了是正确时都一样高兴。我们无论谁都对银质的东西有嗜好——这就是你心里想的，是不是？要不就是，真正让你开心的是结果我并不是拿你开涮？也不是精神失常的梦想家，而
绝望

111

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 "抢劫？"

费利克斯继续追问，眼睛闪现出新的生命之光。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一个不合法的行动。时机成熟时 你就会知道详情了。首先，听我给你解释，我想要你做什么。我有一辆汽车。穿上我的衣服你要坐在那辆车里开到某一条 路上去。如此而已。你会得到一千马克——或者如果你愿意， 二百五十美元^为了这次愉快的驾车兜风。"

"一千块？"他又跟着我重复了一遍，根本不理睬高价的 诱惑。

"那你甚么时候给我钱呢？"

"水到渠成，我的朋友。穿上我的大衣你就会发现我的钱 夹子在里面，钱夹子里面，就是现金。"

"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去开车。我将要消失，你将要被人 看见，被别人当成我，你将要返回然后……嗯，我也将要回 来，等我的目的实现了。还要我说得更精确些吗？马上就干。在某一时刻你将会驶过一个村庄，在那儿我的面孔是众人皆 知的，你跟谁也别说说话，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但是为了这 几分钟我要

给你一大笔钱，只不过是这会给我一个千载难逢 的机会让我分身有术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

“你会因那批货物被抓走的，”费利克斯说，“然后警察就会来抓我，最后是上法庭，然后你会把我也拉扯上。”

我大笑起来：“你知道吗，朋友，我喜欢你立刻就接受了 我要做一个小偷的念头。”

他反驳说他并不喜欢监狱，监狱糟蹋了一个人的青春，世

11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上什么也不如自由和鸟儿的歌唱好。他的态度这时变得相当 亲近，一点敌意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他手肘支着枕头，陷 入了沉思。

屋子里散发出一股臭味，非常安静，只有两步或是一跳 将他的床与我的分开。我打着哈欠，和衣而卧，以俄罗斯方 式躺在了羽毛床垫上（不是底下八我忽发奇想睡不着觉：没 准儿到了深夜费利克斯会把我杀死然后洗劫一空。我把脚伸 得直直的而且伸到一边，用鞋蹭着墙，好不容易够着了电门，滑下来了，又往外伸了伸，脚后跟把灯踢灭了。

“如果你说的全是谎话怎么办？”传来他沉闷的声音划破 了寂静。“如果我不相信你怎么办？”

我没有动。

“谎话。”

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还是没动，现在我开始很有节奏地平静地呼吸了，睡

着了。

他在听，那是不言而喻的。我倾听着他的倾听。他在倾 听我倾听他的倾听。什么东西啪地响了一下。我发现我根本 就没有思考我以为自己正在思考的事情，我企图跟上我的意 识的舞步，但是却使自己陷入了迷魂阵。

我做了一个让我恶心的梦，一个可怕到极点的恶梦，开 头是有一只小狗，但不是一只简单的小狗，而是一只模拟

①作者可能是在戏拟《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作者卡罗尔，1832--98〉中的模拟龟（见注19）。

绝望

113

狗^眼睛黑黑的小小的简直小得不能再小了，就和甲虫的幼 虫的眼睛似的。它通体雪白，是肉做的？不，不是肉，更像 是油脂要不就是果冻，要不就是白毛毛虫的脂肪，还有，它 的表面镌刻着的波纹，让我想起了一只早年间用黄油制成的 俄罗斯复活节羔羊——这拟态真让人作呕。一个冷血的东西， 大自然将它搓啊拧啊，歪曲成了一只小狗的模样，理所当然 地长着一只尾巴和四条腿。它老是要挡住我的路，我根本就 躲不开它，它碰了我一下，我顷刻就产生了一种触电似的感 觉。我醒来了。在我旁边那张床单上，有一个缩成了一团的 东西，活像是一条晕厥过去的白色的小毛毛虫，就是那只可 怕的扮成小狗模样的东西……我一阵恶心呻吟了起来然后睁 开了眼睛。周围的影子全都浮动起来了，我旁边的那张床没 人了，空余一堆牛蒡①的阔叶，因为空气潮湿从床架上长出 来的。在这些叶子上，您能看

出许多斑斑点点将其令人生厌的本性暴露无遗。我更加仔细地盯着，发现它紧紧粘着一杆肥壮的枝株，小小的白白的就像是用于制作蜡烛的羊脂，嵌着一对黑钮扣般的小眼睛……可是后来，最后终于，我彻底醒来了。

我们忘了把窗帘拉住，我的表也停了。可能是5点钟或5点半。费利克斯还没醒来，在羽毛床上裹得紧紧的，背对着我，只有他头上王冠似的黑发能看见。

奇异的觉醒，不可思议的黎明。我回忆着我俩的谈话，我想起来我还没说服他，一个崭新的，更加吸引人的念头牢牢

①花有硬毛，叶大，心脏形

1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地攫住了我。

噢，读者，我在假寐之后觉得如同孩童般新鲜清爽，我的灵魂被清洗一新洁净无瑕，我，事实上，只不过才三十六岁，我生命中丰富的残生应该是献身于一些比较好的事情，这总要比那鬼火般捉摸不定的邪恶的勾当要好得多。

真的，多让人销魂的想法，接受命运的劝告，现在，马上，离开这间屋子，永远离开，永远忘掉，饶了我那可恨的复制品……而且，谁知道呢，兴许他压根儿没一点像我，我只能看见他头上的那顶冠盖，他睡得烂熟，背对着我。这样一位大男孩似的成人，在曾经一度屈从于一桩孤独时犯下的羞耻的罪恶之后，气壮山河地清晰地对自己说：“那件事永远结束了，从今以后，生活将是纯洁的，让人感到狂喜的纯洁无瑕。”

因此，在道出每一件事情之后，在提前经历了所有的事情之后

，历经盛衰荣辱之后，我现在非常执迷地一心要改邪归正，与一切诱惑永远地一刀两断。

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在另外一张床上睡着一个流浪汉——我碰巧给了他一个蔽身之处。他那双风尘仆仆的破鞋站在地板上鞋尖都窝回去了，他那忠实的手杖被小心翼翼地横架在椅子上，挡住他那身以无产阶级式的整洁叠好的衣服不掉下来。在那间内地的旅馆房间我到底在干什么呀？我到底有什么理由要在此处游荡？这时，一个陌生人浓重的汗臭，窗户上那片凝结了的天空，落在酒瓶上的那只又大又黑的苍蝇……全都异口同声地对我说：起来，走吧。

电门旁边墙上那块碎石泥的黑斑点让我想起春季在布拉
绝望

115

格的一天，噢，我可以把它擦掉，这样就可以不留一丝痕迹，不留一丝，不留一丝！我期盼着一个热水浴——要是在我那漂亮的家里我就会来一个的——虽然我马上就不高兴地更正了这一预见，因为，想到此刻阿达里昂可能早就得到了他那善良可亲的表妹的首肯在那只浴盆中如鱼得水了，我猜疑着，在我出外时，起码有一两次。

我把脚放低些踩在地毯上翘起来的一角上。掏出袖珍梳子把头发从两鬓往后梳，那只梳子是地道正宗乌龟壳的——不是我见过的那位乞丐使用的脏兮兮的人造乌龟壳——不声不响地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溜出了房间。拎上了我的手提箱走了出去，门在我背后关上了，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我假设，如果我甚至碰

巧看一眼我那睡着了的复制品的脸，我也仍然 会义无反顾一走了之，但是我没有发现这样办的希望，正如 上述提及的那位大男孩似钓成人，在那天早晨，并没有屈尊 去瞟一眼床上他喜欢的那幅照片。

有点像是腾云驾雾似的我下了楼，在卫生间抓了块毛巾 擦亮了皮鞋，重新把头发梳好，付了房钱。于是，在夜班门 房睡意朦胧的目光的注视下，我离开旅店到了街上。半小时 以后我已经坐在了火车车厢里。一路上白兰地气味的打嗝伴 随着我，在我的嘴角沾着点略带咸味的煎蛋卷渣子，那份煎 蛋卷是我在车站饭店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的，虽然是家常便

①这是双关语，还可理解为模拟龟，典出《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卡罗尔 著〕，它长着小牛的脑袋、蹄子和尾巴。永远都是眼泪汪汪的，跟任何人或事物 诉说它的伤心事。

11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饭，但却味美无比。您瞧，食管中发出一个信号，这暧昧的一章就结束了。

117

上帝之不存在是很容易证实的。举例来说，根本不可能 容许一位严肃的扎@，大智大慧全知万能，能够把他的时间浪 费在诸如玩弄人体模特儿这样无意义的、愚不可及的雕虫小 技上，而且更加不相称的是一——他竟然能把他的游戏限 制在力学、化学、数学的令人讨厌的琐碎定律上，却从来不

①〕 311，对上帝的称呼。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请注意，从来不！——露出他的面孔，而是允许他自己 鬼鬼祟祟地偷看和长篇累牍地发表迂回曲折的陈述，用诡诈 的耳语（泄露令人惊愕的事实，真的！）借助温和的歇斯底里的表演揭示一些挑拨离间的引起争论的真理。

所有这些神圣的事业，我猜忖，是一个弥天大谎，神甫 们当然是不会谴责它的，神甫们自己都是它的牺牲品。关于 上帝的观念是在历史上某一天的凌晨时分，由一个颇有特殊 秉赋的无赖发明出来的，不知什么原因它散发出太多的人情 味，那一观念，是想把它那天蓝色的发源地弄得能遮人耳目 合理可信，我如此道来并不是说它是愚蠢无知的果实。我说 的那位无赖，很善于编造关于天国的知识——而且说真的我 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天堂的变体最好：到底是那些扇动着 羽翼的眼光锐利的天使们的令人眩目的灿烂的天国好呢，还 是那面弯曲的镜子好？一位自鸣得意的物理学教授退居其中， 变得越来越小。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既不能，也不希 望信仰上帝：关于他的童话故事真的并不是给我讲的，它属 于异乡人，属于一切俗人，它渗透了成千上万其他灵魂的散 发着臭气的邪恶，它们在太阳底下旋转了一小会儿然后就燃 烧了，它充斥着人类原初的恐惧，在它里面回响着无数个声 音的混乱的合唱，他们都在竭力要淹没他人的声音。我从中 听出来风琴闷声闷气的喘气声，东正教会执事的咆哮，还听 到犹太会堂唱诗班主领者那使人昏昏欲睡的低唱，黑奴的哀 号，新教传道士的滔滔

雄辩，锣声，雷声滚滚，以及女人们 突发的癫狂。透过它的光亮，我看见古往今来的哲学的苍白
绝望

119

的篇页宛若早已筋疲力尽的波浪现在已经减弱为一点泡沫， 它之于我，是不熟悉的格格不入的，而且也是令人讨厌的一 无用处的。

如果我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如果我不是我本人的存在 的苏丹、1那就没有哪个人的逻辑没有哪个人的迷狂的发作 能够强迫我发现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的处境要较为不那 么愚蠢，作为上帝的奴仆的处境，不，甚至不是他的奴隶，而 只不过是 一根火柴，被一个好奇的孩子胡乱划着然后又吹灭 了，让他的玩具们惊恐万状战战兢兢。好在，并没有理由感 到焦虑，上帝并不存在，我们的来生也纯属无稽之谈，那第 二种想像出来的妖怪也显得是和第一个一样容易除去。确实， 想像你自己刚刚死去——结果忽然在天堂里大睁开眼睛，在 那里，你死去的亲人都满脸堆笑地欢迎你。

现在请告诉我，你有什么证据敢保证那些可爱的幽灵是 货真价实的，你有什么证据敢担保它真的是你亲爱的母亲而 不是 什么等而下之的小鬼在迷惑你，戴上了酷似你的妈妈的面具使出了浑身解数把你妈妈扮演得维妙维肖呢？你感到掣肘，你感到恐惧。这一表演就越是将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永无休止地。从不，从不，从不，从不，你的灵魂在另一世界 从来也不能完全确信它周围拥挤的亲切的众阴魂不是以伪装 出现

的恶魔，因此永远，永远，你的灵魂将永远处在怀疑之中，每一分钟都担心要发生某种可怕的变化，担心会出现恶毒的冷嘲热讽破坏那俯身望着你的亲爱的面容。

①伊斯兰国家的君主。

12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准备全盘接受一切后果不管到底怎么样，准备接受那位戴着高帽子的五大三粗的刽子手，还有一片空白的永恒的空洞的嗡嗡声。但是我拒绝经受永生的折磨，我不想要那些冰凉的小白狗。让我走，我将不能忍受哪怕是一点点的温情的表示，我警告你，因为一切全是欺骗，一个低级浅薄的小魔术。我现在对于任何事或任何人都不相信，因此当我在这个世界上所熟悉的最亲爱的人在另一世界遇见我，伸出它那我非常熟悉的双臂来拥抱我，我只会发出几声恐怖的大叫，我将会在那极乐世界的草皮上瘫做一团，痛苦地打滚……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不要让外邦人被允许进入那至福的乐园。

可是，尽管我缺乏信仰，我天生并不阴郁也不邪恶。因此，当我从达尼兹回到柏林时，为我的灵魂的财产拟写了一份清单，我欣喜若狂有如一个孩童发现了一笔小小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我感到焕然一新，消除了疲劳恢复了精神，如释重负。如常言所说，我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阶段。我有一个虽然不能专一但却挺动人的妻子——她很崇拜我，一套小巧舒适的公寓，一副好胃口，还有一辆蓝色的小轿车。在我身上，我觉得，聚集了诗人和作家的气质于一身，另外，我

还具有经商的能力，虽然生意一直很清淡。

费利克斯，我的复制品，看来大不了是个与人无害的古董，而且，完全有可能，在那些日子里，我本来应该和朋友谈一谈他，如果我有任何朋友的话。我不很认真地考虑着扔掉我的巧克力另起炉灶，比方说，出版业，专门出版大事渲染发生在文学界、艺术界、科学界的五花八门的性关系的绝望

121

多卷豪华本书籍……简言之，我浑身充满了火一般旺盛的精力，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运用它们。

11月的一天晚上，这一天我记得格外清楚。从办公室回了家我发现妻子不在——她留了一张字条说是看电影去了。我无所事事就这间屋子进那间屋子出地踱方步一边咬着指甲，然后我在桌旁坐下打算写点锦绣文章，但是我费了半天劲只不过是口里含着钢笔画了一连串的流鼻涕的鼻子。于是我起身出去了，因为我强烈需要某种任何一种——与世界的交往，我自己的公司是无法忍受的，它让我太投入了却不见成效。

我奔赴征程去找阿达里昂，一个花言巧语的骗子，富有阳刚之气，但却非常卑劣。当他最后终于给我开了门（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怕债主闯进来）时，我顿然省悟思忖着我此行究竟是为了什么。

"丽迪雅在这儿。"他说，嘴里有什么东西在滚动，（后来证明他是在嚼口香糖）。

"那娘儿们病得厉害。你宽宽衣服吧。"

在阿达里昂的床上，半穿着衣服——就是说，光着脚，只穿着皱巴巴的衬裙——丽迪雅躺着在吸烟。

"噢，赫尔曼，"她说，"你能想到来这儿真是太好了。我肚子痛，坐在这儿。现在好些了，但是在电影院那阵儿我觉得真难受。"

"电影正看到一半，那电影可真棒，"阿达里昂抱怨着，他捅捅烟斗，把黑灰弄了一地。"她这样躺着已经半个小时了。女人家的想像，如此而已。其实她结实着呐。"

12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让他住嘴。"丽迪雅说。

"看这儿，"我说，转向了阿达里昂。"我确实没看错，你曾经画过，是不是，这样一幅画————一个石楠根制成的烟斗

和两朵玫瑰花？"

他发出了一个声音，不太咬文嚼字的小说作者就会写成这样的"哼"。

"那回事我不知道，"他回答，"你看来是工作太劳累了，老兄。"

"我的第一个，"丽迪雅还是在床上躺着，闭着眼睛，"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罗曼蒂克的感觉。我的第二种感觉是野兽。我的整个感觉也是野兽，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其他什么涂鸦画家。"

"别理她，"阿达里昂说，"至于说到那烟斗和玫瑰花，不，我

想不起来，你何不自己去找找。”

他的涂鸦之作挂在墙上，乱七八糟地扔在桌上，堆积在一个角落里。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毛茸茸的沾满了尘土。我审视着他的水彩画上被浓烟熏成的紫色斑点，用手指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躺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椅子上的几幅油膩膩的彩色粉笔画……

“首先，”阿达里昂这头激情的狮子¹跟他可爱的表妹说，一个可怕的嘲讽，“你应该学会拼写我的名字。”

①这里将阿达里昂的名字A【3⁰11拆开了：A——激情，狂热， 011——狮子，狮子是骄傲的象征。

绝望

123

我离开了那个房间，举步走向房东太太的餐厅。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夫人，非常像一头猫头鹰，坐在稍微高于地板的平台上一只哥特式①的安乐椅上，紧挨着窗户，正在补一只套在木头蘑菇③上的破袜子。

“……来看看那些画。”

我说。

“请尽管看。”她很和蔼地回答。

我马上就走到了餐具架的右边，突然看到了我要寻找的东西，可是结果它不完全是两朵玫瑰花，不完全是个烟斗，而是一对大桃子和一个玻璃烟灰碟。

我返回来了，充满激动不安的神色。

“怎么样，”阿达里昂询问着，“找到了？”

我摇摇头，丽迪雅已经穿上了裙子和鞋子，用阿达里昂 的发梳做出对镜理妆的架势。

"真可笑——早就该吃点东西了。"她边说边做出了她惯 用的媚态缩了缩鼻子。

"喘口气，"阿达里昂声明，"等一等，你们俩。我和你们 俩一块儿走。我立马就穿好了。转过身去丽迪气"

他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沾满色彩的室内油漆匠的工作服，

① 西方公元12—16世纪流行的建筑风格，尖顶，高而细的柱子，彩色玻 璃等。，

② 象征怀疑。

@丽迪雅的爱称。

12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长及脚跟。他把这件衣服脱掉。除了他的银质十字架和两边 平分的毛发，他一丝不挂。我确实很讨厌凌乱不堪讨厌肮脏。 我的天呀，费利克斯也要比他干净几分。丽迪雅望着窗外，嘴 里一直在哼着一只早就不时兴的歌子（她的德语发音多差劲 啊）。阿达里昂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按照他在最意想不到的地 点的发现，分阶段穿戴着衣服。

"啊哈，瞧我！"他忽然惊叫起来，"有谁能比得上一个钱囊羞涩的艺术家更其平凡呢？如果有位好心人帮我安排一次 展览，第二天我就会飞黄腾达誉满全球。"

他与我们共进晚餐，然后和丽迪雅玩牌，半夜以后才告 辞。我现在之所以披露这些琐事只不过是给诸君提供一 个逍遥快

活的夜晚的样板。

是的，那时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出色的，我当时觉得自己像是换了一个人，消除了疲劳，恢复了体力，焕然一新，如释重负（一幢住宅，一个妻子，一个像生铁一般严酷的柏林冬季那快乐的、砭人肌骨的冷）以及等等。我忍不住要同样

列举一下我的文学操练的实例——一种对潜意识的训练，我猜，鉴于我目前与这个烦人的故事的纠缠，构成那个冬天的忸怩作态的区区小事都被摧毁了，但是其中有一个仍然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它引起我回想起在钢琴的伴奏下朗诵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玫瑰花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所以请允许我请您赏光听我聊会儿音乐。

从前有一个身体衰弱，不体面，但是极其富有的人，某一位X，Y.先生。他爱上了一个非常迷人的年轻小姐，可是天啊，人家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天，这个苍白的枯燥无绝望

125

味的人出去旅行，到了海滩，碰巧发现一个年轻渔夫名叫马里奥，是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快活的、强壮的家伙。这位X，Y.先生，虽然如此，和他长得非常像。我们这位英雄顿生一计：他邀请那位年轻小姐和他一道来到海边。他俩分住不同的旅馆，就在第一天早晨，她出去散步从悬崖顶上看见——看见谁了？真是那位X，Y.先生吗？哎呀，我决不！他正站在下面沙滩上，喜气洋洋，太阳晒得黑黑的，穿着条形图案的毛衣，胳膊裸露着肌肉非常结实（可是那是马里奥！）。那位小姐

回到她的旅馆全身战栗，等待着，等待着！黄金般的 每一分钟变成了沉重的铅块……

与此同时，那位真正的义.？.先生，在一棵月桂树①后 面藏着，看见她俯视着马里奥，也就是他的复制品〔现在无疑正在给她的心灵以成熟的时间、穿着一件城里人的衣服，打着紫丁香领带在村子里焦急地走来走去。冷不防一位红衣服的黑黑的打渔姑娘站在一家农舍的门槛上喊他，做出了拉丁人表示惊讶的姿势惊呼：“你穿得多美啊，马里奥！我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渔的粗人，和你们那帮年轻人一样，我过去并不爱你，可是现在，现在……”，她把他拉进了茅草房。喁喁情话，无数个亲吻，混杂着鱼腥味和头油的气味，燃烧的爱抚。所以时间飞逝而过……

最后，X， Y.先生终于睁开了眼睛去到了那家他心爱的人所在的旅馆，他惟一心爱的人正在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他一登门她就大喊：“过去我一直瞎了眼，你站立在那阳光和

①月桂树叶子编的花环是胜利者的象征

12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煦的海滩上，现在我的视力被你古铜色的裸体恢复了。是的，我爱你。请你任意支配我。”喁喁情话和无数亲吻？燃烧的抚爱？飞逝的时间？不，天哪，不——强调地说不。只有挥之不去的鱼腥味。这个可怜虫被他近日来的纵情作乐彻底糟蹋了，所以他只是低头闷坐，郁郁寡欢，垂头丧气，心想自己真是个大傻瓜竟然泄露了他的秘密，破坏了他自己的辉煌计

我深知自己是何其平庸。^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以为我正在制造一些非常漂亮非常机智的东西，但有时候就像是梦中出现的东西：尔梦见你正在发表一篇非常精彩的演讲，然而当你醒来后回想这篇演讲时，结果变得挺荒唐："在喝茶以前除了保持沉默，我还在蒙羞忍辱一筹莫展的困境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保持沉默。"等 等 等 等。

另一方面，那个奥斯卡^王尔德①风格的小故事会非常适合报纸的文学专栏，那些编辑，尤其是德国编辑，喜欢给读者提供一些诸如此类很肤浅的矫揉造作的、稍微有点纵欲的小故事，一共40行，插入一个精妙之点，以及被无知者称为悖论的点滴〔"他的谈话闪烁着悖论"〕。是的，微不足道的小东西，轻轻弹一下钢笔，但是当我告诉你，我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克制着恐惧感，把牙齿咬得嘎嘎响，写着那过于感伤的愚蠢的瞎话时，我愤怒地要解除我的心理负担，同时

①^11(16 0854—1900，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家，诗人，19世纪末的唯美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等。

绝望

127

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根本就没有解脱，只能体会到一点精制的自我折磨，而我永远也不可能用这种方法使我那蒙尘的朦胧的灵魂得到自由，却只不过把事情弄得更糟罢了。

就是多多少少在这样的心境中我迎来了除夕。我记得夜晚那黑色的尸骸，暗夜的愚蠢的老巫婆①凝神屏息，倾听着圣餐时分

的钟声。

幕启，坐在桌前：丽迪雅、阿达里昂、奥洛维尤斯和我，相当静默，像纹章学上描绘的图谱'〔1 一样僵硬呆板。丽迪雅 手肘放在桌上？食指警戒般地伸出来，肩头裸露着，她的裙子像一张扑克牌的背面一样五彩斑斓。阿达里昂全身裹在一件围毯里（因为阳台的门开着、他那肥胖的狮子般的脸上泛着红光。奥洛维尤斯穿着教士袍似的黑大衣，他的眼镜片一闪一闪的，那向下翻的衣领吞没了他那小小的黑领带的末端。而我，人性③之闪电，则照亮了眼前的一幕。

好了，现在你又可以行动了，快一点开瓶子，钟声马上就要响了。阿达里昂倒出了香槟酒，我们全都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倾斜着身子，从眼镜框的上方，奥洛维尤斯看着他那个放在桌布上的古老的银质的胡萝卜④，还有两分钟了。街上有人已经按捺不住了，轰然一声巨响接着是一阵劈里啪啦。然后又是一阵紧张的寂静。盯着他的表，奥洛维尤斯慢

0以女性模样出现的恶灵。

② 欧洲古老家族的家徽，往往以各种形象绘在盾牌上或旗帜上，以示出身 高贵或功劳卓著。

③ 人性：90111311。与主人公名字"01犯！！谐音。

④ 旧式大怀表。

12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慢地向他的酒杯伸过去一只衰老的手像格利芬①的爪子似的。

突然间夜显示了，开始撕裂了，大街上一片欢声。我们端着香槟酒也出了门，俨然国王的派头站在阳台上，爆竹腾空而飞在大街上嗖嗖作响，梆地一声巨响迸裂成亮光闪闪的五颜六色的泪花点点。在所有的窗口，所有的阳台，用楔子和方框架起了节日的灯火，都站着老百姓，一遍又一遍地高声重复着那愚蠢的节日问候。

我们四人互相碰杯，弄出了清脆的叮当声。我从我的杯中啜饮了一小口。

"赫尔曼是为什么祝酒呢？"丽迪雅问阿达里昂。

"不知道，别去管他，"后者回答，"不管他是为什么祝酒，他今年都要准备被砍头。因为他隐瞒了利润。"

"真可耻，这话真难听！"奥洛维尤斯说，"我为大家的健康干杯。"

"你会的。"

我评论道。

几天以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正要迈步进入浴缸时，女仆轻轻叩门了。她一连串地说了很多话，可惜我都没听清楚，因为水一直在流。

"什么事？"我大声吼着，"你要什么？"——但是我自己

0 ^1^111 ^神话中的一个怪兽，奇大无比，半鹰半狮，替太阳神阿波罗守

卫珍宝。

绝望

129

的声音和哗啦哗啦的水声淹没了爱尔西的话声，她每一次开始说话时，我就又开始吼叫，就好像在一条宽阔的很通畅的人行道上，两个人互相要给对方让路，却不能互相避开一样。不过最后我还是想起来关掉了水龙头，然后跨到门口，在这突然的静谧中爱尔西那孩子气的声音说道：

"有一个男人，先生，要见您。"

"一个男的？"我问，打开了门。

"一个男人。"

爱尔西重复着，好像是在评论着我的裸体。

"他有什么事？"我又问，不仅觉得我自己身上直冒汗，而且确实实看见我自己从顶至踵都在掉水珠子。

"他说有事要见您，先生，他说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他长的什么样子？"我憋足了劲问她。"在前厅等着。"爱尔西回答，她严肃地注视着我那身珍珠似的盔甲毫不动情。"那人什么样？"

"像是穷人，先生，背着一个背包。"

"赶快让他滚蛋！"我咆哮着，"让他马上走开，我不在家，我不在城里，我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使劲把门一摔，上了门。

我的心脏似乎都要跳到嗓子眼了。半分钟或者更多一点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困扰着我，但是，一边喊着，我突然把门门拉开，仍然光着身子，一下子跳出了浴室。在走廊里与正要折回厨房的爱尔西撞了个满怀。

"把他叫住，"我大喊，"他在哪儿？把他叫住。"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已经走了。"她说，很有礼貌地把她自己从我无意识的拥抱中挣脱出来。

"真该死你为什么……"我开始，但是没有说完，赶紧跑开，穿上鞋，裤子和大衣，跑下楼，到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一直走到拐角，站了老半天，四处张望，怏怏而归。只有我一个人，丽迪雅很早就出去了，她说要探望几个女朋友，当她回来时，我跟她说我觉得情绪欠佳，就不和她一道上咖啡馆去了——那原已是安排好了的。

"可怜的东西，"她说，"你应该躺一躺吃点药。家里哪儿好像还有点阿斯匹林。好吧，我一个人去咖啡馆吧。"

她走了。

女仆也走了。

我万分痛苦倾听着门铃打响。

"真傻，"我不自主地重复着，"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

我完全处于一种病态的狂怒的状态，非常可怕。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准备向一个不存在的上帝祈祷让那门铃赶快打响。天黑了，我也没有开灯，依然躺在长沙发椅上——侧耳倾听，倾听。他在夜深人静大门关掉之前肯定要来，如果他不来，那么，到了明天，或者后天，他一定会，一定会来。如果他不来我肯定要死——噢，他肯定会来……最后终于，差不多8点钟，铃声响了。我一个箭步跑到门口。

"唷，我可真累！"丽迪雅喊着，她一身家常打扮进屋时将帽子

摘掉，抖了抖头发。

是阿达里昂陪她回来的。他和我进了客厅。妻子就进厨房忙活去了。 ，

绝望

131

"寒冷是朝圣者和饥饿！"阿达里昂说，在暖气上暖和他 的手，背了一句诗人涅克拉索夫①的诗，不过他背错了。

一阵寂静。

"请你直抒己见，"他继续说，盯着我的画像，"不过确实 有点像，相当引人注目的像，事实上，我知道我表现得很自 负，但是，说真的，每当心情愉快的时候看见它我就忍不住 要欣赏它。而且你干得真好，我亲爱的伙计，把那撮小胡子 又刮掉了。"

"晚饭好了。"

丽迪雅愉快地从餐厅里柔声地唱着。 1

我不能碰我的饭。我一直不断地派遣一只耳朵出去走到 房门又走到我家的大门口，虽然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最心爱的两个梦想，"阿达里昂说，把火腿肉片一层 层地卷起来好像是卷煎薄饼似地。嚼得津津有味吧唧作响。 "两个奇妙的梦想：开展览会和去意大利旅行。"

"这人连一 口伏特加也没沾。"

丽迪雅像是做解释似地说。

"说起伏特加。"阿达里昂又说。"皮利波罗多夫最近来看 你没有？"

丽迪雅用手捂住嘴。

"早就忘到脑勺子后头去了，"她的话是从手指缝中出来

0、^[("^ 0821 —1873: 1, 俄国诗人, 编辑, 代表作为长诗《在俄罗斯 谁能快活和自由?》、《红鼻子的严寒》等, 严厉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倒行逆施, 反映出各阶层的不满与痛苦。

13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绝对地。"

"从来没见过这么一只呆头鹅。事实是我曾经要求她告诉你……是有关一个穷画家朋友的一——名叫皮利波罗多夫——我的一位老朋友等等什么的。从但泽①步行来到这儿这你是知道的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是这么来的。他出售手绘的香烟盒子, 你瞧我把你的地址给了他——丽迪雅, 认为你会帮他一把的。"

"噢、是的, 他打过电话,"我回答,"是的, 他打过电话, 确实打过。而且我的确叫他马上滚蛋。如果你能停止打发各式各样的无赖寄生虫到我这儿来, 那我可真要对你感恩戴德 烧高香呢。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们别再费心来我这儿了。真的——我这儿已经人满为患了。人人都要把我当成职业慈善家了。你和你的那些叫什么名字的人真该死——我就是不想要……, ,

"好了, 好了, 赫尔曼。"丽迪雅温柔地插嘴了。

阿达里昂鼓起嘴唇发出了爆炸般的声音,"可真惨不忍睹。"他评论说。

我继续发火, 怒气冲冲了有好长时间——我现在不记得 当时到

底说了些什么这无关紧要。

"看起来确实是，"阿达里昂瞟了丽迪雅一眼说，"我是多管闲事了。对不起。"

我忽然觉得静了下来呆坐着陷入了冥想，搅和着茶水里

①现名革但斯克，波兰面临波罗的海的港湾都市，位于维斯杜拉河口左

岸。

绝望

133

的糖块，茶已经端上老半天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我高声说："我真是头彻头彻尾的驴子。"

"哎呀，别这样，别太认真了。"阿达里昂好脾气地说。

我自己的蠢行逗得我开心。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到要是费利克斯确实来过（那件事就其本身来说有点像是奇迹，有鉴于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姓名），女仆肯定会是大吃一惊了，因为在她面前将会站着我的完美的复制品！

现在我开始想像如果我的幻想能够生动地推想到那姑娘突然一声尖叫，她该如何一个箭步？中到我这儿来，气喘吁吁地，紧紧抱住我，匆匆忙忙地含混不清地一个劲地诉说我们二人之间何其相似的伟大奇观。然后我将要向她解释那是我的弟弟，出人意料地从俄国来了。

因为我一人独守空房受着煎熬已经有一整天了真是荒唐之至，所以我并没有对他之光临这朗的事实感到吃惊，而是不

断试图决定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他是永久地走了或是还会再回来，以及他玩的是什么游戏，还有，要不是他之 光
临破坏了我那仍然未被征服的、野性的和美妙的梦想的充 分实
现，或者，换一种情况，要是 有20个人，他们对我很熟 悉，在
街上看见他，如果果真是这样的，将意味着我的计划 的完蛋。

在反复思遣了我的理解力、判断力的缺陷不足之后，还 有危险
这么容易就被排除了，我感觉到，正如我已经提到的， 一股欢
乐和亲善的暖流油然而生。

"我今天有点心烦。请多多包涵。说老实话，我并没有看

】3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见你的令人愉快的朋友。他来的不是时候。我正在洗澡。爱
——只要我能^的一定尽力而为——告诉他我不能给的更多 了
，所以他最好去求别人——也许可以2；找弗拉基米尔，伊 萨
科维^，达维多夫。"

"这倒是个好主意，"阿达里昂说。"我也要去那儿试一试： 顾便
提一下。他喝起酒来像一条鱼，善良的老皮利波罗多夫， 你问
我那位姨妈就知道了、她嫁了 一个法国农夫——我跟你 说起
过她——一位非常快活的夫人，就是有点太小气了让人 受不了。
她在克里米亚1：'^点地产，1920年在那里作战&时，皮利
波罗多夫和我曾在她那里喝光了地下室里贮存的陈年老 酒。"

"至于说去意大利的旅行——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
微笑着说，"是的，我们回头再说。"

"韩尔曼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丽迪雅发表高见。

"把香肠给我递过来，我亲爱的。"我说，和刚才一样笑容可掬。

我搞不太清楚当时我到底是怎么了——但是现在我知道 原委了。我对于我的复制品的激情再度汹涌上来虽然被尽力 压低但是表现出可怕的巨大爆发力很快就摆脱了一切控制。它起始于我最终认识到，在柏林城，在那儿出现了某一个朦胧的中心点围绕着它有一股混杂的力量驱动着我转圈子越转

0系半岛，位于前苏联西部，伸入黑海

②指苏联国内战争（1918—21）。

绝望

135

越接近那中心点，那些钴蓝色的邮政信箱或是那辆黄色的轮胎打足了气的汽车，在它那划着条纹的窗户底下贴着一个黑羽毛的老鹰标记；一位把邮包挂在肚子上的邮递员在沿街走着（走着特有的令人好笑的慢步伐标志着那位富有经验的劳动者的习惯）或者是在地铁站的那架自动出售邮票机，甚至几家小小的集邮商店，藏品丰富，收罗了世界各地的邮票，塞满了开窗信封、简言之。凡是与邮政有关的东西都开始对我施加了一神令我莫名其妙的压力，对我发生了无情的影响。我记得有一天我像是得了梦游症似地不由自主地到了一条我非常熟悉的胡同。我到了那儿，距离那早已成为我的存在的论据的那个磁力点越来越近了。但是我一惊而起恢复了理智溜之大吉。而目前——过了几分钟或者完全有可能过了几天——我发现我X—

次进了那条胡同。正值分发报纸邮件 的钟点，他们朝我走来，悠闲^在地走着，12个②蓝衣邮递 员，他们依然是悠闲目在地在犄角处四散消失了。我转过身， 咬着大拇指，我摇摇头，我仍然在抵抗，自始至终我那正确 无误的直觉都在疯狂地悸动，我知道那封信在那儿，在等着 我的召唤，因此或迟或早我都要屈从于它的诱惑。

^信封表面有透明部分，看得见信封内信件上的地址。

@戏拟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这一回，让我们从下列的箴言开始（不是专为本章的，而 是一般而言、文学即爱情。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写了。邮政局里光线很暗。每一个柜 台前都站着两三个人，大部分都是女人。在每一个柜台，在 小小的窗框中，都露出一张公务员的脸，真像是"幅幅褪了 色失去光泽的照片，我在找第九号……在房子中央，有一排 写字桌，因此我就在那儿徘徊，在我自己的自我面前，装出绝望

137

一付我要写东西的样子。在我从口袋里摸出来的一张旧支票 背后，我开始胡乱写下了涌上我的脑子的头几个字。那支国 家供给的钢笔每写一个字都要吱噶地响一下，我好几次把笔 插到墨水池里，深入那黑色的唾液；在那张白色的吸墨纸上， 我的臂肘压在上头，被乱七八糟地划上了许多难以辨认的线 条的痕迹。这些胡乱写下的无理性的字母，前面有一个负号， 永远都让我想起好些镜子：负数X负数^正数。它们使人强 烈地感觉到说

不定费利克斯也是个负我，这是一个相当重要 的惊世骇俗的思想，因此，我迄今为止没有能对之加以彻底 认真的调查，是大错特错了。

与此同时，那只患了肺癆症的钢笔在我的悉心照料下继续往外吐着单词：不能停止，不能停止，罐头酒杯监狱屁股 厕所，壶瓶盆锅酒巨款深坑，①停止，他要下地狱②滚他的蛋 吧。我把那张纸攥在手心里揉得皱巴巴的。一个等得不耐烦 的肥婆硬是挤了过来一把将笔夺过去，她随意地拨拉着我，把 我挤到一边，一边还扭一扭她那海豹皮披肩下硕大的臀部。

蓦地我发现自己站到了第九号柜台前。一张长着黄褐色 小胡子的大脸瞥了我一眼表示询问。我噤嚅着说出了 口令。一只在食指上戴着黑色手指套的手给了我 不是一封而是三封 信。这一切好像都是在瞬间发生的。过了一分钟我已经走在 街上了，一只手紧紧按在心口上。一看见板凳我赶紧就坐了

(!) 作者在此玩弄文字游戏，将不能停止、^、' 的字母任意组合形成

两个名词^! !和? 01，它们都是一词多义，^为复数形式。

@ "他要": 1 化'11与"下地狱"10^11，谐音。

13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下来，将那三封信全拆开了：

再补充点现场的纪念物吧，比如说，一根黄色的路标。让 时间的那一微粒也在空间留下一个记号吧。我在那里，坐着 读信——忽然间因为意想不到的和抑制不住的笑而被呛了一下。噢，谦恭的读者，那全都是些敲诈勒索式的信！一封敲 诈信，甚

至可能^人会去开封.一封敲诈信地址写着邮政局 留局待领.按照约定好的密码去取信,除此以外,例如,还直言不讳地写着它的发信者既不知道他写给信的那人的名字 也不知道那人的地址——可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悖论!

在这三封信的头一封里〔11月中旬〕那敲诈的主题仅仅 是预兆。它非常生我的气,那封信,它要求解释,它似乎是 确实在扬起了它的眉毛,正如它的作者所为,只提前一分钟 通知,准备好露出他的撒娇的笑容。@为他不明白,他说,他 非常渴望理解,为什么我的行为如此神秘,为什么我,无攀 无故地,三更半夜偷偷溜走。他确实有几分怀疑,他确实,但 是现在还不愿意亮出底牌来。如果我照我应该的去做,那么 他就准备将那些怀疑隐藏起来不公之于众,他还怀着尊严表 达了他的迟疑.他同样怀着尊严期待着回信。那封信写得根 本不符合语法规则同时还是矫揉造作的,那种混合正是他的 本来的风格。^

在第二封信中〔12月底。他可真有耐心!〕那特定的主题变得更加明显了。他为什么给我写信现在如白昼一样明朗了。对于那1千马克钞票的记忆,那灰蓝色的幻影曾经在他自己的鼻子底下掠过后来就消失了,噬啮着他的五脏六腑。他的 贪婪现在使他如丧考妣,他舔了舔他那发于,的嘴唇,他不能 绝望

139

原谅他自己让我轻易溜走,他受了那令人可敬的沙沙作响的 声音的骗,正是那声音使得他的指头尖一直发痒,所以他写 道他准备恩准我来一次新的面试。他最近思来想去地考虑这 件事,

但是如果我拒绝见他，或者索性不理他他就要被迫——正写到这儿掉了一大滴墨水，这是那无赖故意弄上的，就是要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一点也吃不准到底该对我宣布什么样的威胁。

最后，那第三封，1月份写的，在他那方面而言是一个真正的杰作。这封信我比哪封都记得清楚，因为我把它保留的时间更长。

我的前两封信都没收到回音我开始认为现在到了该采取某些措施的时候了可是虽然如此我还是要给你一个多月的时间考虑在这之后我就要直接去一个地方在那里你的行为将要按照它们的充分价值被充分审判如果今天我还是不能对那不能收买之人[^]示同情那么我将要求助于行动其确切性质随你任意想像因为我考虑当政府不需要那么就到了结束它的时候了惩罚江湖骗子手们这是每一个诚实的公民的义务对不需要的人产生这样粉碎性的吵闹使得政府作出反应不管大家喜欢不喜欢但是尺要考虑你的个人状况考虑到行善和预备履行义

声音只要在这一个月你给我寄来相当数量的钱作为我所有的担惊受怕的赔偿确切数目我由你自己去估计。

签字：“麻雀”底下是一家内地邮局的地址

14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良久地回味咀嚼那最后一封信，个中哥特式①的魅力是我那相当刻板的翻译几乎不能表达出来的。它的一切特点都让我感到愉悦：那条众多词汇汇成的庄严宏大的溪流，没有受到一个

标点符号的束缚；那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感到稠乎乎 的出自这样一个外表绝无危险的家伙的呆头呆脑的表述；那种同意接受任何建议的暗示——不管多么令人恶心，只要 他能得到那笔钱。但是除此以外，让我开心的是，这件事所 显示出的力量和成熟，这是很难掩饰的，这见于以下的事实： 费利克斯主动地，没有我这方面的丝毫促动，重新出现了，向 我提出愿为我效劳，不，更有甚者：他是在命令我利用他的 服务，同时去任意驱遣他，这样就使我获得了解脱，无须对 由那一系列毁灭性事件可能招至的灾难负任何责任。

我坐在板凳上开怀大笑不由得摇头晃脑起来。噢，一定 得在那儿竖立一个纪念碑（一根黄色的柱子、那是当然的！ 他会怎样想这件事呢——这么个二百五？他的那些信，通过 某种心灵感应通知我它们的到来，在对它们的内容进行不可 思议的细读之后，我将会不可思议地相信他那幽灵般的威胁 的威慑力吗？多么有意思啊。我确实不知怎么感觉到了那些 信已经在等着我了，第九号柜台，而且我确实打算回信，换 言之，他所推测的——以他狂妄自大的愚蠢——他所推测要 发生的事到底是发生了！

当我坐在那张板凳上，把那几封信紧紧抱在我火一般燃 烧的怀抱中，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阴谋已成定局了，因此每一
0野蛮的，粗鲁的，未开化之意

绝望

141

件事情，或者说差不多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定下来了。只是 还

缺少一两个细节不费什么麻烦就可以把它们弄妥贴了。在 这类事情上，麻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事完全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按部就班地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形态，是自从我第一次看见费利克斯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那么，这一关于麻烦的宏论宗旨何在？要知道只有数学 符号的协调，行星的运动，自然法则的所向披靡的运作才与 本书的主旨真正有关，我的前无古人的宏伟大厦没有我的协 助竟然拔地而起了。是的，从一开始，每一项流程就都依从 我的心愿。现在，当我问自己给费利克斯写些什么时，发现 了回信就在我的大脑中，我几乎根本就没感到吃惊，好比那 些画着花边的祝贺电报顺手拈来只要多花一点钱，就能寄给 任何一对新婚夫妇。剩下来的只是在那张印好的表格上专门 留下的空白处填入日期。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犯罪，作为一门艺术的犯罪，以及纸 牌游戏的骗局。此刻我心潮澎湃情绪高涨。噢，柯南道尔 当你的两位主人公开始让你感到无聊时，你本来可以给你的 创造加上多么辉煌的冠冕啊！你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错 过了一个多么好的主题呀！因为你本来可以写一个最后的故 事却可以包容整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史诗气尾巴精彩可以

① 3[(- ^1-11101 0011311 |；1859—1930》，英国小说家，以著有《福尔摩斯探 案》〈51 ^! " 10& ! ^")之一系列侦探小说而闻名。

② 8^【! 04 9010163，柯南，道尔所著一系列推理小说之主角，世界闻名侦 探，住在伦敦，以科学的、合理的推理来解决事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把其余的部分也衬托得更加美妙。那个故事中的谋杀者最后 不应是那一条腿的簿记员，不是那个中国人，也不是红衣女人，而是那犯罪故事的记录员，华生医生④本人——华生，可以这么说，他知道正在发生的事就是华生干的，对于读者真是当头棒喝。 ^

但是他们是何等样人——道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李布 兰克3，华莱士 1 ——所有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他们描写身手不凡的罪犯。他们是何等样人呢？所有那些了不起的罪犯，他们从来没有阅读过那些思路敏捷的小说家写的东西，他们又是何等样人呢？——与我相比，他们又有何高明呢？只不过是些跳梁小丑罢了！在富有创新才能的天才们的案例中，我当然是碰巧得到老天相助（我之遇见费利克斯），但是那一点点运气恰恰正适合我专门为此造成的那个地点。我突然攫住了它，并且利用了它，换了别的人处于我的地位是断断唱不出这出戏的。 ，

我的能耐颇像玩一场耐心牌戏，全靠事先精心策划。首先，我把底牌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摆好，为的是使它稳操胜券，

①^1.011 ^福尔摩斯的好朋友和助手，他好奇，好脾气，笨拙，他记下了 福尔摩斯的探案经过。

@作者在此玩弄文字游戏，原文为^^化00（华生），^110……，^113^01！（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前后谐音，既押头韵，又押

尾韵。

③ 1¹, 10135 0742—:1806; 1, 法国化学家, 发明从食盐得到苏打的方法。

④ 窗^ (! ^』 ^)^。)^6^1〔1875—1932〕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和游记家，其小说和戏剧创作大都不脱离犯罪主题。

绝望

143

然后我以相反的顺序把它们收起来，把准备好的这副牌交给别人——完全确信骗局肯定能成功。

我的无数先行者们所犯的错误不外乎把主要重点放在行动本身，以及过于看重随后排除一切痕迹，而不是顺其自然。

然导向那同样的行动，其实那才真正是链条上的一个链子，书里的一个细节一行字，必须是从前面所有的事情中合乎逻辑地导出~~这就是每一门艺术的本质。如果事件是正确地计划好了，正确地去操作了，那么创造性艺术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即如果罪犯在第二天早晨投案自首，没人会相信他，艺术的发明创新包含着远比生活现实要多得多的内在的真理。

所有这些，我记得，都在我的脑海中飞速掠过。就是在 我坐着这些信放在腿上的时候。但是后来一会儿是这事，一 会儿又是那事。，^我只对我的声明做一点小小的修改，给 它加上（正如奇妙的艺术品常常发生的情况，群氓们拒绝，有 很长一段时间，拒绝理解，拒绝承认，并且抵抗它的魔力）， 一桩完美的罪恶的天才是不被人民承认的，也不能使他们梦 想和奇想。相

反，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挑剔然后再吹毛求疵 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把作者批得体无完肤，极尽攻击之能 事。当他们以为发现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纰漏时，你听听他们 的哄堂大笑和冷嘲热讽吧！但是实际上犯错误的是他们，而 不是作者。他们缺乏作者的敏锐的洞察力，他们从日常生活中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作者却发现了伟大的奇观。

在尽情地笑完了之后，我冷静地清楚地想出了我下一步 的行动计划，我把那第三封信也就是最恶毒的那封信夹到了 钱包里，把另外两封信撕得粉碎扔进了邻近的灌木丛中（马

14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上就引来几只麻雀它们错以为是面包皮呢〕，然后我动身去办公室，用打字机给费利克斯打了一封信，详细指示给他前来 的时间和地点。将20马克封在里面又出了门。

我老是发现很难让我松开拿着信的那只手，结果那封信 就在邮筒那糟透了的狭窄的入口上方停住不动了。仿佛是要潜入冰河或是从一个着了火的阳台跳入一个貌似朝鲜蓟1:1的菜心似的 地方，现在是特别难于放开手。我吞下了，我感到 奇里古怪地陷进了我的胃囊的底部。因此手里还是拿着那封 信，我沿着马路继续走下去，在下一个邮箱前停了下来，但 是旧景重现。

我往前走，那封信把我都给压垮了，我被那巨大的白色 负担压弯了腰，就这样，过了一个街区，又来到了下一个邮 箱跟前。

我的犹豫不决很快让我讨厌，因为鉴于我的意图之坚定 这太莫名其妙了。也许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物理上的，机械的 不确定性，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不愿意放松的肌肉来排除掉。或者，更好一些，它可能是，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将会指明的（正如我一贯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最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种拥有财产的人的犹豫不决——他永远也不愿意（这是他的本性）与他的财产分手。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情况下，财产的观念并不只局限于我寄出去的钱，相应地，还有我已经放进我的信里头的我的那份灵魂。

自然而然地，我到达我的第四或第五个信箱时，这时我

①菊科，原产于欧洲，多栽培作观赏用，亦可食，紫红色球状，菊花瓣花。

绝望

145

已经克服了我的延宕。我当时心里很明白就和现在一样明白 我要写下这个句子一样——我那时明白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 我将那封信投入邮箱那狭窄的投信口，我当时甚至预见到我 后来马上将要做出的那种小里小气的姿势用一只手搓另一只手，好像那封信将一些灰尘留在了我的手套上，那封信，因为已经寄走了，就再也不是我的了，所以它的灰尘也不再是我的了。做了成了①（如此就是我的想像的意义八然而，我还是没有把信投进去，还是站在那儿，和刚才一样被我的负担压得直不起腰，我皱着眉头看见旁边的人行道上有两个小姑娘正在玩耍：她们轮流滚动一块在阳光下变幻出不同色

彩的大理石弹子，要把它们滚进镶边石旁一个土坑里。
我选中了两人中比较小的那一个女孩，她是个娇小的小不点儿，乌黑的头发，穿着花格子布的裙子（在砭人肌骨的2月天她竟然不感到冷这真是奇迹、
我拍拍她的头说："亲爱的，你看，我的眼睛很不好使，因此怕把信投不到信箱里，劳驾请你替我把这封信投到那边的信箱里。"

她瞥了我一眼，从她蹲着的位置站了起来（她的小脸显出一种透明的苍白，异常漂亮），接过信，向我露出了女神般

庄严超凡的微笑，闪动着长长的眼睫毛，就向邮箱跑去了。我并没有等着看余下的事情，穿过了大街，眯缝起眼睛（那是应该能让看出来的）好像我真的看不清路似的：为艺术而艺术
@可能是戏拟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时的话

14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术，因为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在一个角落，我溜进了一个公用的玻璃电话亭给阿达里昂打电话：必须先把她安顿好这是我老早就决定好的因为这个爱管闲事的油漆匠画家是惟一我必须提防的人。让心理学家们解释清楚下面的问题：到底是由于联想而模拟近视眼促使我实现蓄谋已久的计划马上就对阿达里昂采取行动呢？还是正好相反，是我的不断提醒我自己当心他的危险的眼睛让我想到假装近视眼呢？

噢，顺便说一句，以免我待会儿忘了，她会长大的，那孩子，她将会非常好看也许会很幸福，她将决不会知道在一桩何其怪异可怕的勾当中她充当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慢着，还会有另一种可能，命运，不放过如此盲目和天真无邪的假手于人的事件，忌妒的命运以其丰富的经验，诡计多端，对竞争者的仇恨，可能余残酷地惩罚那位小女孩因为她多管闲事，而使她大惑不解——“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而招致如此不幸？”而且永远，永远，永远她也不会明白。但是我的良心是很清白的。并不是我给费利克斯写信，而是他写信给我，不是我给他寄的回信，而是另一个素昧平生的懵里懵懂的小孩子。

我到达了 my 第二个目的地，一个令人愉快的咖啡馆，在它的前面，有一个小花园，过去在夏日黄昏，经常开放一个变幻色彩的喷泉，被底下的变色投影机照亮〔但是现在花园里光秃秃的，索然无味，没有喷泉闪烁，咖啡屋的厚重的窗帘在它们与游手好闲的气流所做的阶级斗争中获胜了……现在我写得多么活泼轻快啊，除此以外，我又是多么冷静啊，我

绝望

147

又是多么镇定自若啊^正如我所说的，当我到达时，阿达里昂已经恭候在那儿了，一看见我，他就用古罗马人的方式举起了胳膊，我脱下了手套，摘掉帽子，解开丝围巾，在他旁边落座，把一包非常昂贵的香烟扔在桌上。^“有什么好消息？”

阿达里昂问，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永远是一付特别愚昧而不自知

的样子。我要了咖啡。大概是这样开始的：

"唔，是的——确实给你带来了好消息。最近我着实很担心，我的朋友，'我老是想到你眼看着要潦倒堕落下去。一个艺术家没有情妇和柏树就不成其为艺术家，正如普希金在某年某月说的或是他本来应该说的。由于你遭遇的困难以及你的陈旧刻板的生活方式，你的天才可以说是一一正在衰落正在逐渐消失，事实上已经不在喷射光芒了，好比那边花园里的彩色喷泉冬天里不再喷水一样。"

"感谢你打的比方，"——阿达里昂说，显然是感到受了伤害。"那种恐怖……那种胶糖风格似的图案。我情愿，你知道，不讨论我的天才，因为你所谓画家①等于……，'〔这里是一个不宜印出的双关语〕。

"丽迪雅和我经常说起，我只管说下去，不理睬他那蹩脚的拉丁词儿和粗鄙~"说起你的困境。我觉得你必须改变一下你的环境，更换一下你的脑筋，吸收一些新的印象。"

0原文为拉丁语

14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阿达里昂往后缩了缩。"环境和艺术有什么关系？"他嘟囔着。

"无论如何，你现在的环 境会毁了你的，所以它们确实是意味着什么的，我猜。那些你用来装饰你的房东太太的餐厅的玫瑰花啦桃子啦，那些可敬的公民的画像啦，你一心'图谋在人家吃晚……，'

"嗯，真的……图谋！"

"也许那些东西确实挺可爱，甚至才华横溢，可是一一原谅我的直率——难道你不觉得无聊单调不觉得有点不自然吗？你必须在另外一种气候中生活，应该住在阳光充足的地方，阳光是画家之友。我看得出来，虽然，你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那咱们就扯点别的吧。告诉我，比方说，你那块地产的情况怎么样了？"

"该死的我要知道就好了，他们不断给我寄来用德语写的信。我本来想求你给我翻译出来，但是真让我烦透了……而且——你瞧，我不是把它们丢了就是刚一收到就把它撕了。我知道他们是想要我再多付钱。明年夏天我要在那块地上盖座房子，我要做的就是这些。我幻想。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撤回那块地了。不过你是在说，老兄，在说改变气候。说下去，我洗耳恭听。"

"噢，那没多大用处，你不感兴趣。我在对你进行规劝可却让你不高兴了。"

"上帝保佑你，到底为什么会让我生气呢？恰恰相反
绝望

149

"不，没有用。"

"你刚才提到意大利，老兄。开始吧，我喜欢这个题目。" "我还没提到它呢，"我大笑着说，"但是因为你已经说到了那个地名……我说，那里不是挺美挺舒服吗？这里关于你的谣言沸沸扬扬的说你已经停止……，'——我的下颚受到了接连的刺激

发出了瓶颈咯咯作响的声音。

"是的，我已经戒酒了。虽然，现在我是不会拒绝喝上一杯的。那种与——一个——朋友——噼里啪啦——来——一瓶的事情。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噢，好了，我只不过在开玩笑……，"

"那最好了，因为什么事情也不会有，根本不可能让我难受。就这么定了吧。嗨嗨，我今天晚上睡得真不好！嗨嗨……啊哈！失眠真可怕！"——

我继续说着泪眼昏花地看着他。

"啊……请原谅我在你面前打哈欠。"

阿达里昂，惆怅地微笑着，玩弄着他的调羹。他那张圆胖脸，长着狮子般的鼻梁，低垂着，他的眼皮——因为激动——上面的疣子泛出淡红的颜色——半遮着他那一双令人讨厌的咄咄逼人的眼睛。

猛不防地他瞥了我一眼说道：

"如果我真能去意大利旅行一趟，我真的能画出传世佳作来，用卖掉它们所得的钱，马上就能把我的债务全都清理了。""你的债务？你欠债了？"我嘲讽地问。

"噢，别提它了，赫尔曼，卡洛维奇，"他央告着，——我觉

15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得，这还是他头一次使用我的本名和父名称呼我。"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借给我250马克，要不就折合成美元，我一定会在佛罗伦萨①所有的教堂为你的灵魂祈祷。"

"眼下，你先拿上这笔钱去办护照吧，"我刺儿地一下拉 开钱包。"你所持有的是，我猜，是那种南森护照②吧，而不 是货真价实的德国护照，不是一切体面人所持有的那种。马上就去申请办理护照，否则的话你又要 把这份贷款提前糟蹋 在酒上了。"

"握握手，老兄。"， ^阿达里昂说。

我俩都沉默良久，在他那方面，是因为他心潮澎湃，几 乎与我毫不相关，而我呢，因为事情办完了，没有什么可说 的了。 ^

"真是奇思妙想。"阿达里昂突然叫了起来。"我亲爱的老 兄，何不让丽迪雅和我一块儿去呢？这里真是枯燥透顶。那 小娘儿们得来点乐子让她觉得好玩儿。喏，如果我一个人去 ……你瞧，她是那种特爱吃醋的人—她会不断胡思乱想以 为我去什么地方寻花问柳了呢。真的，就让她跟我走一个月 吧，哦？"

"也许她随后就来。也许我俩一块儿来。长久以来，我， 疲倦的奴隶，就一直在策划逃离去奔赴遥远的艺术之乡去寻

① 是意大利的艺术、文化中心，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各大美术馆都藏有当 时最出色的美术品。

② 国际联盟为一些没有自己国家的人所发行的护照。

绝望

151

找半透明的葡萄了。恐怕我现在得告辞了。两份咖啡，就是 这些，对不对？"

,

次日早晨——还不到9点——我动身去市中心的一家地铁站，在楼梯最上方，占据了一个战略性位置。每隔均等的 时间从那深陷的底部就会冲出一批手提公事包的人们——往 上走，往上走到了楼梯上，推推搡搡踩着脚，时不时地有人 的脚尖会随着叮当一声踢在那块金属广告牌上，某家公司发 现把它钉在楼梯的正前方不失为明智之举。从顶上往下数的 第二个台阶上，背靠着墙手里拿着帽子（谁是乞丐中第一个

绝望

天才——他将帽子的功能进行改造以适应他的职业的需要？〕，尽可能可怜巴巴地佝偻着腰，站着 一个上了年纪的可怜虫。再往高处走，聚集着报贩子们——他们全都戴着中世纪丑角戴的那种鸡冠帽在海报周围晃荡。

天气阴暗凄冷，尽管我脚上套着鞋罩，双脚还是冻僵了。我纳闷如果我不是把这双黑皮鞋擦得贼亮，也可能脚还不会 冻得这么厉害——这个想法涌上来又消失了。

终于，正好在差5分8点的时候，不出我所料，奥洛维 尤斯的身影从最深处冒出来了。我立即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开了。奥洛维尤斯走到我前头去了，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露出了他那挺好看的一嘴假牙。我俩的会面呈现出正是我期待的 那种偶遇的色彩。

"哎哟，正巧碰上您了，"我回答他的询问，"我是到我的 银行

去。"

"该死的天气，"奥洛维尤斯说，慌慌张张地站到我这边来，"您的妻子怎么样？挺好吧？""谢谢，她挺好。""你这一向怎么样？身体欠佳？"他继续彬彬有礼地询问。

"不，不太好。神经衰弱，失眠。以前会让我觉得挺好玩的小毛病现在让我苦不堪言。""吃点柠檬。"奥洛维尤斯插嘴说。

^……那个要在以前会让我觉得好玩可是现在让我苦不堪言。您瞧，比方说……，'

15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喷着鼻息笑了起来，拿出了我的记事簿。"我收到这么一封白痴写的敲诈信，就是它弄得我心神不定。你不妨看看，这里大有文章。"

奥洛维尤斯停下来非常仔细地认真地看起信来。趁他在看信，我审视着我们旁边的橱窗：里面陈列着一对浴盆和其它各种各样的卫生间附属设备，颜色白得耀眼，真是豪华富贵愚不可及。紧挨着的下一个橱窗陈列着棺材，同样显得豪华自大和蠢头蠢脑的。

"啧啧，"奥洛维尤斯说，"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我很敏捷地将信放回钱夹子，偷偷一笑回答说：

"当然知道，一个无赖。他过去曾经在我一位远亲家干过活。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家伙，如果他还不算是疯子的话。他头脑里老在想着我们家剥夺了他的一份继承权。您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怎么也摧不垮的。"

胃奥洛维尤斯就跟我解释开了，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细节，疯子们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然后就问我是否打算向警察局报告。

我耸了耸肩膀："荒唐……这其实不值一谈…，，'告诉我，您认为首相的发言怎么样~读过没有？"

我俩相伴而行，谈笑风生，谈论着国内外政治大事。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口，我开始脱掉——按照俄罗斯礼仪所要求的规矩——从我正要伸出去的手中脱掉手套。

"您神经衰弱真是不幸，"奥洛维尤斯说，"我请您问候，请向尊夫人，问候。"

"我将一字儿不漏地转达您的问候，您要知道就好了，我真羡慕死你们这些单身汉了。"

绝望

155

"为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提起来我就伤心，可是您瞧，我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我的妻子是三心二意的，而且——嗯，她对别的人感兴趣。是的，冷酷，轻浮，我就是这么说她，因此我觉得如果我碰巧……哦……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她不会哭多久的。请原谅我真不该跟您唠叨这些私人的麻烦。"

"有些事情我早就看出苗头了。"奥洛维尤斯显出大智大慧的样子悲哀地点了点头。

我握了握他的羊毛爪子我俩就分手了。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真是天衣无缝。像奥洛维尤斯那样的老混蛋们是很奇妙地容易让别人牵着他们的鼻孔的，因为体面加多情正好等于一个傻瓜。通过他渴望同情每一个人，当我中伤我那位模范妻子时，他不仅站在那高贵的可爱的丈夫一边，而且竟然私下里裁决他早就“发现”（这是他的原话）一两件事的“苗头”了。我情愿付出一大笔钱去换取知道那头愚蠢的半瞎的老鹰到底在我们婚姻生活的碧蓝晴空上侦察到什么东西了。是的，一切都做得那么美妙。

我很满意。倘若在办理意大利护照时没有遇上那些意外的话，那我将会更加满意。

阿达里昂，在丽迪雅的帮助下，填好了申请表，后来他被告知要等到护照批下来至少还要有两个星期（到3月9号我还有差不多一个月。退一万步说，我还可以给费利克斯写信更改日期）。

最后，终于在2月底，阿达里昂拿到了他的护照并且买好了火车票。除此以外，我还给了他1千马克这可以让

15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维持，我希望，两三个月。他本来安排好3月1日走，不料却横生波折，他把钱全部借给了一位亡命的朋友，因此现在必须等到那笔款子还回来。一件相当神秘的案子个中缘由一点儿也不得而知。阿达里昂信誓旦旦说那是“名誉攸关的事情”，而我呢，在我这一方面，我对于这些牵涉到名誉之类的暧昧不明的事情永远都是持最怀疑的态度的一而且，你听仔细了，不是那

破衣烂衫的借钱者本人的名誉，而永远是一个第三者甚至是第四者的，他的名字是不可泄露的，阿达里昂（永远都是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不得不把钱借给人家，另一方发誓说他3天之内肯定还钱，这是那些封建男爵的后裔们借钱的一般期限。期限已经过了，阿达里昂就跑去找他的借债人，当然了，他哪儿也找不到。

我气得火冒三丈，问那人的名字。阿达里昂企图避而不谈，于是就说："噢，你记得的——就是那人有一次他去找过你。"这更是让我火上浇油。

要不是因为我自己手头也很拮据把事情给弄得复杂了，在我心平气和之后，我本来是可以再帮他一把的，但结果那时我更是绝对急需手头有一笔钱。我让他如期动身，给了他一张火车票往他钱包里塞了几马克。我说，以后一定再给他寄钱。

他说他会照办的，只不过把行期推后一两天没准儿那笔钱还能找回来。确实就在3月3号，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相当不在意地，我认为，说他已经追回了那笔钱次日晚上就走。4号那天，不料是丽迪雅，不知什么原因，阿达里昂托她保管绝望

157

他的车票，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把火车票放到哪儿了。一位阴沉着脸的阿达里昂蹲在前厅的一张凳子上："什么也甭想干了。"他一再磨叨着"命运偏和我做对。"从紧邻着的房间里传出抽屉开关的乒乒乓乓的声音和狂乱地翻纸的沙沙声：这是

丽迪雅在搜寻那张票。

一小时以后阿达里昂觉得没戏了就打道回府了。丽迪雅 坐在床上哭得伤心欲碎。5号那天她在一堆准备送到洗衣店 去的衬衣里发现了那张车票。6号那天我们去为阿达里昂送 行。^

火车应该在10点10分离站。

时钟的长针将会像一个长毛猎犬似地瞄准，然后猛地扑 向那早已垂涎三尺的分针，并且立刻毫不延迟地向下一个进军。

不见阿达里昂。

我们站在标有“米兰”^的火车旁边等候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丽迪雅担起心来了，“他怎么还不来 呀？真把人急死了。”

一切有关阿达里昂离去的可笑的麻烦事把我简直都弄疯 了我此刻害怕松开牙关以免在站台上发作起来或者是弄出别 的乱子来。两个很萎靡的家伙，一个卖弄着他的蓝色风雨衣， 另外一个穿的是俄国大氅上面有一个被虫蛀了的羔羊皮领 子。

“他怎么还不来呢？你说他出什么事了？”

①意大利北部伦巴底省之首邑，意大利名城之一

15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丽迪雅问着，看着他们流露出惊恐的目光，拿开那束她 不辞辛苦为那头野兽买的紫罗兰。

那位蓝色风雨衣伸开双手，而那位毛皮领子发出深沉的 声音：

^630^113？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猛地一转身，大踏步向出口走去。丽迪雅在后面追着我："你到哪儿去呀，等一等，我相信他是……，"

说话间，阿达里昂在远处出现了。一个面貌凶狠衣服槛褛的人搀着他的臂肘替他拎着旅行箱。阿达里昂醉得跌跌撞撞的简直连脚跟都站不稳了，那位面目狰狞的人，也是酒气熏天。

"哎呀，天哪，他这样子可不能走。"丽迪雅喊着。

非常兴奋，浑身湿漉漉的，迷迷糊糊的，东倒西歪的，没有穿大衣（朦朦胧胧地预感到南方气候暖和），阿达里昂开始一个一个地拥抱我们，他打着趔趄，嘴里流着哈喇子。我只是想设法躲开他。

"我是皮得波罗多夫，专业画家，"他那位面目狰狞的同伴脱口而出，好像拿着一张肮脏的明信片朝我的方向信任地伸出一只坚定不移的手，"曾有幸在开罗的赌窟地狱见过您。"

"赫尔曼，想想办法！不能让他就这个样子走开。"丽迪雅哭着用力拽我的袖子。

这时车厢的门已经使劲关住了。阿达里昂，摇晃着身子，发出让人心酸的哭喊，却又蹒跚着走开去追一个卖三明治绝望

159

——白兰地的小贩的手推车，但是被朋友们的手给抓住了。然后，突然地，他一下子把丽迪雅搂在怀中如醉如痴地狂吻着她。

"噢，你这曲球'。〕娃儿，"他像鸽子似地咕咕地说，"再见吧

，娃儿，多谢，娃儿……’，

“劳驾，先生们，”我非常冷静地说，“你们愿意不愿意帮 我把他扶进车厢去？”

火车缓缓地开动了。阿达里昂，容光焕发大喊大叫，几乎从窗口滚下来，丽迪雅，一头裹着豹皮的②羔羊，三步并作两步地跟着车厢走几乎走到了瑞士。当最后一节车厢向她 打开缓冲器时，她弯下腰，凝视着后退的车轮底下（一种民族的迷信），然后给自己划了个十字。她手中仍然拿着那束紫

明3上

夕二。

啊，多么轻松愉快……我吸进的叹息充满了我的胸膛然后我把它放出来发出了很大的声音。一整天丽迪雅都闷闷不 乐担惊受怕的，不过后来来了一份电报——只有两个字“安 抵”——这让她得到了安慰。我现在必须着手对付这件事中

最让人感到疲劳最耗时费力的那一部分了：跟她谈话，哄她古人、/ 同上

我现在记不起来是怎么开始的了，当我的记忆之流的闸门被打

① 板球变化球的一种，先投向打者的左后方，继而弹回左前方再切入的投

法。

② 为淫欲的象征。

】6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雅坐在长沙发椅上，瞪着我，一言不发，流露出大为吃惊的表情。我看见我已坐在她对面椅子边上像个医生似地，时不时地，给她号脉。

我现在听见我的平和的声音滔滔不绝。当时首先我跟她讲了一件'1：情，那件^，我说，以前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我跟她说起我的弟弟。战争①爆发时他在德国念大学，就在当地被招募充军与俄国人作战。我老是记得他是一个意气消沉安安静静的小东西。我父母一向对我进行体罚可是对绝很娇宠。不过他们对他们扞没有表现出丝毫爱心，但是对于我他却滋生出令人难以没信的，比手足之情还要亲的敬重之情。到处跟着我，看我的眼色行啦，凡与我有关的，情他都喜欢。喜

的牙刷刷^——开头我俩^睡一张床一头一只枕头，^来发现到丫储藏室的席子上，但是因为他坚持要在半夜里与我换地方，结^我们到了也没搞清楚，连亲爱的妈妈也不知道。谁到底在哪】1睡的觉。这在他那一方面来说并不能称之为堕落——噢。根本称不上？——那只不过是 他为了表现我俩那令人

难以'？：信的统一性而所能找到的最好方式，因为我俩彼此相像简直就跟两滴水珠似的，就连关系最近的亲人也经常搞错，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相似变得越来越完美了。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0914 1918、

绝望

161

我至今还记得我送他启程去德国（那是在大公遇刺①之前不久

）那可怜虫哭得可真伤心好像他已经预见到这次将会 是一个多么长期而又残酷的决别。站台上的人都看着我俩, 看着那两个彼此相像的青年他们两人互相挽着手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悲痛的狂喜……

后来战争爆发了。我被囚禁在遥远的地方体力衰弱再也没有得到过弟弟的消息, 不知怎地却相信他已被杀死了。狂暴的岁月, 披裹黑色尸衣的年代。我告诫自己不要再去想他了, 甚至到了后来, 我结了婚, 连一个字儿也没跟丽迪雅吐露过——生离死别苦不堪言啊。

然后, 就在我携妻赴德不久, 一位表兄(他路过的时候 暗示了一下, 只不过说了一句话)通知我说费利克斯, 虽然 还活着, 可是道德已经堕落了。

我从来也不知道他的灵魂到底沉沦到了何种地步……我只能设想, 他那纤细的心理结构不堪承受战争的压力, 一想到我已不在人世(因为, 说来也奇怪, 他, 也相信兄长已经 死了), 他再也见不着他崇拜的复制品了, 或者毋宁说, 他再也见不着他自己人格的最理想的版本了, 这一想法摧残了他的 心灵, 他觉得好像同时失掉了支柱和雄心, 所以从此以后 怎么生活都无所谓了。他就此沉沦了, 那个人他曾经一度有如乐器奏出的歌曲那么甜美现在却变成了小偷和伪造文件 者, 吸起毒来最终犯了杀人罪——他毒死了那位收留他的女

①指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1¹31¹3 ? 6¹1X1311(1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

亚的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人刺杀, 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人，这后一件事是我听他亲口说出来的，他甚至没有受到怀疑——那邪恶勾当竟干得这样滴水不漏。

至于说到我与他的重逢……嗯，那完全是出于偶然，一次最出人意外的也是最痛苦的会面（这件事的一个后果就是 我身上的变化，就是那种沮丧，就连丽迪雅也发现了）是在布拉格的一家咖啡馆里——看见我他就站起身来，我现在还记得，伸开双臂突然又向后倒下足足晕过去有18分钟。是的，太恐怖了太痛苦了。

原先那个动作迟缓，生活在梦想中的安详的、温柔的孩子不见了，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饶舌的疯子，说话颠三倒四东一锄头西一棒锤。与我重新团圆使他体验到的幸福，也就是与亲爱的老赫尔曼——他穿着漂亮的灰色西装，刚从死 人中复活，不仅没有良心泯灭，而是完全相信，恰恰相反，让他更加坚信了心怀杀机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

我俩的谈话是惊人的。跟我告别时，他不住地亲吻我的 双手，就连侍者都落泪了。

很快我就明白了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的力量能够摧毁他蓄 谋已久的自杀决定——甚至连我都无能为力。我，过去一直 对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经历过的那几分钟只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设身处地地想，我真的能够想像出他的回忆 使他忍受的那种被净化了的折磨。而且我觉察出，天哪，对 他来说惟一的出路就是死亡。上帝不允许任何人遭受这样严 峻的劫难——也就

是说，眼瞅着自己的兄弟要遭灭顶之灾却 没有发挥道德的权力去帮他避免他的毁灭

可是现在令人棘手的是：他的灵魂，有其神秘的一面，渴望绝望

163

望着能做一些补偿，做一些牺牲——仅仅用一颗子弹穿过他 的脑袋在他看来是不够的。

"我想要让我的死亡成为送给某人的礼物，"他忽然这样 说，像发了疯似的眼睛里放射出钻石般的光芒，"把我的死亡 做成一件礼物。我们俩人比以前更其相像。在我俩相像这件事上我悟出了上天神圣的意向。把一个人的双手放在钢琴上 还不能意味着造成了音乐，而我需要的是音乐。告诉我，难道就不能以某种方式从人间消失而给你造福吗？"

开头我并没有注意他的问题，我猜费利克斯这时一定是 精神错乱了，而且一个吉普赛乐队在咖啡慵里奏乐几乎把他 的声音都淹没了。

可是他接下来说的话，证明了他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你 瞧！一方面是灵魂饱受煎熬的地狱，而在另一方面，事业兴 旺发达。在他那悲剧命运和姗姗来迟的英雄主义中闪现出令 人可怖的眩目光芒，他的那部分计划，关系到我，我的利益， 我的平安福祉。事实上，哎呀，愚蠢得有如正在地震时举行 的铁路开通典礼。

我的故事说到此处，我就打住了，双臂交叉背靠在椅子 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丽迪雅。

她好像是从躺椅上流动到了地毯上，双膝着地向我爬来，头顶着我的大腿，软语款款地开始安慰我了：

"噢，你太可怜了，可怜的宝贝儿。"

她像小猫咕噜咕噜似地低声说。

"我真为你难过，为你弟弟……天啊，世界上有多少不幸的人哪！他不应该死，绝不会没有办法拯救一个人的。"

16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是无法拯救的，"我说，我相信，做出了一种所谓的苦笑。

"他下定决心要在过生日那天死去，3月9号就是说，后天，就连国家总统也无法阻止。自杀是自我放纵的最低级的形式。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玉成殉道者的意愿为他阐明事理让他知晓以死亡的方式他将铸成至善^也许是很粗糙的唯物性质的举动，但是无论如何，是有益处的。"丽迪雅把我的腿抱得紧紧的双目圆睁地看着我。"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我继续轻描淡写地说，"哎呀，我的性命投保了50万。一句话，在某处，发现了我的尸体。我

的寡妻，那就是你……

"噢，快别说了怪吓人的，"丽迪雅大喊着，从地毯上爬起来，"这几天我正在读一个故事和你说的模一样。噢，亲爱的，求你别说了……，"

"我的寡妻，那就是你，取出那笔钱，然后她就退隐到外国某个僻静之处。过一阵子，用一个假名，我就去找她甚至还可能娶她如果她表现良好的话。我的真名字，你知道，将会已经随

我的兄弟一道死亡。我俩彼此相像，别打断我，就像两滴血一样，而且他在死了之后会更加像我。”

“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相信就没法子拯救他……噢，赫尔曼，多缺德啊！……他现在究竟在哪儿？——就在这儿在柏林吗？”

“不在，是在这个国家的另外一边。你老是像一个傻瓜似地唠唠叨叨：救救他，救救他……你忘了他是个杀人犯他还绝望

165

有通灵术气就我而言，我根本没有权利拒绝帮助他做一件能使他的死亡变成一个壮举变得轻松愉快光明磊落令人肃然起敬的小事。你必须明白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阶段。如果当时我跟你说：‘你瞧，老婆，我的生意每况愈下，我面临着破产，我烦透了这一切想去很远的地方，我可以在那里修心养性还可以饲养家禽，所以咱们不妨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本来可以这么说。可是我根本没提破产一事，虽然我确实濒临毁灭而且早就一直梦想着，你是知道的，过那种回到大自然温柔怀抱的生活。我现在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就是说——无论这个使命有多艰难，

有多么可怕，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背弃他自己的亲兄弟要求 完全实现其弥留之际的心愿，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去行善——即使这只不过是一种死后的善行。”

丽迪雅的眼皮抖动着我看得很清楚——但是尽管我 说得口若悬

河，她依然是依偎着我，紧紧抱着我。我俩现在都坐在长沙发椅上了，我继续说：“拒绝帮这个忙无异于造孽。我可不想背这个黑锅。我不 想让我良心受到那种罪过的重压，你以为我就没设法劝说 过他就没反对过他的这个主意吗？你以为我接受他的好意是 件容易的事吗？你以为这些天来夜里我能睡得踏实吗？我还 可以告诉你，宝贝儿，自从去年开始我就受到这种可怕的折

0相信由心灵洞察力能了解真理或1：帝之人，由借冥想或超脱自我而与 神结为一体者，或在灵性上自信能掌握超人的真理。西方国家政府一般认为其为 异端而予以严厉禁止。

16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磨了——我决不愿让我最好的朋友也遭这种罪，好像真的我就那么看重那笔人寿保险似的！但是我怎么能拒绝，告诉我，我怎么忍心剥夺他最后的一点欢乐——他妈的，别去想了，再 说也没用了！''

我把她推到一边，差点儿把她推下沙发椅，我大踏步地 来回走着。我强忍着眼泪，啜泣着。一出血淋淋的情节剧中的鬼魂幽灵们在游荡着。

"你比我聪明一百万倍。"丽迪雅耳语似地说，两只手拧 来拧去〔是的，诸者，出^，0拧着她的手〕，"不过这些真是 太可怕了，太出人意料了，我觉得只有书上才有这种事…… 嗯，那么说……噢，一切情况都要变了——完全变了。我们 的整个生活！那么……比方说，阿达里昂怎么办？"

"滚吧，滚他的蛋吧！我们在这里是在讨论最伟大的人间悲剧可是你却焚琴煮鹤……'，

"不，我只不过是顺便问问而已。你说得我云山雾罩的，我觉得这事太难解释了。我猜——现在还不太确切，但是以后——会有可能看见他并且把事情搞清楚……赫尔曼，你说呢？"

"别为那些小事操心。将来的事将会安排妥当。真的，真的，真的"（我的声音突然变成了一种刺耳的尖叫），"你要多傻就有多傻！"

她泪如雨下突然变成了一个柔顺软弱的小东西趴在我的胸脯上浑身发抖："请你，"她胆怯地说，"请你，原谅我，噢，0德语，意为如吾所3。

绝望

167

我是个傻瓜，你说得对，你一定得原谅我！发生了这件可怕的事！本来今天早上一切事情都是那么美好，这么清楚，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噢，亲爱的，我真替你感到难过。你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去做。"

"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是咖啡"~我太想喝咖啡了。"

"到厨房来吧，"她擦干眼泪说，"我做什么都行，只是劳驾，千万别走开，我吓死了。"

进了厨房，已经平静下来了，虽然还有点神经，她把褐色的大咖啡豆倒进咖啡磨的张开着的鸟嘴中，夹在两膝之间使劲压，开始转动把手。开头很不好转，吱吱哑哑噤里啪啦响了一通之后，突然一下子好转了。

"你想像一下，丽迪雅，"我说，坐在桌上垂下两腿，"你不妨设想我刚才说的全是一派胡言。我现在是说正经话，你知道，我一直在努力使我自己相信这纯粹是我自己的杜撰要 不就是我在什么书上读到的故事，这是惟一能使我不致因恐怖而变得疯狂的办法。所以，你听好了——两个角色是：一个是富于进取心有创造性的自取灭亡者，另一个是他的保过 险的复制品——喏，因为保险公司没有义务给自杀者支付

"我把咖啡的味道弄得很浓，"丽迪雅说，"你会喜欢的。是的，亲爱的，我听着呢。"

——这个廉价的神秘故事的主人公要求提供下列措施：这件事情必须安排得好像是一起普通的谋杀事件。我并不想 过多地说一些技术细节，我删繁就简地说吧：一支枪拴在大 树干上，一根绳子系着扳机，自杀者转到一边，拉那根绳子，

16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子弹就从他背后穿过去了。这事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

"喂，等——下，"丽迪雅喊道，"我也想起来点儿了：他好像是把转盘枪拴在桥上……不，错了：他开头是用一根绳子 捆住一块石头……我再想想，怎么来着？噢，想起来了：他 把一块大石头拴在一头把手枪拴在另一头，然后向他自己开 枪。接着石头落到水里，接着绳子也从栏杆缝里掉下去了，然 后又是左轮手枪——全都扑通一下掉到了水里。我就是怎么 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有必要这样。"

"潺潺流水，简言之，还有留在桥上的一个死人，咖啡是 多好

的东西啊！我刚才头痛欲裂，现在好多了。看来你，多多少少总明白点了吧——我是指那件事情发生时必须采取的方式。”

我呷着那杯浓烈的咖啡沉思着。真怪，她一点想像力也没有。再过一两天生活就要变化了——颠三倒四乱七八糟……一次普通平常的地震……可是她倒好，正在悠闲自在地和我一道喝咖啡回忆着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里的故事。

可是，我错了，丽迪雅站起来，慢慢地把手中的杯子放下说：

“我正在考虑，赫尔曼，如果事情很快就要发生的话，那我们马上就得动手收拾东西了。还有，噢，亲爱的，所有的内衣都洗了。你的礼服还在洗衣店里呢。”

“首先，宝贝儿，我并不特别急于穿着夜礼服进火化炉，其次，快点彻底地把那些想法从你脑袋中连根拔掉，什么你应该有所行动呀，要准备东西啦。你根本没有什么可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

绝望

169

——如果你愿意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听着，在你的朋友们面前不准做出任何神秘的暗示，不能着慌，不许上街采购——你必须明白，我的好女人——否则我俩就全都玩儿完了。我再再说一遍：你到现在还什么也不知道。明天以后你丈夫开着自己的车出去可是没有回来。到那时，也只有到了那时，你才能开始行动。责任非常重大的工作，虽然相当简单。现在我要求你十二

万分地注意听着，10号早晨你给奥洛维尤斯打 电话告诉他我出去了，没在家过夜还没有回来。你要问他该 怎么办。要听从他的劝告。要让他，大体上把这件事全盘管 起来，什么都让他去做，包括通知警察局，等等等等。尸体

很快就会出现。首要的是你应该让你自己相信我真的死了。要假戏真做尽可能装得像，就好像我兄弟是我灵魂的一部分似的。"

"我一定照办，"她说，"为了他也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只是我实在是怕得厉害，简直把我的脑袋搅成一锅粥了。"

"别让它们搅和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你的悲伤要显得自然。倒不一定非得将头发染白但是一定得自然。为了让你的 任务轻松容易些我已经给奥洛维尤斯做了点暗示大意是你已 经有好多年不爱我了。所以你做出那种平静的克制的痛苦就 可以了。叹息和沉默。然后当你看到我的尸体时，也就是，一 个和我很难区分的男人的尸体时，你就确实感到了真正的大 大的震惊。"

"唷！我不能，赫尔曼！我要吓死了。"

"如果正好在太平间你往鼻子上扑起粉来情况会更糟的。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克制自己。不要尖叫，不然的话在你

170

纳博科夫小说全

尖叫》后，就需要把你的痛苦程度提高到一般人的水平了，你心里明白你是个多差劲的演员。现在再往下说。我的保险单 和遗嘱都在我书桌的中间抽屉里。在, 我的尸体烧掉之后，在 与我的遗嘱核对无误之后，把所有手续都办妥了，通过奥洛 维尤

斯，收到你的应得物之后，按照他的指示去处理那笔钱，你就出国去巴黎。你到了巴黎打算在哪儿落脚？”“我不知道，赫尔曼。”

“好好想想咱俩一块儿去巴黎时是在哪儿下榻的？”“啊，我现在想起来了，是在旅馆。”“可是到底是哪家旅馆？”

“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赫尔曼，当你老是那样看着我的时候。我告诉你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是旅馆之类的地方。”“我给你提示一下：和草有点关系，法语里管草叫什么来着？”

“等——艾赫柏，噢，想起来了，是马尔艾赫柏。”

“为了保险起见，万一你又忘了，你可以看看你的黑皮箱。旅馆的标签还在上头挂着呢。”

“你瞧，赫尔曼，我还没有傻到家。虽然我认为我最好带着那个皮箱，那只黑的。”

“喏，那就是你要下榻的地方，下一步要办的事情是极端重要的。首先，无论如何，你可别嫌麻烦，我要求你把刚才我交待的话再说一遍。”

“我要装出伤心的样子，我要设法不要哭得太厉害了。奥洛维尤斯，两件黑衣服和一条纱巾。”

“别说得这么快。当你看见尸体时你将怎么办？”

绝望

171

“跪下来，不要尖叫。”

“对了。你看这件事进展得有多顺利。那么，下一步又是 什么

？ ”

“下一步我要把他埋了。 ”

“第一，不是把他，而是把我，请别搞糊涂了。第二，不 是埋，而是火葬。没人愿意被从地底下挖出来。奥洛维尤斯 将会把我的业绩，不论是道德的，品行的，还是市民义务的， 以及婚姻方面的都讲给牧师。火葬场教堂的牧师将会发表一 篇催人泪下的演讲。在管风琴乐曲的伴奏下我的棺材将会徐 徐陷入冥府。这就完了，以后又是什么？ ”

“以后——巴黎。不，等一等！首先，是各式各样的金钱 手续。我恐怕，你是了解的，奥洛维尤斯会让我腻烦死了。然 后，在巴黎，我要去那家旅馆——现在我知道了这事准会发 生的，我刚才以为我会忘记的我现在确实忘记了。你搞得我 真紧张，旅馆……旅馆……噢^马尔艾赫柏！为保险^ 那只箱子。 ”

“黑色的，现在轮到重要之处了：你一到了巴黎，马上就 让我知道。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你记住那个地址？ ”

“最好写下来，赫尔曼，我的脑筋现在干脆拒绝开动了。

我真怕这事坏在我手里我怕极了 。 ， ，

“不，宝贝儿，我什么东西也不写。如果只是因为你必定 要丢失那些被写下来的东西。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记 住那个地址，根本别无选择。我永远都要禁止你把它写下来， 明白了吗？ ”

“明白了，赫尔曼，可是万一我真的记不住那可怎么办？ ”

"胡说，地址相当简单，法国，皮尼昂，邮政局。"

"就是伊丽札姨妈过去住的地方吗？噢，是的，这不难记住。可是她现在住在尼斯附近，最好去尼斯。"

"好主意，但是我不去那儿。现在说到名字了，为简便起见我建议你这样写：马歇①马尔艾赫柏。"

"她也许还和以前一样胖一样有精神。你知道吗？阿达里昂给她写信要钱，但是当然……'，

"挺有意思，我相信，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谈正事。你要在地址上写什么名字？"

"你还没告我呢，赫尔曼！"

"不，我说过。我建议写马歇马尔艾赫柏。"

"可是……那是旅馆，赫尔曼，是旅馆的名字吧？"

"不错，妙就妙在这儿，你就会发现通过联想来记忆是要容易多了。"

"噢，天呐，我肯定会忘记联想的，赫尔曼。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劳驾，千万别来什么联想，除了一现在太晚了，我都累死了。"

"那你就自己想一个名字吧，想一个你确实能记住的名字，阿达里昂行不行？"

"很好，赫尔曼。"

"好，就这么定了，阿达里昂先生，邮政局，皮尼昂。现在该说内容了，你应当开始这样写：'亲爱的朋友，你确实听到了关于我丧夫的消息一等等等等，，大意如此吧。几行就

0法语"先生"之意

可以了。你要亲自去发信，你要亲自去发信，明白了吗？” “很清楚，赫尔曼。” “那么请你现在复述一遍。”

“你知道这压力对我来说是太大了，我简直要散架了，散架了。天呐，已经一点半了。我们明天再谈行不行？”

“明天你也照样得重复一遍。来吧，咱们快把它搞完，我在听着呢……’，

“马尔艾赫柏旅馆。我到了。我发出那封信。是我亲自发的。法国，皮尼昂，邮政局，阿达里昂。那么我写完之后，下一步怎么办？”

“这与你无关了。再说吧，那么我能确信你能把这事办妥吗”，

“是的，赫尔曼，只求求你别让我再说一遍了，我真累死了。”

站在厨房中间，她伸开双臂，把头往后一扬，使劲摇摇，然后双手搔着头发，说了好几声：“哎呀，我多累啊，哎呀，我多……’，那个“多”字张得大大的变成了一声哈欠。我们终于回房睡觉了，她脱掉衣服，把裙子啦，袜子啦，各种各样妇女小饰品扔得满地都是。她一头滚到床上马上就钻进被窝睡着了，发出了很惬意的呼哧呼哧的鼻息声。我也上床拉了灯但是睡不着。

我现在记得她忽然醒了碰了碰我的肩头。“你要干吗？”

我装出昏昏欲睡的样子问她。

“赫尔曼，”她嘟囔着，“赫尔曼，告诉我，我纳闷如果……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场骗局？”

“睡你的觉吧，”我回答说，“你的脑筋不配考虑这件事。深刻的悲剧……你和你的那些胡思乱想……睡觉去吧！”她放心地叹了口气，转过身子，马上就鼾声大作了。说也奇怪，虽然论及我妻子的能力，我一点都没有欺骗自己，我深知她是多么愚蠢、健忘和笨拙，可是不知怎地，我一点疑惧都没有，我绝对相信，凭着她的忠诚，她将会本能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我的指示，绝不会误入歧途，更重要的是，她的忠诚将迫使她为我保守秘密。在我的幻想中我清楚地看见，奥洛维尤斯将以怎样的方式瞥一眼她对于悲伤的拙劣模仿，然后悲哀地摇摇他那庄严的头颅，也许还要〔谁知道呢〕思忖那位可怜的丈夫是被夫人的奸夫干掉的。然后那位不知名的疯子写的威胁信就会到达他的手中成为一个及时的提醒物。

次日一整天我们都待在家里，我再一次细心地奋发地翻来复去地教诲我的妻子，把我的意志塞满她的头脑，犹如一只鹅被用外力强塞满了玉米使它的肝脏变得肥大一样。到了晚上，她几乎连路也不能走了。

我仍然对她的情况很满意。也到了我该做准备的时候了。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是怎样一连几小时折磨我的脑子，计算着该带多少钱，该给丽迪雅留什么，家里现款所剩无几，所剩无几……我想最明智的还是应该带一些值钱的东西，所以我跟丽迪雅说：

"喂，把你的那枚莫斯科胸针给我吧。"

"好吧，那枚胸针。"

绝望

175

她呆呆地说。

偷偷溜出房间，但是很快就又回来了，躺在长沙发椅上 开始哭起来好像她以前还从来没有哭过似的。 "怎么啦，你这可怜的女人？"

她良久没有回答，然后愚蠢地抽抽搭搭地，转移了目光， 解释说那枚钻石胸针，是皇后送给她曾祖母的礼物，为了给 阿达里昂筹足旅费送到当铺去了，因为他的朋友并没有还他 钱。

"得啦，得啦，别嚎啦，"我说，将当票放到钱包里。"他可太狡猾了，感谢上帝他总算走了，仓促逃跑了一这是最主要的。"

她马上就恢复了镇静，看见我并没发火她甚至还露出了 一丝愉快的笑容。然后她跳着轻快的舞步跑到卧室，翻箱倒 柜的，过了好长时间终于跑出来，拿来一个廉价的小戒指，一 对耳环，一个老式的香烟盒那原是她母亲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一样也不带。

"听着，"我说，在房间里溜达着咬着拇指，"听着，丽迪 雅。要是人家问你我有没有敌人，要是他们盘问你可能会有 谁把我杀死，你就回答：'我不知道。'还有件事：我随身带 着一个手提箱，但是这是极端机密的。决不能让人看出来好 像我是事先准备好外出旅行的一那就会招来怀疑了。事实 上一，，

我记得说到这里我突然停了下来。多么奇怪啊，当一切 都设计得如此美妙，结果横生枝节，好比正当你把行李都收拾好了，却突然发现你忘掉了一个虽然不大但却是笨重的小

17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东西——是的，确实存在着这样缺德的东西。应该这样说，我的理由是，手提箱的问贖确实是我惟一要进行修改的一点：所有其它一切都恰如我很久很久以前所设计的那样进行——可能是好几个月以前，在我看见一个流浪汉睡在蒿草里他确实 酷似我的尸体可能就是从那一秒钟开始的。不，我想，最好 还是不拎那只手提箱，随时都可能遇上让别人看见我拎着它 出门的风险。

"我不拿了。"

我高声说着，继续在房间里踱方步。

我怎么能忘记了 3月9日那天早晨呢？和往常一样，又 阴又冷，夜间下了点雪，现在每家的门房都在扫他家门前便 道上的雪，沿路已经延伸出一条低低的雪脊，因此柏油马路 已经清扫干净露出黑色的路面了——只是有点滑。丽迪雅还 在安睡。

四周是那么安静。我开始做穿衣服这件事。过程如下：两 件衬衫，套在一起——昨天穿过的在外面，那是为他准备的。 内裤——也是两条，也是外面的那一条给他穿。然后我装了一个小包里面放着一把修指甲刀，修面刀，还有一个鞋拔子。因为，怕忘了带，我马上就把这个小包塞进了我挂在前厅的 大衣的口袋里。然后我穿了两双袜子（外面的那双有个窟 窿），黑皮鞋

，灰鼠皮的鞋罩；穿戴就绪，也就是说皮鞋已经擦得锃亮穿在脚上了，但是身上还穿着内衣，我站在房子中间，在头脑里检查着我的行动看它们是否都丝丝入扣。想起来多带一付袜带可能会是必要的。我东找西找翻腾出来几个旧的添进了我的小包，我因此又一次进了前厅。最后我选了

绝望

177

我最心爱的紫丁香锁带和我最近常穿的一套深灰色的厚西服。以下的物品分别装在几个口袋里：我的钱夹子（里面有大约15 00马克），护照，各式各样记载地址、帐目的便条纸。

打住，错了，我跟自己说，因为要是我决定不带护照呢？非常微妙的一步，因为：随随便便的便条纸更能不失风度地确定一个人的身份，而不露破绽。我带了钥匙，香烟，打火机。把手表带扣系牢了。

现在我完全穿好了。我拍拍口袋，轻轻地出了口气。套在双层的蚕蛹里，我觉得特别暖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项目，不寻常的东西，慢慢地将抽屜拉开它就在里面休息，仔细地检查一遍，搞清楚，这并不是头一次了，是的，它被擦得锃光瓦亮。它里面塞满了好东西……它是1920年给我的，是在雷瓦尔，一个素昧平生的军官，或者，说得更精确些，他径直把它留给了我，就消声匿迹了。我不知道那位可爱的中尉后来的下落。

当我正在忙碌时，丽迪雅醒来了，她将自己裹在一件让人恶心的粉红色的睡袍里我俩就坐下来喝咖啡。等女仆离开了，我说：

"唔，日子到了！我马上就走。"

一个更富有文学性的非常不起眼的枝节，那种节奏韵律 用现代话语听起来是很别扭的，但是它特别有效地表达了我 的史诗般的宁静和当时形势的戏剧张力。

"赫尔曼，求你留下来，哪儿也别去……，'丽迪雅低声哀 告（她甚至把两只手扭起来，我相信）。

"你记住所有的事情了？记住了没有？"

17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沉着冷静地说。

"赫尔曼，"她重复着，"别走。随他去吧，那是他的命运， 你不应该干涉。"

"我很高兴你记得所有的事情，"我微笑着说，"好姑娘， 现在让我再吃一个蛋卷然后我就出发。"她眼泪汪汪地。然后 大声擤着鼻子，欲言又止，又开始哭起来。这场面相当古怪。

我冷静地往一个牛角形的蛋卷上抹黄油，她坐在对面，整个 身子随着啜泣而抖动着。

我嘴里塞得满满的，说：

"无论如何，面对全世界，你将能够（说到这儿，我嚼了 几口咽了下去），回忆起来你曾经有过不吉利的预感，虽然我 过去常常出门而且从来也不告诉说是去哪儿，6那么夫人，您 知道他是否有敌人？，'我不知道，验尸官先生。，^

"可是下一步呢？"丽迪雅轻轻地呻吟着，慢慢地无助地 把她的手分开。^

"这就够了，宝贝儿，"我说，换了一种腔调，"你刚刚哭了一阵儿现在足够了。顺便说一句，今天当着爱尔西的面你可别梦想哭嚎。"

她用一块皱巴巴的手帕轻轻擦着眼睛，发出一阵低低的 伤心的咕噜。又一次做出孤苦无助的迷惑不解的姿态，但是 现在归于沉默不流眼泪了。

"所有的事你都记住了？"我最后一次问她，追根究底地 对她进行仔细考察。

"记住了，赫尔曼，所有的事情。可是我是这样，这样害怕…
…，，

绝望

179

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我说：

"再见，将来有一天再见。现在我该去见病人了。"

"赫尔曼，告诉我——你不打算露面了，是不是？"

我一点也不明白她的意思。

"露面？在什么场合下？"

"噢，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当他~噢，你知道……那根 绳子的事情。"

"你这呆鹅，"我说，"你指望什么呢？事后必须有人在那儿把现场收拾干净。现在我求你不要再为这件事伤脑筋了。今天晚上看电影去吧。再见，呆鹅。"

我从不吻她的嘴：我讨厌电影杂志上接吻的感伤镜头太无聊了。据说^就连古代斯拉夫人①也是^甚至在性兴奋的高潮也决不

亲吻他们的女人——觉得这个动作把一个人自己的光光的嘴唇与另外一个人的上皮细胞接触挺不舒服，甚至还有点令人厌恶。可是，在告别的那一瞬间，就只这一次，我感觉到用那种方式吻别妻子的冲动；但是，她毫无准备，因此，不知为什么，我也没有做出那个动作，我的嘴唇只不过是轻轻掠过了她的头发；我克制着没有做出别的动作，而是碰了碰鞋跟握了一下她那无精打采的手。

然后到了前厅，我迅速穿上大衣，抓过来手套，确证了放小包的地方，我已经走到门口了，这时听见她从餐厅里喊我的声音很低像是在呜咽，但是我没太在意因为我急不可耐

(！)居住在东欧和中欧大部分地方之斯拉夫语支系的民族，包括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

18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地要离开。

我穿过后院朝一个很大的停放小汽车的车库走去。在那儿那么多愉快的笑脸向我表示欢迎。我上了车发动了引擎。院子的沥青路面不知为什么比大街要高一些，所以在进入与大街相连的那条狭窄倾斜的隧道时，我的车在煞车时轻轻地无声地沉下去了。

181

9

说真的，我觉得相当疲惫。

我不停地写从中午写到黎明，每天写一章——或者还多一点。艺术是一种多么强有力的东西啊！处于我的地位，我 应该是很慌乱，一路疾驰，又折回来……，当然并没有近在眼前的危险，而且我敢说，这样的危险永远都不会有的，可是 仍然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虚脱，这样坐着不动，写啊，写 啊，写啊，或是长时间地反复咀嚼思索，情况是差不多的，真

18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

我写得越多，情况就越来越清楚了：我决不会就此罢手，而是要专心致志地干下去直到我的主要目的达到了，也就是说要干到我肯定要冒险将我的著作出版——也算不上冒多大的险，因为一旦我的手稿寄出去我就行将消失了，世界大得很完全能够给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寡言少语的男人提供一处藏身之地。

我并不是即兴地决定要把我的著作呈送给那位思想深刻的小说家，我想我已经提到过他了，甚至通过我的故事的媒介已经亲自向他作过书面谈话了。^

也许我错了，因为我早就屏弃了审阅我所写的东西的习惯了——根本无暇以顾，更遑论它引起我反胃的反应了。

开头我不很认真地考虑过把手稿径直寄给某位编辑的想法——不管是德国的，法国的，还是美国的——但是手稿是用俄语写的而且根本没翻译出来，而且——好吧，坦率地说，我将我的文学的华彩乐章视若至宝，坚定地相信哪怕是损失一丝一毫的色彩或是音调都将会无可挽回地破坏整个乐章。我还

想把手稿寄给苏联，但是我没有所需的地址，而且我也 不知道该怎么寄以及我的手稿是否会有人去读，因为我，由 于习惯势力的影响，使用的是旧政权的拼法，要是将它们重 写一遍那可是我力所不及的。

我刚才是否说"重写"了？嗯，我几乎不知道我是否能够 承受得住把它重写一遍的压力。

最后我终于拿定主意将手稿交给一位肯定会喜欢它而且 会尽一切努力将它出版的人，我充分明白的事实是我所选 中绝望

183

的那人（您，我的头一位读者），是一位流亡国外者①小说家， 他的作品不可能在苏联露面。

不过，也许，这本书会碰到例外，由于实际并不是你写 了这本书。噢，我是多么充满希望啊，尽管你的签名是流亡 国外者（那精致的伪造品骗不了任何人），可我的书可能会在 苏联找到市场，因为我远非苏维埃统治的敌人，我确信在我 的书中无意地表达了某些观念。它们完全符合目前的辩证法 的要求。

有时候它甚至似乎使我觉得我的基本主题，两个人之间 的相似，有着深刻的寓意。这种体貌的相似可能对我很有魅 力（潜意识地！）是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在将来无产阶级社会中 思想观念的相同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希望，而且力求运用一个 孤立的案例。我，虽然对社会真理仍然缺乏判断力，可是仍 然正在履行某种社会职能。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我并没有 完全成功地将我们的相似付诸实际的用场这一事实可以从纯 粹的社会——经济

原因中得到解释，即是说，费利克斯和我 属于不同的界限分明的两个阶级，谁也无法希望单枪匹马地 达到两个阶级的水乳交融，特别是当今 阶级的冲突已经激 化到了根本不可调和的地步。我的母亲出身低贱，我的父亲 的父亲青年时代曾经给人家牧鹅，这话不假，这些事情精确 地解释了 像我这种性格和习惯的人是能够达成那种强烈的、 虽然显示得还不够充分的追求真正觉悟的倾向的。

沉缅于幻想，我经常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所有
0因政治^素移居者.^指法^节命或俄^革命后离开他们的国家者。
。

18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人都将会彼此相像如同我与费利克斯的情况；这是一个赫 利克斯们和费尔曼们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在机器脚下 倒毙的工人将会马上被他那面带真诚笑容的完美的复制品所 取代，由是我确实认为今日的苏维埃青年应该通过研究我的 书获益匪浅因为在一个富有经验的思想导师的监督指导下将 能够通过通读此书去理解书中包含的基本的社会信息的基本 动向。

哎呀，也让其它国家把这本书翻译成它们各自的文字吧， 这样美国读者就能满足他们对于暴力和异国情调的嗜好，而法国人会从我对于一个流浪汉的偏袒中发现对于不正常性交 的幻想，德国人将会对一个半斯拉夫的灵魂的轻佻善变的那 一面读得津津有味。

读吧，读下去，能读多少就读多少，女士们先生们！我 欢迎诸

位踊跃前来作我的读者。

虽然不是一本容易写的书。特别是现在，正当我要进入，可以说，描写决定性情节的部分了，就是在现在我的任务之艰巨才真正显出了庐山真面目。

现在我，正如您眼中所见，正在迂回曲折地拐弯抹角地 显得像是絮絮叨叨的东西原本属于一本书的序言而现在却放 错了地方被读者误以为是最精彩的一章。但是我已经试图解

0作者在此玩弄文字游戏，将主人公赫尔曼""! ^皿. 和费利克斯？

的名字中的字母前后互相置换了一下。^1^：有螺旋形；大蜗牛之意。大蜗牛

属（欧亚大陆和非洲）主要包括食用蜗牛以及许多栽培植物的害虫。

01，英国盎格鲁撒克逊和诺曼时期的一种租税，「1X^11。不妨理解为收税人。

绝望

185

释，无论写作方法可能看去会是多么精明和机警，但现在正 在写作的并不是我的理性部分，而全然是我的记忆，我那远非诚实正直的记性。因为你瞧，例如，一分一秒也不差就在 这时，我. 的故事的手停止了，我那时也已经同样停止了，犹 如现在'一样. 我那时正在闲荡着，正在为一个同样纠缠不清的 推理大伤脑筋其实那跟我的事业无任何瓜葛，而约会的时间 迫在眉睫。我一早就启程了虽然我与费利克斯是约好下午5 时碰头

，可是因为我早就在家里呆不住了，所以现在我琢磨着如何安排那将我与我的约会钟点阻隔开的整段大块的无聊的空白时间。我舒舒服服地坐着，甚至有些昏昏欲睡，只用一根指头操纵着方向盘，缓慢地穿过柏林市区，行驶在阒然无声的，冰冷的但同时又是风声飒飒的街道上。汽车前进前进，直到我发现已经把柏林远远抛在后头了我才猛醒。白昼的色彩被减少到了只有两种：黑色（光秃秃的枝桠交错的树干还有沥青马路）和略白色（天空和大片的雪）。我继续行驶，我的昏昏欲睡的行驶，有时候在我的眼前悬起来一块又大又丑陋的破布那是载货车路远迢迢旅途艰辛要求挂在后部突出的部分的，然后它就消失了，我猜它可能是转弯了。可我还是没有开得更快一些。一辆出租车在我前方从一条小巷中冲出来，尖叫一声煞了闸，由于道路相当滑，结果快速旋转起来怪好玩儿的。我稳稳当当地开过去仿佛是随波漂流而下。再往前，一个身服重孝的女人斜穿过马路，几乎背对着我；我既没有按喇叭，也没有改变成静悄悄平稳的驾驶，而是滑行与她擦肩而过离她的黑纱只有两英寸她甚至都没注意到我——一个不声不响的幽灵。各式各样的车辆赶上了我，有好

18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长一段时间一辆挤满了人的电车与我并肩而行，我从我的眼角都能够看见乘客们（傻乎乎地面对面坐着）。我有一两次行驶在一段很糟糕的园石路面上，母鸡们已经出现了，扑扇着短翅膀脖子伸得老长，不是这种就是那种家禽将会穿越路面。过了

——一会儿我发现自己驶入了一条望不到头的公路，路过了 一段刚刚收割过的麦茬地这里那里覆盖积雪；在一处完全荒 凉的地方我的车似乎是陷入了沉睡，好像是从蓝色成了鸽子 灰色——逐渐地放慢了速度最后停了下来，我把头靠在轮子 上陷入了一阵难以记忆的沉思。我的思绪可能是关于什么的？ 某个不重要的东西或是卿卿我我的谈话，包罗万象可是我几 乎睡着了，半晕乎的状态下我不住地有意识让我自己想些无 聊的东西，不断地记起有一次在某一火车站站台与某人的讨 论，是讨论一个人是否在梦中见过太阳，而现在我越来越感 觉到周围有很多人，全都在说话，然后就沉默了彼此互 相下达着暧昧不明的任务就无声无息地四散不见了。过了一 会儿我往前开，在正午时分，慢慢吞吞地驶过某个村子，我 决定停下来，因为即使这样打瞌睡的速度我也是一个多小时 就肯定能抵达柯尼斯道夫，因此还是挺早的。所以我闲荡着 进了一家黑乎乎的破破烂烂的啤酒馆，我一人坐在僻静的角 落，靠着一张大桌子，墙上挂着一幅照片——一群男人穿着 19世纪的长礼服；胡子向上翘起，前排有一人屈着一个膝盖 一付无忧无虑的样子，两边的两个人甚至把身体拉得直直的 作出海豹的徉子，这让我回想起那同样一群俄罗斯大学生。我

在那儿喝了好多柠檬水仍然是昏昏欲睡的又开始旅行，事实 上相当不体面的困倦。下一站，我记得是停在一座桥边：一 绝望

位身穿蓝色毛裤的老太太肩上背着个袋子正在手忙脚乱地修理自行车上的某个部位。我并没有下车就给了她几点忠告，全都是些不邀自来的没用的话。说完之后我沉默了，用拳头支着下巴，仍然张大了嘴呆呆地看了她半晌。她还是忙得团团转，可是终于我的眼皮抽搐了，接着，瞧，那女人不见了——她早就摇摇晃晃地走了。我继续前行，在我的脑子里使劲将一个复杂的数目乘上另一个复杂的数目得出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不知道它们标志着什么，也不知道它们是自何方漂来，但是我考虑它们既然来了，就不妨逗逗它们就这样它们揪打起来又分解了。突然我一下子惊了起来，我现在是疯狂驾驶。汽车紧紧舔着路面跑着，好似魔术师一口气吞下好几

码飘带。但是我瞥了一眼计速器上的指针：它正在50公里上抖动，接二连三地慢慢地跑过了松树，松树，还是松树。然后，我现在还记得，遇见了两个小小的面色苍白的男学生，他

们的书用一根绳子捆在一起，我还和他们聊了会儿天。他们两人的五官长得都跟鸟儿一样很不讨人喜欢。让我想起了小乌鸦。他们似乎有点害怕我，等我把车开走了，他们还一直盯着我，黑黑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一个高一些，另一个矮一些。少顷，又是一惊，我发现差不多5点了。途经红色砖墙的火车站时，我思索着也许费利克斯迟到了还没有走下我眼前这些台阶就在那个花里胡哨的巧克力摊位那边，也无法从那座低矮丑陋的砖砌的宏伟建筑的外表推断出他是否已经路过那儿。可是无论会怎么样我让他乘的那趟火车已经在2点55分

抵达柯尼斯道夫了. 所以如果费利克斯没有误了火车

18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噢, 我的读者! 他已经获知应该在柯尼斯道夫下车, 然后沿着公路朝北前进一直走到10公里处, 那里有一个黄色的路标标志着。而现在我正在马路上风驰电掣, 难忘的时刻! 周围连个鬼影儿也没有。在冬季公共汽车一天只在这条路上跑两趟——早晨和正午, 在整个10公里的路程中我只看见一匹

栗色马拉着一辆车。终于, 在远处, 像一根黄色的手指头, 那熟悉的标杆矗立起来了, 变得越来越大了, 变成了它本来的大小了。它戴着一顶白雪的无边便帽。我停了下来, 四下里打量。没有一个人。那根黄色标杆确实很黄。在我右面, 过了田野, 在暗淡的天空的背景的衬托下, 森林被染上了一层浅灰色。没有一个人。我下了车在我身后绑地一声, 比无论哪一种枪的响声都大, 把门关上了。马上我就发现, 在沟里灌木丛纵横交错的小树枝后面, 就在那里站着在看我, 脸色绯红有如蜡像, 蓄着一撇很有气派的小胡子, 而且真的显得很快活……

将一只脚踩在汽车的踏板上像一个发怒的男高音用我刚刚摘掉的手套摔打着我的手, 我目不转睛地瞪着费利克斯。他咧开嘴笑着, 犹豫不决地从沟底爬了上来。

"你这无赖, "我用非比寻常的唱歌的力量从牙缝里喊出来, "你这恶棍兼两面派, "我重复着, 现在我运足了全部底气喊出来更加凶狠地用手套抽打我自己(我那爆发性的发音组成的乐队奏出来的全是隆隆声和雷声)。"你怎么敢泄密, 你这杂种

狗？你怎么敢，你怎么竟敢跟其他人讨教，大言不惭地夸口说你有办法还有什么在这样的日子在这样的地方——噢，你只配吃枪子儿！”——〔响起喧闹声，叮当声，然后又绝望

189

是我的声音）——“你得到的已经够多了，白痴！游戏结束了，你犯了严重的错误，你一个格罗特^①也甭想看见，狒狒！”（乐队中钹的声音）。

我就如此这般地对他破口大骂，冷冷地贪婪地观察他的表情。他吓得呆若木鸡，也真是生了气、一只手压在胸脯上，不住地摇着头。那场歌剧的片断结束了，无线电播音员恢复了他平常的声音：

“不管它了~~我这样骂了你一大通，只不过是个见面礼，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亲爱的伙计，你真是显得挺好玩儿的，真够重彩浓墨的了！”

由于我的特别命令，他留起了髭须，甚至还打了蜡，我猜忖。除此以外，为了他自身的利益，他还让他的脸像是两张卷起来的薄肉片。我发现这种自抬身价的生长物分外有趣。

“你，当然了，是按照我告诉你的方式来的？”我微笑着问。

“是的，”他回答说，“我遵照你的指示。至于说到自吹自擂——嗯，你自己知道，我孤身一人也不善于与别人攀谈。”

“我知道，并且与你一同悲叹。告诉我你在这条路上看见任何人没有？”

"我一看见马车什么的，就按照你的吩咐，赶紧躲在沟里了。"

"好极了，你的面容，不管怎么说，已经隐藏得够好的了，唔，这里没什么好逛的。上车吧，噢，别管那个——你以后
0英国十七世纪中叶以前通行的银币

19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将要拿下你的背包。快点上车，我们必须走了，" "到哪儿去？"

他问。

"到林子里去。" "是那儿吗？"

他问并且用他的手杖指着。

"是的，就是那儿。你到底上不上来，你这该死的？" 他视察了一下小车觉得很满意，不慌不忙地爬了上来坐在我身边。

我转动了方向盘. 车慢慢地启动了。"吱哑"。接着又一次"吱哑〔我们离开了那条路朝田野开去〕"。在车轮底下薄雪和枯莛吱哑吱哑作响。汽车遇上了土包反弹了一下，我们也被反弹起来。

这时他说话了：

"我对付这种车完全没问题（扑哧一声）。天哪，要让我开才带劲呢（扑哧一下）从来也不害怕（扑哧一扑哧）我开起来会很当心的！"

"是的，这汽车将来是你的。用不了多长时间！'31（扑哧一声）就是你的了. 现在. 醒着点，老弟，看看你周围. 路上 没人吧，

是不是？”

他扭向后面看了一眼然后摇摇头。

我们驾着车、或者毋宁说，是匍匐爬行。爬上了一道缓缓的平稳的深入森林的坡道，那儿，在那座最重要的松树林当中，我们停了下来下了车。

不再流露望眼欲穿的神情。而是怀着一个财产所有者的绝望

191

平静的满意，费利克斯继续欣赏着那辆光辉的蓝色的伊卡路斯，他的眼睛继而泛起了梦幻的神情。

很可能（请注意，我现在什么也没明示，只是说“很可能”，那时很可能，他的思绪是这样流动的：“我要是开着这个双座位的干干净净的东西溜之大吉如何？我已经事先拿到了现款，所以一切都没问题。我要让他相信我打算去照他的吩咐办事，其实却是开溜了，远走高飞了。他不可能报告警察局，所以他不得不吃哑巴亏。而我呢，在我自己的车里

我打断了那些快乐的思绪的流程。

“唔，费利克斯，伟大的时刻来到了。你要换一下衣服仍然留在车里一个人在森林中。还有半小时天就黑了，这里没有危险没有人会侵犯你的。你要在这儿过夜——你要穿上我的大衣——你摸一摸这大衣有多厚多好——啊，我是这样想的。另外，车里面是相当暖和的，你会睡个好觉，然后一到天亮——不过我们待会儿再讨论吧。让我先把你的外表作一下必要的修理，否则的话天黑以前我们就干不成了。首先，你必须先刮掉胡子。

"，

"刮掉胡子？"费利克斯跟着我重复了一遍，露出愚蠢的吃惊，"这怎么办？我没带剃须刀，而且我真的不知道在林子 里能找着什么东西刮胡子，除了石头。"

"为什么是石头，像你这样的木头脑瓜真该用一把斧子来 理一理。好在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我已经把家伙 带来了，而且由我来给你刮。"

"哎呀，这可太滑稽了，"他轻声笑着，"真想看看你的手

192

纳博科夫小说全

艺。喏，你可得小心点别用你的刀片把我的嗓子割破了。" "别害怕，你这傻瓜，这是安全剃刀。好了，请吧……是的，随便找个地儿坐下。这里，就坐在踏板上，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卸下背包坐了下来。

我取出小包把剃须工具放在踏板上。得赶快，天色慢慢 暗淡了皱缩了。空气变得越来越凝重了。而且是多么肃静啊 ……看似好像，这种寂静，是与这片凝然不动的树枝不可分 离的，是与那些奇奇怪怪的直直的树干，是与地面上这里一 片那里一片暗淡无光的积雪与生俱来的。

我脱掉了大衣以便操作起来更灵活。

费利克斯好奇地审视着安全剃刀那亮闪闪的刀齿和银质 的刀把，然后他审视开了剃须刷，把它放到面颊上以试验它 的柔软程度，那家伙，让人高兴的是，真的是毛绒绒的。我 为它花了 1

7个马克又50分呢。

他对那管昂贵的剃须膏也同样十分着迷。

"过来，开始吧，"我吩咐，"刮刮脸再吹吹风。劳驾往那 边坐坐，否则的话两边刮的就不均匀了。"

我抓了一把雪，往里面挤了一小条弯弯曲曲的像毛毛虫 似的剃须膏，用刷子搅和均匀然后把那冰凉的泡沫抹到他的 连鬓胡子的髭须上。疼得他作出了一脸离奇古怪的苦相，斜 起了眼睛，一股肥皂进入了一个鼻孔，把他痒痒得皱起了鼻 子。

"扭过头去，"我说，"再过去点。"

我跪在踏板上样子显得相当笨，开始给他把连鬓胡子刮 绝望

193

掉，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毛须与肥皂沫子混在一起看了叫 人 恶心，我给他弄了个小伤口，剃须刀上沾了点血。当我开 始给 他刮髭须时，他皱起了眼睛，但是没有出声表现得很勇 敢，虽 然这件事做起来一点乐趣也没有，我干得很匆忙，他 那满脸刚 毛太硬了，由于用力过度把刀片给弄坏了。

"带着手帕没有？"

我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块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破布子，我小心翼 翼地擦 去他脸上的血迹、白雪和肥皂沫子。现在他的脸亮堂 了起来一 一换上了新的商标。他的脸刮得很漂亮，只有一处， 在靠近耳 朵的地方显出一个红色的擦伤像一颗小小的红宝石 待会儿就会 变成黑的了。

他伸出巴掌在刮过的部位摸了一遍。

"等一会儿，"我说，"还没完呢，你的眉毛需要修一修：它们比我的浓了点。"

我拿出剪子很麻利地给他剪去几根眉毛。

"现在大功告成了。至于你的头发，等你换衬衫时我会给你刷一刷的。"

"要把你的给我吗？"他问道，故意摸了摸我衬衫领子上的丝线。

"唉呀，你的手指甲可真不干净！"我快乐地惊叫着。

丽迪雅的指甲多半都是我给剪的——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所以我没怎么费事就把这10个很少修剪的指甲修剪得齐

齐整整了，与此同时我仔细比较着我们两人的手：他的手要

19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大一些黑一些，不过不妨事，我想，它们不久就会变白的。因为我从来也不戴什么结婚戒指，我要对他的手惟一进行处理的地方是给它加上我的手表。他伸展开手指头，转动着手腕，满心欢喜。

"现在快点，咱们换衣服，把所有的衣服全脱光，我的朋友，脱得一根线也不剩。"

哼，"费利克斯嘟囔着，"要把我冻死了。""没事儿。只要一分钟。请快点。"

他扒去他那件褐色的旧外套，从头上脱掉一件快烂成麻花的黑毛衣。底下的衬衫原来是绿色的现在脏得根本看得出来颜色，

还有一条同样情况的领带。然后他脱下那双已经走了样的鞋子，脱下了袜子（是被一双男性的手修补过的），他那裸露的脚趾头刚一踩在严寒的冻土上，他马上就高兴地打了好几个嗝。你们一般人都喜欢打赤脚：在夏天，走在绿盈盈的草地上，人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鞋脱袜子，然而在冬天^这乐趣也不亚于夏天——因为它也许会让一个人回忆起自己童年的光景，或者其它诸如此类的回忆。

我站在远处，把领巾解开，仔细地将费利克斯上下打量。

"再脱，快点。"

我喊起来，发现他的动作变慢了点。

他让自己的裤子顺着他那光洁无毛的大腿滑了下来未免有些羞羞答答局促不安。他最后脱掉衬衫。在寒冷的森林中我的面前站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

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度，俨然一个轻轻弹跳迅疾冲绝望

195

刺的弗利高里0，脱掉了衣服。把我套在外面那层的衬衫和内裤都扔给了他，趁他正在费力地将它们穿上时，我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我刚刚脱掉的衬衫里掏出几样东西^钱、香烟盒、胸针、手枪——又把它们塞进了那条紧身裤的口袋里。那是我以一个综艺节目艺术大师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穿上的，虽然他的毛衣穿上以后觉得挺暖和，我还是留下了我的围巾，因为近来我的体重有所减轻，所以他的外套我穿上几乎完全贴身，我要不要再给他一支烟@？不。那样未免太不仁义了。

这期间费利克斯穿好了我的衬衫和内裤；他的脚还光着，我给了他袜子和袜带，但是突然发现他的脚趾甲也需要修剪……他把脚放在汽车踏板上，我急急忙忙地给他修剪。它们被剪下来时发出很大的声音溅得很远。这些龌龊的黑皮，最近在做梦时，我经常梦见那些指甲屑把地面上弄得斑斑点点的显得分外醒目。

我现在担心他要有时间害感冒了。这个可怜虫，穿着衬衫站在那儿。然后他用雪把脚洗干净，就像莫泊桑③小说中一个从来不洗澡的酒鬼，然后穿上了袜子，根本没发现有一只脚后跟上面的窟窿。

"快点，快点，"我催了好几遍。"眼看就要天黑了，我得走了。瞧，我已经穿好了衣服，天呐，这么大的鞋！你的帽

① 1^{68011} , 详。

② 西俗，犯尺在被处死之前，给他一支烟抽。

③ 左拉（1859—1902），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为长篇 小说《她的一生》及短篇小说《羊脂球》等。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以客观冷静的 态度，描写社会众生相，将人生愚蠢悲哀的一 切毫无保留地描写在作品中。

19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子在哪儿呢？啊哈，看见了，谢谢1尔。”

他系好了裤腰带，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在那把鞋拔子的帮助下，他总算把脚挤进了我那双黑色的鹿皮鞋里。我帮他对付着套上了鞋罩系好了紫丁香领带。最后，用他那把梳子，我小心翼翼

翼地把他那头油腻腻的头发从额头和两鬓梳到后面 弄平整了。

现在已经完成了。此刻他站在我面前，我的复制品，穿着我那套不惹人注意的深灰色西服，傻乎乎地微笑着视察着 他自己，对口袋进行调查，对那个打火机很满意。把零七碎 八的东西放回原处，但是打开了钱夹子，里头是空的。

"你答应过我事先付钱的。"

费利克斯撒娇似地说。 、

"没错，"我回答说，从我的口袋里抽出我的手露出一把钞票。"这不是吗，我要数一数你那份马上就给你。这双鞋怎么样？夹脚吗？"

"夹脚，"费利克斯说，"疼得厉害，不过我还能忍一忍。我想晚上就脱了它。还有，明天要我把车开到哪儿去？"

"现在，现在……我会把一切交待清楚的。瞧，这地方应该收拾干净……你的破烂弄得满世界都是……你的背包里有 什么？"

"我像只蜗牛，在背上背着我的房子，"费利克斯说，"你 要背这个背包吗？里面有半截香肠，想吃吗？"

"待会儿再说，请你把这些东西都装进去，还有鞋拔子， 还有剪子。好，现在穿上我的大衣，咱俩现在再最后核实一 下看看你是否能冒充我。"

绝望

197

"你不会忘了钱吧？" 他询问。

"我一直在告诉你我忘不了。别像个毛驴似的。我们这就清帐。现钱在这儿，在我的口袋里——在你以前的口袋里，别搞错了啊。喏，请你快点儿。"

他穿上我那片漂亮的驼毛大衣（特别小心），又戴上我那片精制的帽子。然后是最后的润色：黄手套。

"好，走上几步，咱们看看你穿这身是不是完全合适。"

他向我走来，一会儿把手伸进口袋，一会儿又把手抽出来。

他走得很近了，挺起了胸膛，装出趾高气扬的派头，模仿着花花公子的架势。

"就这样，就这样，"我连连高声赞美，"等等，让我整个地——是的，看上去全都……现在转过身去，我想看看后面的效果怎么样……"—"

他转过身去，就在那一瞬间，我向他双肩之间射出了子弹。

我现在记得几件事情：冒出来的那股浓烟，在半空中久久不肯散去，然后化为一卷透明的东西慢慢地无影无踪了；我还记得费利克斯倒下去的方式，因为他不是马上就应声而倒，他开头的动作说明他还有几口气，他几乎旋转了360度。我现在想，他是要开个玩笑在我面前来回摆动摆动，就跟照镜子似的。就这样，毫无生气地结束了那件傻事，他（已经被子弹穿透了）和我面对面，缓缓伸出双手好像在问："这是什么意

思？”——没有得到答复，慢慢地朝后倒下瘫成一团。是的，这些我现在全记得，我还记得他倒在雪地上持续了一阵的声音，那时他开始变硬身子猛地一扯，好像因为他那身新衣服不合身，他很快就一动也不动了。后来就只有地球的自转能让人感觉到，只有他的帽子无声无息地动着，脱离了他的首级掉到了后面，嘴张开着，好像是在替他的主人说“再见”似的〔或者，又一次让人回想起那句老掉牙的话：“所有在场的人都光着头”：）。

是的，所有那些我全记得，但是有一件事被记忆丢掉了：我射击的枪声。真的，我的耳畔一直盘旋缭绕着那声尖啸。它余音袅袅紧紧地缠着我，在我身上匍匐爬行，在我的嘴唇上抖动。穿破那层层声音的帷幕，我跑到那具尸体前，热心地凝视着。

世间有很多神秘的瞬间，眼前就是其中之一。仿佛一个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已经读了无数次，探查测试着每一个音节，最后还是不能说明这一组词用得到底优劣与否，我那时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制作者自有其秘而不宣的把握，那是决不可能错的。

就在那一瞬间，一切所需要的特征都已经固定下来而且冻僵了，我俩如此酷肖使我真的说不上来到底是谁被谁杀死了——我还是他。

我就这样凝视着他，这时，在这摇晃的树林中天光已暗，随着我面前的那张面孔渐渐分解，树林的摇晃也逐渐减弱，我

①参加葬礼的人都要摘掉帽子向死者表示敬意

绝望

199

真像是对着一潭死水顾影自怜。

因为怕把我自己弄、脏了，我没有处理那具尸体，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完全，完全死了，我凭直觉知道它确实死了

，因为我的子弹是准确无误地沿着那条短小的被意志和眼睛同时挖下的沟槽滑动的。赶紧动手，赶紧动手，干警栋首老先生

①喊着猛地把他的胳膊塞到他的裤子里。咱们可别模仿他。

我仔细地迅捷地四下里看看。费利克斯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除了那支手枪，统统放进了背包里，我镇定自若足以确信他没有拉下任何东西，我甚至跑去刷刷汽车踏板因为我刚才在那儿给他剪指甲来着，我还把他那把我已经踩到土里的梳子挖了出来，我决定待会儿再把它扔掉。下一步我完成了我好久以前就计划好的事：我原先把车停在一块林木茂盛之地，那块稍微有点向下的通柱道骆的坡地，现在我把我的小伊卡路斯往前推了几码，这样到了早晨从公路上一眼就能看见它，顺理成章地就会发现我的尸体。

夜幕迅速地笼罩了一切，我身边刚才那阵砰砰作响的声音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我冲进莽莽森林，重新从离那具尸体不远的地方经过，但是我一步也没停——只是拎起了那个背包，勇敢地，大踏步地，好像脚上并没有穿着那双石头般沉重的鞋子，我绕着湖走，没有离开树林，走啊，走啊，在鬼影幢幢的薄暮中，在幽灵般的积雪中……但是所幸的是我知道正确的方向，还是在夏天的时候，我常研究通往艾兴巴

①0 " ! ^ " " ! ^ 11汀7，不详，这句话前后押韵，可能是童谣里的歌词

20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赫的各条道路——那时我曾将它们想像得多么精确多么栩栩 如生啊。

我及时赶到火车站。10分钟以后，像一个乐于助人的幽 灵似地，我要乘坐的火车到了。

我在一个摇摇晃晃铿当铿当的三等车厢里待了半夜，坐 在硬板凳上，我旁边是两个上了年纪的汉子，在玩纸牌，他 们用的那付纸牌很不寻常：大得出奇，红绿两种颜色。两小 时之后我已经向西进发了。后来到了早晨，我又换了一次车，这次是快车。只有在那时，在卫生间孤独一人，我才能检查 一下那只旅行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除了后来塞进去的东西（包括沾上血迹的手帕），我还发现了几件衬衫，一截香肠，两 个大苹果，一只皮鞋垫，装在一位女士钱包里的5马克，一 本护照，以及我给费利克斯的信。

我就地将苹果和香肠吃了。也就是在厕所里。但是我将 那几封信装进了我的口袋里并且怀着莫大的兴趣轻松地 审视着那份护照。一目了然。他曾经去过蒙斯①和梅茨气奇 怪的是，从照片上看，他那张脸和我的并不十分相似，当然， 很容易把它当成我的照片——可是，仍然让我觉得很古怪，我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恍然大悟为什么他几乎不明白我俩长得相 像了的真正的原因就在这儿：也就是说他从镜子里看见自己

是从右到左，而不是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的那样。人类

① ^0113，比利时西南城市，邻近比法边界。

② 法国东北部城市，邻近卢森堡边界，在格林高原摩泽尔河和塞勒 河的交汇口。法国东部的铁路枢纽，公路空运中心，重要的工业中心。

绝望

201

中的傻瓜，无责任心，感觉迟钝，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事实揭示出来的，甚至官方在人体特征那一栏写的评语都与我自己的护照〔留在家里了〕上的描述并不完全符合。确实是小事一桩，但却是很典型的。在“职业”一栏中，他，就是那位二百五，拉过小提琴，确实，在俄罗斯，懒惰的脚夫们经常在夏日傍晚鼓捣几下吉它，他们被称为“音乐师”，因此马上就把我变成了音乐师。

那天后半晌，我在边境的一个小镇，买了一只衣箱，一件大衣还有些其它物品。这之后我就把旅行袋和手枪都扔了——不，我决不说我到底将它们如何处置了：请肃静，莱茵河！现在有一位身穿廉价黑大衣没有修面的绅士已经到了边境上较为安全的那一边朝南前进了。

202

—

10

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喜欢紫罗兰和音乐。我出生在茨维考气我父亲是鞋匠母亲是洗衣妇。她生了气老是用捷克话骂我。我的童

年死气沉沉一点欢乐也没有。当我开始到处流浪 时我几乎还没有成人。，我那时拉小提琴。我是个左撇子。脸 型——椭圆。未婚——你证明给我看看哪个当妻子的对丈夫

0：'东德中南部，铁路枢纽. 煤产业中心。

绝望

203

是忠诚的哪怕只有一个也行。我发现战争太让X讨厌了，战 争总算是过去了，正如一切事情都过去了一样。每只耗子都 有它自己的窝……我喜欢松鼠和麻雀。捷克啤酒比较便宜。 啊，如果一个人要能让鞋匠打个鞋掌就好了——多耐穿啊！所 有的政府部长都接受贿赂，所有的诗歌都是一派胡言。有一 次在集市上我看见一对双生兄弟，只要你能指出他俩哪怕一 丁点儿不同，你就会得到重奖，所以桔红头发的弗里茨轻轻 拍了一下双生子中的一个给了他一记狠狠的耳光——这就是 区别！天哪，我们笑得多么开心啊！什么欺诈啦，偷东西啦，残 杀啦，全都无所谓好坏，全都是看情况而定。

我见钱就拿只要它让我撞上了。根本无所谓这个人的钱 或是那个人的钱只要你拿上了就是你的，你决不会在一枚铜 板上发现写着这钱是缀勒①的。我喜欢钱。我一直希望能找 着一个可靠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一块儿玩乐器，他将会把他 的房子和果园都遗赠给我。钱啊，至亲至爱的钱，至亲至爱 的小钱，至亲至爱的大钱。我到处漂泊，到处都找工作做。有 一天我碰见一个摩登的家伙，他不停地说他长得像我。真是 胡扯，他一点也不像我。但是我没跟他争论，他有钱，无论 是谁只要能跟富人交

上朋友一块儿吃喝他也能变成富人。他 想让我去代替他开车，好让他腾出手去解决一桩金钱上的麻烦。我杀死了那个想引我上勾的牛皮匠，把他的东西抢了。他， 躺在森林中，地上有雪，乌鸦在叫，松鼠在跳。我喜欢松鼠。 那可怜的绅士穿着他的漂亮大氅躺在地上死了，离他的车不

①德语磨房工人之意，亦为德国普通男子之名。

20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远。我会开车。我喜欢紫罗兰和音乐。我出生在茨维考。我 父亲是一个秃头的鞋匠他戴着眼镜，我母亲是一个洗衣妇她 双手通红。她一生气就"……

然后一切从头开始，加上了一些新的荒唐的细节，……由 是，一个反照出的形象，维护它自己的权利，要求我注意它。不是我在外国的土地上寻找避难处，不是我长出了胡子，那 是费利克斯，杀死我的凶手。啊，如果我对他了如指掌，有 多年的交情，我甚至可能会发现在我继承的那具灵魂里占据 一个新寓所还是蛮好玩儿呢。我愿意知道里面的每一道裂缝， 愿意知道通向它的过去的每一条走廊，我将会高兴使用它的 全部设施。但是对于费利克斯的灵魂我所知道的不外乎他的 人格的很明显的大致轮廓，两三点偶然暴露出来的特性。我 还应该练习使用我的左手吗？

类似这样的感觉，无论多么令人不快，还是一一多多少 少能够对付的。相当让人难以忘记的是，举例来说，那个窝 囊废，当我为他的处决准备完毕时，是他如何向我全面投降 的。那双冰

凉的服从的爪子！让我大惑不解的是回忆他曾经 是多么容易地听命于人。他的脚趾甲竟是那么硬我的剪子剪 了好几下才把它剪下来，它围着一个刀锋旋扭，就好像一个 罐装腌牛肉的坚硬的边缘包围住了开启罐头的钥匙。一个人， 的意志果真有这么强大竟能将另一个人改造感化成一具傀儡 俯首贴耳甘心就范？我真的给他修面了？真真让人吃惊！是 的，当我回首往事时，最折磨我的还是，费利克斯的服从，是 从他的服从中显示出来的可笑，不动脑子，自动机器似的品 格。但是，正如刚才已经说过的，我已将那些淡忘了。最糟

绝望

205

糕的是我不能面对镜子。事实上我开始留胡子与其说是为了躲避别人还不如说是为了躲避我自己。可怕的东西一种臃肿的想像。所以难怪一个被赋予与我同样敏感的神经过敏 的人碰到一些芝麻大点的事就被毁灭了，比如说一面黑镜子中的一个影像，或是他自己的影子，倒在他脚下死去，" 〃 3 50

醫^①，差一点，你们这些人——我举起一只像德国警察一 样又白又大的巴掌，停住！不许发出一声同情的叹息，人们，无论什么都不行。停止，怜悯！我不接受你们的同情，因为 在你们中间确实有几个人他们将会怜悯我——我，一个被误 解的诗人。"迷雾，水气……在迷雾中一根绳子在抖动。"不， 那不是诗，那是从老德斯蒂^②的巨著，《罪恶与淤泥》中摘录 的。抱歉：是《债务与抵偿》（德文版），就我这方面而言，根 本就

谈不上什么懊悔：一位艺术家从来不会感到懊悔，甚至 在他的作品不为人理解时，不被人接受时。至于说到那笔保 险费，一

我知道，我知道，从一个小说家的观点看，那是一个严 重错误，在我讲述故事的全过程中——就我现在所能记起来 的——对于那看来曾经是我的主导动机的东西竟然几乎无暇 以顾，我的贪欲。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对于使我煞费苦心 安排了一个死亡的复制品的目的我几乎是三緘其口？但是在 这里我被不寻常的怀疑困扰着：难道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图谋

① 德语，等等之意。

② 01 7，英文，意为多灰尘的，枯燥无味，无聊；作者在运用文字游戏

暗讽陀思妥耶夫斯基¹⁾ 0310³ 〈1821—1880及其代表作《罪与罚》〉。

20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得到，难道我真的是那么渴望，那笔相当可疑的款子（以金 钱来衡量出的一个人的价值，也是一笔对于他之消失的合理 的补偿）？亦或这是一种迂回的方式表示纪念，为我设立的， 因为不能（由于到最后时刻也要真实）以别的方式行动并且 赋予在奥洛维尤斯书房里的谈话以任何特殊的重要性（我以 前描述过那个书房没有？〉。

还有另外一件事是我愿意谈谈我死了以后的阵阵忧郁的 心态：虽然在我心灵深处我对自己作品之完美丝毫没有怀疑， 丝毫没

有受到良心的谴责，相信在那座黑白分明的森林里躺 着一个与我一模一样的死人，虽然作为一个刚刚脱颖而出的 天才，我对于名声的气味还并不十分熟悉，但是我心中充满 了伴随着严格自律而产生的自豪，我渴望，简'直盼得心肝发 痛，我的手稿（已完成了， 3月9日在一座幽暗的森林中签好 了字）能够得到众人的赏识，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那场骗局 ——每一件艺术品都是欺骗——能够表演成功瞒天过海，至 于说到版税或是上演税，可以说是，已由保险公司支付了 ，那 是我头脑中第二重要的事情。噢，是的，我是一个专事描写 冒险故事的艺术家。

往事弥足珍贵，正如诗人所吟唱的。终于在国外，在风 和日丽的一天，丽迪雅与我重逢了，我去旅馆看她。

"别动手动脚的，"我严肃地警告她，因为她正要扑进我 的怀抱里。"要记住我现在的名字是费利克斯，我只不过是你 的一位熟人。"

她穿着寡妇的丧服显得挺漂亮，正如我的精巧的黑色蝴 蝶结和我那修剪得很好的胡子很适合我一样。她开始叙述

绝望

207

……是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我原先预想——的进行的，没有 一点阻碍。

看来她在火化仪式上哭得很真诚，当那位老于此道的牧 师用那套背得烂熟的词令以颤抖的声音说到我："……这个 人，这位心地高尚的人，他……，'我告知她往后的计划，并 且很快就

向她求婚。

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我和我那位小寡妇，我们住在一个非常宁静风景如画的地方，住在我们的农舍里。我们在那小巧玲珑的桃金娘①花园中消磨着漫长懒散的时光，在那里能将下面很远的蓝色海湾尽收眼底，我们常常谈起我那可怜的亡弟。我不断给她讲述有关他的生活的新的篇章。

"命运，在劫难逃，"丽迪雅用土耳其语说着叹了口气，"现在至少在天堂，看见我们现在的幸福他的灵魂得到了安宁。"是的，丽迪雅和我在一起很快活，她现在不需要其他任何人。

"我多高兴啊，"有时候她这样说，"我们将阿达里昂永远摆脱了。我过去对他太怜悯了，在他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说真的，那家伙真叫我受不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没准儿泡在酒坛子里至死方休，怪可怜的，那也是命！"

在上午我不是看书就是写书，也许我很快就会以我的新名字出版一两部小作品，住在隔壁的一位俄国作家对我的文

①产于欧洲的一种桃金娘科桃金娘属的灌木，叶深绿色且具光泽，开着芳香的白花，在古代被认为是维纳斯的圣物。

20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体和生动的想像大加激赏赞不绝口。

偶尔丽迪雅会收到奥洛维尤斯写来的短笺——无非是些新年祝辞之类。他总是一成不变地要求她向她的丈夫转达他诚挚的问候，他无缘结识此公，可能在写信时作如是想："啊哈，眼前

这位寡妇可真容易找到慰藉。可怜的赫尔曼，卡洛 维奇！^
您嗅出了已近尾声的强烈气味了吗？我是按照古典食谱 编造的。
在书中关于每一个角色的方方面面都已详尽备述该 结尾了；
在办这件事时，他们现实存在的每一点一滴都是弄 得准确无误的，
虽然是总结性的，是为了与前面已揭示的他 们各自的方面保持一致，
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还是允许的^对于人生保守的一面不妨开一个淘气的玩笑。

丽迪雅现在还和以前一样健忘，永远都是那么邈里邈远的……

在尾声的最后留下的是杀手铜①，一些特别令人开心的 片断，
与一件在小说前面的章节中曾经一闪而过的鸡毛蒜皮 的小事可能很有关系。

在他们房间的墙上你仍然能看见那同样的一幅彩色粉笔画，和以往一样，
赫尔曼一看见它，就要捧腹大笑诅咒一顿。

剧终，永别了， 丁！！^^②！永别了，德斯蒂！

梦境，无数的梦境……全是陈词滥调。无论如何，有谁 在乎呢？……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不详，不知是否土耳其丁"的误写

绝望

209

咱们且言归正传。让我们设法把我们自己稍加管束。让 我们省去旅行中的某些细节。我现在还记得当我抵达皮尼昂 时，差不多就在西班牙边境，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搞 到德国报纸

，我确实找到了几份，但是上面还什么也没有。

我在一间二流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房间很大，地板和墙壁都是石砌的看上去却像是纸板制的，墙上像是画着赭褐色的门通往隔壁的房间，还有一面镜子只有一个反射映像。天气冷得要命，暖炉的样子滑稽可笑，虽然生着火然而形同虚设还不如一个舞台道具更能让人感觉到暖意，女仆送来的碎劈柴燃烧完了，房间就显得更冷了。我在此地住了一夜，脑子里塞满了最无节制的幻景，感到疲惫不堪，天亮时，我觉得全身粘乎乎的，还有一种刺痛感。我走上狭窄的街道，吸进令人作呕的各种气味，在市场上熙熙攘攘成堆成堆的南方人中我被挤得跌跌撞撞的，情况很清楚在这个小镇我是一分钟也不能多待了。

我仍然感到全身战栗，头疼欲裂，我向旅游事业联合会进发，在那儿有一个话篓子向我建议的可供修心养性的佳境胜地不下20个：我需要的是一个远离尘嚣温暖而舒适的地方，日暮时分，一辆悠哉游哉的公共汽车把我放在我选中的地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这地方确实让我正中下怀。

除此以外，在软木橡树林的掩映之中，一座外观体面的旅馆，绝大部分的百叶窗都还是拉住的（夏季刚刚开始）。来自西班牙的一股劲风纠缠着含羞草花的少女般的柔毛死死不放。一座凉亭叫人想起教堂，一泓具有药疗作用的溪水汨汨作响，暗红色的窗棂上吊着许多蜘蛛网。

21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儿没有多少人。

有位医生，他是旅馆的灵魂和客饭席上的君王——他坐在饭桌上首发表讲话，有一位长着鹦鹉嘴的老头穿着驼毛外套，他说起话来又是喷鼻息又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轻轻一跺脚，那位灵活的女仆就端上了他在附近小溪中钓来的鳟鱼，还有一对从马达加斯加①远道而来的挺粗俗的青年夫妇。有一位戴着丝绸领饰的小老太太，她是一位小学教师，有一位带着一大家子人的珠宝商，还有一位过分讲究的年轻人，她开头被称为子爵夫人，继而是伯爵夫人最后是（这把我们带到了我正在写这部小说的时间）侯爵夫人——这全都是由于医生的努力（他尽其所能地加强这旅馆的好名声）。还有，咱们可别忘了，来自巴黎的那位悲伤的商业旅行者。一种取得专利的火腿的商务代理，也别忘了还有一位粗鲁肥胖的修道院长，他老在胡扯什么附近一所修道院有多美，为了打动听众，他往往从他那肥厚多肉的嘴唇上摘下一吻铍缩成心脏的样子。

我相信，这就是全部收藏品了。那位浓眉大眼的经理站在门旁两只手在背后紧紧勾着，胸有成竹地注视着餐桌仪式，屋子的外面狂风怒吼。

这些新鲜的印象那时对我大有裨益。饭菜可口，房间里阳光充足，从窗口观察颇为有趣，强风粗暴地翻卷着簌簌发抖的橡树的几件衬裙。远处在碧蓝如洗的晴空下，矗立着—

①非洲东南方的共和国，位于印度洋和莫桑比克海峡之间的大岛，首都为坦南那利。

绝望

座高山淡紫色的白糖似的圆锥体酷似富士山。我很少出门：因为我脑袋里的雷声，还有那不间断的猛冲的盲目的3月的罡风，呆在房间里仍然让人感到冷风刺骨，都把我吓得魂不附体。

可是，次日我还是进了一趟城买报纸，上面还是什么也没有，这种凝滞的状态把我气得无法言说，我决心这几天不再庸人自扰了。

我在客饭席上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我恐怕，是态度粗暴 不合群，虽然我尽量有问必答，但是医生还是强求着我在饭后去沙龙，这是一间憋气的小屋，里面放着一架老是跑调的 直立形小钢琴，长毛絨安乐椅和一张圆桌上面扔着旅游广告。这位医生长着一把山羊胡子，含泪的眼睛和一个小小的滚圆的肚子。他吃饭时显出一付公事公办的样子非常不雅。他对 付煮鸡蛋的办法是将蛋黄裹在面包皮里将它碾碎，在一口浓 浓的唾液的帮助下，将蛋黄送入他那潮湿粉红的嘴里。他习惯用他那沾着浓肉汁的手指头收集吃完大菜后留在人们碟子 里的骨头，再把到手的无论什么掠夺品扔进他那空间充足的 外套口袋里，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人们把他当成一个古怪的角色：是给那条可怜的狗的①。他会说（而且仍然是这样 说）“动物通常要比人类好”——他的这一断言老要激起（继续这样）激烈的争论，尤其是那位修道院长往往大光其火争 得面红耳赤。

获悉我是德国人，又是音乐师之后、医生似乎被我迷上

0原文为法语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了，从他对我的瞥视中，我得出结论，并不是我那一付面孔（没刮胡子现在长满了胡子）吸引了他的注意，而是我的国籍 和职业，从这两项中医生觉察出某些与众不同之处很有利于 增加这所府邸的声望，他常常在楼梯上或是一条白色的长过 道上把我截住跟我攀谈，而且开始制造一些没完没了的风言 风语，不是讨论那位表演生硬的代理商的社交错误，就是惋 惜那位修道院长的不宽容。他的亲昵惹得我心里很烦，虽然 不失为有趣，但方式太不合适了。

夜幕降临，树枝的影子，被院子中的一盏孤灯一会儿抓着它一会儿又丢掉了，掠过我的房间，我那空虚的灵魂犹如 一片茫茫的不毛之地，我疑虑重重心乱如麻。噢，不，我从 未害怕过死人的身体，因为它们和打破的，摔得粉碎的玩意 儿一样不会让我害怕。

让我害怕的是，独自一人处在一个由反射映像构成的奸 诈危险的世界里，是精神崩溃，而不是坚持下去，直到某一 个非同寻常的，非常快活的，终见分晓的瞬间来临——那是 我急需应该达到的——一位艺术家胜利的时刻，是自豪，是 释放，是极至幸福的瞬间，我的图画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还 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惨败？

我住到这里的第六天狂风大作，旅馆犹如暴风雨中颠簸 在海面上的一叶扁舟：窗格玻璃震得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墙 壁也发出噉哩喀嚓的断裂声。沉重的长青藤叶簌簌发抖然后 发出沙沙沙的声音，被吹得东倒西歪的，摇撼着整个邸宅。我

想出去到花园里面，但是马上就被风吹得直不起腰来，帽子 没被刮掉真乃奇迹也，我只好又退回到屋子里去。我站在窗 绝望

213

前陷入沉思，置身在一片混乱喧嚣之中没能听见叫铃的叮当 声，所以我下去吃饭入座之后，已经上第三道菜了——杂 碎，味同嚼蜡，佐以番茄酱——医生最心爱的菜肴。开头我 没注意到大家的话题，是由医生巧妙引导的，但是蓦地一下 子发现我处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么您呢——①那么您呢，"医生跟我说，"您对于这个 题目有何高见？"，

"什么题目？" ^

我问。

"我们正在说，"医生说，"那件谋杀案，在某国②，在德 国，一个人竟会是这样的禽兽不如"——他继续说，预料会 引起有趣的讨论——"为了得到他的人寿保险就把别人

我现在不知道当时我到底是怎么啦，但是忽然我举起手 说：" 看这儿，住口。"然后又放下手，紧攥拳头狠狠打了桌 子一下，把餐巾都震得跳到了空中，我高声喊叫，连我自己 都认不出那是我的声音："住口！住口！你们怎么敢？你们有 什么权利？所有这一切侮辱中伤——不，我饶不了你们！你 们怎么敢——一污辱我的国家，我的人民……肃静！肃静！"我 的声音更大了："你们！……你们敢当着我的面告诉我在德国 肃静！"

他们已经缄口不言了——就是那会儿，在我瑯地砸下我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原文为法语

2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拳头的一瞬间，铃铛开始滚动起来，它已经滚到了餐桌边上，被那位珠宝商的小儿子小心翼翼地轻轻扣住了。静得出奇。甚至那阵狂风，我敢说，都停止喧嚣了。医生，举着叉子和刀子，一动也不动，一只苍蝇落在他的前额上也一动也不动。

我嗓子觉得痉挛，我扔下手中的餐巾，离开饭厅，每一个人都自动地目送着我出去。

我大踏步前进没有停下，一把抓过来大厅餐桌上一张打开的报纸，我进了房门，一屁股在床上坐了下来。我全身直哆嗦，啜泣着，喘不上气来，愤怒得惊呆了，我的手指关节溅满了番茄汁脏兮兮的。

我仔细研究那份报纸，仍然有时间告诉自己那完全是——派胡言。^不过是巧合——无论谁都很难以想到法国人会听到那件事的，但是突然眼前一亮——我的名字——我以前的名字在我眼前飞舞起来……

我现在记不清当时从那份特殊的报纸上我到底获悉了什么：自那以后我仔细阅读了堆积如山的报纸。它们在我的头脑中搅成了一锅粥。它们现在就在什么地方扔着。但是我没有闲暇去整理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不管怎么样，是我立马就抓注了两个 事实：第一，谋杀者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第二，被害者 的身份不明

这份通讯不是特派采访员写的，只不过是一则转引自德 文报纸的简短的摘要，我是这样猜想的，写得漫不经心，语

绝望

215

气粗野，介于关于政治争吵的报道和鸚鵡热病①的病例报告 之间，描绘那事件的口吻使我受到了无可名状的震惊：事实 上那口吻太失敬了，在谈到我时那么令人不悦，结果刹那间 我甚至以为这篇文章可能涉及的是一个与我同名的人，因为 这种语调是在写某些半疯子把全家人砍成肉酱时所用的。

不过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猜，这在国际刑警方面是一 个策略，是一个愚蠢的企图想恐吓我使我不安，然而开头我 并没有理解，受着疯狂的激情的支配，我的眼前浮动着无数 个点点——它们杂乱无章地游弋化为报纸上的这一栏或是那 一行——这时冷不防门外响起了很重的敲门声。我把报纸塞 到床下面说：“请进”。

是医生。他正在嚼什么东西。

“注意听好，”他说，几乎还没跨过门槛——“这里有点 搞错了。您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非常愿意……”，

“滚出去！”我咆哮着，“你给我滚出去！”

他的脸色一下就变了，转身就走没有关上门。我跳起来 以意想不到的力气啪地一下将它摔上。然后，从床底下，我 把那份报

纸拉了出来，但是此刻我找不到刚才我正在读的东西。

我从头到尾审视了一遍：一无所获！莫非是我梦见读报了吗？

我开始重新一页一页看下去。像是做了个恶梦，梦见丢了东西，不仅没法发现它，而且没有自然的法则能够予这

① 一种主要由鹌鹑传播的传染病，症状为肺部感染和发高烧

② 原文为法语。

21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次搜寻以逻辑，结果每一件东西都是没有形状的非理智的显得非常荒诞不经。不，报纸上没有一个字是有关我的。根本没有。

我想必是处于一种可怕的亢奋状态，因为几秒钟以后我发现那份报纸是一份又破又旧的德文报纸，不是我刚才正在读的那份巴黎报纸。我随即又钻进床下，找着那份报纸一字不漏地读起来，甚至把那些诽谤的通讯也读了。此刻我恍然大悟让我震怒得失魂落魄的是什么呢——使我如受重伤：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俩相像，不仅没有评论这一点（例如他们本来可以至少这样说：“是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相似，虽然这里那里的特征表明这不是他的尸体。”），而且根本没提到这些——结果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是某一位倒霉鬼他的面容跟我完全不同。现在，过了一夜，并不能将他完全分解，相反，他的相貌应该是变成了大理石一般，一使我俩的相似更清楚如同凿刻出来一样，不过即使那具尸体是几天以后才发现的，因而给了那调皮捣蛋的死亡以时间篡改它，它分解的阶段将同样会和我的一致一

一如此写来未免太匆忙了真该死，我恐怕，但是我没有心情咬文嚼字了。对于我来说，这种面对最宝贵的至关重要的事实假装无知的作法无异于一个极端胆小的诡计让我感到震惊，它暗示出从一开始，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我，没有一个人脑子里闪现过这样一丝念头，会把那具尸体误认为是我的。这个故事被讲述出来的那种马马虎虎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似乎是强调了一种失态而我当然是决不，从来也不会犯这种错误的。而它们仍然在那儿，那些暗藏起来的鬼脸，长鼻子扭过去，静悄悄地，
绝望

217

但是都在晃动，那些恶棍们，兴奋得手舞足蹈，是的，怀着一种邪恶的报复性的得意。是的，报复性的，嘲笑着，真不堪忍受……

门口又传来了敲门声。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喘着气。医生和经理露面了，“瞧，医生以一种深受了伤害的声音指着我跟经理说：“那儿——那位先生不仅无中生有地冒犯了我，现在还侮辱了我，拒绝听我申诉，非常粗鲁恶劣。请您跟他说，我对这种作派很不习惯。”

“！1^111 56X^11^—您必须把这件事解释清楚。”经理阴沉着脸对我怒目而视，“我相信那位先生他本人……”，

“滚开！”我叫喊着，跺着脚，“你们对我的所作所为——那不关——你不仅轻慢我还报复——我要求，你听见没有，我要求……，‘医生和经理，两人都举起了巴掌，像钟表发条似地

两腿绷得直直的，开始对我叽里咕噜说着什么，高视阔步地走得更近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的火气已经过去了，但是接着我感受到眼泪的压力，突然（把胜利让给寻找它的人吧，管他们是谁呢）我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神经质，只不过是太紧张了。"医生说，像变戏法似地一下子温和下来了。

经理笑了笑离开了房间，非常小心地关上了门。医生给我倒了一杯水，提议给我拿来几片镇静药，按摩着我的肩膀。我还是哭着，十分清楚我的情况，甚至带着冷酷的嘲讽的清

①原文为法语

21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晰看清了它的耻辱，同时我感觉到这场歇斯底里的表演中那种纯然晦暗——模糊①的快意，而且朦朦胧胧地感到情况有利于我，所以我继续颤抖和喘息，当我用医生给我的那块散发着肉腥味的又大又脏的手绢擦脸时，医生轻轻拍着我嘟嘟囔囔地安慰我：

"只不过是一点误会！脇"0"! ' 415她—5^我，用我平常爱说的话来说，我们已经打够仗了……你们有你们的缺点，我们也有我们的。不去管政治问题，你根本没明白我们那会儿在谈什么。我只不过是问一下你对那个谋杀案有何看法……，， ^

"什么谋杀案？"

我抽泣着问。

"噢，真是卑鄙透了②——太残忍了：和一个人换了衣服又把

人家杀了。不过你可别激动，我的朋友，不仅德国有谋杀，我们也有我们的兰德鲁斯气谢天谢地，无独有偶并非只是你们那儿有。请你安静下来^，你太紧张了，本地的水对于治疗神经紧张有神奇功效——或者说得确切点，对胃病有奇效，06^11 1 16^16111： 311 11161116 ^ ^3^11611 ! : ^. , ,
他又给我继续拍了一会儿身子然后就起身了。我把手绢还给他表示感谢。

① 011317 — 31^ — 1^31^，作者玩弄文字游戏，嘲笑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原文为法语。@不详。

④原文为法语。

绝望

219

"知道吗？"他已经站到门口了又说，"那位小女公爵对你非常着迷，所以今天晚上你得给我们弹弹钢琴"（他动着手指头做出弹颤音的样子）"相信我，你会看见她上你的床的。"他已经走到过道了，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折了回来。"在我青春和愚蠢的时代，"他说，"我们这帮大学生有一次找乐子，我们中间最不敬上帝的一个家伙碰上了麻烦，他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他们给他穿上了教士的法衣，在他头

顶上削成一块圆圆的头发，后来到了晚上敲了一家修道院的门，一位修女来应门，我们中间一个家伙对她说：'看看这个可怜的修士的惨状！^^收下他吧，随便给他一个房间让他过夜吧。'想想看，修女们收下了他，我们笑得真开心啊！"医生微

微弯下了他的腿，臀部拍打了几下。我心中猛然一顿， 谁知道呢，没准儿他说的这一切〔他伪装了起来……想要冒充别人〕是心怀鬼胎的，没准儿是把他派来当间谍的……我 又一次怒从 中来，但是匆匆瞥了一眼他那愚蠢的笑得开怀的 皱纹，我控制住自己，假装笑起来。

他非常满意地挥挥手，终于，终于离开了我，让我安静 下来了。

尽管与拉斯卡列尼科夫②有着可笑的相似——不，那不对。删去。下一步该说什么了？是的，我决定当务之急是搞 到尽可能多的报纸。我跑下楼。在一处楼梯平台上碰见了那 位肥胖的修道院长，他看着我流露出一丝怜悯：从他那圆滑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主人公！^_0! 11^^

22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笑容上我推断出医生已经设法满世界广为散布了我俩和解 的消息了。

从楼里出来进了庭院，我马上就被那阵风呛得差点晕过 去。然而，我还是没有放弃，而是用身子使劲顶着大门，后 来汽车出现了，我跟它做了个手势，我爬进去我们滚下山卷 起一阵白色的尘土疯狂地旋转着。在城里我搞到几份德文日 报，趁机去了趟邮政局。没有我的信，但是另一方面，我发 现报纸上新闻很多，太多了，天哪……在埋头俯首全神贯注 地干了一周文学劳 作之后，今天我痊愈了，只觉得一切都不 在话下，但是这时报

纸冷酷的轻视的口吻几乎把我气得七窍生烟。

这里是我最后拼凑成的全景图画：在星期天中午，在3月10日，在一个森林里，一位来自柯尼斯道夫的理发师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是怎么去那个森林的，即使在夏天，仍然是罕有人至的，为什么恰恰是在晚上，他披露了他的发现，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下一个就是，我想，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非常非常滑稽可笑的故事：那辆车本来是被我有意停放在森林边缘的——它不见了。它的辙印，一连串的丁字型，证实了轮胎的牌号。柯尼斯道夫某些具有超人记忆力的居民想起来曾经看见一辆蓝色的伊卡路斯驶过该地，是那种小型的，轮辐是钢丝制的，我那条街的车库的聪明快活的家伙们又补充了一些关于马力和汽缸的情报，不仅提供了那辆车的警察局号码，还报告了一个出产引擎和底盘的工厂的名字。

一般的推测认为在此刻我正在驾驶着那辆伊卡路斯到处乱跑那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听了太高兴了。现在，绝望

221

很清楚，有人从公路上看见了我的车，一不做二不休就将它挪用了，匆匆忙忙之中，没有看见近在咫尺的躺在地上的尸体。

相反，那位发现了尸体的理发师一口咬定周围没有任何小轿车。他是一个怀疑对象，那混蛋！如果警察奔上前去将他抓获那将是天下最自然不过的事。为比这小的事掉脑袋的人有的是，不过你可能确信这种事根本没发生，他们并没有

梦想在他身上看见那位可能的谋杀者。不，罪状落在了我身上，他们雷厉风行心狠手辣好像他们把给我定罪当成赏心乐事，好像这是报复，好像我与他们结怨已久，他们一直渴望惩罚我。他们不仅，出于奇怪的偏见，理所当然地认定那死者不可能是我，而且，好像是先入为主地①把这一可能性排除在外（因为人们对于他们不愿意看见的东西往往是看不见的），对于我给那位与我无任何相似之处的人换上我的衣服想

瞒天过海，警察局在表示他们的吃惊时给予了出色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其理由之愚蠢之矫情既令人发指又颇富喜剧性。下一步合乎逻辑的步骤是把我说成是半疯子更有些认识我的人还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中间就有奥洛维尤斯那头蠢驴（不知其他人还有谁），他编造的故事说我通常老是给我自己写信（真是难以逆料）。

最让警察局头疼的是，我的受害者〔“受害者”一词是报纸特别喜欢用的〕怎能被穿上我的衣服，或者，不如说，我如何做到强迫一个大活人不仅穿上我的全套衣服而且还换上

①原文为德语

22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了我的袜子和鞋子，那些对于他来说是太小了本来应该把他弄伤的一一嗯，说到给他穿鞋，我可能是事后给他穿上的，这些家伙真聪明！

为了把那尸体并不是我的这一想法塞进他们头脑中，他们的行

为和文学批评家毫无二致，后者只要一看见一本书的作者并不是他的宠儿，马上就会拿定主意认定那本书毫无价值，接着就在这第一个毫无来由的假设上，随心所欲地信口雌黄。由是，面对费利克斯与我相似这一奇迹，对于本来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小不言的污损他们自然要激烈地大作文章，设若对我的杰作采取比较深刻和精细的态度，那么就会形同一本美丽的书根本不会因一点印刷错误或一点笔误而受到损伤。他们提到那双手很粗糙，虽然如此。注意到四肢的指甲的洁净，他们甚至从一些角质层的生长物中找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而且有人尽我所信，那位发现尸体的理发师——吸引侦探去注意下述的事实：凭恃某些行家里手才能看见的细节（真好玩儿）很清楚那些指甲是由一位专家修剪的一那应归罪于他而不是我。

尽管我尽力寻找，还是没能找到丽迪雅对付审讯时的态度。因为无人怀疑被谋杀的男人不是我这一推断，当然她就仍然被怀疑为同谋犯：她本人的错误的确本应该明白那笔保险金早已化为乌有，因此再假装未亡人的悲伤根本无济于事。终久她会崩溃的，对我的清白毫不怀疑，而是想方设法要保住我的脑袋，将会将我兄弟的悲剧故事公之于众，可是依然无用，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兄弟，无需费事就能证实。至

绝望

223

于说到那个自杀的理论，简直就没有机会叫官方淋漓尽致地发挥想像力马马虎虎地将那个“扳机加绳子”的绝技信以为真。

对我目前的安全至关重要的是被谋杀者的身份不明而且 也不可能查明。在这期间，我一直顶着他的名字生活。已经 在这里或那里留下了他的痕迹，如果已经发现了一一用他们 的话来说一一我到底是把插头接在谁身上了，那我肯定现在 正在被不失时机地四处寻找着。但是他们没办法发现，这种 情况、对我是极为合适的，因为我太疲倦了不能再有所计划四 处行动了。而且，确实，我怎能舍得剥夺了自己的一个名字？ 那是我颇费匠心才弄成归我自己所有的。因为我很像我的名 字，先生们，它现在适合我就和从前适合他一样。如果你们 不明白那你们肯定是大傻瓜。

至于那辆小汽车，它迟早会被找到的一一并非它对他们 能帮多大忙。而是因为我需要它被找到。多好玩儿啊！他们 以为我现在正在傻不唧儿地开车兜风呢。然而，真的，他们 将会找到一个非常平凡吓得要死的窃贼。

我在此不屑于提及那些荒诞怪异的形容词，那些毫无责 任心的胡乱涂鸦之辈，那些耸人听闻小道消息的供应商，那 些恶棍式大言不惭者流，他们在血肉横飞之处修建起他们的 猪圈，认为这对我是最高的奖赏，我也决不会煞费苦心地去 研究那种心理分析式的冠冕堂皇的争论，只有作家们才趋之 若鹜呢。

所有那些无稽之谈和流言蜚语开始都让我勃然大怒，尤 尤其是他们把我与这个或那个有着吸血鬼的嗜好的蠢人莽汉联

方说，有一个家伙他烧了他的汽车连同他的被害者的尸体在 里面，他事先非常聪明地将那人的脚锯掉，因为那尸体超过 了他，也就是汽车主人的长度。但是都滚他们的蛋吧！他们 与我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另外一个把我的肺都气得要炸了的问题是各种报纸都印 出了我的护照相片〔在那上面我真的很像罪犯，根本不像我 自己，他们将照片作了修改，其用心何其险恶〕而不是别的， 比方说那一张我潜心读书的^柔和的牛奶巧克力底色价钱 不匪，还有一张那同一位摄影师给我拍的另一种姿势的照片， 一只手指头抵着太阳穴，严肃的眼睛从弯曲的眉毛底下仰视 着你，那种姿态是德国作家喜欢摆的。真的，他们的选择余 地很大。还有许多挺不错的快照^比方说那张表现我穿着 泳装站在阿达里昂的领地上的。

噢，顺便说一句——差点给忘了，警察局仔细进行了调 查，检查了每一处灌木，甚至还挖地三尺，一无所获。什么 也没有，除了一个特别醒目的东西，也就是：一瓶那瓶 ^^家酿伏特加，它自从6月份就躺在那儿了。我曾经，就 我所能想起来的，描写过丽迪雅把它藏起来……我没有把一 把巴拉莱卡①埋在什么地方真乃天大的遗憾，否则的话他们

的想像便会增加几分乐趣：. 在杯觥交错和"？ 33^137 ^^！ ^一让，^-^-^……'，"请怜悯我吧，亲爱的……，'的歌 声的伴奏下进行的斯拉夫式的谋杀。

0俄式三弦琴

绝望

可是，够了，够了。——

所有那些令人作呕的乱七八糟都是由于人类的惰性，愚顽和偏见，没能在我那完美无瑕的复制品的尸体上将我认出来。我接受了。怀着痛苦和轻蔑的感情——那“不被承认”的简单明了的事实（谁的理解力没有被它遮得暗淡无光呢？），但

是我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我的复制品之完美。我对于自己无可谴责。当我的批评家们匆匆忙忙得出那无根据的结论，说我的根本理念是极端错误的，他们就回顾性地给我加上了错误伪装的错误——随即信手拈来那些小小不言的疏漏，这些东西我现在都知道而且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无伤大雅。

我坚持在整个事情的计划和执行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技巧。在某种意义上，它之完美结束是必然的。与我的个人意志无关，出于创造性的直觉，一切都一环紧扣一环地发生了。因此，为了得到承认，为了给我的智力的成果正名，为了拯救它，为了向世人解释我的杰作的全部深奥，我构想出了这篇故事的写作章程。

因此，在把那最后一张报纸吸干，知晓了一切情况之后，我把那张报纸揉成一团扔到一边。一股强烈的，渴望的情感攫住了我，怀着想要立即采取某种只有我一人能够欣赏的举措的强烈欲望。就是在那种状态下，我说干就干，坐在桌旁写将起来。如果我不是自恃才高八斗在文学创作中对那不平常的窍门有绝对把握——首先那是艰巨的，奋力攀登的重任。

我气喘吁吁，歇口气，然后再继续前进。我的繁重劳动，把我累得精疲力尽，但却给了我奇特的快乐。是的，一付烈药，

226

纳博科夫小说余集

一种野蛮的、中世纪的泻药；但事实证明它有奇效。

自从我开始写作，整整一周已经过去了，现在我的工作已近尾声。我现在心平如镜。旅馆里的每一个人对我都出奇地友好，似糖如蜜地和蔼可亲。现在我是独自用餐，坐在窗子旁边的一张桌前。医生赞成我的隔离，不顾我就坐在听力所及之处，他给别人解释说神经质患者需要和平而且音乐家通常都是神经质的。

在吃饭时，他常常从餐桌上首穿过房间向我问好给我推荐好菜，或者是开玩笑式地问我是否不会被引诱去参加只有今天举行的大餐，然后他们大家就一齐注视着我做出非常友好的姿态。

但是我现在是多么疲倦啊，简直要累死了。有几天，比方说前天——除了两次短暂的中断，我一口气写了19个小时，您猜我写完之后睡觉了吗？没有，我根本睡不着，我的身体绷得笔直然后就被折断了好像我撞在车轮上被压折了。现在，无论如何，当我正在收尾几乎再也没什么可增加的时候，要和所有这些用过的纸张分手我真是说不出的难过；但是要 与它们分手我必须重新又将我的作品读过之后，进行了修改，把它包裹好封好，勇敢地邮寄出去之后，我将要，我想，搬得更远，到非

洲去，到亚洲去——无论去何处那倒没多大关系——虽然我是如此踌躇不愿搬家，如此渴望安宁。说真的，就让读者自己去想像一个顶替别人的名字生活的人的处境，并非因为他不能得到另外一张护①——

①"护"：^85^~~ "□385□0！"（："〈护照〉一词的一半。

227

11

我现在已经搬到了海拔稍微高一点地区：灾难使我不 得不变更住所。

我想一共应该有10章了——我的错误！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我还是那么镇定自若地把那第10章写完了，想起来可真不同凡响。我还没有完全弄好——不巧打断了我的最后一

22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段，停在"喘气"①的韵脚上。女仆重手重脚地进来给我收拾房间所以没有其它什么好干的，我下楼进了花园。置身于一 种天国般的轻柔的宁静中。开头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但是我摇摇身子倏地明白了，最近逞凶一时的飓风平静下来了。

天空是那么圣洁，万千杨柳细如发丝轻飏起舞，甚至常绿的乔木树叶也想争奇斗绿，软木橡树那树皮掉了一半的运动员似的躯干也闪烁出鲜红的色彩。

我信步走在大街上。

在我的右边，葡萄园里显得黑压压歪歪斜斜的一片，它们的根

仍然露在外面整整齐齐排列成方阵仿佛是公墓上一排排弯腰曲背的十字架。此刻我坐在草坪上，我的目光越过了葡萄园落在了远处高山顶上的金灿灿的金雀花丛上气橡树簇叶漫山遍野郁郁葱葱，我举头凝望那湛蓝湛蓝的天空，心中洋溢起一股旖旎柔情。

我忽然想到（因为也许我的灵魂的根本特征，虽然隐秘不露，是柔和的）一种新的简朴的生活开始了，把那劳神费力的奇思异想的负担置诸脑后。

继而，在远处，从我的旅馆的方向，出现了公共汽车，我决定最后一分钟自娱一下搞来几份柏林的报纸读读。一上了汽车，我就假装睡着（把这个表演推进到梦中微笑的高潮），因为我发现，在乘客中间有那位推销火腿的商务旅客；但是

① 口与第十章的最后一个单词"口"印"谐音

② 又名荆豆花，有刺灌木，开黄色花朵。

绝望

229

很快我就名副其实地睡着了。

在城里我搞到了想要的东西，在回家以后才打开报纸，愉快地咯咯地笑着坐下仔细读起来。我马上就开心大笑：那辆汽车被发现了。

该车之消失得到了以下之解释：3个快乐的伙伴在3月10日上午相携出游，他们沿着公路——一位失业的机修匠，那位我们已经认识的理发师以及理发师的弟弟，一位没有固定职业的青年——探出在远处树林的边缘有一辆汽车的冷却器在

闪光，不由自主地朝它跑去。那位理发师，一位沉着冷静的，遵纪守法的公民，于是说应该留下一个人来等候车主，如果他没露面，就把车开到柯尼斯道夫的警察局，然而他的弟弟和那位机修匠，两人都喜欢搞点小乐子，提出另一个建议。可是，那位理发师，反驳说，他不允许他们胡作非为。他继续往森林深处走，边走边看周围的动静。他很快就走到了尸体那儿。他赶紧跑回来，大声喊叫他的那两位同志，结果人车俱亡把他吓得魂不附体。他又绕世界找了好长时间，以为他们还会回来。他们并没有回来。天近黄昏他终于拿定主意去向警察局报告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但是，作为一个友爱的兄长，他只字未提那辆车。

显而易见的是这两个无赖很快就把我的伊卡路斯弄坏了，他们把车藏了起来，自己也想就此消声匿迹，不过后来又回心转意还是投降了。

"在那辆车里"——报道还说"有一件东西被发现了足以确认被谋杀者的身份。"

开头，我眼角一瞄，读出来的是"谋杀者的身份"，这增

23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加了我的欢乐，因为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那车是属于我的吗？但是读了第二遍却使我思索起来。

那个短语搅得我心神不安。里面尽是些语焉不详的蠢话。

当然，我立马告诉自己，那一发现不是什么新的陷阱就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决不会比那瓶可笑的伏特加更有价值了。

可是，我还是惴惴不安一过了一会儿我的理智已经清醒到足可以在我的脑海中核查曾经参与此事的那些物件（我甚至想起来那块他充做手帕的破布和他的那把背叛的梳子），而且因为当时我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丝丝入扣一环紧扣一环的，因此现在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回忆起当时的全过程，我非常满意地发现一切情况都正常。证实完毕①。

徒劳无益：我得不到安宁……现在该将最后一章收场了，时不我待。但是我并没有写作而是又出门漫游直到天色很晚，我回来时疲劳已极，睡魔马上就把我征服了，尽管我脑子里仍是一团乱麻非常不舒服。

我梦见在经过一番冗长乏味的寻找之后（后台的——并没有在我的梦中显现），我终于找到了丽迪雅，她躲着不肯见我，现在冷冷地宣布她一切都好，她已经得到了全部继承权，准备嫁给另外一个人。

"因为你，你瞧，"她说，"你已经死了。"

我火冒三丈醒了过来，心砰砰直跳：被耍了！求告无门——因为一个死人怎么能向活人求婚呢——是的，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她当然明白！后来我恢复了神志放声大笑^

①原文为拉丁语

绝望

231

梦境是多么容易成为欺人之谈。但是蓦地我觉得个中有些东西真让我觉得窝火不是大笑几场就能驱散的，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梦~真正要命的是昨天新闻的神秘性：在汽车里发现的那个东

西……如果确有此事，我思忖，既非机诈的罗网，也非镜中花水中月，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如果是证明可能会发现，被谋杀一方的姓名，而且如果那名字是正确的话。不，其中的“如果”太多了，我回想起昨天我小心翼翼做的测试，我顺着路上的急转弯优雅合度齐整有如行星轨迹即世间万物通常采取的路线一噢，我本来应能给它们的轨道打上点点做记号的！不过我的脑壳仍然不大舒服。

在探索将我自己从那些难以忍受的预感中解脱出来的办法时，我将手稿归置到一处，用手掌掂了掂分量，甚至喃喃自语跟自己开起了玩笑“好得很，好得很！”并且决定在写下最后的两三个句子之前，我要把草稿从头到尾通读一遍。

让我震惊的是必将有一大赏心乐事发生在我身上；穿着睡衣站在写字台旁，我两手捧着那厚厚的一摞潦草不^h的稿纸把它们哗啦哗啦一页一页地掀着，这声音真是动听。这件事做完之后我又一次上了床，把枕头夹在胳膊窝底下弄得舒舒服服的，然后发现我把稿纸忘在了写字台上，虽然我本来可以发誓它一直在我手中。平静地，没有诅咒，我又起来把它拿到床上和我一块儿睡觉，又重新把枕头夹好，看了一眼门口，自己问自己是否将门锁上了（因为我不喜欢在读书时被打断为了让女仆在9点送饭时能进来）又从床上下来~还是心平如镜，让我自己放了心那门没有锁上，这样我就不会受到打扰，清了清嗓子，又回到我那张乱成一堆的床上，舒

舒服服地躺下来，准备开始阅读，但是此刻我的烟卷抽光了。与德国牌子相比，法国的香烟老让人的手不得闲。火柴丢到哪儿去了？刚才还有来着！结果我又第三次下了床，现在我双手有些微微发抖，发现火柴就在墨水瓶后面——但是在往床铺走时，发现我一屁股压烂了藏在床单里的另一盒满满的火柴，这意味着我本来可以省去再度下床的麻烦。我脾气上来了，从地板上捡起撒了一地的手稿，刚才那种让我感到飘飘然的甘美的超前的体验现在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感觉——变成了一种可怕的顿悟，犹如一个邪恶的精灵向我许诺要揭示越来越多的谬误，只有谬误，即使如此，我还是点燃了香烟，让那只脾气暴躁的枕头归顺了我。

我能够开始阅读了。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第一页上没有标题：因为我敢肯定有一次我已经杜撰了一个标题，好像是以“一个人的回忆录”开头的，一个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无论如何，“回忆录”显得枯燥无味而且也太落俗套了。那么我应该把自己的书叫做什么呢？“双重人格”？但是俄罗斯文学已经有这么一本书了“罪与罚”？还差强人意——一个小玩笑。“镜子”？“一个艺术家的镜中画像”？太空洞，用得也太滥了，太通俗了那么，“相像”如何？“不被承认的相

① 《双重人格》（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化））。

② “（！？”！！”可理解为《罪与罚》（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

著“罪与罚”化“罪与罚”，作者在此玩弄文字游戏，将“罪与罚”（其本义为

"双关

语")作为双关语使用,因它与^!!^咖^的第一个音节相同,故作者实际是戏

用为"罚"义,汉语中找不到恰当的译法,故试译作"罪与发"。

0原文为法语。

绝望

233

似"呢?"一例相似相貌案件之辩护"如何?不一一枯燥无味,有点像是哲学书,从"只有瞎子不杀人"中摘来几行?太长了。也许:"对批评家的回答"?或者"诗人和暴民"?应该反复思考……但是首先让我们来读那本书,我高声说了出来,题目随后自会出来。

我开始读下去旋即发现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到底是在阅读 写下来的行子还是在看幻影。更有甚者:我那变了形的记忆,好像是,吸进了双倍剂量的氧气。我的房间更亮了,因为窗户被洗过了。我的过去更加栩栩如生,因为被双倍的艺术之光照耀得熠熠生辉。又一次我登上了布拉格近郊的那座山——听见云雀在高空歌唱,看见煤气罐的大红圆顶。又一次 在一股巨大激情的支配下我站着观望那位熟睡的流浪汉,又一次他伸伸懒腰打着哈欠,又一次,从他的扣眼里,一朵小小的蔫了的紫罗兰探出头来。

我继续下去,往事历历在目:我那快乐的妻子,阿达里昂,奥洛维尤斯。他们全都活着,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执掌着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又一次我凝视着那根黄色的路标,穿过树林

已经胸怀杀机；又一次在秋季里的一天妻子和我驻足观看一片落叶飘然而下去与它的倒影会合。那儿是我自己，安安静静地进入一座充满奇奇怪怪的重复之事的萨克森小城，在那里我的复制品安安静静地站起来与我会合。又一次我用我的符咒锁住了他将他置于我的罗网之中但是他破网溜走。我假装放弃了我的计划，故事以出人意料的潜能重新发光放热，要求它的创造者继续写下去并且加上结尾。而且又一次在3月的一个午后，我梦幻般地驱车在公路上，就在那

234

纳博^小说全集

儿，在那条沟里，离那根路标不远，他正在等候我。"上来，快点，我们必须离开这儿。""到哪儿去？"他问。

"到森林里去。"

"是那儿吗？"

他问道并且用手指着。

用他的手杖，读者，用他的手杖，三一』一木一丈.，^高雅的读者。一根胡乱砍成的手杖上面刻着主人的名字"^来自茨维考的费利克斯沃尔法特气他举起他的茨维杖③指着，高雅的或是卑下的读者，举着他的手杖！你们知道手杖是什么东西，知道吗？喏，他用来指的就是那个东西用——一根手杖——然后上了汽车，把手杖拉在了那儿，在再出来的时候，自然地——因为那辆车暂时是属于他的。事实上我注意到了那个"安静的满意"。一位艺术家的记忆^多么有意思的东西！远胜于其他一切，我想像，"在哪儿？"他问道并举起他的手杖指指。在

我的一生中. 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惊骇过。

我坐在床上，眼睛瞪得大大的，凝视着那一页，看着被 我写下的那一行——抱歉，不；！被我^而是被我的那位非 凡的同伴：记忆，而且我确实看得真真切切它是如何地无可

① 原文是5—7—1—《一^，即将"手杖"一词的字母拆开，并大写。

② 德语，幸福、福利、社会救济.，但与英语"狠心"^)" 116谐音。

③ 作者在此玩弄文字游戏，在英语中这一单词是，由手杖的前部和茨维考 的后部结合而成。

绝望

235

挽回。并非他们发现了他的手杖因此就发现了我们共同的名 字这一事实，那将在现在不可避免地导致我的被捕——噢， 不，不是那件事令我坐卧不宁——而是想到我的整个杰作，我 是这样仔细小心地设计这样殚精竭虑地劳作，却由于我的一 时疏忽被从内部一举摧垮毁于一旦，结果变成了 一小堆霉菌。听着，听着！即使他的尸体开头真的被当成了我的，他们也 同样会发现那根手杖然后逮捕我，想到他们正在逮捕他——真乃奇耻大辱！因为我的整个工程正是建立在天衣无缝的基 础上，可是现在看来早就有一个错误了——而且是非常昭彰 显著的滑稽的陈腐的那种。

听着，听着！我俯身去看我那惊世骇俗之作的残渣余孽， 一个可诅咒的声音尖啸着进入我的耳朵说是那帮拒绝认出我 的暴民

可能是对的……是的，我开始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事物的本质，而且我明白我仍然要过下去的不长的生活将会单纯献身于一个与那种怀疑所作的无结果的斗争。

我露出了被判罪的笑容，用一支发出痛苦尖叫的秃笔奋笔疾书在我的作品的扉页写下了：“绝望”，非它莫属，无需去找一个更好的标题了。

女仆给我送来了咖啡，我一饮而尽，但是根本没去碰一下烤面包。然后匆匆忙忙更衣，收拾好东西自己拎着袋子下了楼。医生幸运地没撞上我，经理对于我突然离去大为吃惊，让我多付的房费高得令人咋舌，但是那对我再也无意义了：我要走了仅仅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形势所迫。我是在依循某种传统，顺便说一句，我有充足的根据推断法国警方已经正在对我进行追踪。

23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进城途中从我乘坐的汽车上我看见两名警察坐在一辆白如磨房工人脊背的快车里，他们冲进了对面的方向卷起一阵尘土飞扬。但他们是否带着逮捕我的明确目的而来，这我是说不上来的一另外，他们也许根本不是警察——不，我无可奉告——他们一闪而过太快了。到了皮尼昂，我就径直去了邮局，现在我很后悔去了那趟，因为如果不是在那儿得到那封信我本来会做得滴水不漏。就在那同一天，我随意地，从一本花里胡哨的小册子上选了一处风景，薄暮时分就到了这儿，就是这个山村。至于那封信……转念一想，我最好还是把它抄下来，因为它是人性恶的绝好样本~~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听我说，我现在给您写信，我的好好先生，基于三个原因：

①她要求我这样做；②我要告诉你我对你的确切想法的强烈愿望；③在我这一方面真诚的愿望建议你放弃抵抗向法律投城，以便澄清那一堆该死的乌七八糟的乱子和令人作呕的神秘事件，而她与此事无关，她是

清白无辜的，当然备受惊吓饱受折磨。我在此警告你：对于你煞费苦心硬塞给她的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邪恶荒唐的故事我是不敢恭维的。谨慎地说，那全是令人发指的谎言，我敢说。纵观你对她的感情的玩弄你的谎言也是可诅咒的懦夫的谎言。

"她一直要求我写信，因为她认为你可能还被蒙在鼓里。她完全失去了理智老是在说如果有人给你写信你就该像奶娃儿一样哼哼唧唧地发脾气了。我会非常愿意看

绝望

237

见你现在就发娃娃脾气要妈妈：那肯定是非常滑稽的。

^^所以就是这么回事！把一个人杀死又与他换穿

了衣服，无论如何，这还远不够，还需要补充另外一点细节，即：两者之间的相似。但是普天之下也没有而且

不可能有两个人彼此相似，无论你的化装术有多么高明。确实，有关如此微妙问题的讨论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因为警察告诉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现了一个死人身上持有她丈夫的文件，但那人并不是她丈夫。现在轮到最恐怖的部分了：由于受了一个下流坯的调教，那可怜的小

东西一直坚持，甚至在看见那具尸体之前（甚至在那之前——这打动了你的心没有？）否认一切可能性再三坚持那就是她丈夫的尸体而不是别人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您究竟是怎样激起一个女人，她过去是现在也是对你根本不了解的，激起她如此神圣的敬畏之情。为了达到那一点，一个人想必是，说真的，与众不同而与阎罗为伍。上帝明鉴什么样严酷痛苦的考验在等待着她！本来不铖是这样的。你的首要义务是将从共谋的嫌疑中解脱出来。

啊，案子本身对每一个人都是很清楚的！那些小诡计，老弟，诸如耍弄人寿保险的花招，是古已有之的。我甚至要说你所搞的这套是最成薄最陈腐的一种。

“下一点：我对你的看法。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一个小城由于要与几位画家朋友聚会我碰巧给耽搁在那儿了。你瞧，我根本没有去远如意大利的地方——多亏我福星高照我根本就没去意大利。唔，当我读到那则消息，你知道我的感觉吗？根本没感到吃惊！我早就知

23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道你是个流氓，土霸王，而且请相信我，在审讯时对于我亲眼所见的一切我都如实说出。所以我一五一“|”地描绘了你对她的态度——你的鄙夷，讥笑和傲慢的蔑视以及吹毛求疵的茂酷，还有你在场时我们全都感到很受压抑的那种冷漠。你与一头青面獠牙的臭烘烘的大野猪有着惊人的相似——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一具烤野猪塞到你的衣服里。还有一件事令我不吐不快：

无论我这个人可能怎么样一个意志薄弱的酒鬼也好，或是为了艺术随时准备出卖荣誉的家伙也好——我要正告你我非常耻于接受了你扔给我的残羹剩饭，要是我能公开渲泄我的高兴的一一只要有助于我卸掉这个沉重的包袱。

"听我说，野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是不堪忍受的。我希望你赶快呜乎哀哉不是因为你是杀人犯，皆因你是下流卑鄙的无赖汉中最下流卑鄙的，利用了一个轻信的脆弱的少妇的清白以达到你卑鄙的目的，她事实上，10年了都是生活在你营造的心灵的地狱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如果，如果在你的一片漆黑之中还有一线裂隙：你就自裁吧！"

我应对这封信置之不理。读了我前几章的公平的读者们应该不难发现我对阿达里昂苦口婆心的态度。然而请看那家伙是如何回报我的！但是去它的吧，去它的吧……最好认为他是在喝得醉熏熏时写的那封令人作呕的信——否则的话那封信真的是太离谱了，太失真了，通篇都是信口雌黄和诬蔑绝望

239

诽谤。其荒谬可笑是明眼人一望而知的。把我那快活、空虚、不很聪明的丽迪雅叫做"被吓得六神无主的妇人"，或者^他用的另一种表述是什么？"折磨得死去活来"暗示在她和我之间有麻烦，简直是自打嘴巴。真的，真的，太让人受不了了——我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形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词儿。我的通信者早就已经把它们用滥了——虽然，是真的，这是换一个角度

来看。而且正因为近来我天真地猜想我已经 超越了心灵所可能遭受的痛苦、伤害和焦虑的最高极限，不料当读完那封信时，我现在却陷入了这样可怕的状态，我现在全身似热病发作抖个不停。我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摇晃起来^桌子、桌子上的平底大玻璃杯、甚至在我的新居一角放着的捕鼠夹子也不例外。

但是突然我拍了一下我的脑门子爆发出一阵大笑。这一切何其简单！何其简单，我对自己说，那封信的神秘的狂怒现在解谜了。

一个财产所有者的狂怒！阿达里昂不能原谅我曾经使用他的名字作为密码并且在他那一小条封地上上演那场谋杀。

他错了，一切全早就破产了，无人知晓这块地真正属于谁^而且……啊，足矣，有关小丑阿达里昂这已足矣！他的画像上被摔上了最后的最关键的一团油彩还被蒙上了一块又湿又脏的布子。我最后挥舞了一下刷子，我在犄角那儿画同画对角线似地签了名。比起那位丑角把我的脸做成的那个色彩肮脏的死亡面具它是远胜一筹的。足矣！非常的相似，先生们。

而且可是……他怎么敢，……噢，滚蛋，滚蛋，全都给

24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滚蛋！，

3月31日夜

天哪，我的故事蜕化成日记了。无事可做，虽然，因为我变得这样习惯写作，弄得我现在简直欲罢不能。日记，我承认，是文学的最低形式。古玩鉴赏家们将会欣赏那个有趣的，神经过

敏的不自然的，虚情假意的意味深长的“深夜”〔想让读者去想像文学家们五花八门的不眠状态，如此苍白，如此动人〕，不过事实上，此刻正是晚上。

我现在懒洋洋地坐在里面的茅舍位于一条小溪的发源地，跻身于两座彼此接近几乎要碰头的高山的狭缝中间。我向一位皮肤黑黑的老妇人租来她家中一间大得像谷仓的房间，那下面还有老太太的一间杂货铺。村子里只有一条街道。我满可以长久地对景凝思，例如，描写那一拥而入缓缓地弥漫整个房间的团团云霞，从一扇窗户，然后，从对面的一扇，飘然而去——但是描写这类东西实在乏味。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是此地惟一的游客。此外还是一个外国人，本地人不知怎么想办法打听出来了（噢，我猜是我自己告诉房东太太的）。我是大老远从德国来的，我激起的好奇是不同寻常的。曾有一个电影公司在两个季节之前来到这里启用正在接受训练的小明星们拍走私犯①，打那以后此地还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确实，我本应把自己藏起来，没想到我却误入了最引人

①原文为法语

绝望

241

注目的处境。因为要找着一个更加光辉的聚光灯绝非易事——如果这就是人心所向的话。但是我累得要死，这一切结束得越快，那就好。

今天，非常敏捷地，我结识了当地的宪兵——一个十足的滑稽人物！请想像一个肥头大耳面色绯红的家伙，罗圈腿，

留着黑色的小胡子。我正在街尾的一条板凳上坐着，周围的村民都在忙活着，或者毋宁说，假装忙活着。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在。满腹狐疑地观察着我不管他们装出什么姿势——利用每一条视野的路径，从肩膀上，从腋窝底下，或者干脆从膝盖底下。

我把他们忙忙碌碌的架势看得一清二楚。那位宪兵和我搭讪着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提起下雨的天气，转而谈论起政治问题，然后又提起各种艺术。他甚至指给我看一个断头台之类的漆成黄色的东西，那原是拍摄一位走私犯几乎被吊死的场面时残留下来的布景。不知怎么他使我想起了那位刚刚故去的可怜的费利克斯：那种胸藏丘螯的口气，那种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人从娘胎里带来的智慧。我问他本地最后一次逮捕人发生在什么时候，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是在6年以前，他

们去逮捕一个西班牙人——这家伙在打架时肆无忌惮地使用刀子后来跑到大山里去了。未几我的对话者发现有必要向我通报说那些大山里常有熊们出没是有人为了驱赶本地的狼而从外地引进的，这话让我听了觉得可真逗乐但是他并没有笑。他站在那儿，右手失望地捻着他的小胡子的左边的尖尖，继续与我讨论现代教育：“喏，以我为例，”他说，“我懂得地理、算术、军事学，我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

24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么您，也许，”我问，“会拉小提琴？”他惆怅地摇了摇头。

就在此刻，在我那冰窖一样的房间里全身直打哆嗦，诅咒狂吠的恶犬，每一分钟都盼望能听见角落里那个捕鼠器上的小巧玲珑的断头刀喀嚓一下落下来，将一只匿名的耗子斩首示众。机械地啜饮着我的房东太太出于义务给我送来的马鞭草①汤剂，觉得我显得挺无精打采的，惟恐我可能会在被审判之前死去。

此刻，我说，我坐在这里在这张横格纸上写一村子里搞不到别的纸——然后俯首冥想，少顷，又一次地怀疑地看看那个鼠夹子。房间里，感谢上帝，没有镜子。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感谢上帝了，四下里黑咕隆咚的，一切都让人毛骨悚然，我看不见任何特殊的理由让我在这黑暗的被枉费心机地发明出来的世界里苟延残喘。并不是我思谋着要自戕，这样做太不上算了一——众所周知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是国家要付给某一个人钱让他帮助一个汉子上西天的。然后响起空虚永恒的空洞的嗡嗡的一片低唱。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是存在着还不终场的机会，例如，他们还不将我执行死刑，而是将我判为服一段时间的苦役。若是这种情况，那么在5年左右的时间中，我可能会碰巧赶上大赦，那么我就能回到柏林重操旧业制造巧克力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听起来特别滑稽。

①尤指开蓝、白、深红等颜色的园艺品种。将整株草晒干可作通经药，民间则将熬煎的汁用于治疗皮肤病。

绝望

243

让我们猜想，我杀死一只猿猴。没人敢动我一下。设想那是一

只特别聪明的猿猴。没人敢动我一下。设想那是一只新式的猿猴一个身上无毛的会说话的新品种，没人敢动我一下。我小心谨慎地在这架暗藏妙理玄机的梯子上拾级而上，我可能会爬到莱布尼兹①和莎士比亚②的高度然后将他们杀死，没人胆敢动一下我，因为不可能说清楚界线在哪里被穿越，超过了边界博学之士就要遇上麻烦了。

恶狗狂吠。

我很冷。

无法脱身的致命的疼痛……举起他的手杖指着。手杖。从“手杖”当中能演变出哪些单词？疾病，刹那.间，小猫，它，是，滑雪，笑骂文章，坐。鬼天气冷得要命。恶狗狂吠。一只狗开始先叫起来然后其它的就都加入了进去。淫雨霏霏。灯光如豆，黄色的。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4月1日③

我的故事蜕化为缺胳膊少腿的日记的危险幸运地被驱除了。就在此刻我那位引人发笑的宪兵已恭候良久一公事公办的样子，挎着军刀，不敢看着我的眼睛彬彬有礼的他要求看看我的文件。我回答说完全可以，过几天我就要顺便去那

① $1 \perp 61^2$ —《1646—1716》德国数学家，哲学家。大约同时和牛顿发明微积分计算法，创设柏林学院后改为科学院，他认为一切事物皆由单子所构成。

② 英国剧作家和诗人（1564—1616、约写三十七部戏剧，尤以四大悲剧《汉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为著。

③ 4月1日为西俗愚人节，是日可以随便开玩笑捉弄人。 ，

24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里拜访去办一些手续，但是，就在此刻，我不喜欢为此起床。他坚持着，非常非常客气，连声道歉……还是坚持。我下了床把我的护照给了他。他出门时，在门口回过身来（依然是非常有礼貌的腔调）要求我别出门。至于吗？

我踉踉跄跄地爬到窗口，谨慎地把窗帘拉到一边。街上挤满了人全都站着张大了嘴巴，足足有100个脑袋，我应该说，嘴张开得大大的看着我的窗口。一辆风尘仆仆的汽车里面坐着一名警察躲在梧桐树的荫凉下小心周到地伺候着。我那位宪兵使劲推推搡搡地从人群中杀出一条路。最好不看他

可能一切都是虚假的存在，一场邪恶的梦就在此刻我应该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刚刚醒来，在布拉格近郊的一块草地上，好事一桩，至少，他们如此迅速地将我围困了。

我又一次偷眼觑看。伫立凝视。现在有数以百计的人——穿着蓝衣服的男人，黑衣服的女人，兜售杂志糖果的小男孩们，卖花姑娘们，一位神甫，两个修女，士兵们，木匠们，瓷器上釉工人们，邮递员们，职员们，商店老板们……但是阒然无声。只能听见他们凝神屏息的呼吸。把窗户打开发表一段精辟的演讲怎么样？

"法国人！这是一场排演！逮住那些警察。一位著名

绝望

245

的电影演员此刻就要从这所房子里跑出来了。他是一名 江洋大盗但是他必须逃跑。你们要做的是阻止他们别去 抓他。这是电影里的一个情节。法国佬们！我要求你们 给他从门口到汽车那儿让出一条通道。把那位司机轰下 去'！发动引擎！抓住那几个警察，把他们打倒，骑在他 们身上——我们会为此付钱的，」这是一家德国公司，所 以请原谅我这一口蹩脚的法语。愛看热闹的人们@，我的 技师和全副武装的顾问已经到了你们中间了，注意②我 需要很顺利地逃走。我的话完了，感谢诸位。我这就出 来7 。 ， ，

2970186^

这是納博科夫小说中最优秀、最富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一部。

纽约时报书评

译者序

《绝望》属于弗拉基米尔，納博科夫的俄罗斯时期作品，于流亡柏林期间用俄语写成，发表于1936年，当时就？ 引起很大轰动。六十年代经作者大刀阔斧修改^；由其子德米特里 魯納博科夫译成英文，于1965年在美国再版。这部作品在美国并未引起很大轰动，可能是由于其内容不够"刺激"，且前 面已有了《洛丽塔》。但毋庸置疑的是，《绝望》确实是一本 写得非常富于机智的小说，其美学价值不容忽视。这部作品 可以说是納博科夫创作生涯转折点的标志，@为在这本书中， "自我意识和戏拟及讽在納博科夫的文体中第一次获得了充 分的解放"气

《绝望》被认为是納氏所写的"第一部重要小 说"@，"可与菲兹拉杰尔徒、福克納……以及海明威诸人最好 的作品媲美"⑨。

《绝望》是一出黑色喜剧。主人公赫尔曼是位奢侈的俄国 人，十月革命后流亡德国，卜居柏林，从事巧克力生意。有一次去捷克布"格洽谈生意，遇见一位名叫费利克斯的流浪 汉，赫尔曼觉得费利克斯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简直是他自

① VI&(^! !!^: X&^(^, ^116 1^11381 &II ^6313 9 811
&II 80^1 ? . 384

② 0011 " ! 111)01: & 117乙1, ! : Y 01 "(: ^01 , 义
。 1 1, ^)244

③ 00111611111)01 町1^61 "& 1义 011^3X0 , 义。 1 1, ^)24
4

1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己的复制品，他认为发现了 "伟大的奇观"，感到非常惊喜，
；因此异想天开，策划让费利克斯顶着他的名字去死，他自己
就可以骗取巨额人寿保险6：他将费利克斯骗入一座森林，与
他换了衣服，然后开枪打死后者，赫尔曼随即逃至法国，计 划
俟妻子丽迪雅领了人寿保险后在那里与他会合。他顶着费 利克斯
铃名、字"在比;利呼斯"下一爷'小村：庄'里藏身，从报纸
上发现他原先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费利克斯的尸体并未
被当成是他的。警方感到非常困惑，：赫尔曼怎么竟然能够妄
想让一个;与他毫无相似之处的人换上他的衣服就能瞒天过 海
。赫尔曼感到很愤怒- 3为他受到了愚笨的大众的冷落，为 了
替自己罪行的艺术才能辩护，赫尔曼马上着手. 写他的杰作。

当他就季收尾时，他才发现最近的一份报纸上披露了他在犯罪前驾驶的那辆小汽车的下落，这辆车本来留在了犯罪现场二，

后来被偷走了，现在却又被交回了警方，在汽车里发现了一个物证证实了受害者的姓名。赫尔更挺不服气，他不知道那物证底是什么东西，@为他事先精心策划的一切都是那么天衣无缝，足以以假乱真恠人耳目，让世人将死者错当成他，将谋杀者错当受害者。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又重读一遍自己写的故事。忽然他发现了那个致命批漏、一个最根本的愚蠢的错误：一根刻着费利乌斯名字的手杖被费本人放在了小汽车里。也许大众是正确的，赫尔受畏缩了：也许他根本就不是天才的罪犯，而是一个疯子，一个十足的傻瓜。他捡起了自己的手稿，署上了现在惟一适合的标题：绝望。他像泄了气的皮球，等着警察上门拘捕他，在他最后的两天自由中，结束了那份他本来用以炫耀自己构得天衣无缝的罪

译者序

3

行的手稿。

《绝望》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是谋杀。"谋杀"是纳博科夫醉心描写的主题之一，这与他的个人生活体验不无关系。1922年纳氏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旅居柏林，与其父老纳博科夫，著名政治家，一道为一家难民报纸工作，是年其父在一次政治集会上遭到白俄右翼分子的谋杀而身亡。这起谋杀事件深深地影响了纳博科夫，这次经验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后

来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包括《绝望》在内。

《绝望》是一部写得非常富于机智的坟事，它通过对一个 疯子的内向型妄^症的描绘，展示了错觉和现实、意象和镜 象的关系。这部作品是一个谋杀坟事，讲述者是一个疯子，他 本人还是谋杀者。小说实？示是同时讲两个故事，谋杀的故事， 和这个谋杀故事的故事，即赫尔曼对千写作本身的自我评注。小说中的"谋杀"很明显地产生自主人公的错觉，这是纳式 主人公们的典型特征之一。纳式主人公们都是精神饥渴型的， 他们不是有着执着的精神追求就是被执迷不悟的意念所鍾 绕，这使得他们非常易于产生错觉，开掘他们的错觉就构成 了纳氏小说最伟大的主题，纳氏本人对于"错觉"现象的全 神贯注，对他的艺米有重要影响，首先，利用这样的探查，他 强调他的小说超越了悲剧或是喜剧的比较单纯的范式，而向 更加复杂的反讽(! ^)发展。当然了，对于错觉的探查，在 悲剧或春剧中也是不可或 缺的，但是它们都是向着可以辨认 的解决方式发展，而纳博科夫的110117则不然。

其次，探查错觉的欲望，对于人物性格刻画极有功效。对 于纳博科夫这种有着精妙绝伦的品位的作家，对于错^的测

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试，只有在主要角色是非常强有力时，才能是真正有趣的。纳 氏估量他的角色的力量，大多是通过考察他们抵抗他者的错 觉的依力，或是通过考察他们创造他们自己的错觉的能力，例 如在《绝望》中〈纳博科夫的疯子们绝大多数都具有这种能 力〉

，这使得他们的斗争显得更为有趣。

《绝望》更是一篇寓言型故事。小说一开始，作者让他的叙事者引入一个暗喻：一件罪行就是一个艺术品，故事就围绕这个暗喻产生和发展，如此写来，是与纳博科夫的创作宗旨分不开的。

纳博科夫将小说写作当成一种艺术研究的手段，探究创造力的本源，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关系，以及虚构的现实的本质。在他的小说中，行动或角色并不“代表”或“再现”一部小说的写作或是一个艺术加工的形象。他是用对于人生经验、角色或是情绪的某些描写，来阐释和模拟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不过，虽然它们被频繁地比作创作过程，而且是通过美的形式描写了出来，纳博科夫式角色、情节和情绪却不仅仅是对于“迷恋”的形象生动的描绘，它们本身就构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将读者的艺术概念具体化了，并助成了新的形式。在艺术创造的这一全盘主题框架之内，纳博科夫探查自我创造的本体，通过这一本体对于某种情感的对象或是一个想像出来的相似者（《绝望》）或是其它对象物的快速思考，使自我创造的本体得到阐释。纳式主人公并不全是艺术家的寓意形象，但是每一角色和情节都是对于触及爱情、精神错乱（例如赫尔曼；）、及常和死亡时所牵涉的知觉、感觉、思想等一乘列心理现象的研究。

译者序

5

纳博科夫偏爱两种主人公，不是天才就是疯子，有时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形象。他最心爱的角色是社会边缘形的艺术家型主人

公，他们通过写他们自己，想对他们令人迷惘困惑的生活进程进行透视和回顾。他们相信，将一个叙事结构强加在他们的人生体验的混沌状态上，将会使他们的过去相似于一本仔细构造的小说，能使他们过去生活情节的模式变得清晰，他们经常萦系于心头的是叙事的维尾，他们知道那是已经写好并且已经归了档的，不久就会附加在后面；他们关注于找到正确的方法阅读开头和中间，这样，最后的场景，他们的死亡，将会显出与前面发生过的全部事情是符合逻辑的正确的应得的结果。

《绝望》的主人公赫尔曼就是一个典型的纳博科夫式主人公，属于艺术家类型，他们往往利用某些面具作为伪装（可能第一眼看上去显得和乞米创造并无关系）力图创造新的作品；赫尔曼就是以谋杀犯的面目出现，运用他的想象力，设计一个只为他一人拥有的现实，用以强加在他周围的现实上，从而将“哪一种现实是真实的？”“主人公的？还是他的环境的？”这一问题摆在读者面前；而且更重要的是，两个现实中的哪一个，对于具体小说和故事的艺术设计更为相关，不过，在作品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从赫尔曼的自述可以看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在头脑中构想出了许多诗歌和故事，还有一两本未出版的小说，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他“随心所欲的臆说”，他还说“我像夜莺婉转歌喉般样说，自鸣得意，心荡神怡”。而在小说一开头赫尔曼则说：“偶若我不是，才傲物仗着自己是偷天妙手，若我不是坚定不移地相信我有笔

扫千军之力完全能够栩栩如生文采并茂地表达我自己的思想。说到此处我本应该将敢于公开对抗看见区区几滴血就大槩小怪的法律的不法之徒与一位诗人或是一名舞台演员作一番比较……可以看出，他的煤杀计划只不过是其一逢串丰富的创造性活动中的最后一环，而且作者序言中说这部小说是“由我的代理人所策划的嘲弄世人的海市蜃楼”更为这本小说奠定了基调。由是，小说一开始就发出了挑舛性的信号，引起读者对于納博科夫的意图是否严肃及赫尔曼的心理状况是否健全的怀疑，这一怀疑是我们理解小说情节以及理解作者目的的关键，构成了两个层面的讯刺，一个层面是赫尔曼说服他自己相信他自己的荒谬，同时又要向读者明他的作品是“艺术品”；另一层面的讽刺是納博科夫嘲笑来自读者方面的卷入。由此可见，作者是跟读者开一个破天荒的玩笑，赫尔曼不土一次地声称他的整个煤杀方案是一件艺术品，那些愚笨的警察给他的罪行所做出的错误的解释推定，被比做是批详家面对着天才们的新作品所作出的那种不得要领的迟钝的反应，赫尔曼，甚至是以一种非常荒唐的自鸣得意的方式，不断地使读者感知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整部作品则是作者精心编织的语义学的纷乱的罗网，作者恣肆纵意地玩弄嘲笑读者，他巧妙地操纵了一个情绪不可靠的但同时又很缓慢很热切的叙事者，他本人则是一个暗中的作者，扮演了一个善于口技表演的魔术师角色，他不断向读者挑战去发现他的技巧以及他的主角的技巧，这使阅读文本的活动产生了一种侦察游戏特有的兴奋，在这个游戏中，读者应该变成侦探，他的任务是鉴别出叙

事者、即赫尔曼，到底“真的”干些

译者序

7

什么，以及他相信自&干了些什麼，还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这场阅读游戏中，读者实^是在进行，^，因为納博科夫 是非常富于挑战性的作家，他有时在作品中以著作人的身份 出现，嘲笑被动的或草率的读者的粗心大意，他经常不声不 响地向^觉的读者挑战，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藏下有重大意义 的线索，用华而不实的兜圈子的骗来掩盖一个真正的姿态。他 非常喜欢制作谜语、玩弄文字游戏，变戏法，布置活底，将 文学写作中的作者—读者关系比作下棋比赛，是在著作家 和他的解谜者之间的比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比赛。作者建 立起某些规则并且一直将其坚持到底，创造障碍，架起围栏。 他&才设法要跨越过去，从八点到8点他采取最绕道最困难 的路线，并且邀请读者也跟上來，这使得整部作品如同谜语 组成的回络，言简意赅，内涵非常丰富生动，通篇闪烁出机 智的光辉，读者决不可“被动地阅读，否则将味同嚼蜡。有 时那一谜语式结构是直露的，例如在本书中，当叙事者不断 地玩弄着他的艺术的可能性时，这样开始了第三聿：“这一聿 我们该从何说起呢？我提出几种变体诸君逸择。第一号方 案如下（这是小说写法，用来得心应手的，那些小说通常是 第一人称叙事法，是由真正的或是代理作者讲述的八”納 科夫然后继续试用了不同的风格以及不同的视角，这一”只 不过是为了开心。有时候这谜语是对某些将来要发生的事件 的暗示，好似面对一根悬锤线，我们一下子拣

不清楚有什么 奥妙，因为我们还没能接近将这根悬缕线舒展开来的那一 线 轴。例如在第二章中，赫尔曼描写了树林中的一块地方，他 和妻子及阿达里昂去那里野餐："一个与世^绝的地方，真的！

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松林飒飒作响，白雪皑皑，不毛之地露出了黑色。胡址到哪 儿 县了！六月份怎么可能下雪呢？如果把它擦掉不为邪恶的 话，就应该把这句话删去；3为真正的作者不是我，而是我 那没有耐心的记忆。您爱怎么理解都行，这不关我的事。那 根黄柱子 1 有一项白雪的无边便帽。未来之事就这样闪闪烁 烁照亮了过去。不过这已经足够了，让那个夏日再一次成为 我们的焦点：效驳陆离的阳光，树枝的影子映射进蓝色的汽

车，一颗松果落在踏板上，在那地方，有一天将会1？出来一个最意^不到的东西；一把修面刷。"在相隔好几幸之后，我 们义遇到了那根黄柱子、雪，那辆车在它的踏脚板上放着一 个剃须刷（第九章）。这时，赫尔曼带着他的"相似者"费利 克斯到 1 那同一地方，目的是要谋杀他。在这里，回忆（整 部作品就是一本回忆录）无视年代次序，从而建立起一种写 作布局模式。还有的地方，^瓊伏下了一些线索，间接地给出

1 意义重大的暗示，我们永逸尸、能到达其边缘的发现纯粹是似是而非的自由排列的一行一行的文字，这引导我们得出结 论，这本小说与我们的企盼是大相径庭的。作品^的玩笑都 与纳氏不断考察的某一"理念"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有关 错觉和现

实的理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现实的错觉。全部文萃游戏都是加强了在纳博科夫的艺米幻景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主超-现实生活的虚幻和欺骗，进而，，它们促使我们去注意主人公到底"是如何去做的"而不是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纳博科夫使用的文字游戏大量涉及西方文化背景：古希腊罗马神话、西方民俗、社会生活、政治、文学&术等各方

译者序

9

面的常识，如果缺之一定的背景常识以及丰富的联^力，这部作品的深刻内涵势必将大大折扣，因此读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象力，必须非常仔细'、心地抓住作者在看去最平淡无奇的地方所布下的蛛丝马迹，绞尽脑汁，方能将谜语一个一个破解，这样你就能发现这本小说妙趣横生，才能感受到作者的独特文体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从而产生莫大的快感。

纳博科夫式文体的独特魅力还来自丰富的意象及冷嘲热讽的戏拟。诚如小说主人公赫尔戈所言，他有一支生花妙笔，使得小说充满丰富的意象，这是由内涵的丰富性及主超的复杂性决定的。小说的关键意象是"伊卡路斯"、"那西沙斯"、"相似性"和"镜像"，它们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却被

纳博科夫的神来之笔熔于一炉，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文学家—作品—角色"关系的深刻底蕴。

纳式文体还以冷嘲热讽的戏拟见长，这一特色在《绝望》中也

分外突出。《绝望》描写7谋杀和双重人格，在书中，作者反复多次地影射俄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老穗斯蒂”（记1）1131力，影射他的著名小说《罪与罚》、《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等。当这部作品被译成法文后（三十年代末），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尔·萨特曾专文评论，他将纳博科夫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这一点并没有让纳氏感到高兴，因此六十年代小说进行再版修订时，他就加进了件多对陀氏的蔑视性的影射。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的心理剖析，尤其是对于犯罪心理的剖析著称，但是纳博科夫对此并不以为然，因此，对于他来说，从一般

1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意义来讲，赫尔曼的犯罪动机是一切动机中最高层次的，即“创世的刺”泉动机。赫尔曼把自己视为犯罪行为的艺术家，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他将表面看去似乎带有偶然性的生活（他的相貌反映在费利克斯脸上、转化为一桩设计得完美无瑕的计划，他因此可以毫无愧色地收下那笔保险金——因为这是对他尽善尽美的全盘设计所付的版税——但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他所精心设计的作品的绝对完美。

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对于弗洛伊德学说也肆意戏拟嘲讽。他反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将错觉与现实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在“相似性”问题上，他反诞弗洛伊德的“对象逸择”论及“对象投注”论等观点，套用了其模式，但并未将其理论贯彻到底，没有对赫尔曼的感情投射进行拓展，而是故意镍离，将赫封成一个非常^忍

的谋杀者。由于納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 斯基和弗洛伊德的冷嘲戏拟，赫尔曼成为文学长廊中一个新型的 主人公，他不是作为心理分析的类型出现，而是对于现实存在的嘲讽的块像出现；他的故事也没有成为悲剧，而是 变形为黑色喜剧。对于納博科夫，戏拟只是一个跳板，借助 它，可以跃升入表达严肃情绪的 最高境界。戏拟之于納博科夫，不仅是一种姿态，它更是产生幽默效应的持续不断的源泉，因为戏拟的致能还在于它能嘲笑某种传统的被奉为圭臬 的形式或理念，同时又利用那种形式或理念去诱使读者上当， 并使他们参与（一旦他们猛省，发现自己一直被自己的自满 自足蒙在鼓里）去寻找发现理戴在他的小说和故事里的关于 “知党”的“无穷无尽的层次”。

赫尔曼故事的喜剧性取决于小说的基本构思~即叙事

译者序

11

者的令人迷惑的欺骗性报告，与读者通过那份报告所感知的 “现实”之间的差距，其间回响着小说的一个关键的主题：这两种 “现实”的相互关系，一个要比另一个更真实。赫尔曼 是一个理智型的疯子，他的沉思和描述是作者对于此类病案 研究的杰作，小说结尾，赫尔曼从他躲藏的那个法国小山村 的旅会窗口往外看。院里挤满了人在等着看警察逮捕他，这一场景将潜在的悲剧变形为疯狂而又嘲讽的姿肆狂吠：

“法国佬们。这是一场排演！逮住那些警察。一位著名的 电影演员此到就要从这所房子里跑出来了，他是一名江洋大 盗但是他必须逃跑。你们要做的是阻止他们别去抓他。这是 电影里的

一个情节。法国佬们，我要求你们给他从门口到汽车那儿让出一条通道。把那位司机轰下去！发动马达！抓住那个警察，把他们打倒，骑在他们身上——我们会为此付线的。……我需要很顺利地逃走，我的话完了。感谢诸位。我这就出来了。 ， ，

赫尔曼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但他的才华却未得到愚蠢的世人的赏识。他似乎没有明白玩弄人寿保险赔偿之类的把戏是一种老掉牙的犯罪伎俩。小说的喜剧性大部分就出自赫尔曼对自己天才的感受——即他的洞察力和独创性和古怪

可笑现实之间的差异。他认为自己的阴谋不同凡响因而沾沾自喜；占自喜心钁神迷，他看不见在他的世界里其他每一个人都可能看见的东西：他与费利克斯粗本无任何相似之处。

在纳博科夫看来，罪犯对于真正的乞丐家所了解的东西

1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无所知，对于人类的欲望和现实世界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一事实一无所知。真正具有持久性和完美性的艺术品可以提供一条通道，使之逃离在一个短智的不完美的世界里让人感到处处掣肘的生活状态，这种逃离是合法的，纵然是有限的。但是只有在艺术家对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差别洞若观火时，艺术才能发挥上述功效。赫尔曼对于自己的存在感到一种朦朦胧胧的不满足，他企图在生活之内创造这一个杰作，使他能够偷偷越过死亡的界限，杀死“他自己”，其实是冒名顶替继续生活下去，从这方面看，读者又可以把《绝望》当作一篇描写有关

死后继续生存以及"超越"自我的狂想故事来读。但是在赫尔曼的案例中，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逃避死水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他的目的如同他的方式一样陈腐，远不能达到艺术家的永恒的自由，他因此感到绝望。他困在最后的巢穴中结束他的故事，在噬啮他的本体存在的残忍的"现在"胡乱涂写他的日记，当警察上门来逮捕他时，他正在这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写下他的最后几分钟的自由。

纳博科夫的小说以主题的多重性见长，《绝望》一书貌似情节简单，实则除了疯狂和谋杀之外，还揭示、了关于自我的困惑，双重性格，相似性、白俄流亡者特有的思乡病以及对于人类前途的思考，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思想展开——感慨人生之荒诞，正如赫尔茨所说的"可能一切都是虚假的存在，一场邪恶的梦；就在此刻我应该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醒来；在布拉格近郊的一块草地上。一桩好事，至少，他们如此迅速地将我包围了。"（第八章）。

译者序

13

当然，他的观点是否正确，聪明的读者自会作出公断。《绝望》是一部出色的充满神秘奥义的作品，丰富多采的文字游戏，典故，自我意识的暗示，创作者的介入，全都服务于行断读者的同情参与作者构筑的错觉的世界，读者从而被改造得去适应纳博科夫独特的文学景观中那虚构的地位，并不得不心悦诚服：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所感知到的全部明1
的深度和广延性已经达成了特殊的美学效果。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著名文体家之一，风格独特，翻译 其作品绝非易事，“翻译即背叛”，这句话不无道理，我在翻 译过程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背叛”得少一些；近年来关于翻译标准争论得很热闹，我是希望能提供给读者一块“带血的牛排”，尽量保持原作的风格，因此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适量地保留了一些原文的句子结构，有些句子翻 译出来可能不太符合中国的语法习惯和规则，例如长句子，分裂式句子等。纳博科夫的语言极富暗示性，非常喜欢使用隐晦的暗喻，比喻和富于诗意的文字游戏，只要不影响读者的理解，我就都采取直译的方式，例如“当六月和月羌桺韵 时”。作者的文字游戏大量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在中文里实在难找到等值的表述，有些我采取了变通的方式，但绝大多数都只能将意思翻译出来，而丧失了音韵之美，失去了原文的妙处，对此我感到十分抱歉。为了尽量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我在每章都加入了大量关于西方文化背景常识的注解，希望能促成读者进行联想，领略纳博科夫风格的魅力。纳博科夫还有“多富有挑战性的表述，只要读者肯动脑筋一定能找到谜底将其破译，我就不对此加注了，以免限制读者的理解

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空间。我还尽可能保留原作中生动的暗喻采用直译的方法，让读者去仔细品味。

译者翻译《绝望》一书的过程，也是接受纳博科夫的挑战，熟悉和理解他的风格的过程，是解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也是破

解一个一个谜语，跨越一个一个路障的过程，我超是 及复阅读地的作品，越是为他的机智（?^）所忻服，在翻译 的过程中，越是感受到接受挑战的快感，希望读者在阅读之 后也能获得与我一样的快感，那么译书就算是达到目的了。

在翻译此书时，我得到了在北京大学工如的美国专家凯 洛4，凯戈尔教授的指教，避免了许多错误，^得到7北大 图书馆2—2室，223室，218室及祝德光老师的热心帮劝，借 阅了大量参考书，使我对于納博科夫的风格及创，活动有了 比较准确的全面的把握，在此一并表示感淳；。納博科夫风格 奇特，尽管小心谨慎，译文中的理解不周全之处肯定还有很 多，敬请专家读者不吝賜教指出译文中的谬误，本人将不胜 感激。

常立

1997年7月7日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23室

《绝望》的俄丈文本（（^（：！！町肌^）——声要响亮得多的哀号）于1932年写于柏林。设于巴黎的流亡者刊物5.^"— 1116111176 2^15^1 ；在1934年间将它分期逢载，1936年柏林的流亡者出版社《彼得波利斯》将全书出版。与我其它作品的命运一样，《绝望》（尽管有赫尔曼的推测）在那个典型的警察国家被禁止出版。

1936年年底，那时我仍然住在柏林——在那里一种嗜血 爽忍的兽行开始大行其道——我为伦敦的一家出版社翻译了 《绝望》。虽然在我的整个文学生涯中，可以这么说，我都在 我的俄语作品的空白处瞎划拉上了英语，然 而这却是我第一 次认真地（；大约在1920年在剑桥大学刊物上发表^ 一首 至诗不包

括在内)使用英语以达到一个可以马马虎虎称之为 艺术的目的。结果我觉得文休过于臃肿,于是我请求一位脾 气相当暴躁的英国人^忙,我是通过柏林的一家通讯社找到 他办这件事的,阅读那份译稿;他在第一章中发现几点文理 不通之处,不过后来却拒绝继续干下去了,说是他不喜欢此 书;我猜他是怀疑这本书可能并不是一篇真正的忏悔。

1937年伦敦的约翰·朗有限公司用简易本'出版了《绝

①俄文"绝望"的音译。

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望》,在背面附有凉出版社的出版分类目录。尽管有免费奉送之义举.此书的销路仍然极差,几年以后一颗德国炸弹将整个库房夷为平地。现在仅存的样本,就我所知,就只有我自己保存的这一本了——不过可能还有两三本仍然在从伯恩茅斯"到特维得茅斯②沿岸的海滨公寓中那些被遗弃在黢黑的书架上的读物中秘密潜行]1巡徘徊。

就目前这个版本而言,我所做的远不土是将我那本年届30次高龄的翻译本进行脩修补补而已;而是将《绝望》本身进行了修正。走运的研完者,可能会将3个版本进行比较,还将会注意到增加了非常重要的一段那原是在噤若寒蝉的时代 被愚蠢地删芟的。从一个学者的眼光看这样做可以吗,这样做明智吗?我可以很容易就想象出普希金的在天之灵看了人家对于他的诗歌所做的那些令人军身起鸡皮疙瘩的阐释会说些什么;但是我同样知道如果在1935年我要是能预先看到这个1965年的文

本我将会是多么高兴和激动。一位年轻作者对 于有朝一日他将会变成的那个老作家的狂热之愛是雄心壮志 的最值得称赞的表现形式。这种愛心并没有得到蛰居于较大 的书斋里的那位老者的回报，因为如果他确实怀着悔恨张着千瘪的嘴巴老眼昏花地回首往事，他I无能为力只能对于他 青春时代的粗制滥造的习作不耐烦地耸耸肩头而已。

《绝望》，与我其它的作品一样，并没有做出任何社会详 论，I没有^供丝毫信息。它并不致力于振奋男性的情神性
0英国南部港口城市，濒英吉利海峡。 ②英国东南部河流。

序言

3

器官，它也没有给人类指出正确的出路。它包: ^的"理念"要 远 比那些五光十色的粗俗的小说少得多，后老正夹在哗众取 些热心的弗洛依德①迷们会以为他们在我的无关宏旨的座物 中 辨别出了包装得让人眼花缭乱的精义妙理要不就是维也纳 牛肉 片②式的梦幻，经过一番更加缜密的视察后结果将会发 现原来 那只不过是被我的代理人拼凑搭建的一座嘲弄世人的 海市蜃楼。让我再加上一句，以防万一，那些专事文学"流 派"研究的专家这一次应该聪明地回避随随便便地就从中生

拉硬拽出什么"德国印象主义者的影响": 我并不'4德;而 且从 来I不曾拜读过印象派的大作——不管是谁。另一方面， 我懂 法语0此将会很感兴趣看见如果有人把我的赫尔曼称为 "存在主义之父"。

比起我其它的小说，这本书的白俄情结并不那么强^ ； 0 此对

于那些在30年代的左翼宣传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读者 将不会感到那么扑朔迷离和引起骚动不安，另一方面，一般读者，将会欢迎它的简单明了的结构和令人快乐的情节——无论如何，此书的情节并不是像11章里那封粗鲁的信的作者 所声称的那样让人觉得眼熟。

在这本书中从头到尾都有许多令人捧腹的谈话，在寒冷的森林中与费利克斯使话的那最后一幕场景当然只不过是个大玩笑。

① 弗洛伊德〔1856—1923〕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

② 暗讽弗洛伊德学说。

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不能预先看到并且抵挡想在《绝望》这口炼金锅中发现几滴修辞学上的毒液这一难以避免的企图，那是在后来那些晚得多的小说中注射进叙事者的语词的。赫尔曼和亨伯特①只有一点上相似，即他们是被同一个艺术家在他的不同的生活阶段画下的两条彼此相似的毒龙。两人都是神经质的恶棍，可是在天堂里有一条窄窄的绿荫，亨伯特获准一年可以有一次在黄昏时分去那里散步；但是地狱却永远也不会恩准赫尔曼馭得假释越雷池于一步。

赫尔曼在第4章嘟嘟囔囔地背出的诗歌片断是摘自普希金19世纪30年代给其夫人写的短诗。我在此将全诗摘抄，是我自己的翻译，保留着原来的音步和韵脚，此种风气是不[^]助长的——不，简直是不可接受的——除非诗歌苍穹中灿烂群星通力合

作对你特别加以青睐，译丈如下：

时候到了，我亲爱的，时候到了。心灵需要安宁。日月如梭，每一小时都带走了

一部分生命；^此亥'、'你和我还想

两厢厮守地久天长……但也可能，罗！我们却突然 死亡。

尘世间没有幸福：然而却有和平与自由。

我苦苦幻想着那个令人艳羡的命运：

我久已，我这疲惫的奴隶久已冥想着逃离

奔赴那能从事写作和享受纯洁的安乐的遥远的寓

①作者的另一部小说《洛丽塔》中的主人公。

序宙

5

诗中提到的那"遥远的寓所"，疯狂的赫尔曼聂后急急忙忙赶赴那里，就坐落在鲁西永①，在那里，3年"前我升始写我那部关于下棋的小说《防御》②，我们把赫尔曼留在那儿让他待在他的令人可笑的沮丧的巅峰。我并不记得他后来怎么样，。总之，其间插进了 15本其它作品和两倍的时间。我甚至想不起来他想要导演的那部电影是否让他演成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965年3月1日于众特勒③

① 法^地名：

② 《防御》，已由0、1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③瑞士西南部，口内瓦湖东岸，忤^晚年移居丁-此，并在那里去世。

